大仲马选集

二十年后

傅 辛译 • 下册

VINGT ANS APRÈS

LE MENDIANT DE SAINT-EUSTACHE

D'ARTAGNAN avait calculé ce qu'il faisait er
se rendant pas immédiatement au Pal
Royal : il avait donné le temps à Comminges
s'y rendre avant lui, et par conséquent de f
part au cardinal des services éminents que
d'Artagnan, et son ami avaient rendus dans c
matinée au parti de la reine

Aussi tous deux furent-ils admirablement re
par Mazarin, qui leur fit force compliments et
leur annonça que chacun d'eux était à plus
moitié chemin de ce qu'il désirait : c'est-à-
d'Artagnan de son capitainat, et Porthos de
baronnie.



大仲马选集

二十年后

傅 辛译 ·下册



Alexandre Dumas

VINGT ANS APRÈS

根据 Nelson Editeurs, Paris; Calmann-Lévy Editeurs, Paris 译出

二 十 年 后

〔法〕大仲马著

傅　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5 插页 4 字数 779,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5327-0246-4/I·134

上下册 定价： 12.65元

目次

第 一 章

圣厄斯塔什教堂的乞丐

达尔大尼央盘算不立即去王宫，这样就能使科曼热有时间比他早回去，可以向红衣主教报告他，达尔大尼央和他的朋友今天上午为王后一党立下的卓越功勋。

所以两个人都受到马萨林非常友好的接待，他对他们竭力赞颂，并且说他们所指望的就快要到手了，就是说达尔大尼央升做火枪队队长，波尔朵斯被封为男爵。

比较起来，达尔大尼央可更加喜欢现钱，因为他知道马萨林许诺什么非常爽快，却很难实现自己说过的话。他把红衣主教的诺言看成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是当着波尔朵斯，他仍然表现出十分满意的神情，他不愿意扫波尔朵斯的兴。

这两个朋友待在红衣主教那儿的时候，王后派人来找红衣主教。红衣主教认为这是一个更会增添这两位保卫他的人的热情的好方法，就是让他们听到王后亲自对他们表示感谢。他对他们做了个手势，要他们跟他走。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对他指指身上扯碎了的、满是尘土的衣服，可是红衣主教摇摇头说：

"这样的衣服比你们在王后那儿看到的大多数朝臣的衣服好得多，因为它们是作战时穿的衣服。"

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只好遵从。

在奥地利安娜的宫里挤满了人，充满欢乐的喧闹声，因为，在战胜了西班牙人以后，终于刚才又战胜了百姓。布鲁塞尔毫无反抗地给带出了巴黎，现在无疑已经在圣日耳曼的监狱里了；布朗梅尼尔和他同时被捕，不过逮捕这个人是悄悄进行的，没有遇到困难，他给关进了万森城堡。

科曼热站在王后身边，她在问他这次行动的详情细节，每个人都注意地听他讲，这时候，他看见门打开了，红衣主教走了进来，后面跟着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

“嗨！夫人，”他说，同时向达尔大尼央奔去，“这儿有一个人会比我讲得更详细，因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我或许现在正陷在圣克卢的网里，因为那些人肯定会把我丢在河里。说说吧，达尔大尼央，说说吧。”

达尔大尼央自从担任火枪队副队长以来，也许到过王后这间房间一两百次，可是王后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

“怎么样，先生，您对我出了这样大的力以后，还不说些什么吗？”

“夫人，”达尔大尼央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我的生命是受陛下支配的，如果有一天我能为陛下献出我的生命，将感到莫大的幸福。”

“这我知道，先生，这我知道，”王后说，“而且很久以前就知道了。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公开地对您表示我的尊重和感激。”

“夫人，”达尔大尼央说，“请允许我将这份恩典转分一部分给我的朋友，他和我一样，是特莱韦勒火枪队的老火枪手，”后面这句话，他特别说得响一些，接着又说：“曾经立下许多出色的功勋。”

“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王后问。

“在火枪手当中，”达尔大尼央说，“他叫波尔朵斯，”王后听到这个名字，不禁哆嗦了一下，“可是他的真名是杜·瓦隆骑士。”

“德·布拉西安·德·皮埃尔丰，”波尔朵斯补充说。

“名字太长了，我无法全部记住，我只想记住第一个，”王后和蔼地说。

波尔朵斯躬身行礼。达尔大尼央向后退了两步。

这时候，通报助理主教求见。

聚集在王后身边的人都吃惊地叫了一声“啊”。虽然助理主教先生在当天早上布过道，可是谁都知道他明显地倾向投石党那一边。马萨林请求巴黎大主教让他的侄子布道，显然是企图给雷兹先生出一个意大利式的难题，这样做他觉得很有趣。

其实，助理主教一走出圣母院，就知道发生的事情。尽管他几乎同一些主要的投石党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可是，他没有走得更远，因为假如朝廷能把他所渴望的好处送给他，他就可以有个退路，对他来说，助理主教的位置只是过渡而已。雷兹先生一心想替代他的叔叔成为大主教，再成为像马萨林那样的红衣主教。国王的这些恩典，百姓的那一派是很难给他的，所以他进宫来向王后祝贺朗斯一战的胜利，想根据他的祝贺是否能够被很好的接受，来决定他对朝廷是拥护还是反对。

助理主教被通报后，走了进来。宫廷里那些兴高采烈的人一看见他，都加倍留心地听他会说些什么。

助理主教单枪匹马，但是他的机智几乎和所有聚集在这儿想嘲弄他一番的人不相上下。他的措词十分巧妙，因此，在场的人尽管非常想取笑他，也找不到一点儿可乘之机。他最后说他愿意以他微薄的力量为王后陛下效力。

王后自始至终十分有兴趣地听着助理主教先生的祝贺词；可是这个发言最后用这句话结束，这给了想嘲笑他的人一个唯一的机会。安娜转过身来，朝她的宠臣们看了一眼，向他们暗示她同意他们可以任意取笑助理主教。于是朝廷里的喜欢打趣的人都纷纷开始冷嘲热讽。宫廷侍从小丑诺根—博丹大声说道，王后在眼前这样的时候居然能得到宗教的帮助，一定感到十分幸运。

他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维尔罗阿伯爵说，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一时里会感到害怕，因为我们有助理主教先生保卫朝廷，跟最高法院和巴黎的市民对抗，只要他一挥手，就能召集一支由神父、教堂侍卫和执事组成的军队。

拉梅耶雷元帅接着说，一旦人们动起武来，助理主教先生开枪射击，那么，唯一叫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混乱的人群中无法根据一顶红帽子认出他是助理主教先生①，不能像亨利四世在伊弗利之战中因为戴白羽毛而被人认出来②。

贡迪面对着这场暴风雨，本来能够狠狠还击那些嘲笑他的人，但是他不动声色，泰然自若。这时，王后问他，他刚才对着她讲的那一番美好的话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有，夫人，”助理主教说，“我要向您恳求，在全王国发动一场内战之前，请再三考虑。”

王后转过身去，不理睬他，四周又爆发起一阵大笑声。

助理主教行过礼，走出大厅的时候，对朝着他望的红衣主教投去一个谁都看得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的眼光，它是那样锐利，

① 讽刺助理主教一心想当红衣主教，但这时并没有达到目的。

② 亨利四世喜欢在头盔上戴白羽毛。伊弗利之战发生在1590年。

一直刺进马萨林的心底。马萨林觉得这是宣战的表示，于是抓住达尔大尼央的胳臂，对他说：

“先生，如果发生什么情况，您能认得出刚刚走出去的这个人吗？”

“大人，能，”他说。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波尔朵斯说：

“见鬼！事情要糟了；我可不喜欢神职人员之间的争吵。”

贡迪一面向外走，一面对两旁的人祝福。他怀着捉弄人的乐趣，甚至叫他的敌人的仆人都向他下跪。

“哼！”他走出王宫的大门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忘恩负义的朝廷，背信弃义的朝廷，卑鄙无耻的朝廷！明天我会教你怎样笑，不过是用另一种声调笑。”

但是，当大家在王宫里纵情欢乐，程度超过王后的喜悦的时候，马萨林这个头脑清楚的人却产生了可怕的预感，因此他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毫无意义而又危险的说笑当中，跟在助理主教后面也离开了。他要去清理一下账目，藏好他的金币，叫几个可以信任的工匠在他住处的墙里挖些藏钱的地方。

助理主教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别人禀告他说，他走以后，有一位年轻人来找他，并且在等他回来。他问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听到说叫卢维埃尔，他高兴得不禁全身打颤。

他立刻向他的书房跑去，果然是布鲁塞尔的儿子在那儿，因为跟国王的士兵厮打，他现在身上还有血迹，仍旧怒气冲冲。他上总主教府来以前采取的唯一的谨慎措施，就是把他的火枪存放在一位朋友家里。

助理主教走过去，向他伸出手。年轻人望着他，仿佛想看清楚他心底里在想什么。

"我亲爱的卢维埃尔先生，请相信我，我对您遇到的不幸，确实是万分关心。"

"这是真的吗？您说话当真吗？"卢维埃尔说。

"完全出自我的内心，"贡迪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人，说空话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应该拿出行动来了。大人，只要您愿意，三天以后我的父亲就能出狱，半年以后，您就能当上红衣主教。"

助理主教哆嗦了一下。

"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卢维埃尔说，"把牌全摊在桌子上吧。谁也不会像您这样，六个月来，纯粹出于基督徒的善心，把三万个埃居到处乱撒，当做布施，果真那样的话太了不起了。您雄心勃勃，这很自然，因为您是有才能的人，知道自己的价值。我呢，我恨朝廷，此时此刻，我只有一个愿望：报仇。把您拥有的教士和百姓交给我们调动，我把市民和最高法院交给您使用，借了这四种力量，一个星期以后巴黎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助理主教先生，相信我说的，到那个时候朝廷将会答应我们的条件，不过那不是出于好心，而是因为感到害怕。"

助理主教用他锐利的眼光望着卢维埃尔。

"可是，卢维埃尔，您知道吗，您向我建议的完完全全是一场内战？"

"大人，您准备发动这场内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现在不会不欢迎的。"

"无论如何，"助理主教说，"您懂得，这件事需要慎重考虑。"

"您要考虑多少时候？"

"十二小时，先生，是不是太长了？"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午夜十二点，我来找您。"

“如果我那时候还没有回来，请您等我一下。”

“很好，午夜见，大人。”

“午夜见，我亲爱的卢维埃尔先生。”

贡迪等卢维埃尔离开后，就把平时和他有联系的本堂神父都召集到他家里。两小时以后，他聚集了三十个主持教士，他们都来自巴黎人口最稠密的堂区，因此也是巴黎最容易闹事的堂区。

贡迪把他刚才在王宫里受到的侮辱对他们说了一遍，叙述了博丹、维尔罗阿伯爵，还有拉梅耶雷元帅挖苦他的话。教士们都问他应该怎么办。

“非常简单，”助理主教说；“你们都是听忏悔的神父，好呀！你们可以消除百姓心中对国王又敬又怕的可怜的成见。你们对你们的教徒说，王后是一个专横的女人，你们要反复有力地强调，好让人人都知道，法国的灾难都是马萨林造成的，就是王后的那个情人，她的那个伤风败俗的家伙。今天，就从现在起，你们开始这样做，三天以后，我等待你们行动的结果。此外，如果你们谁有好主意，请留下来告诉我，我很乐意听他说。”

有三位本堂神父留下没有走，他们是圣梅里堂区的、圣絮尔皮斯堂区的，还有圣厄斯塔什堂区的。

其他的人都走掉了。

“你们认为能够比你们的同道更有效地帮助我吗？”贡迪说。

“我们希望如此，”三位本堂神父异口同声地说。

“那么，圣梅里堂区的神父先生，您先说吧。”

“大人，在我的堂区里有一个人，他可能对您有极大的用处。”

“这个人是谁？”

"是隆巴尔街上的一个商人，在他那个街区的小商人当中有非常大的影响。"

"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人叫布朗舍，差不多六个星期以前，就他一个人便发动起一场骚乱；这场骚乱以后，别人到处捉他，要把他吊死，可是他却不见了。"

"您找得到他吗？"

"我希望能找得到，我不相信他已经被捉住了。我是他的妻子的听忏悔的神父，只要她知道他在哪儿，我就会知道。"

"很好，本堂神父先生，请替我去找找这个人，如果您找到了他，领他来见我。"

"什么时候来，大人？"

"六点钟，好吗？"

"我们六点钟来您这儿，大人。"

"去吧，我亲爱的本堂神父，去吧，愿天主帮助您！"

这个本堂神父走出去了。

"您呢，先生？"贡迪向圣絮尔皮斯堂区的本堂神父转过身来问道。

"我吗，大人，"这个本堂神父说，"我认识一个人，他曾经替一位深得人心的亲王出过大力，他会成为一位出色的造反的人的首领，我可以叫他受您支配。"

"这个人叫什么？"

"罗什福尔伯爵先生。"

"我也认识他；不巧的是眼前他不在巴黎。"

"大人，他待在珠宝盒街。"

"有多久啦？"

“已经三天了。”

“为什么他不来见我？”

“别人对他说……大人请原谅我……”

“那当然；说下去。”

“别人对他说大人正在跟朝廷打交道。”

贡迪紧紧咬住嘴唇。

“别人是在欺骗他；八点钟带他来这儿，本堂神父先生，天主像我降福于您一样降福于您！”

第二个本堂神父躬身行礼后，走了出去。

“该您了，先生，”助理主教转身对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人说。“您是不是像刚离开的那两位先生一样也能对我推荐什么人吗？”

“大人，还要好。”

“见鬼！可要留神，您做的是一个不寻常的保证。他们一个向我推荐了一位商人，另一个向我推荐了一位伯爵；难道您要推荐一位亲王给我吗？”

“大人，我要推荐一个乞丐给您。”

“啊！啊！”贡迪想了想，说，“您说得有道理，神父先生；这种人能鼓动所有塞满巴黎十字街头的穷人起来造反，他会使他们大声叫喊：是马萨林害得他们不得不以乞讨为生，声音响得全法国都听得见。”

“我正有您要的这样一个人。”

“好极了！这个人是谁？”

“大人，正像我对您说的，是一个普通的乞丐，他在圣厄斯塔什教堂的台阶上给圣水，请求施舍，差不多有六年了。”

“您说，他在他的那帮伙伴当中有很大的影响，是吗？”

“大人知道吗，乞丐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它是一种一无所有的人对付有财产的人的团体，在里面的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们服从一个首领。”

“是的，我听说过这些，”助理主教说。

“那好，我向您推荐的这个人就是一个总头目。”

“您知道这个人的有关情况吗？”

“毫无所知，大人，我只觉得他仿佛受到良心的责备，非常痛苦。”

“您怎么会这样认为的？”

“每个月的二十八日，他总请我为一个死于非命的人的灵魂的安息做一场弥撒；昨天我还做了这样一场弥撒。”

“您叫他什么名字？”

“马亚尔，不过我认为这不是他的真名。”

“您说现在我们能够在他行乞的地方找到他吗？”

“当然能够。”

“神父先生，我们去看看您的那个乞丐；如果他像您对我所说的那样，那么您说得有道理，您也许找到了真正宝贵的人才。”

贡迪换上了骑士服装，戴上一顶插着一根红羽毛的大毡帽，佩上一把长剑，在长统靴上扣上马刺，又披上一件宽大的披风，跟着那个本堂神父走出去。

助理主教和他的同伴穿过一条条街道，从总主教府走到圣厄斯塔什教堂。他一路上仔细观察百姓的情绪。百姓都很激动，可是像一群受惊的蜜蜂，仿佛不知道应该在哪儿停下来，很明显，如果不能给这些人找到一些首领，那么一切都会闹腾一阵以后就毫无结果结束了。

他们到了普鲁维尔街，本堂神父指着教堂前的广场说：

“瞧，他在那儿，在他的老位子上。”

贡迪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看见一个乞丐坐在一把椅子上，背靠着柱子上突出的地方，身边放着一只小水桶，手上拿着一把圣水刷。

“他占着这个位子是靠什么特权吗？”贡迪问。

“不是，大人，”本堂神父说，“他是从以前的那个给圣水的人手中买下来的。”

“买下来的？”

“对，这样的位子是能交易的；我相信这个人为它花了一百个皮斯托尔。”

“这个家伙竟很有钱？”

“他们当中有些人死后有的会留下二万，二万五，三万，甚至更多的财产。”

“嗯！”贡迪笑着说，“我真不相信，我施舍的钱会派这样好的用场。”

他们说着向广场走去。神父和助理主教一踏上教堂台阶，那个乞丐便站起来，伸过圣水刷。

这个人有六十七八岁，矮小粗壮，灰白头发，浅黄色眼睛。在他的脸上显出两种对立的情绪在交锋，意志，也许是后悔的心情在竭力抑制一种邪恶的天性。

他看到本堂神父陪来的这个骑士，不禁微微哆嗦了一下，露出惊讶的神情望着他。

神父和助理主教用手指尖碰了碰圣水刷，画了一个十字。助理主教向放在地上的帽子里丢了一枚银币。

“马亚尔，”本堂神父说，“这位先生和我来找您，是想和您说两句话。”

"和我！"乞丐说；"对一个给圣水的穷人来说，这真是天大的荣幸。"

在这个乞丐的嗓音里有一种他无法完全克制住的讽刺的音调，助理主教感到吃惊。

"是的，"本堂神父继续说下去，他好像对这种音调已经习惯了，"是的，我们很想知道您对当前的局势是怎么想的，在进进出出教堂的人那儿您听说到了些什么？"

这个乞丐摇摇头说：

"局势很叫人担心，本堂神父先生，和过去一样，灾难总落到可怜的百姓身上。从大家所说的话来看，人人都不满意，人人都在抱怨，可是说是人人，就等于说没有人。"

"我亲爱的朋友，给我解释一下，"助理主教说。

"我是说，这一切呼喊，这一切抱怨，这一切诅咒，产生的仅仅是些狂风和闪电；只有出现一个领袖来领导，才会响起雷声。"

"我的朋友，"贡迪说，"我看您是一个机灵的人；如果我们开始一场小小的内战，您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我们找到一位领袖，您愿不愿意将您的能力和您在您的伙伴中享有的威信交给这位领袖支配？"

"愿意，先生，只要这场战争得到教会的同意，那么，它就能让我达到我想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我的罪会得到赦免。"

"这场战争不仅会得到教会的同意，而且还将由它来指挥。至于赦免您的罪的事，我们有巴黎总主教，他具有罗马教廷给他的大权，我们甚至还有助理主教，他能够进行全赦。我们会把您介绍给他。"

"马亚尔，"本堂神父说，"您要想到，我带来给您认识的这位先生，他可是一位权力很大的大人，所以他可以为您担保这一

点。”

“本堂神父先生，”乞丐说，“我知道您一向仁慈待我，所以我随时准备使您高兴。”

“您相信您对您的伙伴有很大的影响，就像本堂神父先生刚才对我说的那样？”

“我相信他们对我比较尊重，”这个乞丐相当得意地说，“不仅我吩咐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照做，而且我上哪儿，他们也会跟到哪儿。”

“您能不能对我保证有这样五十名胆大勇敢的人，一些无所事事、又生龙活虎般的好汉，他们能够放大嗓门大声叫喊：‘打倒马萨林！’震得王宫的墙都坍倒下来，就像从前耶利哥的城墙一样①。”

“我相信比这个更困难更重大的事我也能办得到，”乞丐说。

“好！好！”贡迪说，“那么，在一夜之间，您能负责筑起十二个街垒吗？”

“我能负责筑起五十个，而且到那一天还要守卫它们。”

“真不错，”贡迪说，“您说得这样有把握，我听了真高兴，既然本堂神父先生向我担保您……”

“我可以担保，”本堂神父说。

“这儿是一只装有五百个金皮斯托尔的钱袋，您拿去派各种用场吧，告诉我，今天晚上十点钟我在哪儿能找到您。”

“应该是在一块很高的地方，从那儿发出的信号可以让巴黎的各个地区都看得见。”

“您愿不愿意我给您一张条子，您拿去见圣雅各—拉布舍里

① 耶利哥，为约旦城镇，今译杰里科。《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叙述约书亚包围耶利哥，到第七天叫祭司吹角，百姓呼喊，城墙因而塌陷。

堂区的副本堂神父，他会带您到塔楼上的某一间房间里，”本堂神父说。

“那太好了，”乞丐说。

“说妥了，”助理主教说，“今天晚上十点钟；如果我对您感到满意的话，还有一只装着五百个皮斯托尔的钱袋归您使用。”

乞丐的双眼闪出了贪婪的光芒，不过他立刻克制住了这种激动的情绪。

“先生，”他回答说，“到今天晚上，一切都会准备妥当。”

他把他的椅子送到教堂里面，在椅子旁边放好他的水桶和圣水刷，然后走到圣水缸那儿取了些圣水，仿佛他不相信自己的圣水一样，接着，他走出了教堂。

第　二　章

圣雅各—拉布舍里塔楼

在六点差一刻的时候，贡迪先生要跑的地方都跑过了，回到总主教府。

六点钟，通报圣梅里的本堂神父来了。

助理主教迅速地向他身后望了一眼，看到他后面还跟着一个人。

“请他们进来，”助理主教说。

本堂神父带着布朗舍走了进来。

“大人，”圣梅里的本堂神父说，“这就是我有幸对您说起过的那个人。”

布朗舍行了礼，那样子完全像一个经常在贵族人家进出的人。

“您准备替民众的事业尽力吗？”贡迪问。

“我想我当然愿意，”布朗舍说，“我是完完全全的投石党人。大人，就像您看到的，我是给判了绞刑的。”

“是由于什么事情？”

“我从马萨林的军士手里抢走了一位高贵的爵爷，当时他们押送他回巴士底狱，他在那儿已经关了五年。”

“他叫什么名字？”

"哎！大人一定知道，他是罗什福尔伯爵。"

"啊！对，对！"助理主教说，"我听说过这件事。别人对我说，您曾经鼓动全街区的人起来暴动，是真的吧？"

"差不多是这样，"布朗舍洋洋自得地说。

"您是做什么行当的？"

"我在隆巴尔街开了一家糖果店。"

"请向我解释一下，您干的这种买卖是与世无争的，您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好斗呢？"

"大人身为神职人员，现在却穿着骑士服装接见我，身佩长剑，长统靴上还装上马刺。"

"说真的，您回答得不坏！"贡迪笑着说；"可是，您知道，尽管我戴着教士的领巾，我可一向爱好打仗。"

"大人，我在开糖果店以前，在皮埃蒙特军团当过三年军士，在皮埃蒙特军团当三年军士以前，我做过十八个月的达尔大尼央先生的仆人。"

"就是那位火枪队副队长吗？"贡迪问。

"就是他，大人。"

"可是别人都说他是狂热的马萨林派呀？"

布朗舍"嗯"了一声。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大人。达尔大尼央先生是个现役军人，达尔大尼央先生的职业是为马萨林辩护，因为马萨林付他钱，就像我们这些市民攻击马萨林，因为他偷我们的钱。"

"您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我的朋友，可以依靠您吗？"

"我相信本堂神父先生已经对您担保过我是可靠的，"布朗舍说。

“是说过；不过我喜欢亲自听到从您嘴里说出的保证。”

“您可以依靠我。大人，只要是关于在全城掀起骚乱的事。”

“正是这回事。您认为您在夜里能够聚集起多少人？”

“两百个带火枪的人和五百个拿长戟的人。”

“只要每个街区都有一个人能像您这样做，那么明天我们就会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

“那当然。”

“您愿意服从罗什福尔伯爵吗？”

“我愿意跟随他一直到地狱；这不是口头说说，因为我相信他是能够到地狱里去的。”

“太好啦！”

“明天根据什么标记来区别朋友和敌人？”

“所有的投石党人会在帽子上打一个草结。”

“好。下命令吧。”

“您要钱用吗？”

“钱再多也不会坏事，大人。一个人没有钱，也能过得去；一个人有了钱，事情就只会办得又快又好。”

贡迪走到一只银箱跟前，拿出一只钱袋。

“这儿有五百个皮斯托尔，”他说，“如果事情办得好，明天可以再给您同样这么一笔。”

“这笔钱，我会忠实地向大人报帐的，”布朗舍把钱袋夹在腋下，说。

“这很好，我把红衣主教交给您了。”

“请您放心，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布朗舍走出去了，本堂神父稍稍走在后面一点。

“大人，您觉得满意吗？”他问。

"满意，我看这个人是一个挺果断的汉子。"

"是的，他以后会做的比他答应的还要多。"

"那就太妙了。"

本堂神父追上了正在楼梯上等他的布朗舍。十分钟以后，仆人又通报圣絮尔皮斯的本堂神父到来。

贡迪的书房门一打开，一个人就飞奔进来，这是罗什福尔伯爵。

"是您，我亲爱的伯爵！"贡迪对他伸出手去，说。

"大人，您终于下了决心啦？"罗什福尔问。

"我早就下了决心，"贡迪说。

"我们不再谈这个，您这样说，我相信您的话；我们要给马萨林安排一次舞会①。"

"是的……我希望是这样。"

"跳舞什么时候开始？"

"邀请的时间是今天晚上，"助理主教说，"可是小提琴手要到明天早上才演奏②。"

"您可以相信我和于米埃尔骑士答应供应我的五十名士兵，我什么时候需要，他们什么时候来。"

"五十名士兵？"

"是的；他招收的新兵，借给我使用的。等到大喜的日子结束，如果人缺少了，我会替他补足。"

"很好，亲爱的罗什福尔；不过还不止这一些事。"

"还有什么事呀？"罗什福尔微笑着说。

---

① 原文意思是对某人拳打脚踢，狠狠揍上某人一顿。因下文有"跳舞……"说法，故照字面译。

② 指明天早上开始行动。

"您把搏福尔先生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在旺多姆,他等收到我的信以后才回巴黎。"

"那就给他写信,时候来了。"

"您对您做的事情有把握吗?"

"有,不过他得赶紧回来;因为只要巴黎的百姓一起来造反,我们就会有十位亲王而不是一位亲王想抢着当他们的领袖。如果他来迟了一步,他会发现位子早被人占去了。"

"我可不可以用您的名义通知他?"

"完全可以。"

"我可不可以告诉他,他应该依靠您的力量?"

"好极了。"

"您会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他吗?"

"在军事方面,是这样;至于政治方面……"

"您知道政治不是他的专长。"

"他要让我随意解决我的红衣主教帽子的事。"

"您是这样喜欢它吗?"

"既然别人强迫我戴一顶式样对我不适合的帽子,"贡迪说,"那我指望它至少是顶红色的①。"

"各有所好,不必争论,"罗什福尔笑着说;"我保证他会同意的。"

"您今晚就给他写信吗?"

"我会做得更好,我派一个信使去见他。"

"他要几天以后才能到这儿?"

"五天。"

---

① 红衣主教的帽子是红的。

“让他来这儿，他会发现一切大变样了。”

“我希望会这样。”

“我向您保证会是这样。”

“就这些吗？”

“去召集您的五十个人，作好准备。”

“准备做什么？”

“准备做一切事情。”

“有什么联络标志？”

“每人帽子上有一只草结。”

“很好，再见了，大人。”

“再见，亲爱的罗什福尔。”

“啊！我的马萨林，我的马萨林！”罗什福尔一面拉着他的本堂神父出去，一面说，这个本堂神父在以上一场对话中，一直无法插进一句话，“您会看到，我是不是因为年纪太老，不再有活动能力了！”

这时是九点半，助理主教从总主教府到圣雅各—拉布舍里塔楼要半个小时。

助理主教发现在塔楼最高处的窗子里，有一扇窗子亮着灯光。

“好，”他说，“我们的代理人正在他的岗位上。”

他敲门，有人来替他开了门。

副本堂神父本人在等着他，亲自在前面给他照亮，一直走到塔楼顶层。到了那儿以后，他向助理主教指了指一扇小门，把蜡烛放在一个墙角落里，好让助理主教出去的时候拿到它，然后他下去了。

虽然钥匙挂在门上，助理主教还是敲了敲门。

“请进，”一个人说，助理主教听出来是乞丐的声音。

贡迪走了进去，果真是那个在圣厄斯塔什教堂广场上给圣水的人。他躺在一张破旧的小床上在等他来。

他看到助理主教进来，就下了床。

这时响了十点钟。

“怎么样！”贡迪说，“你遵守了对我的诺言吗？”

“没有全部遵守，”乞丐说。

“怎么回事？”

“您向我要五百个人，对吧？”

“是的，那又怎样？”

“是这样！我会给您两千个人。”

“你不是吹牛？”

“您想要一个证明吧？”

“对。”

在三个窗口前面各自点燃了一根蜡烛，三扇窗子，一扇对着斯德岛①，一扇对着王宫，还有一扇对着圣德尼街。

乞丐一声不吭地走过去，把三根蜡烛一根接着一根地吹灭。

助理主教现在在一片黑暗里了，只有朦胧的月光照着这间房间。月亮藏在浓厚的云朵后面，云朵四周镶着一道银光。

“你在干什么？”助理主教问。

“我在发信号。”

“什么信号？”

“筑街垒的信号。”

“啊！啊！”

---

① 斯德岛在塞纳河中，是巴黎最早的城区。

"您从这儿出去的时候，就会看到我手下的人都在干活。不过您要留神，不要碰到什么链条，弄断了小腿，或者掉进什么洞里。"

"很好！这是给你的钱，数目和你以前收到的一样。现在，你要记牢，你是一个头领，别去喝酒。"

"我已经有二十年不喝酒，光喝水。"

乞丐从助理主教手上拿过钱袋，助理主教只听到一只手在翻弄袋里的金币的声音。

"哈！哈！"助理主教说，"你真贪财，我的伙计。"

乞丐叹了口气，把钱袋丢在地上，说：

"难道我始终是老样子，永远也不能改变恶劣的贪财的毛病？啊，贫穷！啊，虚荣心！"

"不过，你把钱拿去吧。"

"好的，但是我当着您面发誓一定把多下来的钱用来做一些善事。"

他的脸色变得苍白，脸上的肌肉挛缩，就像一个人刚刚经受了一场剧烈的内心斗争一样。

"古怪的人！"贡迪自言自语地说。

他拿起帽子想离开，正转过身去的时候，看见这个乞丐站在他和房门的中间。

他立刻就认为这个人是想伤害他。

但是，相反，他马上看到乞丐双手合掌，跪了下来。

"大人，"他说，"请求您在离开我以前，为我祝圣。"

"大人！"贡迪叫道；"我的朋友，你把我当作另一个人了。"

"没有，大人，我把您看成您本人，就是说是助理主教先生；我第一眼见到您就认出您是谁了。"

贡迪微微笑了笑。

“你要我祝圣？”他说。

“是的，我需要。”

乞丐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是那样谦恭，又充满了悔恨，贡迪于是就向他伸出双手，为他祝福，而且尽可能地显得十分热情。

“现在，”助理主教说，“我们之间有了共同之处。我为你祝圣过，你对我来说是神圣的了，就像我对你来说是神圣的一样。告诉我，你以前犯过什么罪而受到人间的裁判的追究，我也许能使你免受惩罚。”

乞丐摇摇头。

“大人，我犯的罪不归人间裁判。只有经常为我祝圣，像您刚才做的那样，您才能使我不会受到惩罚。”

“要坦率地告诉我，”助理主教说，“你以前并不是一直干你现在干的这一行的吧？”

“不是，大人，我只是在六年以前才开始做乞丐的。”

“在那以前，你在什么地方？”

“在巴士底狱。”

“在进巴士底狱以前呢？”

“大人，等到您愿意听我忏悔的那一天，我会告诉您的。”

“很好。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你来找我，请记住，我都会准备好为你赦罪的。”

“谢谢您，大人，”乞丐低声地说，“可是我还没有准备接受赦罪。”

“那好，再见。”

“再见，大人，”乞丐说，同时他打开房门，对着助理主教弯腰

行礼。

助理主教拿起蜡烛，走下楼去，然后一面思索一面走出塔楼。

第　三　章

骚　　乱

这时将近夜里十一点了，贡迪在巴黎的街道上走了不到一百步远，他就发觉一切都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全城大街小巷仿佛全是古怪的幽灵；一些默不作声的人影在除去铺路的石块，有一些人影拉来了大车，把它们推倒在地上，还有一些人影在挖沟，那些沟宽得能吞没整连整连的骑兵。这些人都干得那么起劲，走过来，走过去，奔跑着，活像在干着不知道是什么活的魔鬼。他们是圣迹区①的乞丐，是圣厄斯塔什教堂广场的那个给圣水的人的手下的人，他们正在筑明天要用的街垒。

贡迪望着在黑暗中的这些人，望着在夜里干活的这些人，心里不禁有点害怕。他暗自思量，把这些邪恶的人从他们的窝里放出来后，他有没有能力叫他们回去呢。每当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走近他身边，他就准备在胸前划一个十字。

他走进圣奥诺雷街，顺着这条街朝铁匠铺街走。在那儿，景象完全不同了。一些商人在店铺和店铺间跑来跑去，店门跟窗板一样好像关上了，可是它们只是推推拢，一有人要进去，立刻就会打开又关上，那些人似乎都很怕让人看见他们搬运的是什么东西。他们都是店铺老板，他们自己有了武器，正在把武器分

给还没有的人。

有一个人背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有剑、火枪和短筒枪等，压得身子都直不起来了。他一家一家地跑着，把它们分掉。助理主教借着一盏灯笼的光，认出来那个人原来是布朗舍。

助理主教又从货币街走到沿河的街上。在那儿，一群群市民，按照他们是属于上层还是下层的市民等级，有的穿着黑色的斗篷，有的穿着灰色的斗篷。他们都一动不动地站着，有些单独行动的人在一群一群人中间奔来奔去。那些灰斗篷或者黑斗篷后面给剑尖顶得高高的，前面给火枪或者短筒枪的枪筒顶得突出来。

助理主教走到新桥，看到桥上已经有人守卫。一个人向他走过来。

“您是谁？”这个人问；“我看您不是我们自己人。”

“因为您认不出您的朋友来了，我亲爱的卢维埃尔先生，”助理主教举起帽子说。

卢维埃尔认出了他，急忙鞠躬。

贡迪再往前走，一直走到内尔塔楼。他在那儿看见一长排的人沿着墙悄悄地走着，他们给裹在白色斗篷里，所以看上去就像一支鬼魂的队伍。走到一个地方，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仿佛不见了，好像土地在他们脚下裂开他们都落进去似的。贡迪靠在一个墙角里，看着他们消失，从第一个看到倒数第二个。

最后一个人抬起头来，肯定是想看清楚他和他的伙伴有没有受到监视。尽管天很黑，他还是看到了贡迪。他朝贡迪走过去，对着他的喉咙举起手枪。

---

① 圣迹区，旧时巴黎有一个地区，乞丐集中，装成残废四处乞讨，回来后恢复正常，如同因圣迹而被治愈一般，因此这个地区得此名。

“好啦！罗什福尔先生，”贡迪笑起来，说，“我们可不能用火器开玩笑。”

罗什福尔听出他的声音。

“啊，是您吗，大人？”他说。

“是我。您领到地底下去的是些什么人？”

“是于米埃尔骑士招来的我的五十名新兵，他们被派定当轻骑兵，他们得到的装备只有一件白斗篷。”

“你们上哪儿去？”

“到我的一位雕刻家朋友那儿去，我们从一个活板门下去，这是他用来送大理石的。”

“很好，”贡迪说。

他同罗什福尔握了握手，罗什福尔走到地下，把活板门关上了。

助理主教回到自己家里。这时已经是半夜一点。他打开窗子，俯下身子静听。

全城响起一阵奇怪的响声，这种声音他从未听见过，不知道是什么声音。人们好像觉得在那些黑得像深渊的街道上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可怕的事情。不时地又响起隆隆声，好似风暴袭来，又好似波涛汹涌。可是，没有一丝亮光，什么也看不清楚，一点儿也无法理解。这些从地底下发出来的、神秘的声音就像地震发生前的声音。

准备暴动的工作就这样进行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巴黎睡醒的时候，看到自己的面貌变了样，不禁全身颤抖，它就好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一样。一些武装起来的人站在各个街垒上，肩上扛着火枪，眼睛发出威胁的光芒。行人每走一步都会听到口令声，看到巡逻队，见到逮捕人，甚至处决人。人们捉住帽上插

羽毛、身佩金色长剑的人，要他们高喊："布鲁塞尔万岁！打倒马萨林！"谁要是拒绝，就会遭到嘲骂，讥笑，甚至挨揍。打死人的事还没有发生，不过人人都觉得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

街垒一直筑到王宫附近。从好孩儿街到铁匠铺街，从圣托马—卢佛街到新桥，从黎塞留街到圣奥诺雷门①，聚集了一万多名带着武器的百姓，在最前面的，大声叫嚷，向在王宫四周站岗的板着面孔的警卫团卫兵挑衅，王宫的铁栅栏门都紧紧关上了，这样的预防措施反而使卫兵们处境更加危险。在这些人中间，有些脸色灰白、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人，成群结队地来来去去，他们有的是百把人一伙，有的有一百五十个人，有的有两百个人，手上高举着各种各样的旗子，上面写着："看看穷苦的百姓！"这些人走到哪儿，哪儿就响起一阵阵狂热的叫喊声；因为这样的队伍数也数不清，所以叫喊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奥地利安娜和马萨林起床的时候，得到通报说昨天晚上还是十分平静的斯德岛现在醒过来，处在兴奋激动的状态中，他们大为震惊，两人都不愿意相信别人的报告是真实的。他们说除非亲眼目睹，亲耳听到，方才不会怀疑。于是手下人替他们打开了窗子。他们又看又听，然后完全相信这是事实。

马萨林耸耸肩膀，装做看不起这些暴民的样子，可是他的脸却明显地变得苍白，浑身哆嗦着跑到他的书房里，把他的金银首饰锁进珠宝箱，把最贵重的钻石戴到手指上。王后大发雷霆，一心进行镇压，叫人召来拉梅耶雷元帅，命令他愿意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去看看这场"玩笑"究竟是怎么回事。

元帅素来喜欢冒险，把什么也不放在眼里，又像所有军人那

① 这些街道都在王宫附近。

样根本瞧不起百姓。他带领了五十个人，想从卢佛桥出去，但是他在这儿遇到了罗什福尔和他的五十名轻骑兵，同时还有一千五百多个百姓。冲过这样一道屏障是不可能的，所以元帅甚至试也没有试一下，就重新回到沿河的街道。

可是，在新桥上他看见卢维埃尔和他带领的一批市民。这一次，元帅打算发动一次冲锋，可是却受到了许多火枪的回击，同时无数石块像冰雹一样从所有窗子里往下投。在这儿留下了三名士兵的尸体。

他带兵向中央菜市场撤退，可是他在那儿又遇见了布朗舍和他的那些手持长戟的市民。长戟对着他倒下，威胁着他。他想从这些穿灰斗篷的人中间冲过去，但是他们防守得很严密，元帅只得向圣奥诺雷街后退，在战场上他又丢下四名被白刃暗地里刺死的卫士。

他走进圣奥诺雷街，但是他在那儿碰到了圣厄斯塔什教堂的乞丐筑的街垒。守卫在街垒上的，不仅仅是武装起来的男人，而且还有妇女和孩子。弗里凯小师父拿着卢维埃尔给他的一把手枪和一把剑，集合起一帮和他一样的小家伙，发出雷鸣般的喧闹声。

元帅认为这个据点防卫得没有其它地方坚强，一心想占领它。他命令二十个卫士下马，冲向前去，突破一座街垒，他和他手下其余的人，骑在马上掩护那些进攻的士兵。那二十个人朝着街垒笔直走去，可是，在那儿，在堆起的一根根梁木后面，在大车的车轮当中，在垒起的石头上面，发出了猛烈的射击。在这阵射击声中，布朗舍带领的执戟队伍出现在圣婴公墓① 的转角上，

① 圣婴公墓，建于1186年，1786年改建为市场，以后改为一花园广场。

同时卢维埃尔带领的市民也从货币街的街角冲过来。

拉梅耶雷元帅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拉梅耶雷元帅生性勇敢，所以他决心死在他的岗位上。他开枪回击，人群中响起受伤的人疼得难受的叫喊。卫士们受过良好的训练，枪开得很准，可是市民人数众多，刀剑挥舞，像暴风雨一样，把那些卫士打得落花流水。士兵们在元帅周围一个个倒下去，就像他们在罗克鲁瓦或者勒里达可能发生的那样。元帅的副官丰特拉伊耶的胳臂给打断了，骑的马脖子上中了一粒子弹，他很难控制住它，因为它疼得几乎发狂了。最后，到了这样的时刻，连最英勇的人也吓得浑身哆嗦，满头冷汗，忽然，在枯树街那边，密集的人向两边分开，同时高声喊道："助理主教万岁！"穿着紧袖法衣和教士披肩的贡迪，镇定地穿过枪林弹雨，向左右两边的人祝福，他态度沉着，就像在带领圣体瞻礼的队伍①一样。

大家都跪了下来。

元帅认出了他，跑到他的跟前。

"看在上天的份上，把我从这儿救出去，"他说，"否则，我的性命和我手下所有人的性命都要送在这儿了。"

这时，响起了一片喧闹声，响得如果天上打雷也不会听得见。贡迪举起手，要求静下来。大家都不响了。

"我的孩子们，"他说，"这是拉梅耶雷元帅先生，他的意图你们全误会了，他保证回卢佛宫后以你们的名义请求王后恢复我们的布鲁塞尔的自由。元帅，您是这样保证的，对吗？"贡迪转过身又问了拉梅耶雷一句。

---

① 在法国，圣体瞻礼在圣灵降临节后第二个星期日举行。

"见鬼!"元帅叫着说."我完全认为我是这样保证的。我原来没有指望会这样容易地脱身。"

"他用贵族的名义向你们保证,"贡迪说。

元帅举手表示同意。

"助理主教万岁!"人群齐声呼喊。甚至有些人还叫道:"元帅万岁!"可是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叫道:"打倒马萨林!"

人群让开了一条路,圣奥诺雷街非常短。人们打开街垒,元帅和他手下剩余的部队开始撤退,走在前面的是弗里凯和他的那伙顽童。他们有的用嘴故意发出鼓声,有的模仿喇叭声。

这几乎像是在奏凯旋进行曲,只是在卫士们的后面,街垒又合拢了。元帅只好强压住心头的怒火。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上面说过,马萨林一直待在他的书房里,处理他的一些琐碎事务。他已经派人去找达尔大尼央;可是,在这个乱哄哄的局面里,他并没有指望能看到达尔大尼央,因为达尔大尼央这时不在值班。十分钟以后,火枪队副队长在门口出现了,后面跟着他的形影不离的朋友波尔朵斯。

"啊!过来,过来,达尔大尼央先生,"红衣主教大声说,"欢迎您,也欢迎您的朋友。可是,这个该死的巴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大人,发生的事情非常不妙,"达尔大尼央摇摇头说;"全城都在暴动中,刚才我和您的这位忠实的仆人杜·瓦隆先生经过蒙托奥盖依街,尽管我穿着火枪队军服,也许正由于我穿着火枪队军服,他们要我们高喊:'布鲁塞尔万岁!'大人,我应不应该说说别人逼我们还要喊的一句口号?"

"您说好了,您说好了。"

"'打倒马萨林!'天哪,真不该说。"

马萨林微笑了一下，可是脸色却变得灰白。

"您喊了没有？"他问。

"当然没有，"达尔大尼央说，"我嗓子坏了；杜·瓦隆先生得了感冒，也没有喊：大人，所以……"

"所以什么？"马萨林问。

"请看我的帽子和我的披风。"

达尔大尼央把他的披风上的四个子弹孔和他的毡帽上的两个子弹孔指给马萨林看。波尔朵斯的衣服的腰部给一支长戟戳过，裂了开来，帽上的羽毛也给一粒手枪子弹打断了。

"Diavolo！"① 红衣主教想了想，骂了一句，同时带着很真诚的钦佩的神情望着这一对朋友，"换了我，我也只好照喊！"

这时候，嘈杂声越来越近了。

马萨林望了望四周，直擦前额上的汗。他非常想走到窗口去，可是又不敢。

"您去窗口看看是怎么回事，达尔大尼央先生，"他说。

达尔大尼央像平时一样毫不在乎地走到了窗前。

"啊！啊！"他说，"这是怎么回事？拉梅耶雷元帅光着一个脑袋回来了。丰特拉伊耶胳臂吊着三角巾，卫士都受了伤，每匹马都浑身是血。哎呀！哨兵在干什么！他们举枪瞄准，就要开枪了！"

"给哨兵下过命令，如果百姓走近王宫，就对他们开枪。"

"可是哨兵一开枪，一切就都完了！"达尔大尼央叫起来。

"我们有铁栅栏。"

"铁栅栏！铁栅栏只能抵挡五分钟！五分钟以后它们就会给拔掉，扭断，砸碎……该死的，你们别开枪！"达尔大尼央打开

---

① 意大利文：真见鬼！

窗子，大声嚷道。

在这样一片乱哄哄的声音当中，他的劝告根本没有人能听得见。响起了三四声火枪声，接着是一阵可怕的齐射声，能够听见子弹打在王宫正面墙上的声音。有一粒子弹从达尔大尼央腋下穿过去，打碎了一面镜子，当时波尔朵斯正对着这面镜子洋洋自得地照着。

“糟啦！”红衣主教叫起来；“这是一面威尼斯的镜子①！”

“大人，”达尔大尼央不慌不忙地关上窗子，说，“还不到伤心的时候，这不值得，因为很可能一个小时以后，整个王宫里一面镜子也不会留下来，不管是威尼斯的还是巴黎的。”

“那么，您有什么主意呢？”红衣主教全身哆嗦着问道。

“哎呀！既然他们向您要还布鲁塞尔，那就还给他们！您留着一个参事打算派什么鬼用场呀？什么用也没有！”

“您，杜·瓦隆先生，您也是这个意见吗？换了您，您会怎么做？”

“我会把布鲁塞尔交出来，”波尔朵斯说。

“好，好，先生们，”马萨林大声说道，“我要把这件事禀告王后知道。”

他走到通道的头上，又站住了，说：

“我可以仰仗你们，对吗，先生们？”

“我们早已向您表示过忠心，”达尔大尼央说，“现在不用第二次表示了，您只管吩咐，我们惟命是从。”

“那好，”马萨林说，“你们到这间房间里去等我回来。”

他绕了一个弯，从另一扇门走进了客厅。

---

① 意大利的威尼斯产的镜子比较珍贵。

第 四 章

骚乱成为暴动

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进去的房间和王后的客厅只隔着几道帷幔做的门帘。隔得这样薄，隔壁说的话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两道帷幔中间的缝隙虽然非常细，可是能够让他们窥视那边的动静。

王后站在客厅里，脸色气得苍白，不过她非常能够克制自己，所以似乎没有显出有什么不安。科曼热、维尔基埃和吉托站在她的后面，站在男人们后面的是些妇女。

站在王后前面的是掌玺大臣赛基埃，就是这个人在二十年前曾经很利害地迫害过王后①。现在他在讲他的四轮马车刚才给砸碎、他受到追逐的事，他说他逃到了奥侯爵②的府邸，可是那儿立刻也被侵占，遭到抢劫毁坏，幸好他还来得及躲进一间给帷幔遮住的小房间里，在那儿一位老妇人把他和他的兄弟莫城的主教藏了起来。当时真是千钧一发，那些发狂的暴徒走近这间小房间，来势汹汹，这个掌玺大臣以为他的死期来临，就对他的兄弟做了忏悔，做好一被发现就死的准备。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来搜查，那些百姓以为他已经从某个后门逃走，所以就退了出去，让他自由地离开了。他改穿了奥侯爵的衣服，跨过他的一名士官和两名卫士的尸体，走出了侯爵府，那几个人是在守卫临街

的大门的时候给打死的。

在他说话的时候，马萨林走了进来，他静悄悄地轻轻走到王后身旁，听着他说。

"怎么样！"掌玺大臣说完以后，王后问道，"您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事态极其严重，夫人。"

"您能向我提供什么建议吗？"

"我很想向陛下提出一个建议，可是我不敢。"

"大胆说吧，大胆说吧，先生，"王后带着刺人的微笑说，"您做其它的事是很大胆的。"

掌玺大臣脸红了③，嘴里含含糊糊地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

"不是说过去的事，而是说现在，"王后说。"您说您有一个建议要向我提出，是什么建议？"

"夫人，"掌玺大臣犹犹豫豫地说，"就是把布鲁塞尔放掉。"

王后虽然原来脸色就很苍白，这时明显地变得更白了，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放掉布鲁塞尔！"她说，"绝对办不到！"

就在这时候，在前面的大厅里传来了脚步声，拉梅耶雷元帅未经通报就在门口出现了。

"啊！您来啦，元帅！"奥地利安娜高兴地嚷起来，"我相信，您一定把那些恶棍都制服了！"

"夫人，"元帅说，"我在新桥失掉了三个人，在中央菜市场失

---

① 见《三个火枪手》上册第十六章，赛基埃奉路易十三之命，搜查王后奥地利安娜的书信。

② 奥侯爵，十六世纪政治家，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时任财政总监。

③ 王后指的是二十年前掌玺大臣搜查她书信那件事，因此他脸红起来。

掉了四个。在枯树街的转角失掉了六个，在您的王宫门前失掉了两个，一共是十五个。我带回来了十一二名伤员。我的帽子中了一弹，不知道落到什么地方了，如果没有助理主教先生及时赶到救我，我多半也跟我的帽子一样不能回来了。”

“啊！果然不错，”王后说，“如果在这场乱子里看不到那个歪腿猎犬① 那才叫我吃惊呢。”

“夫人，”拉梅耶雷笑着说，“请不要在我面前过多地说他不好，因为他对我的帮助现在还使我心里很激动。”

“很好，”王后说，“只要您愿意，您不妨对他表示感谢，可是这和我毫无关系。您平安回来，这是我最满意的事。不仅仅是欢迎您，而且是欢迎您安然回来。”

“是的，夫人，不过我安然回来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要我向您转告百姓的愿望。”

“百姓的愿望！”奥地利安娜皱起眉头说，“哎呀！元帅先生，肯定您当时处境非常危险，所以只好承担这样一个古怪的使命！”

这几句话中带着讽刺的味道，元帅完全觉察得出来。

“夫人，请您原谅，”元帅说，“我不是律师，我是军人，所以也许我不大弄得清楚字眼的含义；我本来应该说的是百姓的‘要求’，而不是‘愿望’。至于您肯屈尊回答我的话，我相信您是想说我当时感到害怕。”

王后微笑了。

“是的，夫人，是这样！我当时是感到害怕，这是我生平第三次有这样的感觉，可是我经历过十二次对阵战，小战斗和小冲突

---

① 指贡迪。

更是不计其数，是的，我当时是感到害怕，我宁愿面对着陛下，尽管陛下的笑容是如此叫人胆战心惊，也不愿意见到那些地狱里的魔鬼，他们陪着我一直走到这儿，不知道从哪儿出去了。”

“了不起！”达尔大尼央非常低声地对波尔朵斯说，“多妙的回答。”

“是这样！”王后狠狠地咬住自己的嘴唇说，朝臣们都惊讶地互相望着，“我的百姓要求什么呢？”

“要求将布鲁塞尔还给他们，夫人，”元帅说。

“绝对办不到！”王后说，“绝对办不到。”

“陛下主宰一切，”拉梅耶雷一面鞠躬一面向后退了一步。

“您去哪儿，元帅？”王后说。

“我去把陛下的答复告诉那些等待回话的人。”

“待在这儿，元帅，我不愿意看起来好像是在和乱民们进行谈判一样。”

“夫人，我是许过诺言的。”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除非您下令逮捕我，否则我不得不下去见他们。”

奥地利安娜的眼睛发出两道光芒。

“哈！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先生，”她说，“比您地位再高的人我也逮捕过；吉托！”

马萨林连忙走上前去，说：

“夫人，我是否也能斗胆向您提一个建议……”

“也是要放掉布鲁塞尔吗，先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以不必自找麻烦。”

“不是的，”马萨林说，“虽然这个建议也许和另一个完全一

样。”

“是什么建议？”

“是把助理主教召来。”

“助理主教！”王后叫起来，“这个讨厌的糊涂虫！这场乱子都是他一手闹出来的。”

“那更应该召他来，”马萨林说；“如果是他闹出了乱子，他就能够平息它。”

“瞧，夫人，”科曼热说，他正站在窗口朝外望；“瞧，机会正好，因为他就在王宫广场上给大家祝福。”

王后连忙走到窗前。

“是这样，”她说，“最出色的伪君子！你们看呀！”

“我看到，”马萨林说，“所有的人都跪在他的面前，尽管他只不过是助理主教；如果我站在他现在站的那个地方，他们就会把我打成肉酱，尽管我是红衣主教。夫人，我坚持我的要求（马萨林把这两个字的声音说得很重），请陛下召见助理主教。”

“为什么您不也同样说是您的愿望？”王后低声说。

马萨林弯了弯身子。

王后沉思了片刻，然后抬起头来，说：

“元帅先生，去找助理主教先生，领他来见我。”

“我对百姓们怎么交代呢？”元帅问。

“叫他们耐心等待，”奥地利安娜说；“我是很有耐心的！”

在这个自负的西班牙女人的嗓音里有一种完全命令式的口气，元帅不敢再多说一句。他躬身行礼后，退了出去。

达尔大尼央转过身来，对波尔朵斯说：

“这件事会怎么结束呢？”

“我们等着瞧吧，”波尔朵斯平静地说。

这时候，奥地利安娜走到科曼热跟前，声音很低地和他说话。

马萨林不安地望着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藏身的房间。

在场的其他的人都在低声交谈。

客厅门又打开了，元帅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助理主教。

“夫人，”他说，“贡迪先生奉陛下之命立即来到。”

王后迎着他们走了几步，停住了，神情严厉冷淡，一动不动地站着，下嘴唇伸得长长的，一副蔑视对方的神气。

贡迪恭敬地鞠躬行礼。

“好呀，先生，”王后说，“对这场骚乱您有什么话说？”

“我要说这已经不再是一场骚乱，夫人，”助理主教回答道，“而是一场暴动。”

“只有那些认为我的百姓会起来暴动的人才会暴动！”奥地利安娜面对着助理主教无法再克制住自己，大声说道，她把助理主教看做是整个这场骚动的主谋，这一点也许她没有判断错。“暴动，那些希望暴动的人就是这么称呼他们自己制造的骚动的。不过，等着瞧吧，等着瞧吧，国王的权力会使一切都恢复正常秩序的。”

“夫人，”贡迪冷冷地回答道，“是不是为了对我说这样几句话，陛下赐予我荣幸召见我吗？”

“不，不，亲爱的助理主教，”马萨林说，“是为了我们现在面对不幸的局面，向您请教有什么高见。”

“陛下召见我，”贡迪装做很吃惊的样子，问道，“真的是征求我的意见吗？”

“是的，”王后说，“别人希望我这样做。”

助理主教弯了弯身子。

“陛下希望……”

“希望您说说，如果您处在她的地位，您该怎么办，”马萨林急忙抢着回答道。

助理主教望望王后，王后点了点头。

“我如果处在王后的地位，”贡迪冷冰冰地说，“我毫不犹豫马上放出布鲁塞尔。”

“如果我不放呢，”王后大声说，“您认为会发生什么后果？”

“我认为明天全巴黎将处处片瓦无存，”元帅说。

“我问的不是您，”王后用生硬的口气说，甚至连头也没有回，“我在问贡迪先生。”

“如果陛下问的是我，”助理主教显得同样的沉着，回答道，“那我要禀告陛下我的意见和元帅先生的完全一致。”

王后的脸上升起了红晕，她的美丽的蓝眼睛好像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似的，她的被当时的诗人们比作石榴花般的鲜红嘴唇气得变成了白色，不停地抖动着。她的这副样子连马萨林看了也胆战心惊，尽管他对在他们两人不平静的私生活中她的发怒早已经习惯了。

“放出布鲁塞尔！”她露出可怕的笑容，大声说道，“确实是好主意！谁都看得很清楚，这个主意来自一位教士！”

贡迪寸步不让。今天的辱骂和昨晚的嘲笑一样对他似乎只像一阵风似的从耳边吹过；可是仇恨和报复之念暗暗地、一点一滴地在他心底愈积愈深。他冷静地望着王后，王后正在催马萨林，要他也说一两句。

马萨林按照他一向的习惯，想得多，说得少。

“唉！唉！”他说，“是好主意，朋友出的主意。我也会把这位可爱的布鲁塞尔先生交出去的，不管他是活人还是已经死了，那

样，一切就都会结束了。”

“如果您交出去的是死去的布鲁塞尔，那么，大人，像您所说的，一切就都会结束了，不过，不是您所说的那样结束。”

“我说过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的话吗？”马萨林说，“这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您知道我对法语的理解力太差，而您，助理主教先生，法语说得好，也写得好。”

“这便是一次国务会议，”达尔大尼央对波尔朵斯说；“我们当年在拉罗舍尔和阿多斯、阿拉宓斯一起开的会议① 比它精采得多。”

“是在圣日耳韦棱堡里，”波尔朵斯说。

“是在那儿，还有别的地方。”

助理主教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让一阵暴雨过去以后，说：

“夫人，如果陛下您不欣赏我向您提出的意见，那肯定因为您可以听到更好的主意。我非常了解王后和她的谋士们全都贤明审慎，所以我不会认为人们将长期地让京城陷入混乱之中，并且可能爆发一场革命。”

“那么，照您看来，”这个西班牙女人气得直咬嘴唇，冷笑着说，“昨天发生的这场骚乱，今天成了暴动，明天就会变成革命？”

“当然，夫人，”助理主教严肃地说。

“可是，先生，如果相信您说的，看来百姓们已经不服任何约束力了。”

“今年对国王们很不吉利，”贡迪摇摇头说，“夫人，请看看英国吧。”

---

① 见《三个火枪手》下册第十六、十七章。

"是的，不过幸好在我们法国没有奥利弗·克伦威尔，"王后回答道。

"有谁知道呢？"贡迪说，"那些人就同雷电一样，只有闪击的时候，才认得出他们。"

每个人听了这话都不禁哆嗦起来，客厅里静寂无声。

这时候，王后双手捂住胸口，她想把急促的心跳压制住。

"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低低地说，"您好好看看这位教士。"

"好，我看了，"波尔朵斯说。"那又怎样？"

"是这样，这是一个男子汉。"

波尔朵斯吃惊地望望达尔大尼央。他无疑一点儿也不明白他的朋友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陛下，"助理主教坚定地说，"您会采取恰当的措施。不过，我预料它们是可怕的，可能激怒叛乱的百姓。"

"助理主教先生，您有很强的控制他们的能力，而您又是我们的朋友，那好，"王后挖苦地说，"请您一面给他们祝福，一面使他们平定下来。"

"也许会太迟了，"贡迪说，他的神情仍然是冷冰冰的，"也许我失去我的影响了。但是，陛下在把布鲁塞尔还给他们的时候，就能斩断骚乱的根子，而且有权无情地惩罚重新起来暴动的人。"

"难道我现在没有这种权吗？"王后大声说。

"如果您有，您就运用它吧，"贡迪回答说。

"见鬼！"达尔大尼央对波尔朵斯说，"这是一个有性格的人，我喜欢他。他要是首相该多好，那我就做他手下的达尔大尼央，不再跟这个废物马萨林！真该死！那样的话，我们在一起会干

出多少大事来！"

"说得对，"波尔朵斯说。

王后做了个手势，朝臣们全退了出去，只有马萨林留下。贡迪弯身鞠躬，打算和其他的人一样出去。

"先生，请您别走，"王后说。

"好，"贡迪心里想，"她快让步了。"

"她要叫人杀他了，"达尔大尼央对波尔朵斯说；"可是，不管怎样，杀他的绝不会是我。我凭天主发誓，相反，如果谁来抓他，我就毫不客气地向他们扑过去。"

"我也一样，"波尔朵斯说。

"很好，"马萨林在椅子上坐下来，低声说，"我们就要看到新鲜事儿了。"

王后目送那些朝臣走出去。等到走在最后面的一个人关上门以后，她转过身来。看得出她在使劲压住心中的怒火。她踱过来，踱过去，不停地扇着扇子，闻香料匣①。马萨林坐在椅子上，好像在沉思。贡迪开始感到不安，用眼睛探测所有的帷幔，摸了摸他穿在长袍下面的护胸甲，又不时地把手伸到他的披肩底下去找他藏着的一把锐利的西班牙短刀的刀柄，看是不是伸手可及。

"好啦，"王后终于站住了，说道，"好啦，现在就我们几个人了，请您再把您的建议说一遍，助理主教先生。"

"夫人，是这样：装做经过反复思考，公开承认犯了一个错误，这只能说明政府的力量强大，然后放布鲁塞尔出狱，还给百姓。"

---

① 一种金银制品，内放香料，可随身带。

“啊！”奥地利安娜叫起来，“就这样羞辱我！我还是不是王后？那些大吵大闹的恶棍还是不是我的黎民？我还有没有朋友和卫队？啊！像卡特琳王后常说的那样，对圣母发誓，”她越说越激动，继续说下去，“与其把这个可恶的布鲁塞尔还给他们，我宁愿亲手把他掐死！”

她紧握着拳头，向贡迪冲过去。在这个时刻，她对贡迪的憎恶至少和对布鲁塞尔的憎恶程度相同。

贡迪始终一动不动，连脸上的肌肉也不抖一下，只是他的眼光冷气逼人，就像一把利剑，和王后愤怒的眼光正面交锋。

“如果在朝廷里还有某一个维特里① 在，如果维特里正好这时候进来，那么这个人准没命了，”这个加斯科尼人说。“可是我，不等到那个维特里走到这个教士跟前，我就会马上杀死他！红衣主教马萨林先生会因此大大感谢我的。”

“嘘！”波尔朵斯说；“您好好听。”

“夫人！”红衣主教抓住奥地利安娜，把她向后拉；“夫人，您想做什么？”

接着，他用西班牙语说：

“安娜，您疯了不成？您在这儿像平民一样吵闹，而您，您是一位王后！您没有看见在您面前的这个教士代表着全巴黎的百姓吗，此时此刻，辱骂这些百姓是很危险的事。您要明白，只要这个教士愿意，一个小时之后，您就不再有您的王冠了！好吧，您可以在以后别的场合再表现如何坚定有力，可是今天不行，不是时候；今天，要讨好人，要对人亲热，不然的话，您就只算是一个村妇。”

---

① 维特里奉路易十三命杀死孔奇尼。

听了马萨林说的开头几句话，达尔大尼央就握住波尔朵斯的胳臂，而且越握越紧；等到马萨林说完，他便低声说道：

"波尔朵斯，千万别在马萨林面前说我听得懂西班牙语，那样的话，我就什么都完了，您也一样。"

"那是当然，"波尔朵斯说。

这个警告很严厉，同时又带有马萨林所特有的那种说服人的力量，他只有说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才有这样的口才，一说法语就完全没有了。他说以上这段话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叫人难以捉摸，贡迪算得上善于察言观色，也没有猜到这些话只是一个简单的要她更克制些的劝告。

王后受到这番训斥以后，突然软了下来，她的眼睛失去了光芒，她的双颊失去了血色，她的嘴唇失去了怒气。她坐了下来，无力地垂下双臂，用含着泪水的声音说道：

"助理主教先生，请您原谅，我因为心里难受，才这样粗暴。我是一个女人，不得不受到女性软弱的天性控制，我害怕内战；作为王后，我习惯于别人俯首听命，稍稍遇到一些反对，就耐不住要发火。"

"夫人，"贡迪鞠躬说道，"陛下错把我的诚挚的忠告当做反对您。陛下的臣民对您都是顺从尊敬的。百姓们绝不怨恨王后，他们只是需要布鲁塞尔，就此而已，如果陛下能把布鲁塞尔还给他们，他们会在陛下的统治下，安居乐业，"贡迪微笑着又加了后面两句话。

马萨林听到"百姓们绝不怨恨王后"这几个字的时候，连忙竖起了耳朵，他相信助理主教就要说到百姓们叫喊的"打倒马萨林"的口号，可是贡迪没有提到，他心中很感激，脸上露出极其亲切和蔼的神情，用非常柔和动听的声音说道：

"夫人，请您信任助理主教，他是我们的一位最能干的政治家；红衣主教的位子将来如果空缺，那顶红帽子似乎首先应该给他的高贵的脑袋戴。"

"狡猾的东西，你现在需要用得到我了！"贡迪暗自说。

"有一天别人想杀死他的时候，"达尔大尼央说，"不知道他会答应给我们什么？该死的，要是他像给红衣主教帽子这样大方，我们做好准备，波尔朵斯，明天我们一个人向他讨一个团。见鬼！内战只要打上一年，我就能给自己佩上元帅的镀金长剑。"

"那我呢？"波尔朵斯问。

"你吗！我会使你得到拉梅耶雷先生的元帅权杖，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失去宠爱了。"

"那么，先生，"王后说，"请认真地告诉我，您对百姓的激动情绪担心吗？"

"夫人，认真地说，"贡迪回答，他对自己没有再提出更多的要求感到惊奇；"我担心激流冲破堤坝，会发生极大的灾害。"

"我，"王后说，"我认为遇到这种情况，应当建造新的堤坝来抵挡激流。您走吧，让我好好想想。"

贡迪惊讶地望望马萨林。马萨林走到王后跟前，正想和她说话，这时候在王宫广场上传来了可怕的喧嚷声。

贡迪露出了微笑，王后的眼睛像燃烧起来一样，马萨林脸色变得苍白。

"又出什么事啦？"他说。

立刻只见科曼热奔进了大厅。

"恕我失礼，夫人，"科曼热进来后对王后说，"可是百姓打垮了铁栅栏前的卫兵，现在在攻大门，您有什么命令？"

"夫人，请听，"贡迪说。

怒涛呼啸、巨雷轰鸣，火山咆哮，都比不上此时此刻响彻云霄的暴风雨般的叫喊声。

“要我下命令？”王后说。

“是的，时间紧迫得很。”

“您在王宫里大约有多少人？”

“六百个。”

“派一百个人保卫国王，其余的您替我把那些乱民全消灭掉。”

“夫人，”马萨林说，“您想干什么呀？”

“快去！”王后说。

科曼热作为军人，只好无条件服从，走了出去。

这时候响起了一下吓人的破裂声，有一扇大门给攻破了。

“哎！夫人，”马萨林说，“您害了我们大家，国王，您，和我。”

奥地利安娜听到吓坏了的红衣主教出自内心的尖叫声，也害怕起来，她叫回了科曼热。

“太迟啦！”马萨林急得直拉头发，“太迟啦！”

那扇门倒下来了，百姓们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达尔大尼央拔出了剑，并且示意波尔朵斯拔剑。

“救救王后！”马萨林对助理主教说。

贡迪奔到窗前，打开窗子，他看到外面约莫有三四千人，领头的是卢维埃尔。

“不要再前进一步！”贡迪叫道，“王后正在签署命令。”

“您说什么？”王后大声问。

“夫人，事实是，”马萨林递给她一支笔和一张纸，说，“必须这样做不可。”接着他又说：“安娜，签字吧，我请求您，我希望您签字！”

王后无力地倒在一把椅子上，拿起笔签署命令。

百姓们被卢维埃尔阻挡住了，没有再向前一步，可是可怕的低语声始终不断，说明群众的愤怒有增无减。

王后写道：

“命令圣日耳曼监狱门卫立即释放布鲁塞尔参事。”

在下面她签上了名字。

助理主教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王后每一个动作，王后一签好字，他就拿过这张命令，走到窗口，举着它挥舞，说：

“命令在这儿！”

仿佛全巴黎都发出了欢呼声，接着响起了喊叫声：“布鲁塞尔万岁！助理主教万岁！”

助理主教喊了一声：“王后万岁！”

只有几个人跟着他喊，而且声音很低，零零落落。

也许助理主教这样喊一下，只是为了让奥地利安娜感到她势单力孤。

“现在您得到了您想得到的东西，”她说，“您可以走了，贡迪先生。”

“日后王后用得到我的话，”助理主教一面弯腰行礼，一面说，“陛下知道我会听从吩咐的。”

王后点了点头，贡迪走出去了。

“啊！该死的教士！”奥地利安娜手指着半开半闭的房门，大声嚷道，“总有一天我会叫您喝下您今天倒给我喝的还剩下的胆汁。”

马萨林想走近她。

“别打搅我！”她说；“您不是一个男人！”

她走出去了。

“您呢，也不是一个女人，”马萨林低声自语。

接着，他默想了片刻，忽然记起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在旁边房间里，他们肯定什么都听到了。他皱着眉头，向帷幔走去，掀起帷幔一看，小房间里空无一人。

达尔大尼央听到王后最后说的那句话后，就握住波尔朵斯的手，拉着他向走廊走去。

马萨林也走到走廊里，看到这一对朋友在那儿散步。

“为什么您离开了小房间，达尔大尼央先生？”马萨林问。

“因为王后命令所有人都出去，”达尔大尼央说，“我想这个命令也是对我们说的。”

“所以你们出来有……”

“有大约一刻钟了，”达尔大尼央说，同时望着波尔朵斯，暗暗递了个眼色，要他不要说穿。

马萨林看到达尔大尼央的眼色，知道他全都看到，全都听到了，可是他很感激达尔大尼央说的谎话。

“达尔大尼央先生，您确实是我寻求的人，您可以信任我，如同信任您的一个朋友一样。”

然后，他带着极为亲切的微笑向这两个朋友行了礼，很镇定地回到他的书房里，因为，自从贡迪离开以后，外面的喧嚷声像给施了魔法似的全部消失了。

第五章

危难令人想起往事

安娜怒气冲冲地走进她的祈祷室。

"怎么搞的！"她叉起她那双好看的胳臂说，"怎么搞的，百姓们曾经见到王室最亲的亲王孔代先生被我的婆婆玛丽·德·美第奇逮捕；曾经见到我的婆婆，他们原来的摄政王后遭到红衣主教驱逐；曾经见到旺多姆先生，也即是亨利四世的儿子，成了万森城堡的囚犯①；别人在凌辱，在监禁，在威胁这些大人物的时候，他们却一声不吭，现在为了区区一个布鲁塞尔，居然会弄成这样！耶稣啊，法国的王权落到什么地步啦？"

安娜不自觉地接触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百姓们从来没有为亲王们说过一句好话，但是为了布鲁塞尔他们起来暴动。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平民，百姓们保卫布鲁塞尔，从本能上感到是在保卫他们自己。

在这同时，马萨林在他的书房里踱来踱去，不时地望望他的那面全是星形裂纹的漂亮的威尼斯镜子。

"唉！"他说，"我完全知道，被迫做这样的让步是伤心的事；可是算啦！我们会报复的，布鲁塞尔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人物而已。"

尽管马萨林是个精明的政治家，这一次他也判断错了。布

鲁塞尔并非一个徒有虚名的人物。

第二天早上，布鲁塞尔坐着一辆四轮大马车回到巴黎。他的儿子卢维埃尔坐在他的身旁，弗里凯坐在马车后面，马车进城的时候，手拿武器的群众，全拥了过来，处处都高呼："布鲁塞尔万岁！""我们的父亲万岁！"喊声雷动，送到马萨林耳中，像判他死刑一样。红衣主教的密探和王后的密探从四面八方带来坏消息，他们发觉首相十分不安，王后却出奇地镇静。王后仿佛在头脑里反复考虑一个重大的决策，这就更加重了马萨林的不安。他深知这位傲慢的公主的为人，对奥地利安娜决心要做的事非常担心。

助理主教回到最高法院，他比国王、王后和红衣主教三个人加起来还要显得威风。根据他的意见，最高法院发布一道命令，要求市民放下武器，拆掉街垒。现在他们也都知道，只要一个小时就能重新拿起武器，只要一个夜晚就能重新筑成街垒。

布朗舍回到他的店铺里；胜利带来了赦免。布朗舍不再害怕会被绞死了。他相信，谁只要做出打算逮捕他的样子，百姓们就会为他起来造反，就像他们刚刚为布鲁塞尔做的那样。

罗什福尔把他的轻骑兵还给了于米埃尔骑士，点名的时候少了两个人。不过骑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石党人，提到赔偿，他连听也不愿意听。

那个乞丐回到圣厄斯塔什教堂广场原来的位子上，依旧一只手分给圣水，一只手请求别人施舍。没有人会怀疑这一双手刚刚参加过从社会结构中挖出王权的基石的行动。

---

① 由于孔代亲王反对路易十三的母后美第奇的宠臣孔奇尼，而被母后下令逮捕。以后母后因反对红衣主教黎塞留，阴谋败露，流亡西班牙。旺多姆是亨利四世的私生子。

卢维埃尔既高兴又自豪，因为他向他最憎恨的马萨林报了仇，并且在救他父亲出狱的事情上他发挥了不少作用。王宫里一提到他的名字都会心惊胆战。他在家里对恢复自由的参事说：

"我的父亲，如果现在我向王后请求带领一个连，您认为她会答应吗？"

达尔大尼央趁着眼前局势平静下来，把拉乌尔送走了。在发生骚乱期间，他好不容易才把拉乌尔关在屋子里，拉乌尔却一心一意想为这一方或者那一方拔剑出力。一开始，拉乌尔不肯走，可是达尔大尼央以拉费尔伯爵的名义对他说话。于是，拉乌尔拜访了一次石弗莱丝夫人以后，动身回军队去了。

只有罗什福尔觉得结局很不好，他曾经写信给博福尔公爵，请他回来。公爵就要到达，但是他会发现巴黎已经太平无事了。

他去找助理主教，想问问是否应该向亲王建议在半途停留下来，不再来巴黎；可是贡迪考虑了片刻后说道：

"让他继续赶路吧。"

"难道这儿的事没有结束吗？"罗什福尔问。

"是呀！我亲爱的伯爵，我们才刚开始。"

"您怎么会这样认为？"

"因为我了解王后心里在想些什么，她不愿意服输的。"

"她在准备什么行动吗？"

"我相信是这样。"

"那么，您知道什么情况啦？"

"我知道她已经写信给大亲王先生要他赶快从军中回来。"

"是呀！"罗什福尔说，"您说得对，应该让博福尔先生来。"

就在他们进行这场谈话的当天晚上，大亲王先生到达巴黎

的消息四处传开了。

这是个非常普通的消息，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却引起极大的轰动；据说，内情是隆格维尔夫人泄漏出来的，人们都指责大亲王先生对他的姐姐有一种超出姐弟之情范围的感情①，大亲王先生对她吐露了一些秘密。

这些秘密暴露了王后的险恶的计划。

大亲王先生到达巴黎的这天晚上，一些比别人大胆的市民，还有市政官，街区的头头，都到熟人家奔走，对他们说：

“为什么我们不把国王弄到手中，把他送到市政府去。让我们的敌人培养他，是一大错误，他们只会给他出一些坏主意；假使他由助理主教先生来指导，他就会学会治国方针，热爱他的百姓。”

黑夜里，到处都在暗中活动，第二天，又出现了穿灰色斗篷和黑色斗篷的人、武装的商人巡逻队和成群结队的乞丐。

王后昨晚和大亲王先生通宵密谈。大亲王先生是在午夜给领进她的祈祷室的，直到清晨五点钟才离开。

就在五点钟的时候，王后走进了红衣主教的书房。虽然她还没有睡过，可是红衣主教已经起床了。

他在给克伦威尔写回信。他对摩尔东特提出的十天期限现在过去六天了。

“唔！”他说，“我让他稍稍等了一些时候，不过克伦威尔先生完全清楚是因为发生了骚乱，他会原谅我的。”

他正在得意地又一遍读着他写的第一段信，这时候，听到轻轻敲和王后套间相通的房门的声音。只有奥地利安娜一个人能

---

① 传闻两人关系不正常。

够从这扇门进出。红衣主教站起身来，走过去开门。

王后穿着室内穿的便服，可是这种便服对她还是很合身，因为正像狄安娜·德·波阿蒂埃① 和尼侬② 一样，奥地利安娜始终得天独厚，永葆美颜。不过，这天早上她显得比平常更加漂亮，因为内心的喜悦使她的眼睛发出亮光。

"夫人，您怎么啦？"马萨林担心地问道，"您的神情怎么这样洋洋得意？"

"是的，基乌利奥，"她得意而又高兴地说，"因为我找到了闷死这条七头蛇③ 的办法。"

"您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我的王后，"马萨林说，"说说看是什么办法。"

他把没有写完的信塞进一张白纸底下藏好。

"他们想从我身边把国王抢走，您知道吗？"王后说。

"天哪，是这样，还要绞死我。"

"他们不会抢到国王的。"

"他们也不会绞死我的，benone④ 。"

"听好，我要叫他们得不到我的儿子和我，您和我一起走。这件事在朝夕之间就会改变局面，我希望它悄悄进行，只有您，我，和一位第三个人知道。"

"这位第三个人是谁？"

"大亲王先生。"

"就像别人对我说的那样，他来了。"

---

① 狄安娜·德·波阿蒂埃(1499—1566)，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情人。

② 尼侬(1620—1705)，法国著名女文人。她的沙龙十分有名。

③ 见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完成的十二项功绩中有一项即为斩杀有七个头的勒耳那水蛇。

④ 意大利文：好得很。

"昨天傍晚来的。"

"您见到他啦？"

"我刚和他分手。"

"他参预了这个计划？"

"这个主意是他想出来的。"

"巴黎怎么办呢？"

"他要让全巴黎挨饿，逼着它非无条件投降不可。"

"这个计划确实伟大，不过我看到其中有一个障碍。"

"什么障碍。"

"不可能性。"

"您这话毫无意义。天下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计划中可以。"

"行动中也一样。我们有钱吗？"

"有一点点，"马萨林说，他担心奥地利安娜会提出掏光他的钱包。

"我们有军队吗？"

"有五六千人。"

"我们有勇气吗？"

"大得很。"

"那么，事情就容易了。您明白吗，基乌利奥？巴黎，这个可恶的巴黎，一天早晨醒来，没有了王后，没有了国王，遭到围困，受饥挨饿，除了它的那个愚蠢的最高法院和弯腿的、骨瘦如柴的助理主教，再没有别的依靠了，那多有意思！"

"妙极了，妙极了！"马萨林说，"我明白结果将会怎样；可是我还不清楚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我能找到这个方法的！"

"您知道，会发生战争，发生内战，激烈残酷的内战。"

"是呀，是呀，战争，"奥地利安娜说；"是呀，我就要使这座不顺从的城市化为灰烬；我要让鲜血熄灭反叛的火；我要用狠狠的教训来延长罪行和惩罚。巴黎！我恨它，我厌恶它。"

"想得非常好，安娜，不过您太残忍了！要留神，我们不是在马拉泰斯塔① 和卡斯特鲁契奥·卡斯特拉卡尼② 的时期了；您会让人砍下脑袋的，我的美丽的王后，那是很遗憾的事。"

"您在说笑话。"

"我并没有说什么笑话，和全国的百姓作战是危险的事。您看看您的妹夫查理一世吧③，他处境很糟，非常糟。"

"我们是在法国，我是西班牙人。"

"Perbacco④，那更糟，我宁愿您是法国人，我也是法国人，这样我们两人就不那么被人憎恶了。"

"不过，您同意我的打算吗？"

"是的，如果我看到事情有可能成功的话。"

"它有可能成功，这是我在对您这样说。去做动身的准备吧。"

"我吗，我一直在准备离开这儿；不过，您知道，我从来也没有能离开……这一次多半和以前一样。"

"总之，如果我走，您走不走？"

"我尽力而为。"

---

① 马拉泰斯塔，是意大利的一个著名的家族，在中世纪时曾统治里米尼，15世纪初权势日益衰落。

② 卡斯特鲁契奥·卡斯特拉卡尼(1281—1328)，意大利军人，曾任法国人等的雇佣兵首领，1324年任罗马总督。

③ 查理一世是路易十三的妹夫。

④ 意大利文：嘿。

"您这样胆小.基乌利奥,会送掉我的性命的,您究竟怕的是什么?"

"许许多多事情。"

"哪些事情?"

马萨林原来带着讥笑的脸变得阴沉了。

"安娜,"他说,"您只是一个女人,作为女人,您可以任意地辱骂男人,因为您完全知道您是不会受到惩罚的。您指责我胆小,我并不比您胆小.因为我不想逃命。那些人大喊大叫针对的是谁?是对您还是对我?那些人想绞死的是谁?是您还是我?我在迎击暴风雨,我,就是您指责胆小的我,并不想假充好汉,这不是我的作风,可是我顶得住。学学我的样子吧,不要那样大吵大闹,多些实际行动。您喊得很响,却不会有丝毫结果。您竟说到逃跑!"

马萨林耸耸肩膀,抓住王后的手,把她拉到窗前。

"您瞧!"

"怎么回事?"王后因为固执己见,眼睛好像给蒙住了。

"好呀,您从这个窗口看到了什么?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儿全是手执精良火枪、穿着护胸甲、戴盔的市民,就像在建立'联盟'① 的时期那样.他们牢牢地望着这扇您也可以望得见他们的窗子,如果您把窗帘掀得过高的话,您就会被他们看见了。现在,去另一扇窗口.您看到了什么?百姓们拿着长戟,守在您的王宫的每个门口。随便我领您到这座王宫的哪个窗口,您都会看到同样的情形。各处的门都有人看守,连您的酒窖的气窗也有人看守,我要对您说,除非变成小鸟或者老鼠,否则您休想逃得

① 指1576年吉斯公爵建立的天主教联盟,又叫神圣联盟。

出去，这是那个善良的拉拉梅对我说到博福尔先生时说过的话。”

“可是他终于逃出去了。”

“您打算用同样的方法逃出去吗？”

“难道我现在成了犯人不成？”

“那当然！”马萨林说，“一个小时以来我一直对您这样说。”

马萨林不慌不忙地重新拿出那封没有写完的信，从中断的地方继续写下去。

安娜气得浑身发抖，又因为受到羞辱，脸涨得通红，走出了书房，并且使劲地把门推上。

马萨林连头也不回。

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四肢无力地倒在一张安乐椅上，哭了起来。

突然她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有救了，”她站起身来说。“啊！是的，是的，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能够救我出巴黎，这个人我长久以来一直把他忘记了。”

她带着喜悦的心情思索起来。

“我是多么忘恩负义呀，”她说，“我忘记这个人有二十年了，我本来应该使他成为法国元帅的。我的婆婆对孔奇尼重赏金钱，给以高位，百般宠爱①，他却毁了她。国王因为维特里杀人有功，封他为法国元帅，我呢，却把这位曾经救过我的高贵的达尔大尼央完全忘掉了，使他陷在贫困之中。”

她赶紧走到一张放着信纸墨水的桌子前面，开始写信。

---

① 指玛丽·德·美第奇重用孔奇尼。

第六章

会　见

这天早上，达尔大尼央睡在波尔朵斯的房间里。自从发生骚动以来，两个朋友就采取了这个习惯。他们的剑就放在长枕下面，手枪放在手边的桌子上。

达尔大尼央还在睡觉。他梦见天空给一块很大的黄色的云遮住，从云中落下像雨一样的金币，他伸出帽子，放到檐槽底下去接。

波尔朵斯也在做梦，他梦见他的四轮马车的车身太小，画不下他叫人画的那些纹章。

七点钟，他们给一个没有穿制服的仆人叫醒了，他给达尔大尼央带来了一封信。

“谁来的信？”这个加斯科尼人问。

“王后来的信，”仆人答道。

“喂！”波尔朵斯从床上坐起来，说，“她说什么呀？”

达尔大尼央请那个仆人到隔壁房间去待片刻，仆人一关上门以后，他就跳下床来，赶紧看信，波尔朵斯在一旁睁大着眼睛望他，一句话也不敢问。

“好朋友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把信递给他，说，“这一下，你的男爵的封号和我的队长的授位书全都有了。喏，你读读信，

再琢磨吧。"

波尔朵斯接过信，声音颤抖地念起来：

"王后要和达尔大尼央面谈，随送信人前来。"

"是这样！"波尔朵斯说，"我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我却看出来非常不寻常，"达尔大尼央说。"如果别人叫我去，那准是事情很复杂了。你想想看，在王后的头脑里该是怎样焦虑不安，所以在经过二十年以后才想到了我这个人。"

"说得有理，"波尔朵斯说。

"男爵，磨快你的剑，把你的手枪装上子弹，给马喂饱燕麦，我向你保证不到明天就会有新鲜事儿发生；不过可不能声张开！"

"哎呀！这不会是别人布置圈套来害我们吧？"波尔朵斯说，他成天总以为自己即将到手的荣华富贵会招别人恼怒。

"假使这是一个圈套，"达尔大尼央说，"我会觉察出来的，你放心好了。如果说马萨林是意大利人的话，那么我，我是加斯科尼人①。"

达尔大尼央顷刻间就穿好了衣服。

波尔朵斯依旧躺着，替达尔大尼央的披风扣上搭扣，这时又有人敲门了。

"进来，"达尔大尼央说。

走进来的是另一个送信的仆人。

---

① 意思是加斯科尼人机灵，可以敌得过意大利人马萨林。

“是红衣主教马萨林阁下送来的。”他说。

达尔大尼央望望波尔朵斯。

“事情麻烦了，”波尔朵斯说，“先去哪一边呢？”

“安排得很巧，”达尔大尼央说；“红衣主教约我半小时以后见面。”

“那就好。”

“我的朋友，”达尔大尼央转过身来，对那个仆人说，“请您转告红衣主教大人，半小时以后我去他那儿接受命令。”

那个仆人行了个礼，走出去了。

“幸运的是他没有看到那另一个仆人，”达尔大尼央说。

“他们两个人同时派人来找你，你认为会不会是为了同一件事？”

“我认为不是，我可以肯定。”

“得了，得了，达尔大尼央，小心为妙！你要想到，王后在等你；王后以后，是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以后，是我。”

达尔大尼央叫在隔壁房间里的奥地利安娜的仆人过来。

“我的朋友，我准备好了，”他说，“请领我去吧。”

那个仆人领着达尔大尼央穿过小田野街，再向左拐，走进沿着黎塞留街的一座花园的小门，然后走上一条暗梯，达尔大尼央给带进了祈祷室。

他产生了一种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激动的情绪，心怦怦地直跳。他不像年轻时候那样自信了，多年的阅历教会他认识到发生过的那些事件的严重性。他懂得了什么是亲王的高贵，什么是国王的威严。他已经习惯于在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地位面前妄自菲薄。从前他去见奥地利安娜的时候，是像一个年轻人去向一位女人致敬那样，今天却事过境迁，他去她身边，就像一个

低微的小兵奉命谒见一位卓越的将领。

一阵轻微的声音打破了祈祷室的寂静。达尔大尼央全身颤抖起来。他看见一只雪白的手撩起了帷幔，他从它的外形、肤色和纤美认出就是当年那一天给他吻过的手。

王后走进来了。

"是您，达尔大尼央先生，"她用亲切而又伤感的眼光望着这位军官，说，"是您，我清楚地认出您来了。您望着我，我是王后，您认得出来吗？"

"认不出来，夫人，"达尔大尼央回答道。

"可是，"奥地利安娜继续说道，她声调柔媚，每当她愿意的时候，就会用这样的声调说话，"难道您不再记得起以前王后需要一位英勇忠诚的骑士那件事情了？她找到了那位骑士，虽然他可能认为她已经忘记了他，可是他在她的心里一直占有着一个地位。"

"夫人，不，我不知道这回事，"火枪手说。

"很糟糕，先生，"奥地利安娜说，"至少对王后来说，很糟糕，因为王后今天需要那同样的勇敢和同样的忠诚。"

"怎么！"达尔大尼央说，"一位王后，她周围都是忠心耿耿的奴仆，智慧过人的顾问，本领高、有地位的能人，居然会注意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兵！"

安娜明白这是一种含蓄的责备，她心里不高兴，不过也更觉得感动。加斯科尼贵族的无私忘我的精神常常叫她感到羞愧，她不由得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得慷慨一些。

"您对我提到的我周围的那些人，达尔大尼央先生，也许真像您说的那样，"王后说，"可是我只信任您一个人。我知道您在为红衣主教先生效劳，但是，您也可以为我服务，我保证您步步

高升，好，今天您能不能像那位您不认识的贵族从前帮助我那样为我做事呢？"

"陛下命令我做的事，我万死不辞，"达尔大尼央说。

王后考虑了片刻，看到这个火枪手态度慎重，便说：

"您也许喜欢过安静的日子吧？"

"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安静过，夫人。"

"您有朋友吗？"

"我有三个朋友，两个已经离开了巴黎，我也不清楚他们去了哪儿。还有一个在我身边；不过我相信，他认识陛下刚才使我荣幸地听见提到的那个骑士。"

"很好，"王后说，"您和您的朋友，你们抵得上一支军队。"

"我应该做些什么，夫人？"

"五点钟您再上这儿来，那时候我会告诉您的；可是，先生，千万别把我约您见面的事告诉任何一个人。"

"夫人，不会的。"

"您对基督起誓。"

"夫人，我从来不违背自己的诺言；我说不会，就是不会。"

像这样的话，王后的大臣们可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她听了很不习惯，虽然她感到吃惊，但是也从话里面看到一种令人高兴的征兆：达尔大尼央在执行她的计划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热诚地为她效力。其实，这正是这个加斯科尼人玩的手段，他往往用粗鲁的态度表现他的忠诚，来掩盖狡猾的心思。

"王后暂时没有什么别的事要吩咐了吧？"他问。

"没有，先生，"奥地利安娜回答说，"您可以退下，等到我对您所说的那个时候再来。"

达尔大尼央行过礼后，走了出去。

"见鬼！"他走到门外，说，"看来在这儿别人很需要我。"

随后，过了半个小时，他穿过走廊，去敲红衣主教的房门。

贝尔奴安领他进去。

"大人，我奉命来到，"他说。

达尔大尼央按照他的习惯，向四周迅速地扫了一眼，发觉在马萨林面前有一封盖上封印的信。但是它放在书桌上文件旁边，无法看到信是写给谁的。

"您刚从王后那儿来吧？"马萨林注视着达尔大尼央，说。

"大人，我吗，是谁对您说的？"

"没有人；可是我知道。"

"我很遗憾地对大人说，大人弄错了，"加斯科尼人也不顾是否说谎，回答道，他一心要遵守刚才对奥地利安娜做的诺言。

"我亲自打开候见厅的门，我看见您从走廊的那一头走过来。"

"因为我是从暗梯上给领进来的。"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清楚；可能发生了什么误会。"

马萨林知道达尔大尼央想隐瞒什么，再怎么也不容易把他的话套出来，所以他暂时不再去想法了解这个加斯科尼人对他保守的秘密。

"谈谈我们的事吧，"红衣主教说，"既然您一点儿也不愿意对我说您的事情。"

达尔大尼央弯腰行礼。

"您喜欢出门旅行吗？"红衣主教问。

"我在许多大路上度过了半生。"

"您在巴黎有什么事会拖住您吗？"

“除非上级命令我留在巴黎。”

“很好。这儿有一封信，送到信上的地址。”

“信上的地址，大人？可是信上没有地址。”

确实，在盖封印的反面一个字也没有写。

“这就是说，”马萨林说，“是一只双层信封。”

“我明白了，我到达一个指定地点以后才能拆开第一层。”

“好极了。把信拿去，您动身吧。您有一位朋友，杜·瓦隆先生，我非常喜欢他，您带他一起去。”

“见鬼！”达尔大尼央心想，“他知道我们听到了他昨天的谈话，所以希望我们离开巴黎。”

“您在犹豫吗？”马萨林问。

“不，大人，我马上动身。不过我有一个希望……”

“什么希望？说吧。”

“希望大人能到王后那儿去一下。”

“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

“有什么事？”

“只请您对她说这两句话：‘我派达尔大尼央先生去某地，我命令他立即动身。’”

“这不是明摆着您曾经见到过王后，”马萨林说。

“我不是很荣幸地对大人说过，可能发生了什么误会。”

“这是什么意思？”马萨林问。

“我是否能冒昧地再一次向大人提出我的请求？”

“好吧，我这就去。您在这儿等我。”

马萨林仔细地看了看所有的大橱上有没有忘记取下钥匙，然后走了出去。

十分钟过去了，在这十分钟里，达尔大尼央竭尽全力想透过第一层信封看到写在第二层信封上的字，可是没有成功。

马萨林回来了，脸色发白，显得心事重重。他走到书桌前坐下。达尔大尼央就像刚才仔细地看那封信一样，端详着他，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和那封信的信封一样难以识透。

"哎呀！"加斯科尼人心里说，"他好像在生气。是不是对我生气？他在考虑；要把我送到巴士底狱去吗？太妙了，大人，只要您对我一开口说这件事，我就掐死您，然后投奔投石党。他们会像对待布鲁塞尔先生那样，把我高高抬起来，欢呼胜利的，阿多斯会称呼我是法国的布鲁图①。这将是多么有趣。"

这个加斯科尼人的想象力一向总是那样活跃，他已经看到了他能够从目前的境遇得到的一切好处。

可是，马萨林并没有下什么送他入狱的命令，相反，对达尔大尼央显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

"您说得对，"他说，"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您还不能动身。"

达尔大尼央"啊"了一声。

"请您把这封信还给我。"

达尔大尼央交出了信，马萨林不放心，检查封印有没有动过。

"今天晚上我需要您，"马萨林说，"两小时以后请您再来。"

"两小时以后，大人，"达尔大尼央说，"我有一个约会，是不能不去的。"

"这您不必担心，"马萨林说，"是同一件事。"

---

① 布鲁图，古罗马奴隶主贵族派政治家，刺杀恺撒的主谋者。因达尔大尼央假想他杀死了马萨林，故有此联想。

"好呀!"达尔大尼央心里想,"我早就料到了。"

"您五点钟来,把那位可爱的杜·瓦隆先生也带来,不过让他待在候见厅里,我想和您单独谈话。"

达尔大尼央躬身行礼。

他一面行礼,一面心中想:

"两个人是同一个命令,两个人是同一个时间,两个人都在王宫里;我猜到了。啊!这可是一个贡迪先生愿付十万立弗弄到手的秘密。"

"您在想心事!"马萨林不安地说。

"是的,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带武器。"

"要全副武装,"马萨林说。

"很好,大人,定当照办。"

达尔大尼央行礼后退了出去。他急忙赶回去,把马萨林恭维他们的话讲给他的朋友听,波尔朵斯听了不禁心花怒放。

第七章

逃跑

虽然全城到处有动荡的迹象，但是达尔大尼央傍晚五点钟来到王宫的时候，王宫里却是一片欢乐的景象。这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是王后把布鲁塞尔和布朗梅尼尔还给百姓了吗。王后确实一点儿不用害怕了，因为百姓再没有什么要求提了。他们的兴奋情绪只是激动的尾声，应该给他们一段时间他们才能平静下来，就像一场暴风雨以后，有时候要过好几天海上的波涛方才平息一样。

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借口是欢迎从朗斯胜利归来的人。王室的男男女女都受到了邀请，从中午起，华丽的四轮马车就停满了宫里的各个院子。晚饭以后，大家要在王后那儿打牌玩。

这一天，奥地利安娜十分活泼风趣，亲切动人，从来没有见到过她心情有这样愉快。炽烈的复仇的愿望使她两眼发亮，嘴唇挂着微笑。

在宴会结束，主人和客人起身离开饭桌的时候，马萨林悄悄走掉了。达尔大尼央已经奉命来到，正在候见厅里等他。红衣主教笑容满面，握住他的手，领他走进自己的书房。

"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首相坐了下来，说，"我要给您

的是一个首相能够给一个军官的最大的信任。”

达尔大尼央躬身行礼。

“我希望，”他说，“大人给我这样的信任的时候，心里没有其他的想法，而且相信我能配得上这种信任。”

“您比任何人都配得上，亲爱的朋友，既然我是在对您说这样的话。”

“很好，”达尔大尼央说，“大人，我向您坦白地说，我等待这样的机会已经很长时间了。因此，请赶快把要对我说的话告诉我。”

“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马萨林说，“国家的安危今天晚上将掌握在您的手里。”

他没有再说下去。

“大人，请您解释清楚，我等待着。”

“王后决定带国王作一次短途旅行，到圣日耳曼去。”

“啊！啊！”达尔大尼央说，“这就是说王后想离开巴黎。”

“您明白，女人都是这样任性的。”

“我非常明白，”达尔大尼央说。

“正是为了这件事她今天早上召见了您，她还对您说要您五点钟再去见她。”

“她大可不必要我发誓不把约我见面的事对任何人说！”达尔大尼央自言自语地说；“啊！女人！哪怕她们是王后，她们总是女人。”

“您不同意作这次短途旅行吗，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马萨林不安地问道。

“大人，您说我吗！”达尔大尼央说，“为什么要这样问？”

“因为您直耸肩膀。”

"这是我对自己说话时的一种习惯，大人。"

"那么，您同意这次短途旅行了？"

"我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大人，我等候您的命令。"

"好。我已经选中您，由您护送国王和王后去圣日耳曼。"

"双料的滑头，"达尔大尼央心里想。

"您看得很清楚，"马萨林看到达尔大尼央脸上毫无表情，说道，"就像我对您说的那样，国家的安危将放在您的手掌中。"

"是的，大人，我深深感到执行这样的任务责任重大。"

"那么，您答应了？"

"我自然答应。"

"您认为事情能成功？"

"没有成功不了的事情。"

"您会在半路上受到攻击吗？"

"这很可能。"

"遇到这种情况，您怎么办？"

"我会从进攻我的人当中冲出去。"

"万一您冲不出去呢？"

"那么，就该他们倒霉，我从他们身上踩过去。"

"您能将国王和王后平安无事地送到圣日耳曼吗？"

"能。"

"以您的生命做保证？"

"以我的生命做保证。"

"亲爱的朋友，您真是一位英雄！"马萨林带着钦佩的神情望着这个火枪手说。

达尔大尼央微微笑了笑。

"我怎么办呢？"马萨林沉默了片刻后，注视着达尔大尼央

说。

"怎么，您吗，大人？"

"我，如果我也想离开呢？"

"这就比较困难了。"

"为什么？"

"大人可能会给人认出来。"

"即使换了装也不行吗？"马萨林说。

他拿起一件覆盖在一张安乐椅上的披风，椅子上放着一套镶银色花边的、珠灰色夹石榴红的骑士服。

"如果大人换了装，就变得比较容易了。"

"啊！"马萨林喘了一口气说。

"不过大人要做那天大人说过的事，大人说就是他在我们的处境也会做的。"

"要做什么？"

"高喊：打倒马萨林！"

"我会喊的。"

"要说法国话，准确的法国话，大人，要注意声调。在西西里岛①，我们有六千名安茹②人给杀死了，因为他们说意大利话发音很差。您要留心，别让法国人在您身上为'西西里的晚祷'③报仇。"

"我尽可能这样做。"

"在街上有许许多多武装起来的人，"达尔大尼央继续说；

---

① 西西里岛，在意大利。

② 安茹，法国旧省名。

③ 1282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一那天，在西西里岛，晚钟召唤教徒做晚祷，这时反对法国的查理一世的西西里人开始暴动，杀死许多法国人。查理一世当时是西西里的国王。历史上将这场大屠杀叫做"西西里的晚祷"。

“您肯定没有人知道王后的计划吗？”

马萨林沉思不语。

“大人，您对我提出的事情，对一个叛徒来说可是一个好机会。万一受到攻击，就能成为解释任何事的借口。”

马萨林浑身哆嗦，可是他想到一个人如果要背叛的话，是不会事先说出来的。

“所以，”他赶紧说，“我对任何人都不信任，证明吗，就是我挑选您来护送我。”

“您不跟王后一同走？”

“不，”马萨林说。

“那么，您在王后走了以后再走？”

“不，”马萨林又说。

“啊！”达尔大尼央心里有些清楚了。

“是的，我有我的安排，”红衣主教接着说，“跟王后一同走，我会使她的运气变得更坏；比王后晚走，她的动身又会使我的运气变得更坏，而且，宫廷一旦得救，别人就可能忘掉我：大人物都是忘恩负义的。”

“这倒是真的，”达尔大尼央说，同时不由自主地对马萨林戴在手指上的王后的那只钻石戒指望了一眼。

马萨林察觉到了他的目光在看什么，暗暗地把戒指上的宝石转到后面去。

“我希望不让他们成为对我忘恩负义的人，”马萨林带着狡猾的微笑说。

“不使邻人受到诱惑，”达尔大尼央说，“是基督教徒的美德。”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马萨林说，“我希望比他们先走。”

达尔大尼央笑了起来，他这个人太了解这种意大利式的诡计了。

马萨林看见他笑，就趁机说道：

“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您先把我送出巴黎，好吗？”

“大人，任务艰巨呀！”达尔大尼央又显出严肃的态度，说。

“可是，”马萨林说，同时注意地望着他，他脸上最细微的表情也逃不脱马萨林的眼睛，“可是对于护送国王和王后您却没有这样说？”

“国王和王后是我的国王和王后，大人，”火枪手回答说；“我的生命是属于他们的，我应该交给他们支配。他们要我的生命，我只有服从。”

“你说得对，”马萨林低声地说；“而且，因为你的生命不属于我，所以我应该花代价买它，对不对？”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同时把手上的戒指的钻石转到了外面。

达尔大尼央笑了起来。

这两个人都生性狡猾，所以有相似之处。如果他们俩因为同样勇敢大胆，彼此就都会为对方做出许多大事来。

“不过，”马萨林说，“您也明白，如果我请求您为我出力，我是不会不想到感激的。”

“大人，现在您还只是想想而已吗？”达尔大尼央问。

“瞧，”马萨林取下手上的戒指，说，“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这只钻石戒指以前原来是属于您的，它再归您所有是合情合理的事；拿去吧，我请求您。”

达尔大尼央不让马萨林再说第二遍，立刻接过戒指，仔细看

了看是不是本来的那颗钻石，等到肯定依旧是和过去一样纯净晶莹以后，他满怀喜悦地戴到手指上。

“我很珍爱它，”马萨林对戒指望了最后一眼，说；“可是这没有什么，我是非常乐意把它交给您的。”

“我呢，大人，”达尔大尼央说，“我接受它，就像它当初给我时那样。好，我们来谈您的那些小事情吧。您想在所有人以前先动身？”

“是的，我想这样做。”

“几点钟走？”

“十点钟。”

“王后呢，她什么时候走？”

“半夜十二点钟。”

“这就可以办到了。我先送您出去，把您送到城门外面，再回来找王后。”

“好极了，不过怎么带我出巴黎呢？”

“关于这一点，应该让我来安排。”

“我授给您全权处理，您可以带上一个护送队，人数由您决定。”

达尔大尼央摇了摇头。

“可是，在我看来，这是最可靠的措施，”马萨林说。

“是的，大人，对您是这样，可是对王后却不是这样了。”

马萨林咬紧了嘴唇。

“那么，”他说，“我们该怎么做呢？”

“应该按我的意思进行，大人。”

马萨林嗯了一声。

“应该给我这次行动的全部指挥权。”

“不过……”

“否则就请您另请高明，”达尔大尼央说着就转过身去，想朝外走。

“唉！”马萨林非常低声地说，“我相信他会带着那只钻石戒指一走了之。”

他叫住了他。

“达尔大尼央先生，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他用温和的声音说道。

“大人有什么事？”

“您能负全部责任吗？”

“我一点儿责任也不负，但我尽力而为。”

“您尽力而为？”

“是的。”

“那好，我完全相信您。”

“这太幸运了，”达尔大尼央心想。

“您在九点半钟上这儿来。”

“我来的时候，大人能做好准备吗？”

“当然能，全都会准备好。”

“那好，事情谈妥了。现在，大人愿不愿意让我去觐见王后？”

“有什么事？”

“我想听到王后陛下亲口对我下命令。”

“她已经委托我转告给您了。”

“她可能忘记了什么事。”

“您一定要见她吗？”

“大人，非见不可。”

马萨林犹豫了一会儿，达尔大尼央态度又坚决，又沉着，

“好吧.”马萨林说，“我领您去，不过关于我们谈话的内容一个字也别说。”

“我们两人谈到的事只和我们两人有关，大人，”达尔大尼央说。

“您保证不开口?”

“我从来不做什么保证，大人。我只说‘是’，或者说‘不是’。我是一个贵族，我遵守诺言。”

“那就这样，我看到我应该毫无保留地信任您。”

“这再好也没有啦，大人，请相信我。”

“跟我来，”马萨林说。

马萨林领着达尔大尼央走进王后的祈祷室，叫他等在那儿。

达尔大尼央没有等多久。他在祈祷室待了五分钟以后，王后就来了。她服装华丽，精心打扮，就像只有三十五岁，始终是那样艳丽。

“是您，达尔大尼央先生，”她带着亲切的笑容说，“我感谢您一定要来见我。”

“我请求陛下原谅我这样做，”达尔大尼央说，“可是我希望得到陛下亲口对我下的命令。”

“您知道是什么事吗?”

“知道，夫人。”

“您接受我交给您的任务吗?”

“感谢对我的信任。”

“很好；午夜十二点钟您来这儿。”

"我准时前来。"

"达尔大尼央先生，"王后说，"我非常了解您为人毫无私心，所以此刻不再对您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但是我对您保证我不会像忘记您第一次的服务那样，忘记这第二次的服务。"

"陛下有记住的自由，也有忘记的自由，我不明白陛下说的话的意思。"

说完，达尔大尼央弯腰行了个礼。

"您可以走了，先生，"王后带着妩媚的微笑说道，"您走吧，午夜十二点钟再来。"

她对他做了一个再见的手势，达尔大尼央退了出去。但是他在出去的时候，朝着门帘望了望，王后就是从那儿进来的，他看到在帷幔下面露出一只丝绒鞋的鞋尖。

"好呀，"他说，"马萨林在偷听，想知道我有没有背叛他。说真的，这个意大利小丑不值得一个正直的人为他服务。"

可是，达尔大尼央还是准时赴约，九点半钟，他走进候见厅。

贝尔奴安等在那儿，带他去见马萨林。

他发现红衣主教已经是一身骑士打扮。穿了这样的服装，他显得格外神气，我们曾经说过，他穿起骑士衣服总是十分漂亮的。只是他脸色非常苍白，稍微有点儿发抖。

"就您一个人？"马萨林问。

"是的，大人。"

"那位可敬的杜·瓦隆先生不来和我们结伴吗？"

"不，大人，他在他的马车里等我们。"

"马车在哪儿？"

"在王宫花园门外。"

"我们乘他的马车走吗？"

"是的，大人。"

"除你们两人外，没有别的护送的人？"

"难道不够吗？其实我们两个人来一个就足够了！"

"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马萨林说，"您的镇定确实叫我感到害怕。"

"相反，我倒认为它应该使您产生信心。"

"那么，贝尔奴安我带不带走？"

"没有座位给他，他以后再来找阁下。"

"好吧，"马萨林说，"既然您愿意怎样做，您就应该怎样做，任何方面都如此。"

"大人，要后退还来得及，"达尔大尼央说，"大人是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的。"

"不用，不用，"马萨林说，"我们动身吧。"

两个人从一条暗梯下了楼，马萨林的胳臂靠在达尔大尼央的胳臂上，达尔大尼央感觉到他的胳臂直哆嗦。

他们穿过王宫一个个院子，那些还没有回去的宾客的马车还停在那些院子里。最后他们走进花园，到了那扇小门前面。

马萨林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想打开小门，但是他手抖得太厉害，找不到锁眼。

"把钥匙给我，"达尔大尼央说。

马萨林把钥匙交给了他，达尔大尼央打开门，将钥匙放进自己口袋里；他算定下次要从这儿回来。

马车的踏板已经放下，车门开着，末司革东站在车门口，波尔朵斯坐在车子最里面。

"大人，请上车，"达尔大尼央说。

马萨林不用他再说第二遍，就急忙上了车。

达尔大尼央跟在他后面上了车，然后末司革东关上车门，一面不断地哼着，一面费力地爬上马车后面的位子。他原来想借口伤口还很疼，不想出门，可是达尔大尼央对他说：

"如果您愿意您就留下来，亲爱的末司革东先生，不过，我事先通知您，今天晚上，巴黎将烧成一片焦土。"

末司革东听了这句话，就不再要求什么，并且表示他准备永远跟随他的主人和达尔大尼央先生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

马车起步了，马跑得不快不慢，一点儿也让人看不出马车上坐的人都急着赶路。红衣主教用手帕擦擦前额上的汗，再望望四周。

他左边是波尔朵斯，右边是达尔大尼央，两人各看守一扇车门，两人用身体掩护着他。

在他对面，前面的长椅上，放着两对手枪，一对在波尔朵斯面前，一对在达尔大尼央面前，两个朋友每个人身边还有一把剑。

走到离王宫一百步远的地方，一支巡逻队拦住了马车。

"口令？"队长问。

"是马萨林！"达尔大尼央哈哈大笑，说。

红衣主教感觉到自己的头发根根直竖。

市民们认为这个笑话挺精采，他们看到这辆马车上没有纹章，也没有人护送，根本不会相信真的能有这样冒失的行动。

"一路顺风！"他们齐声喊道。

他们让马车过去。

"哎！"达尔大尼央说，"大人认为这个回答怎样？"

"您真有头脑！"马萨林大声说。

“对于这一点，”波尔朵斯说，“我明白……”

在小田野街走了一半的时候，第二支巡逻队拦住了马车。

“口令？”巡逻队的队长高声问道。

“大人，快藏好，”达尔大尼央说。

马萨林在两个朋友之间低下身子，给他们两人一遮盖，他完全看不见了。

“口令？”依旧是那个嗓音不耐烦地喊道。

达尔大尼央觉得有人拦住拉车的马。

他从马车里伸出半个身子。

“嘿！是布朗舍！”他说。

那个队长走了过来，果然是布朗舍。达尔大尼央早就听出了他以前的仆人的声音。

“怎么！先生，”布朗舍说，“是您？”

“我的天主呀，是我，亲爱的朋友。这位亲爱的波尔朵斯刚才挨了一剑，我送他回他的在圣克卢的乡间住宅去。”

“啊！真是这样吗？”布朗舍说。

“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如果您还能开口说话，我亲爱的波尔朵斯，对这位好心肠的布朗舍说一句话吧。”

“布朗舍，我的朋友，”波尔朵斯用痛苦的声音说，“我伤得很重，假使你遇到一位医生的话，你能叫他来看我，那我可是太高兴了。”

“啊！伟大的天主！”布朗舍说，“多么不幸啊！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我以后再对你说，”末司革东说。

波尔朵斯又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声。

"你让开给我们过去，布朗舍，"达尔大尼央声音放得很低地说，"不然的话，他活不了多久了，他的肺部给刺伤了，我的朋友。"

布朗舍摇摇头，那副神情就好像在说：这样的话，事情可就要糟了。

接着，他转过身来对他手下的人说：

"让他们过去，都是朋友。"

马车又起动了，马萨林一直屏着呼吸，现在才敢喘一口气。

"Bricconi① !"他喃喃地说。

在离圣奥诺雷门几步远的地方，他们又遇到了第三支巡逻队，这支队伍里的人一个个外貌凶恶，很像一些强盗。他们是圣厄斯塔什教堂广场那个乞丐手下的人。

"当心，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

波尔朵斯伸出手去想拿他的手枪。

"怎么啦?"马萨林说。

"大人，我相信我们遇到坏伙伴了。"

一个人拿着一把长柄镰刀向车门走过来。

"口令?"这个人问道。

"喂，伙计，"达尔大尼央说，"您不认识这是大亲王先生的马车吗?"

"不管什么大亲王不大亲王，"这个人说，"打开车门!我们在这儿守卫城门，不弄清楚是什么人，谁也不能通过。"

"怎么办?"波尔朵斯问道。

---

① 意大利文：混蛋。

“不管他！冲过去，”达尔大尼央说。

“可是怎么冲呀？”马萨林说。

“穿过去，或者踩上去。车夫，快跑。”

车夫扬起了他的鞭子。

“不准向前一步，”那个仿佛是领头的人说，“要不我就砍断你们的马腿。”

“该死！”波尔朵斯说，“这太可惜了，这几匹牲口每匹花了我一百个皮斯托尔呢。”

“我以后每匹付您两百个皮斯托尔，”马萨林说。

“好呀，可是他们砍断马腿以后，就要砍我们的脖子啦，”达尔大尼央说。

“有一个人往我这边来了，”波尔朵斯说，“我要不要杀死他？”

“杀死他；如果您做得到，用拳头打，非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开枪。”

“我做得到，”波尔朵斯说。

“好，来开车门吧，”达尔大尼央对那个手拿长柄镰刀的人说，同时他握住一把手枪的枪管，准备用枪托来打对方。

那个人走过来了。

在他走来的时候，达尔大尼央为了自己的行动能够更自由一些，就从车门里探出半个身子。他的目光落到那个乞丐样的人的脸上，一盏灯的灯光照亮了那张脸。

他肯定认出了这位火枪手，因为他的脸色立刻变得死人一样灰白，达尔大尼央肯定也认出了他，因为他的头发都根根直竖起来了。

“达尔大尼央先生！”他向后退了一步，叫道，“达尔大尼央先

生！让车子过去！”

也许达尔大尼央正打算要回答他，可是突然响起一下声音，好像一只大铁锤敲在一头牛的头上似的。这是波尔朵斯击倒了冲他过来的那个人。

达尔大尼央转身一看，那个倒霉的人躺在四步远的地方。

“现在得赶快跑！”他对车夫叫道；“快！快！”

车夫拼命用鞭子抽马，那几匹骏马跳了起来，他们听到了一阵阵惊叫声，就像给撞倒的人发出来的。接着，他们感到激烈的摇动，两只车轮刚刚碾过一个柔软滚圆的人的身体。

以后有一会儿毫无一点点声音。马车穿过了城门。

“去王后林荫大道①！”达尔大尼央对车夫叫道。

然后他转身对马萨林说：

“大人，现在您可以念五遍天主经和五遍圣母经，感谢天主救了您；您得救啦，您自由啦！”

马萨林只用一声呻吟来回答他，他简直无法相信这样的奇迹。

过了五分钟，马车停下来，到王后林荫大道了。

“大人对他的护送人满意吗？”火枪手问。

“先生，非常高兴，”马萨林说，同时大着胆子将头伸到车门外面；“现在您就照这样去接王后吧。”

“这要容易一些，”达尔大尼央跳出车子，说。“杜·瓦隆先生，我把大人托付给您啦。”

“请放心，”波尔朵斯伸出手说。

---

① 是巴黎一处著名散步场所。

达尔大尼央握住波尔朵斯的手，使劲摇着。

“哎哟！”波尔朵斯叫了起来。

达尔大尼央惊奇地望着他的朋友，问道：

“您怎么啦？”

“我相信我的手腕给扭伤了。”

“见鬼，您打得也太狠了。”

“不得不这样，我那个人就要朝我开枪了；可是您，您是怎样摆脱掉您那个人的？”

“啊！我那个人，”达尔大尼央说，“他不是一个人。”

“是什么？”

“是一个幽灵。”

“您……”

“我把它赶走了。”

达尔大尼央不再多做解释，他拿起放在前座上的手枪，插在腰带上，又披上披风。他不愿意从他原来出来的城门回巴黎，改向黎塞留门走去。

第 八 章

助理主教先生的四轮马车

达尔大尼央没有从圣奥诺雷门回巴黎城内，因为他有的是时间，他就兜了一个圈子，从黎塞留门进了城。一些人走过来看他是谁。他们从他戴的有羽饰的帽子和他穿的镶饰带的披风，认出他是一位火枪手军官，就围住了他，要他高喊："打倒马萨林！"他们这种表示一开始只能叫他感到不安，可是，等到他明白事关重要的时候，他就用洪亮的嗓音高喊起来，他喊得那样响亮，连最会挑剔的人也很满意。

他沿着黎塞留街往前走，一路上考虑着用什么方法带领王后出城，因为用有法国王家纹章的马车送她，那连想也不必想。他经过盖梅内夫人府邸门前的时候，看见一辆华丽的马车。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啊！好得很，"他说，"这下能光明正大地做了。"

他走到马车跟前，看了看车厢板上的纹章和坐在位子上的车夫。

车夫睡得像死人一样，所以他能很方便地仔细观看。

"果真是助理主教先生的马车，"他说；"我敢赌咒，我开始相信老天爷是赞助我们的了。"

他悄悄地登上了马车，拉了拉那根另一头系在车夫小手指

上的丝线，说：

"去王宫！"

突然给惊醒的车夫，并没有料到这不是他的主人而是另一个人在吩咐他，立刻赶车向指定的地点奔去。王宫守卫正要关栅栏门，可是，看到这样一辆豪华的马车，毫不怀疑是一位重要人物来拜访，就让马车进去，车子在柱廊里停了下来。

这时候，车夫才发现马车后座上没有仆人。

他以为助理主教先生把他们支使走了，他跳下车子，手上却还拉着缰绳，过来开车门。

达尔大尼央也下了车子，车夫一看他不是主人，吓得向后退了一步。达尔大尼央马上左手揪住车夫的衣领，右手将手枪顶住他的脖子。

"你想叫一声的话，"达尔大尼央说，"你就没命啦！"

车夫从这个对他说话的人脸上表情看出来他已经中了圈套，他目瞪口呆，完全愣住了。

院子里有两个火枪手在溜达，达尔大尼央叫他们的名字。

"贝利埃尔先生，"他对其中的一个说，"请您接过这位正直的汉子手上的缰绳，坐上他的位子，把马车赶到暗梯门口，在那儿等我。这是为了一件重要事情，是为国王服务。"

那个火枪手知道他的副队长在执行公务方面不可能开什么不恰当的玩笑，因此一言不发地照着去做，虽然他觉得这个命令有些古怪。

接着，达尔大尼央转身对那第二个火枪手说：

"韦热先生，帮帮我的忙，把这个人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这个火枪手以为他的副队长刚刚捉住了某位乔装改扮的亲王，鞠了一躬后，同时拔出剑来，表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达尔大尼央走上楼去，后面跟着他的俘虏，再后面是那个火枪手。他们穿过前厅，走进马萨林的候见厅。

贝尔奴安正在焦急地等待他的主人的消息。

"先生，怎么样啦？"他问。

"一切都非常顺利，亲爱的贝尔奴安先生；不过，劳您驾，这儿有一个人，您得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先生，哪儿呢？"

"您愿意哪儿就哪儿，只要您挑选的地方百叶窗能锁上挂锁，门能锁牢。"

"我们有这样的地方，先生，"贝尔奴安说。

可怜的车夫给带进一间小房间里，这儿的窗子上有栅栏，完全像一间牢房。

"现在，我亲爱的朋友，"达尔大尼央说，"我请您摘下帽子，脱下斗篷交给我。"

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车夫毫不反抗；况且他遇到的这件事使他这样吃惊，他站也站不稳，话也说不清楚了，像一个喝醉酒的人。达尔大尼央把他交给那个内侍用胳臂夹住。

"现在，韦热先生，"达尔大尼央说，"请您和这个人待在一起，一直等到贝尔奴安先生来开门；我知道，看守别人是非常乏味的事，时间会很长，不过您明白，"他又严肃地说了一句，"是为国王服务。"

"我的副队长，听从您的吩咐，"这个火枪手说，他懂得这和一些重要的事情有关。

"对啦，"达尔大尼央说，"如果这个人想逃走，或者想叫喊，您就用剑刺穿他的身子。"

火枪手点了点头，表示他会严格遵守命令。

达尔大尼央领着贝尔奴安一起走出去了。

这时响起了十二点钟。

"带我去王后的祈祷室，"他说；"然后去禀报她说我来了，再替我把这包东西连同一支装好子弹的短筒火枪，放到停在暗梯下面的那辆马车的赶车座位上去。"

贝尔奴安带着达尔大尼央走进祈祷室，达尔大尼央坐了下来，露出沉思的神情。

王宫里一切都和平时一样。到十点钟，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几乎所有的宾客都离开了。应该和王室一起逃跑的人全接到了命令，要他们在半夜十二点到一点之间分别赶到王后林荫大道。

十点钟的时候，奥地利安娜到了国王房间里。王太弟刚刚被服侍上了床，小路易挨到最后一个，他在玩铅兵打仗游戏，他最喜欢玩这个游戏了，有两个侍童陪他玩。

"拉波特，"王后说，"该服侍陛下睡觉了。"

国王要求再玩一会儿，他说他一点儿不想睡，可是王后不答应。

"明天早上六点钟您不是要到孔弗朗去洗澡吗，路易？我记得，这好像是您自己提出来要去那儿的。"

"您说的对，夫人，"国王说，"等您愿意亲了我以后，我就准备回我自己的套间去。拉波特，把蜡烛盘给科阿兰骑士先生。"

王后亲了亲身为国王的孩子伸给她的白皙光滑的前额，他态度严肃，像是很懂得礼节。

“快去睡吧，路易，”王后说，“因为明天一清早就要叫醒您。”

“我尽力听从您的吩咐，夫人，”小路易说，“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睡。”

“拉波特，”奥地利安娜声音放得很低地说，“去找一本非常会叫人厌倦的书读给陛下听，不过，您不要脱衣服。”

国王由科阿兰骑士陪同，走出去了，科阿兰骑士拿着蜡烛盘照路。另一个侍童给送回他的住房。

然后，王后回到她自己的套间去。她的几个女侍，就是说布雷吉夫人，博蒙小姐，莫特维尔夫人和她的姐姐苏格拉蒂娜——因为她智慧过人，所以别人这样称呼她①，刚刚把晚餐剩下的菜肴拿到更衣室来，王后照她的习惯，和她们一同吃夜宵。

王后吩咐了好多事情，她说到后天维尔基埃侯爵将请她吃饭，指定了能够荣幸地与她同去的人，又宣称她明天要去慈悲谷修道院②，她想在那儿做些祈祷，她吩咐她的大内侍贝朗根陪她去。

夫人们的夜宵结束了，王后装出非常疲倦的样子，回到她的卧房里。莫特维尔夫人今晚值班，她随着王后进了卧房，帮王后脱去衣服。王后上了床，和她亲切地说了好几分钟话，然后叫她离开。

就在这时候，达尔大尼央驾着助理主教的马车进了王宫的院子。

过了一会儿，女侍们的马车离开了王宫，栅栏门又关上

① 苏格拉蒂娜是从苏格拉底这一名字变来的。苏格拉底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

② 慈悲谷修道院，1645年至1665年建成。

了。

这时，响起了十二点钟。

五分钟以后，贝尔奴安来敲王后卧房的门，他是从红衣主教的秘密通道过来的。

奥地利安娜亲自来开门。

她已经穿好衣服，这就是说，她重新穿上袜子，又穿上了一件长晨衣。

"是您，贝尔奴安，"她说，"达尔大尼央先生来了吗？"

"来了，夫人，他在您的祈祷室里，他等候陛下做好动身准备。"

"我已经准备好了。去对拉波特说，要他叫醒国王，替国王穿好衣服，然后到维尔罗阿元帅那儿去，以我的名义通知他。"

贝尔奴安鞠了一躬后，走了出去。

王后走进她的祈祷室，那儿只照着一盏普通的威尼斯彩色玻璃灯。她看到达尔大尼央站着等她。

"是您？"她说。

"是的，夫人。"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红衣主教先生呢？"

"他已经平安无事地出了城，现在王后林荫大道等候陛下。"

"可是我们乘什么马车走呢？"

"我事先估计到了。现在有一辆四轮马车在下边等着陛下。"

"我们去国王那儿。"

达尔大尼央躬身行礼后，跟着王后走。

小路易已经穿好衣服，只是还没有穿好皮鞋和紧身上衣。他让别人给他穿衣穿鞋，带着惊讶的神情不住嘴地问拉波特是什么事，拉波特只用这样一句话回答：

"陛下，这是遵从王后的嘱咐。"

床上没有遮盖的东西了，可以看到国王的床单是那样破旧，上面有好些洞。

这又看得出马萨林是怎样吝啬。

王后走进房间，达尔大尼央站在门口。小国王看到王后，就挣脱了拉波特的手，向她奔过去。

王后向达尔大尼央示意，要他走到她身边。

达尔大尼央遵命走过来。

"我的儿子，"奥地利安娜指着站在那儿没有戴帽子的、沉着的火枪手对小路易说，"这是达尔大尼央先生，他像古代武士那样勇敢，我的女侍向您讲过许多您非常爱听的那些武士的故事。您好好记牢这个名字，并且仔细看看他，好不忘记他的面貌，因为今天晚上，他要帮我们大忙。"

小国王用他的骄傲的大眼睛望着这个军官，重复说了一句：

"达尔大尼央先生？"

"是的，我的儿子。"

小国王慢慢地抬起他的小手，伸向火枪手，火枪手一膝跪下，吻这只小手。

"达尔大尼央先生，"路易又说，"好的，夫人。"

这时候，他们听到一阵阵嘈杂声越来越近。

"是怎么回事？"王后说。

"啊！啊！"达尔大尼央竖起他的灵敏的耳朵，张大他的目光机智的眼睛，说道，"这是百姓们发出的声音，他们又在闹事了。"

"应该赶快逃走，"王后说。

"陛下曾经赋予我指挥这件事的权力，现在应该留下来，弄清楚百姓们的意图。"

"达尔大尼央先生！"

"一切由我负责。"

再也没有什么比信心能更快地互相感染了。王后原来就是一个充满毅力和勇气的女人，此时此刻，别人觉得她的这两种优点表现得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您安排吧，"她说，"我全听您的。"

"陛下准许在整个这件事情里我以您的名义发号施令吗？"

"先生，您就下命令吧。"

"这些百姓又想要什么？"国王问。

"陛下，我们就会知道的，"达尔大尼央说。

接着，他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间。

喧闹声越来越响，仿佛把整个王宫都包围起来了。在这片声音当中可以听得出一些叫喊声，可是听不出叫喊些什么。很明显，发生了骚乱，百姓在大叫大嚷。衣服没有完全穿好的国王、王后和拉波特保持原来的状态，几乎就站在原地听着，等待着。

科曼热今天晚上在王宫值班，他赶了过来。他手下约有两百来个人分布在各个院子和马房里，他交给王后使用。

"怎么样？"奥地利安娜看到达尔大尼央回来，连忙问道，"究竟出了什么事？"

“夫人，到处都在传说王后已经带了国王离开了王宫，百姓要求看到并非如此的证据，他们威胁说，否则就要把王宫夷为平地。”

“啊！这一次真太过分了，”王后说，“我要向他们证实，我并没有离开。”

达尔大尼央从王后脸上的神情看得出她打算下严厉的命令，就走到她跟前，低声对她说道：

“陛下是否始终能信任我？”

这个声音使她不禁哆嗦了一下。

“当然，先生，完全信任，”她说，“有话请说吧。”

“王后能不能屈尊一下，依照我的意思行动？”

“您说下去。”

“请陛下叫科曼热退出去，并且命令他和他手下的人待在营房里和马房里，千万别出来。”

科曼热用嫉妒的眼光望了望达尔大尼央，所有的朝臣都是用这样的眼光看新出现的受宠的人。

“您听见了没有，科曼热？”王后说。

达尔大尼央向他走过去，他凭着他一向有的洞察力已经看出对方那充满不安的一眼。

“科曼热先生，”他对他说，“请原谅我；我们两人都是王后的仆人，对不对？现在轮到我对她有用，请不要嫉妒我有这种幸运。”

科曼热躬身行礼，然后走了出去。

“好啦，”达尔大尼央心里想，“从此我又多了一个敌人！”

“现在，”王后对达尔大尼央说，“应该怎么办？因为，您听，外面的声音不但没停下来，反而更响了。”

“夫人，”达尔大尼央回答说，“百姓想见国王，他们应该见到他。”

“怎么，让他们见到国王！在什么地方？在阳台上吗？”

“不，不，夫人，是在这儿，在他的床上，国王睡着。”

“啊！陛下，达尔大尼央先生说得非常有道理！”拉波特大声说道。

王后想了一想，微笑起来，笑得就像那种习惯表里不一的女人。

“说具体些吧，”她低声说道。

“拉波特先生，”达尔大尼央说，“请您去隔着王宫的栅栏对百姓们宣布，他们的要求将会得到满足，五分钟以后，他们不但能看到国王，而且能看到他睡在床上。您再说一句，国王睡觉了，王后请大家保持安静，不要吵醒他。”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进来，是派三四个人作代表吧？”

“夫人，是所有人。”

“可是，他们会把我们拖到明天天亮的，您好好考虑考虑。”

“我们留一刻钟就行了。我敢负全部责任，夫人；请相信我，我了解这些百姓，他们像大孩子一样，只需要哄哄他们。面对着睡着的国王，他们便无话可说，会像小绵羊那样胆怯温顺。”

“去吧，拉波特，”王后说。

小国王走到他的母亲跟前。

“为什么要照这些人提的要求做呢？”他问。

“必须这样，我的儿子，”奥地利安娜说。

“可是，如果人家对我说，‘必须这样’，那么我还再算是国王吗？”

王后一时无话回答。

“陛下，”达尔大尼央说，“您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吗？”

路易十四转过身去，他对有人居然敢对他说话感到十分惊奇；王后紧握住小国王的手。

“可以，先生，”他说。

“陛下是否记得，以前您在枫丹白露花园里或者在凡尔赛宫的院子里游玩的时候，忽然看见天空乌云密布，听到隆隆雷声？”

“当然记得。”

“那好！当时，虽然陛下非常想再玩下去，可是雷声却对他说：‘回去吧，陛下，必须这样。’”

“不错，先生；而且别人还对我说，雷声是天主的声音。”

“那好！陛下，”达尔大尼央说，“您听听百姓们发出的声音吧，您会明白，那和雷声几乎完全一样。”

果然，在这时候，晚风送来一阵可怕的嘈杂声。

突然，这些声音停止了。

“陛下，瞧，”达尔大尼央说，“刚刚对百姓们说您睡了，他们就不响了；您看得很清楚，您永远都是国王。”

王后惊讶地望着这个古怪的人。他的非凡的勇敢连最英勇的人也不能相比，他的灵活乖巧的头脑可以赛过任何人。

拉波特走了进来。

“怎么样，拉波特？”王后问。

“夫人，”他回答说，“达尔大尼央先生的预言实现了，他们就像中了魔法一样，平静了下来。宫门就都要打开，五分钟以后，他们就会来到这儿。”

“拉波特，”王后说，“假使您能让您的一个儿子来代替国王，我们趁这段时间就可以离开了。”

“如果陛下这样吩咐，”拉波特说，“我的几个儿子和我一样，

都会为王后效劳。”

“不行，”达尔大尼央说，“因为万一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认得国王，看出了替换的把戏，那一切都完了。”

“您说得对，先生，您始终想得有道理，”奥地利安娜说。“拉波特，服侍国王睡吧。”

拉波特将穿着衣服的国王放到床上，接着又把被子一直盖到他的肩部。

王后俯下身子，亲了亲他的前额。

“装做已经睡熟的样子，路易，”她说。

“好，”国王说，“不过我不愿意这些人当中任何一个人碰我。”

“陛下，有我在这儿，”达尔大尼央说，“我向您保证，如果有谁胆敢这样做，我就要他的命。”

“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王后问，“因为我听见他们来了。”

“拉波特先生，您去迎接他们，再一次地关照他们保持安静。夫人，您等在门口，我待在国王的床边，准备为国王献出生命。”

拉波特出去了，王后站在挂毯旁边，达尔大尼央藏到帷幔后面。

接着，传来了许许多多人的低沉而又克制的脚步声；王后撩起挂毯，将一只手指放到嘴上，要大家轻一些。

那些人一看到王后，立刻都必恭必敬地站住了。

“进来，先生们，进来，”王后说。

百姓们开始犹豫起来，就像感到有些羞愧似的。他们原来以为会遭到抵抗，会被阻拦，不得不冲破栅栏门，打翻卫士；可是栅栏门自己打开了，不管怎样，国王的床边只有他的母亲一个人，没有别的卫士。

走在前面的人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话，想向后退。

“请进来，先生们，”拉波特说，“既然王后准许你们进来。”

于是，其中一个胆子最大的，鼓足勇气跨进门里踮着脚朝前走。其他的人看见他这样，也都照着做了。房间里挤满了人，但是一片肃静，仿佛这些人是一些最顺从、最忠诚的臣子一样。在门外，那些没法再进来的人一个个踮起脚朝里面望，只见前前后后都是脑袋。达尔大尼央在帷幔上拉开个洞，从洞里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认出了那第一个进来的人是布朗舍。

“先生，”王后对布朗舍说，她知道这个人是这群人的头儿，“您想看国王，我愿意亲自让您看到他。走过来，看吧，您说我们像不像打算逃跑的人。”

“当然不像，”布朗舍说，他受到这种出乎意料的厚待，有些吃惊。

“您去对我的那些善良忠实的巴黎人说，”奥地利安娜带着微笑说，这种装出来的表情可骗不了达尔大尼央，“您看见国王躺在床上，而且睡着了，还有王后也正准备上床休息。”

“我会去说的，夫人，那些和我一同来的人也都会去说的，不过……”

“不过什么？”奥地利安娜说。

“请陛下原谅，”布朗舍说，“不过，睡在这张床上的真的是国王吗？”

奥地利安娜不禁打了个寒颤。

“如果在你们中间有谁认识国王的，”她说，“请他走近来看看，睡在那儿的是不是陛下本人。”

一个全身裹着斗篷、连面孔也遮住的人走了过来，俯下身子，对着床上看。

达尔大尼央一时里认为这个人存心不良，连忙握住剑，可是披斗篷的人弯腰的时候，露出了一部分脸，达尔大尼央认出了他是助理主教。

“的确是国王本人，”这个人直起身子，说。“愿天主降福于国王陛下！”

“是的，”那个头儿轻声说，“是的，愿天主降福于国王陛下！”

所有在场的人，进来的时候全都气势汹汹，现在由愤怒转为怜悯，他们也为小国王祝福。

“现在，”布朗舍说，“我的朋友们，让我们感谢王后，然后退出去吧。”

大家躬身行礼，一个个走出去，没有一点儿声音，就和进来时一样。布朗舍第一个进来，最后一个离开。

王后留住了他。

“您叫什么名字，我的朋友？”她问他。

布朗舍转过身来，他对王后这样问他感到说不出的惊讶。

“是的，”王后说，“今天晚上，我非常荣幸地接待了您，就像接待一位亲王一样，我希望知道您的名字。”

“是的，”布朗舍心想，“像接待一位亲王一样接待我，谢谢！”

达尔大尼央非常害怕，担心布朗舍像寓言中的乌鸦那样①，经受不住诱惑，说出自己的名字，而王后知道这个名字以后，就会知道布朗舍曾经做过他的仆人。

“夫人，”布朗舍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叫迪洛里埃，愿为您效劳。”

---

① 法国17世纪作家拉封丹有一篇寓言《乌鸦和狐狸》，说狐狸为了想吃乌鸦嘴中的干酪，吹捧乌鸦歌喉美妙，乌鸦一唱歌，干酪落下，被狐狸吃掉。

“谢谢，迪洛里埃先生，”王后说，“您是干什么的？”

“我在布尔东内街开呢绒铺。”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王后说；“我亲爱的迪洛里埃先生，很感谢您，您以后会听到谈起我的。”

“不坏，不坏，”达尔大尼央从帷幔后面走出来，同时自言自语地说，“布朗舍老板确实不是一个傻子，看得出来，他受到过很好的培养。”

这场古怪的戏里的几个不同的演员，面对面地愣了好一会儿，没有说一句话。王后站在门旁边，达尔大尼央还有半个身子没有露出来，国王一手支起上身，准备一听见那群人回来的声音就再躺下去；不过人声并没有越来越近，而是逐渐远去，最后完全消失了。

王后喘了一口气；达尔大尼央擦了擦前额上的汗珠，国王从床上滑下来，说道：

“我们动身吧。”

这时候拉波特回来了。

“怎么样？”王后问。

“好啦，夫人，”这个仆人说，“我跟着他们一直到栅栏门，他们对在外面的所有同伙的人说，他们见到了国王，王后还和他们说了话，因此，大家都得意洋洋地离开了。”

“啊！这些混蛋！”王后低声地说，“他们以后要为他们的放肆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是我亲口这样肯定地说的。”

然后，她朝达尔大尼央转过身来，说道：

“先生，今天晚上您给了我在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建议。请再告诉我，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拉波特先生，”达尔大尼央说，“请给国王穿好衣服。”

"我们可以走了吗?"王后问。

"只要陛下愿意就可以;您只消从暗梯下去,便能在门口找到我。"

"您走吧,先生,"王后说,"我随后就来。"

达尔大尼央走下楼去,四轮马车停在指定的地方,那个火枪手坐在赶车的座位上。

达尔大尼央拿起他关照贝尔奴安放在那个火枪手脚下的一包东西。我们都还记得,那是贡迪先生的车夫的帽子和斗篷。

他披上这件斗篷,又戴上这顶帽子。

那个火枪手跳下车来。

"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您去通知您的看管那个车夫的同伴,说他可以自由活动了。然后你们两人骑马去蒂克通街小山羊旅店去取我和杜·瓦隆先生的马,给它们装上鞍,套好马具,就像要上战场去一样,接着你们带着我们的马出巴黎,到王后林荫大道去。如果在王后林荫大道你们看不到一个人,你们就赶到圣日耳曼。这是为国王服务。"

那个火枪手举手碰帽檐行礼后,就去执行他刚接到的命令。

达尔大尼央登上了赶车的座位。

他腰带上有一对手枪,脚跟前有一把短筒火枪,身后有一把出鞘的剑。

王后出来了,走在她后面的是国王和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

"助理主教先生的马车!"王后喊了起来,向后退了一步。

"是的,夫人,"达尔大尼央说,"不过请大胆上车,是我驾车。"

王后吃惊地叫了一声,上了马车。国王和国王的大弟弟跟在她后面也上了马车,坐在她的两旁。

"上来，拉波特，"王后说。

"怎么，夫人！"这个仆人说，"我跟王后和国王两位陛下同乘一辆马车？"

"今天晚上顾不到什么宫廷礼仪了，最重要的是救国王。上车，拉波特！"

拉波特照做了。

"放下窗帘，"达尔大尼央说。

"可是，先生，这不会引起别人怀疑吗？"王后问。

"请陛下放心，"达尔大尼央说，"我已经准备好回答的话。"

马车放下窗帘后，就沿着黎塞留街向前飞驰。到达城门的时候，那儿的守卫队长带了十一二个人走过来，他手上提着一盏灯。

达尔大尼央招呼他走近马车。

"您认得这是谁的马车吗？"他问那个军士。

"不认得，"这个人回答说。

"您看看纹章。"

军士将灯移到车厢前照了照。

"是助理主教先生的纹章！"他说。

"别出声！他正在和盖梅内夫人谈情说爱呢。"

军士笑了。

"打开城门，"他说，"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他走到放下的窗帘前面，说：

"大人，好好快活吧！"

"冒失鬼！"达尔大尼央大声嚷道，"您会叫我丢掉饭碗的。"

城门吱吱响起来，达尔大尼央看到门打开了，就使劲地用鞭子抽马，马急忙向前飞奔。

五分钟以后，他们赶到了红衣主教的马车跟前。

“末司革东，”达尔大尼央大声说道，“把陛下的马车的窗帘拉上来。”

“是他，”波尔朵斯说。

“而且在当车夫！”马萨林叫道。

“还是助理主教的马车！”王后说。

“Corpo di Dio①！达尔大尼央先生，”马萨林说，“您真是价值千金！”

① 意大利文：啊。

第 九 章

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卖麦秆大赚其钱①

马萨林打算立刻就去圣日耳曼，可是王后说她要等一些人，她约好他们在这儿会合的。不过，她请红衣主教坐拉波特原来坐的位子。红衣主教接受了邀请，换了马车。

四处都在传说国王今天夜里会离开巴黎，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从傍晚六点钟起，就有十二三个人知道这次逃走的秘密。不管他们怎样守口如瓶，他们在下达命令的时候，事情不会不多少泄露出去一点点。此外，这些人谁都有一两个最关心的至亲好友。大家都相信王后离开巴黎，心中怀有一些可怕的复仇计划，于是又通知自己的亲戚朋友；就这样，王后出走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

跟在王后的马车后面最先来到的是大亲王先生的马车，车上坐着孔代先生，大亲王夫人，还有孀居的老亲王夫人。她们两人都是半夜里给唤醒的，现在还不明白是出了什么事。

接着到的第二辆马车上坐的是奥尔良公爵先生，公爵夫人，大郡主，以及拉里维埃神父，这位神父是公爵不可分离的亲信和最知己的谋士。

第三辆上面坐着隆格维尔先生和孔蒂亲王先生，他们一个是大亲王先生的姐夫，一个是大亲王先生的弟弟。他们下车后，

走到国王和王后坐的马车跟前，向他们表示敬意。

王后对这辆马车车厢里面望去，因为车门是开着的，可是车上没有人了。

“隆格维尔夫人在哪儿？”

“真的，我的姐姐在哪儿？”大亲王先生问。

“夫人，隆格维尔夫人身体不舒服，”公爵回答说，“她要我代她请求陛下宽恕。”

安娜对马萨林迅速地看了一眼，马萨林微微点点头来回答她，他的这个动作别人是觉察不出来的。

“您说这是怎么一回事？”王后问。

“我说，她成了巴黎人的一个人质了，”红衣主教回答说。

“为什么她不来呢？”大亲王先生声音很低地问他的弟弟。

“别再说了！”孔蒂说，“她一定有她的道理。”

“她会断送我们的，”亲王喃喃地说。

“她会拯救我们，”孔蒂说。

马车大批地赶到。拉梅耶雷元帅，维尔罗阿元帅，吉托．维尔基埃，科曼热，一个接一个地坐车来了；那两个火枪手带着达尔大尼央的马和波尔朵斯的马也到了。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骑上了马。波尔朵斯的车夫替换达尔大尼央坐上王后那辆马车的赶车座位上，末司革东代替了车夫，由于谁都清楚的原因②，他只好站着赶车，就像古代的奥托墨冬③。

王后虽然忙着处理许许多多琐碎的事情，还是不时用眼睛

---

① 本章原标题应是：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如何卖麦秆，一个赚219个金路易，一个赚215个金路易。现简化。

② 在《三个火枪手》里，末司革东随达尔大尼央等人去英国时，途中遇到黎塞留设的埋伏，大腿上中了一枪。见该书上册第二十章。

③ 奥托墨冬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喀琉斯的车夫。

寻找达尔大尼央，可是这个加斯科尼人一向小心谨慎，他早已钻到人群中看不见了。

"我们去打前站，" 他对波尔朵斯说，"我们到圣日耳曼好好安排妥我们住的地方，因为没有人会考虑到我们的。我现在感到非常疲劳。"

"我呢，" 波尔朵斯说，"我实在困得站也站不住了。真想不到我们连一次仗也没有打过。巴黎人的的确确都是笨蛋。"

"难道不能说是我们更机灵吗？"达尔大尼央说。

"也许是。"

"您的手腕怎么样？"

"好一点了；不过，您认为我们这一次可以到手了吗？"

"到手什么？"

"您呀，您的官阶；我呢，我的爵位，不是吗？"

"天哪！是的，我差不多可以打赌能成功。此外，如果他们记不起来了，我会叫他们记起来的。"

"我听见王后在说话，"波尔朵斯说。"我相信她是在说要骑马。"

"啊！她，她可想得好，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红衣主教不会愿意的。先生们，" 达尔大尼央对那两个火枪手说，"你们伴送王后的马车，不要离开马车门。我们去叫人准备居住的地方。"

达尔大尼央在波尔朵斯陪同下，策马向圣日耳曼奔驰而去。

"先生们，我们动身吧！"王后说。

王后和国王坐的马车上路了，后面跟着所有其它的马车和

五十多个骑马的人。

他们一路无事，终于到了圣日耳曼。王后走下脚踏板的时候，看到大亲王先生脱下帽子，正站在车旁等她。大亲王伸过手来扶她。

“巴黎人一觉睡醒，他们该会怎么样！”奥地利安娜高兴地说。

“就是说，战争开始了，”大亲王说。

“好呀！战争，来吧。我们不是有罗克鲁瓦、诺林根和朗斯三场战役的胜利者和我们在一起吗？”

大亲王弯腰行礼，表示感谢。

这时是清晨三点钟。王后第一个走进城堡，所有的人都跟在她后面。她这次出逃，差不多有两百个人陪伴她。

“先生们，”王后笑着说，“你们就都住在城堡里，它十分宽敞，诸位不会没有地方安顿；不过这儿没有估计到有人来，他们通知我城堡里一共只有三张床，一张给国王，一张给我……”

“再一张给马萨林，”大亲王先生声音很低地说。

“我呢，难道我要睡在地板上不成？”加斯东·德·奥尔良带着很不安的微笑说。

“不会的，大人，”马萨林说，“因为第三张床是指定供殿下睡的。”

“可是您呢？”亲王问。

“我吗，我不睡觉，”马萨林说，“我要工作。”

加斯东叫人把有他那张床的房间指给他看，至于他的妻子和女儿怎么样睡他就不管了。

“好啦，我要去睡了，”达尔大尼央说，“您和我一起去，波尔朵斯。”

波尔朵斯跟着达尔大尼央走，他对他的朋友的聪明才智一直是非常信任的。

他们两人在城堡的广场上并肩走着。波尔朵斯用十分惊讶的目光望着达尔大尼央，因为达尔大尼央一面走路一面扳着指头在计算着什么。

“一件一个皮斯托尔，四百件就是四百个皮斯托尔。”

“对，”波尔朵斯说，“四百个皮斯托尔；可是怎么弄得到四百个皮斯托尔？”

“一个皮斯托尔还不够，”达尔大尼央继续说道；“要值一个金路易。”

“是什么东西值一个金路易？”

“四百件，一件一个金路易，就是四百个金路易。”

“四百个？”波尔朵斯说。

“是的，他们有两百个人；每个人至少要两件。每人两件，那就是四百件。”

“可是，四百件什么呀？”

“您听我说，”达尔大尼央说。

这时候，来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非常惊讶地望着宫廷里的人来到城堡，所以达尔大尼央就附在波尔朵斯的耳朵旁边低声地说完他的想法。

“我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真是没有说的！一个人两百金路易，太美了，不过，以后别人会怎么说呢？”

“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况且，他们能知道是我们干的吗？”

“可是谁来卖呢？”

“末司革东不是在这儿吗？”

"他穿了我的号衣①！" 波尔朵斯说，"别人会认出我的号衣来的。"

"他可以把衣服翻过来穿。"

"您的话总是有道理，亲爱的，"波尔朵斯不禁大声说，"可是您的这一切主意是从什么鬼地方找来的？"

达尔大尼央微微笑了笑。

两个朋友走进他们最先看到的一条街。波尔朵斯去敲右边一家房子的门，达尔大尼央去敲左边一家的门。

"要麦秆！"他们同时叫道。

"先生，我们没有麦秆，"左右两家来开门的人回答道，"不过您可以去找草料商。"

"草料商住在哪儿？"

"这条街上最后一家大门里面。"

"右边还是左边？"

"左边。"

"在圣日耳曼还有没有别的人那儿可以找到麦秆？"

"还有'戴冠的绵羊'客店老板和农场主胖子路易他们有。"

"他们住在哪儿？"

"圣于尔絮勒会② 修女街。"

"两个人都住在那儿？"

"对。"

"很好。"

两个朋友打听到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地址跟第一个地址一样确切。达尔大尼央先到草料商那儿，花了三个皮斯托尔买下他

---

① 当时仆人穿主人家的制服。

② 圣于尔絮勒会是16世纪创建于意大利的一个天主教修会。

的一百五十捆麦秆。然后他又去找客店老板，在那儿他看到波尔朵斯已经用差不多同样的价钱买了两百捆。后来，农场主路易又给了他们八十捆。这样，一共是四百三十捆。

圣日耳曼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麦秆了。

这场大规模的搜罗用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完成了。受过正式训练的末司革东被委托负责这次临时买卖。他得到指示，每捆麦秆至少卖一个金路易，低于这个价钱，他的手上一根也不能卖出去。他被关照说，应该得到四百三十个金路易。

末司革东摇摇头，这两个朋友要干投机买卖的事，他一点儿也不清楚。

达尔大尼央带了三捆麦秆回城堡里去。在城堡里，每个人都冷得直发抖，同时又倦得支撑不住，他们用羡慕的眼光望着睡在行军床上的国王、王后和王太弟。

达尔大尼央走进大厅，引起了全场的人的欢笑声，可是达尔大尼央甚至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大家注意的目标，他显出很快活的样子，灵巧地用麦秆铺好他的铺位。那些瞌睡得要命、又无法睡觉的可怜的人，看着他铺，一个个羡慕得连口水都流出来了。

“麦秆！”他们都叫起来，“麦秆！哪儿弄来的麦秆？”

“我会带你们去，”波尔朵斯说。

他领着这些爱好麦秆的人到末司革东那儿，末司革东一捆收一个金路易，慷慨地把麦秆分给了他们。大家都觉得价钱贵了一些；可是一个人在如此渴望睡觉的时候，谁不会花上两三个路易换来几个小时的好觉呢？

达尔大尼央把自己铺的位子不断让给别人，一连让了十次。人家以为他和其他人一样一捆麦秆也是一个金路易买来的，这

样他半个小时不到，口袋里就装进了三十个金路易。到早上五点钟，麦秆价钱涨到八十个立弗①一捆，还无法买到。

达尔大尼央事先给自己留下四捆，藏在一间小房间里面，将房门钥匙放进他的口袋。他和波尔朵斯一起去找末司革东结帐，末司革东就像一个高尚的总管那样，一五一十地交给他们两人四百三十个金路易，还私下藏起一百个金路易②。

末司革东丝毫也不知道城堡里发生的事情，他弄不明白自己怎么没有早一点想到做麦秆生意。

达尔大尼央把金币放到他的帽子里，一面往回走，一面和波尔朵斯算帐。各得两百十五金路易。

可是这时候波尔朵斯发觉他自己还没有麦秆，他回过身去找末司革东，可是末司革东连最后一根麦秆也卖掉了，他自己也什么都没有留下。

于是波尔朵斯又回去找达尔大尼央，达尔大尼央手边有四捆麦秆，正在用它们铺一张柔软的床，在枕头的地方垫得很高，放脚的地方盖得严严实实，如果国王没有在他的床上睡熟，这样的床也会叫国王羡慕的。达尔大尼央还没躺下，就先快快活活地品味起它有多么舒适了。

达尔大尼央无论如何也不肯把自己的麦秆铺再拆开让一半给波尔朵斯，不过波尔朵斯给了他四个金路易，他终于答应波尔朵斯和他挤在一块儿睡。

他把剑放在床头，手枪放在身旁，斗篷铺在脚上，毡帽放在斗篷上，舒舒服服地在麦秆铺上躺下来，麦秆给压得咯吱咯吱地响。一刻钟时间他赚到了二百十九个金路易，这催他很快进入

① 即等于四个金路易。

② 显然是末司革东私自抬高了价钱。

了甜蜜的梦乡。当他正在做着美梦的时候，客厅门外响起一个人的声音，他不禁惊得跳起来。

"达尔大尼央先生！"那个声音叫道，"达尔大尼央先生！"

"在这儿，"波尔朵斯说，"在这儿！"

波尔朵斯知道，如果达尔大尼央给叫走了，这张床就归他一个人享用了。

一个军官走到他们跟前。

达尔大尼央从铺上支起半边身子。

"您就是达尔大尼央先生吗？"军官问。

"是的，先生；您有什么事？"

"我是来找您的。"

"是谁派您来的？"

"是红衣主教大人。"

"请告诉大人我要睡觉了，我像朋友一样劝他也睡吧。"

"大人没有睡，也不想再睡，他要您现在就去见他。"

"这个马萨林不得好死，他竟不知道睡觉！"达尔大尼央低声嘀咕说。"他找我做什么？是要任命我当队长，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原谅他。"

这个火枪手一面嘴里不停地咕哝，一面站起来，拿起他的剑、帽子、手枪和斗篷，跟着军官走了。现在波尔朵斯一个人占有这张铺了，他想学他朋友那样，舒舒服服地躺下来。

"达尔大尼央先生，"红衣主教看到他刚刚很不识趣派人找来的人，就说道，"我没有忘记您曾经如何热心地为我服务，现在我要再给您一次表示您的忠诚的机会。"

"好呀！"达尔大尼央想，"这是个好兆头。"

马萨林望着火枪手，看见他的脸上现出快乐的神情。

“啊！大人……”

“达尔大尼央先生，”他说，“您是不是非常希望当火枪队队长？”

“是的，大人。”

“您的朋友他一直盼着做男爵，对不对？”

“大人，此刻他正梦到自己成了男爵。”

“那好，”马萨林从一只公文包里拿出那封他已经给达尔大尼央看过的信，说，“您把这封紧急的信送到英国去。”

达尔大尼央看看信封，上面没有地址。

“我能知道应该把信交给谁吗？”

“您到了伦敦就会知道了；您只有到伦敦以后才能拆开外层的信封。”

“对我有些什么指示？”

“要完全听从收信人的指挥。”

达尔大尼央还想再提一些问题，这时马萨林又说下去：

“您动身去布洛涅；您会在‘英国纹章’旅店找到一个叫摩尔东特的年轻贵族。”

“好，大人，我找这位贵族要做些什么？”

“跟着他去他领您去的地方。”

达尔大尼央带着困惑的神情望着红衣主教。

“要对您说的全都说了，”马萨林说；“您可以走了！”

“走！说倒容易，”达尔大尼央说；“可是走的话是需要钱的，我没有钱。”

“啊！”马萨林搔搔耳朵说，“您说您没有钱？”

“没有钱，大人。”

“可是我昨天晚上给您的钻石戒指呢？”

"我希望保留它作为大人给我的一件纪念品。"

马萨林叹了口气。

"在英国生活费用很高，大人，尤其是作为特使的话。"

"嗯！"马萨林说，"那是一个生活非常有节制的国家，自从革命① 以后，变得更加简朴了；不过，这无关紧要。"

他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一只钱包。

"一千个埃居，您说够吗？"

达尔大尼央把下嘴唇撅得高高的。

"大人，我说这少了点，因为我肯定不是一个人去。"

"我本来就指望杜·瓦隆先生陪您去，"马萨林回答说，"他是位高尚的贵族，因为，亲爱的达尔大尼央先生，除您以外，他无疑是全法国我最喜爱和最器重的人了。"

"那么，大人，"达尔大尼央指指马萨林还没有解开的钱包说，"如果您这样喜爱他，器重他，您就知道……"

"好吧，因为他的关系，我再加两百个埃居。"

"小气鬼！"达尔大尼央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然后他高声地说："不过，我们回来以后，至少波尔朵斯先生可以得到他的男爵封号，我可以得到我的官阶了吧，对不对？"

"马萨林说话是算数的！"

"我宁愿相信别的誓言，"达尔大尼央低声对自己说；接着他高声说道："我是否可以觐见王后向她表示我的敬意。"

"王后陛下已经就寝，"马萨林急忙回答说，"您应该马上动身；先生，别耽搁了。"

"还要问一句话，大人，如果我去的地方在打仗，我也参加

---

① 指反对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斗争。

吗？"

"那位收信的人吩咐您做什么您就做什么。"

"很好，大人，"达尔大尼央说着，就伸出手去接那个钱包，"我向您表示我最深切的敬意。"

达尔大尼央把钱包慢慢地放进他的宽大的衣袋里，然后转身对那个军官说：

"先生，您愿不愿意以红衣主教大人的名义去叫醒杜·瓦隆先生？请您对他说，我在马房等他。"

那个军官立刻走掉了，他的行动是那样迅速，达尔大尼央不禁感觉到他对这件事仿佛十分关心似的。

波尔朵斯刚刚舒舒服服地躺下，像平时一样，开始发出均匀的鼾声，突然觉得有人拍他的肩膀。

他以为这是达尔大尼央，所以一动也不动。

"是红衣主教叫我来的，"那个军官说。

"怎么！"波尔朵斯睁大了眼睛说，"您说什么？"

"我说红衣主教大人派您到英国去，达尔大尼央先生现在在马房等您。"

波尔朵斯深深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拿起他的毡帽、手枪、剑和斗篷。他走出去的时候，还向那张铺位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他本来是指望躺在上面美美睡上一觉的。

他刚转过身去，那个军官就睡了下去，他还没有跨出门去，接收他的铺位的人便鼾声如雷了。这是非常自然的事，于是在城堡里的所有人当中，只有这个人和国王、王后、加斯东·德·奥尔良大人一样，睡觉没有花一文钱。

第十章

有了阿拉宓斯的消息

达尔大尼央直接去马房。这时天微微发白了；他认出了自己的马和波尔朵斯的马，它们拴在槽上，可是槽里却是空空的。他很怜悯这两匹可怜的牲口，就向马房的一个角落走去，在那儿看到有一点点麦秆在发光，大概是昨天晚上大抢购时漏下来的；可是他用脚把这些麦秆聚拢到一起的时候，靴子尖碰到了一个圆滚滚的人的身体，一定是踢到什么怕疼的地方了，这个人大叫了一声，跪起来，揉着眼睛。原来是末司革东，他没有给自己留下麦秆，就凑合着睡在马吃的麦秆上了。

"末司革东，"达尔大尼央说，"来，我们要上路啦！上路啦！"

末司革东听出这是他的主人的朋友说话声音，就连忙站起来，不料从身上掉下了几个夜里非法赚来的金路易。

"哈哈！"达尔大尼央拾起一个金路易，闻了闻，说，"这个金币有一股奇怪的气味，是麦秆味。"

末司革东老老实实地涨红了脸，显得非常尴尬，这个加斯科尼人看了不禁放声大笑，对他说：

"波尔朵斯知道后是会发火的，我亲爱的末司革东先生，可是我呢，我原谅您；只不过我们要记住，这些金币是要用来买药治我们的伤的，好，别不开心啦！"

末司革东立刻就露出了笑容，起劲地给他的主人的马装上鞍子，然后骑上他那匹马，不再愁眉苦脸了。

就在这时候，波尔朵斯绷着张脸走来了，他看到达尔大尼央若无其事的样子，末司革东几乎显得非常高兴，不禁惊讶万分。

"喂，"他说，"难道您得到了您的官职，我得到了我的男爵爵位？"

"我们就要去寻找授予我们的敕书，"达尔大尼央说，"等我们回来以后，马萨林先生就会在敕书上签字。"

"我们去哪儿？"波尔朵斯问。

"先到巴黎，"达尔大尼央回答；"我要在那儿料理一些事情。"

"那我们去巴黎，"波尔朵斯说。

两个人驱马向巴黎奔去。

他们到了巴黎城门口，看到京城紧张的气氛，吃了一惊。百姓们围着一辆打成碎块的马车，大声叫骂，有几个想逃走的人给捉住了，那不过是一个老人和两个妇女。

相反，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要求进城的时候，大家都对他们做出各种友好的姿态。那些人把他们两人看做是脱离王室一方回来的人，都想和他们接触。

"国王现在在干什么？"有人问。

"他在睡觉。"

"那个西班牙女人①呢？"

"她正在做梦。"

---

① 指奥地利安娜。

“那个该死的意大利人① 呢？”

“他可没有睡，所以你们要坚持下去，因为他们这样离开巴黎，肯定是为了要进行什么活动。不过，不管怎样，”达尔大尼央继续说下去，“你们要强大得多，所以，你们不要专门找妇女和老人麻烦，遇到真正有必要的时候再显本领吧。”

那些人听到他这些话，都很高兴，就放掉了那两个贵妇人，她们用满含感激之情的眼光向达尔大尼央致谢。

“现在我们再向前走吧！”达尔大尼央说。

他们继续赶路，穿过一座座街垒，跨过一根根链条，给人推着挤着，有时受到盘问，有时他们也向人打听情况。

到了王宫广场，达尔大尼央看见一个军士在带领五六百名市民操练。这个军士是布朗舍，他在运用当年在皮埃蒙特兵团里学来的一套教这些京城的民兵。

他走过达尔大尼央面前的时候，认出了他以前的主人。

“您好，达尔大尼央先生，”布朗舍很得意地说。

“您好，迪洛里埃先生，”达尔大尼央回答道。

布朗舍听见他这样称呼，立刻站住，一对惊讶的大眼睛盯住达尔大尼央望着。第一排的市民看到他们的领队不走了，他们也停下来，后面也这样照做，一直到最后一排。

“这些市民真是太可笑了，”达尔大尼央对波尔朵斯说。

他继续向前走。

五分钟以后，他在小山羊旅店门口下了马。

漂亮的马德莱娜赶忙出来迎接达尔大尼央。

“我亲爱的蒂尔甘太太，”达尔大尼央说。“如果您有钱，赶

① 指马萨林。

快藏藏好；如果您有金银首饰，马上放到保险的地方去；如果您借了钱给别人，叫他们快还您；如果您向别人借了钱，可千万别急着还。”

“这是为什么呀？”马德莱娜问。

“因为巴黎就要全部化为灰烬，和巴比伦①完全一样，您一定听人说起过这个城名。”

“在这样的时刻您要离开我？”

“马上就走，”达尔大尼央说。

“您去哪儿？”

“啊！如果您能告诉我那个地方，那您就真正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啊！”

“您这儿有没有我的信？”达尔大尼央问，同时对老板娘做了个手势，要她别再哭哭啼啼，因为哭哭啼啼没有什么用处。

“有一封信，正好刚刚送到。”

她把信交给达尔大尼央。

“阿多斯！”达尔大尼央叫起来，他认出了他们这位朋友的拖得长长的、有力的笔迹。

“啊！”波尔朵斯也叫了一声，“让我们来看看他说些什么。”

达尔大尼央打开信，念起来：

“亲爱的达尔大尼央，亲爱的杜·瓦隆，我的好朋友，也许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得到我的消息了。阿拉宓斯和我，我

① 巴比伦，古代西亚最大城市，公元二世纪化为废墟。

们十分不幸，可是，天主，我们的勇气，以及对我们的友谊的怀念，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请你们多多照看拉乌尔。我将存放在布鲁瓦的文书证件托付给你们两位。如果两个半月以后你们得不到我们任何音讯，请你们拆阅它们。替您的忠诚的朋友衷心地拥抱子爵。

阿多斯”

“我当然相信能够去拥抱他，”达尔大尼央说，“况且我们要路过他那儿，万一他不幸失去我们的可怜的阿多斯，以后他就是我的儿子。”

“我，”波尔朵斯说，“我要让他做我的财产的继承人。”

“来，我们看看阿多斯还说了些什么？”

“如果你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叫摩尔东特先生的人，你们要提防他。在这封信中我无法向你们详谈。”

“摩尔东特先生！”达尔大尼央吃惊地叫了起来。

“摩尔东特先生，很好，”波尔朵斯说，“我们会记住这个名字的。不过，您看，下面还有阿拉密斯的附言。”

“对，”达尔大尼央说。

他念道：

“亲爱的朋友，我们不把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告诉你们，因为我们了解你们亲如手足的忠诚的感情，知道你们会不顾一切前来和我们一同去死。”

“见鬼！”波尔朵斯打断达尔大尼央念信，愤怒地叫道，这声叫喊吓得在房间另一头的末司革东跳了起来，“难道他们有送命的危险？”

达尔大尼央继续念下去：

“阿多斯将拉乌尔托付给你们，而我，我将替我报仇的事托付给你们。如果你们幸运地逮住了那个叫摩尔东特的人，对波尔朵斯说，把那个人带到一个角落里，扭断他的脖子。我在一封信里不敢写得再详细些。

阿拉密斯”

“如果仅仅这样做，”波尔朵斯说，“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恰恰相反，”达尔大尼央脸色阴沉，说道，“这不可能做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到布洛涅去要找的正是这个摩尔东特先生，我们要和他一起去英国。”

“那么，如果我们不去找这个摩尔东特先生，而去找我们的朋友，岂不更好？”波尔朵斯说着，挥动起他的大手，这个动作会叫一支军队见了都心惊胆战。

“我也想过这一点，”达尔大尼央说；“可是这封信没有写明日期，也没有盖发信地址的邮戳。”

“说得对，”波尔朵斯说。

他在房间里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那样走过来，走过去，做出许多手势，并且不时地从剑鞘中拔出剑来，可是拔出一小半又放了进去。

达尔大尼央惊愕地站在那儿，脸上露出十分苦恼的神情。

“啊！真糟糕，”他说，“阿多斯要骂我们了；他要单独一个人死了，真糟糕。”

末司革东看到这两个人这样绝望的样子，躲在角落里不禁痛哭流涕。

“好啦，”达尔大尼央说，“这样下去什么结果也不会有的。我们动身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我们去拥抱拉乌尔吧，或许在他那儿我们能得到一些阿多斯的消息。”

“噢，这是一个好主意，”波尔朵斯说；“说真的，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我不知道您会怎么做，不过您的头脑里有的是主意。我们去拥抱拉乌尔吧。”

“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斜着眼看我的主人，”末司革东说，“他要当心，我打死他不会赔一文钱。”

他们骑上马后出发了。两个朋友走到圣德尼街的时候，发现那儿人山人海，挤满了百姓。这是博福尔先生刚从旺多姆回到巴黎，助理主教把他带到巴黎市民面前，他们都高兴得像发了狂似的。

有博福尔先生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认为从此以后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了。

两个朋友改走一条小街，好免得遇到亲王，后来他们到了圣德尼门。

“据说，”几个岗卫对两个骑马的人说，“博福尔先生到了巴黎，是真的吗？”

“再真也没有了，”达尔大尼央说，“证明吗，就是他现在派我们去接他的父亲旺多姆先生，旺多姆先生也要来巴黎。”

“博福尔先生万岁！”岗卫都叫起来。

他们恭恭敬敬地向左右两边分开，让伟大的亲王的使者过去。

他们一出城门，就拼命狂奔，他们既不顾疲劳，也不感到气馁；他们的马像飞一样。他们一路不停地谈着阿多斯和阿拉密斯。

末司革东经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可是这位杰出的仆人想到他的两个主人受到许多其他的痛苦，他心里得到了安慰。因为他现在把达尔大尼央看做是他第二个主人了，对他甚至比对波尔朵斯更加听话，更加殷勤。

营地在圣奥梅尔和朗贝之间，两个朋友绕了个弯子到了营地，他们在军队里听说了国王和王后逃走的消息，讲得很详细，它是暗中传来的。他们在拉乌尔的帐篷旁边找到了他，拉乌尔睡在一捆干草上面，他的马在偷偷地从那捆干草中咬出几根来吃。这个年轻人两眼发红，神情沮丧。格拉蒙元帅和吉什伯爵都回巴黎去了，只留下可怜的孩子孤零零一人。

一会儿以后，拉乌尔抬起眼睛，看到了两个朝着他看的骑士，他认出他们是谁以后，张开双臂向他们奔过去。

“哎呀，是你们，亲爱的朋友！”他叫起来，“你们是来找我的吗？你们是来带我走的吗？你们有没有带来我的监护人的消息？”

“难道您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吗？”达尔大尼央问这个年轻人。

“天哪！没有，先生，我确实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所以，咳！所以我担心得不由得要流泪。”

说着，两大颗泪珠果真在年轻人晒黑了的面颊上向下流。

波尔朵斯转过头去，不让人看到他胖胖的脸上显露出的内

心的感情。

“见鬼！”达尔大尼央很久以来没有现在这样激动了，他说，“我的朋友，您不必发愁；如果您没有收到伯爵的信，我们收到了，我们……有一封……”

“啊！是真的吗？”拉乌尔叫道。

“而且是使人十分放心的信，”达尔大尼央说，他看到这个消息使年轻人转忧为喜了。

“您带在身边吗？”拉乌尔问。

“是的；就是说我本来是放在身边的，”达尔大尼央一面装做找信一面说；“等等，它应该在我的口袋里的；他对我说到就要回来，对不对，波尔朵斯？”

达尔大尼央尽管是个地道的加斯科尼人，可是他也不愿意一个人背这个说谎的包袱。

“对对，”波尔朵斯咳着嗽说。

“啊！请把信给我吧，”年轻人说。

“真怪！我不久前还又读了它一遍的，怎么找不到了。是不是我把它弄丢了！哎呀！我的口袋破了。”

“是的，拉乌尔先生，”末司革东说，“那封信真叫人快慰，两位先生念给我听过，我听了高兴得直掉眼泪。”

“可是，达尔大尼央先生，至少您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吧？”拉乌尔稍稍平静了一点，问道。

“这个吗，”达尔大尼央说，“我当然知道，还用说，但是，这是一个秘密。”

“我希望对我总不用保密吧。”

“对，对您不用保密，我这就告诉您他在什么地方。”

波尔朵斯张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达尔大尼央。

“见鬼，我该说他在什么地方，好让这个孩子不可能去找他？”达尔大尼央自言自语地说。

“说呀！先生，他在什么地方呢？”拉乌尔用轻柔的声音问道。

“他在君士坦丁堡①！”

“在土耳其人那儿！”拉乌尔吓了一跳，叫道。“天主啊！您对我说的是什么呀？”

“怎么，这叫您害怕啦？”达尔大尼央说。“哼！对像拉费尔伯爵和埃尔布莱神父这样的人来说，土耳其人算得了什么？”

“他的朋友和他在一起？”拉乌尔说，“这叫我比较放心了。”

“这个机灵鬼达尔大尼央，他真会动脑筋！”波尔朵斯十分赞叹他的朋友编造的鬼话，暗暗说道。

“现在，”达尔大尼央急于改变话题，说，“这儿有五十个皮斯托尔，是伯爵先生叫那个送信的人带给您的。我猜想您没有钱了，一定很欢迎这笔钱。”

“先生，我还有二十个皮斯托尔。”

“那好，把这些钱也拿去，您就有七十个皮斯托尔了。”

“如果您还需要的话……”波尔朵斯说，同时去拿他腰间的小钱包。

“谢谢，”拉乌尔脸红起来，说，“太谢谢您了，先生。”

这时候，奥利万在远处出现了。

“我说，”达尔大尼央故意说得很响，让奥利万听见，“您对奥利万满意吗？”

---

① 即今天的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行，还可以。”

奥利万装做没有听见，走进了帐篷。

“您要指责这个家伙哪些地方呢？”

“他太贪吃，”拉乌尔说。

“啊！先生！”奥利万听到这句指责他的话，连忙走到他们跟前。

“他手脚有些不干净。”

“啊！先生！啊！”

“特别是他胆小如鼠。”

“啊！啊！啊！先生，您在败坏我的名誉，”奥利万说。

“见鬼！”达尔大尼央说，“您要记牢，奥利万师傅，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要胆小鬼服侍的。偷您主人的东西，吃他的果酱，喝他的酒，都算了，可是，该死的，不可以做胆小鬼，不然的话，我要割掉您的耳朵。您看看末司东先生，您叫他把他光荣受的伤给您看看，您再看他因为一贯英勇过人，所以脸上始终显得那样庄严。”

末司革东简直像登上了七重天一样快乐，如果他敢的话，他真要拥抱达尔大尼央。他决心以后有机会的话，要为达尔大尼央献出生命。

“把这个家伙打发掉算了，拉乌尔，”达尔大尼央说，“因为如果他是胆小鬼，他总有一天会丢人现世的。”

“拉乌尔先生说我是胆小鬼，”奥利万说，“是因为那一天他想和格拉蒙的团里的一个掌旗官打架，我不肯陪他去。”

“奥利万先生，作为一个仆人是完全不应该违抗主人命令的，”达尔大尼央严肃地说。

接着他把奥利万拉到一旁，又说道：

“如果是你的主人错了，那你就做得很对；这儿有一个埃居赏给你；但是，万一他受到侮辱，你没有给人砍成几块死在他身边，我要割下你的舌头，用它刮你的脸。你要好好记牢。”

奥利万鞠了一躬，把埃居放进了口袋。

“现在，亲爱的朋友拉乌尔，”达尔大尼央说，“杜·瓦隆先生和我，我们作为使臣，要出发了。我不能告诉您此行目的何在，我自己也一点儿不知道；不过如果您以后需要什么东西，写信给蒂克通街小山羊旅店的蒂尔甘太太，您可以在那个银箱里得到钱，就像从银行家的银箱得到钱一样。但是，尽管这样，您还是要节省，因为我要告诉您，她的银箱可没有埃梅里先生的那样满。”

他拥抱了暂时由他监护的孩子，然后把他送到波尔朵斯的健壮的胳臂里，波尔朵斯举起了他，这个令人生畏的巨人又紧紧地将他抱在自己的藏着一颗高尚的心的胸前。

“走吧，”达尔大尼央说，“上路吧。”

他们向布洛涅奔去，近傍晚的时候，他们到了布洛涅，勒住马停下来。他们的马全身是汗，口吐白沫。

离他们进城以前休息的地方十步远，有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年轻人，他好像在等待什么人，一看见他们，眼睛就不停地盯住他们望。

达尔大尼央走近他的跟前，看到他的眼光一直不离开他，就说：

“喂！朋友，我不喜欢别人这样打量我。”

“先生，”这个年轻人没有回答达尔大尼央的质问，而是说，“请问你们是不是从巴黎来？”

达尔大尼央认为这一定是一个好奇心重的人，他想打听一

些京城里的消息。

"是的，先生，"他用变得温和的声音说。

"你们是不是要住到'英国纹章'旅店去？"

"是的，先生。"

"你们是不是受红衣主教大人马萨林阁下的委派，负有一项使命？"

"是的，先生。"

"既然如此，"这个年轻人说，"你们要打交道的人就是我，我是摩尔东特。"

"啊！"达尔大尼央低声说，"这就是阿多斯关照我要提防的人。"

"啊！"波尔朵斯喃喃地说，"这就是阿拉宓斯要我掐死的人。"

两个人都留神地望着这个年轻人。

年轻人却误解了他们的眼光透露的意思。

"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吗？"他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把证明全都拿给您看。"

"不必，不必，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我们听候您的吩咐。"

"太好啦！先生们，"摩尔东特说，"我们尽快动身；因为今天是红衣主教给我的期限的最后一天。我的船已经准备妥当，如果你们没有来，我就不等你们一个人走了，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一定等我回去等得不耐烦了。"

"啊！啊！"达尔大尼央说，"派我们赶快去见的就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军？"

"你们不是有一封信带给他吗？"年轻人问。

“我有一封信，要到伦敦以后才能拆开它第一层信封，可是既然您告诉了我这封信是给谁的，我就不用再等到那个时候了。”

达尔大尼央拆开了信封。

里面的信封上果然写着：

“给英国国会军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军。”

“啊！”达尔大尼央说，“奇怪的使命！”

“这位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是什么人呀？”波尔朵斯低声地问。

“以前是做酿造啤酒生意的，”达尔大尼央回答。

“是不是马萨林像我们做麦秆的投机买卖一样，也想做一笔啤酒的投机买卖？”波尔朵斯问道。

“好啦，好啦，先生们，”摩尔东特不耐烦地说，“动身吧。”

“哎呀！”波尔朵斯说，“不吃晚饭了吗？克伦威尔先生就不能稍稍等一等？”

“你们可以，可是我怎么办呢？”摩尔东特说。

“怎么，”波尔朵斯说，“您，您怎么样？”

“我，我时间紧得很。”

“啊！如果这是因为您的关系，”波尔朵斯说，“事情就和我无关，我要吃晚饭，不管您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

这个年轻人的茫然的眼光突然发亮，仿佛就要闪出一道电光似的，可是他克制住了自己。

“先生，”达尔大尼央继续说，“应该原谅饥饿的旅客。此外，

我们吃一顿晚饭也耽误不了您多少时间，我们这就骑马赶紧去旅店。您步行去港口，我们吃一点儿东西以后，可以和您同时到那儿。”

“先生们，只要我们能动身，那就一切随你们的便吧，”摩尔东特说。

“这太好了，”波尔朵斯低低地说。

“船名叫什么？”达尔大尼央问。

“‘标准号’。”

“好的。我们半小时以后就能上船。”

说完，两个人用马刺狠狠刺马，向“英国纹章”旅店飞奔而去。

“您看这个年轻人怎么样？”达尔大尼央一面赶路一面问。

“我看他一点儿也不顺眼，”波尔朵斯说，“我总觉得有一股强烈的欲望，要照阿拉宓斯的建议那样做。”

“要当心，我亲爱的波尔朵斯，这个人是克伦威尔将军的特使，如果别人报告克伦威尔说我们送了他的亲信的命，我相信，我们就不会受到他很好的接待。”

“不管怎样，”波尔朵斯说，“我一直认为阿拉宓斯是一个会出好主意的人。”

“听着，”达尔大尼央说，“等到我们的使命完成……”

“然后呢？”

“如果他送我们回法国……”

“怎么样？”

“怎么样？到那时候我们瞧吧。”

接着，两个朋友到了“英国纹章”旅店门口，他们在这家旅店里津津有味地吃了一顿晚饭；然后，他们马上赶到港口。一只双

桅横帆船正准备张帆启航，他们看到摩尔东特在这只船的甲板上焦急地走来走去。

“这叫人难以相信，”达尔大尼央说，这时他们坐着一只小船去“标准号”．“这个年轻人好像我认识的一个人，真是奇怪，不过我无法说出来是谁。”

他们到了舷梯跟前，一会儿以后他们就到了大船上。

可是，让马上船比人上船花的时间长得多，双桅横帆船直到晚上八点钟才起锚开船。

那个年轻人急得直跺脚，吩咐把帆全都升起。

波尔朵斯有三个晚上没有睡觉，又骑马奔了七十法里路，累得要死，就进他的舱房去睡了。

达尔大尼央强压住自己对摩尔东特的反感，和他一起在甲板上散步，并且编造了许许多多故事逼得对方不得不说话。

末司革东晕船，说不出的难受。

第十一章

苏格兰人出卖自己的国王①

"标准号"并没有像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预料的那样航向伦敦，而是向达勒姆②驶去。因为摩尔东特在布洛涅的时候，收到好几封英国来的信，命令他去那儿。现在，请我们的读者让这只船安安静静地航行，跟随我们来到纽卡斯尔附近泰恩河这边的国王军队的营地。

在那儿，与苏格兰交界的边境上，在英国这一边，两条河中间，排列着一小支军队的帐篷。此刻正是午夜。一些人光着小腿，穿着短裙，身上斜披着格子花呢长巾，帽上插着羽毛，一看就认得出来他们是苏格兰高地的士兵，在没精打采地巡夜。月亮从两朵厚云中间掠过，不时地透出银光，照亮了哨兵的火枪，也清楚地照出那座城市的城墙、屋顶和钟楼的轮廓，查理一世刚刚把它让给了国会的军队。现在只有牛津和内瓦尔特继续为他坚守着，希望有朝一日达成妥协。

在兵营的尽头，一顶很大的帐篷里面，坐满了苏格兰军官，他们正在他们的首领年老的洛文伯爵主持下，举行会议。帐篷附近，有一个身穿骑士衣服的人躺在草地上睡觉，右手按着他的长剑。

离他五十步远的地方，另外一个也身穿骑士衣服的人，在

和一名苏格兰哨兵谈天。虽然他是外国人，但是，看来他熟悉英语，所以能够听懂他的对方用珀思郡③的方言回答他的话。

纽卡斯尔城里响起清晨一点钟的钟声，这时那个睡觉的人醒过来了。像每个睡了一个好觉的人张开眼睛以后那样，他伸了伸懒腰，又摇了摇腿，留心地向四周看了一遍。他看到没有其他的人，就站了起来，拐了个弯，在那个和哨兵说话的人的身边走过去。这个人无疑已经问完了他想知道的事情，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就向哨兵告别，很自然地沿着我们刚才看见的第一个骑士走过的那条路走去。

那个人在路上的一座帐篷的阴影里等着他。

"怎么样，亲爱的朋友？"他用最纯正的法语问他，从鲁昂到图尔④说的都是这样的法语。

"我的朋友，是这样，没有时间再耽误了，应该赶快通知国王。"

"发生了什么事？"

"要说起来话可太长了，而且，您待会儿就会听到的。在这儿，哪怕说出半个字也可能坏了整个事情。我们去找温特勋爵。"

两个人朝营地相反的一头走去，不过，整个营地面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不过五百多步，他们很快就走到他们要找的帐篷跟前。

"托尼，您的主人睡了吗？"两个骑士中的一个用英语问一个睡在外间里的仆人，这个外间当作了候见室。

---

① 本章原无标题，只有两行诗：苏格兰人背信弃义，为了一文钱出卖自己的国王。

② 英国一城市。

③ 在苏格兰。

④ 都是法国城市。

"没有睡，伯爵先生，"仆人回答道，"我看没有睡，要是睡也睡了没多久，因为他离开国王以后，来来回回走了两个多小时，他的脚步声停下来才十分钟；而且，"仆人一面接着说一面掀起帐篷的门帘，"你们可以进去看他。"

温特果真坐在像一扇窗子一样的洞前面，夜间的凉风从那个洞吹进来。他透过洞忧郁地望着月亮。我们刚才说过，今夜的月亮时时消失在浓厚的乌云后面。

两个朋友走到温特身边，温特两手托着头，望着天空，没有听见他们进来。他一直这样一动不动坐着，等到他觉得有人把手放到他的肩上，才转过身来，看到是阿多斯和阿拉密斯，就向他们伸出手去。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对他们说，"今天夜里的月亮红得像鲜血一样？"

"没有，"阿多斯说，"我觉得它和平时一样。"

"骑士，您看呀，"温特说。

"我对您老实说，"阿拉密斯说，"我和拉费尔伯爵一样，一点儿也看不出今晚的月亮有什么特别。"

"伯爵，"阿多斯说，"我们处在这样不稳定的境地，应该观察的是地面，而不是天空。您有没有仔细了解过我们的那些苏格兰人，您信得过他们吗？"

"苏格兰人？"温特问；"什么苏格兰人？"

"当然是我们的苏格兰人！"阿多斯说；"国王依赖的苏格兰人，洛文伯爵手下的苏格兰人。"

"没有，"温特说。接着他又说："这么说，请告诉我，你们没有像我一样看到天空全是红色吗？"

"一点儿也没有看到，"阿多斯和阿拉密斯同声说道。

"告诉我，"温特始终给那一个念头缠住，继续说，"法国有没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亨利四世被杀害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巴松皮埃尔先生下棋，看到棋盘上血迹点点①？"

"是的，"阿多斯说．"元帅②对我说过许多次。"

"于是，"温特低声说道，"第二天亨利四世就遇害了。"

"可是亨利四世的这个幻象和您有什么关系呢，伯爵？"阿拉密斯问。

"毫无关系，先生们，说真的，我和你们说这样一些事真是发疯了，因为你们在这个时候走进我的帐篷，说明你们一定带来了什么重要的消息。"

"是的，勋爵，"阿多斯说，"我想觐见国王。"

"国王？可是国王睡了。"

"我有要事需要直接向他禀报。"

"这些事情能不能放到明天再禀报？"

"他应该立刻知道，也许现在知道都已经太晚了。"

"先生们，那我们去吧，"温特说。

温特的帐篷就在国王的帐篷旁边，中间有一条通道相连。守卫这条通道的不是一名卫兵，而是查理一世的一名心腹侍从，一有紧急情况，国王就可以立即和他这个忠实的仆人取得联系。

"这两位先生是和我一起的，"温特说。

侍从弯腰行礼，让他们过去。

查理国王果然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他身穿黑色紧身短上衣，脚登长靴，腰带松开，帽子放在身边。他实在困得受不住，已经

① 亨利四世于1610年5月14日被拉伐亚克刺死。

② 指巴松比埃尔。

睡着了。几个人向他走过去，阿多斯走在最前面，默默地望着那张高贵的脸，一头长长的黑发，他睡得不安稳，老在出汗，汗水将头发粘在双鬓上，脸色苍白，青筋突出，困乏的两眼满含泪水，好像肿起来似的。

阿多斯望了片刻，不禁深深叹了口气。国王没有睡熟，叹气声把他惊醒了。

他睁开了眼睛。

“怎么？”他支着胳臂肘坐了起来，“是您，拉费尔伯爵？”

“是我，陛下，”阿多斯回答说。

“我睡觉的时候您却在熬夜，您是给我带来什么消息吧？”

“唉！”阿多斯回答说，“陛下猜得很对。”

“那么，是坏消息吗？”国王忧郁地微笑着说。

“是的，陛下。”

“没有关系，信使总是受欢迎的，您不能做到每次上我这儿来都会给我带来快乐。您出于一片忠诚，从不考虑是在为他国服务，也不考虑我是在危难之中，您是昂利埃特派到我身边来的；不管您带给我什么消息，您只管说好了。”

“陛下，克伦威尔先生今天晚上到了纽卡斯尔。”

“啊！”国王说，“是来和我打仗吗？”

“不是，陛下，是要购买您。”

“您说什么？”

“我说的是，陛下，您欠了苏格兰军队四十万英镑。”

“欠的是军饷；是的，我清楚。差不多一年以来，我的勇敢忠诚的苏格兰人就是为了荣誉在作战。”

阿多斯微微笑了笑。

“好啦！陛下，虽然荣誉是一样美好的东西，可是他们都已

经厌倦为荣誉作战了，今天夜里，他们得到二十万英镑的收入，也就是您欠他们的一半的军饷，把您出卖了。”

“这不可能！”国王叫起来，“苏格兰人为了二十万英镑就出卖他们的国王！”

“犹太人为了三十枚银币出卖了耶稣。”

“做这笔可耻的交易的犹大① 是谁？”

“洛文伯爵。”

“先生，您完全能肯定吗？”

“我亲耳听见的。”

国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仿佛他的心都碎了似的。两手抱着无力地垂下的脑袋。

“啊！苏格兰人！”他说，“苏格兰人！我一直把他们当做拥护我的人；苏格兰人！我能够逃到牛津后，我就信赖他们；苏格兰人！我的同胞；苏格兰人！我的兄弟！不过，先生，您完全能肯定没有听错吗？”

“我躺在洛文伯爵的帐篷后面，而且我掀起了帐篷布，看到了一切，听到了一切。”

“这场肮脏的交易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今天上午。陛下看得很清楚，没有时间可以耽误了。”

“既然您说我已经被出卖了，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渡过泰恩河，赶到苏格兰，去找蒙托罗斯勋爵，他是不会出卖您的。”

“我在苏格兰能做些什么呢？进行游击战吗？这样的战争对一个国王来说是不相称的。”

---

① 犹大，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原为耶稣十二使徒之一，后得到三十枚银币，将耶稣出卖给犹太教当局。

"有罗伯特·布鲁斯①的先例在那儿，可以使您得到谅解，陛下。"

"不，不，我作战的时间已经太长久了；如果他们出卖了我，那就把我交出去吧，他们的背叛会成为他们身上的永久的耻辱。"

"陛下，"阿多斯说，"也许一位国王应该这样做，可是做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不应该这样做。我是代表您的妻子和女儿上这儿来的。我代表您的妻子和女儿，还有您的还在伦敦的另外两个孩子，对您说：'陛下，要活下去，是天主的旨意！'"

国王站了起来，束紧腰带，佩上剑，用手帕擦了擦前额上的汗。

"好吧！"他说，"应该怎么办？"

"陛下，在全军中间，您有没有可以依靠的一个团？"

"温特，"国王说，"您相信不相信您那个团的官兵忠诚可靠？"

"陛下，他们也是人，现在人都变得十分软弱，十分邪恶了。我相信他们是忠诚可靠的，可是我不能为他们担保；我可以把我的生命托付给他们，可是我却不大敢把陛下的生命托付给他们。"

"那好！"阿多斯说，"如果没有一个团，我们是三个忠心耿耿的汉子，有我们保护陛下足够了。请陛下骑上马，走在我们当中，我们过了泰恩河，到了苏格兰，就平安无事了。"

"您也是这个意见吗，温特？"国王问。

"是的，陛下。"

---

① 罗伯特·布鲁斯（1274—1329），苏格兰国王，1314年，大败英国军队。

“您也同意吗，埃尔布莱先生？”

“是的，陛下。”

“那就照你们的计划做吧。温特，您去下令安排。”

温特出了帐篷。国王开始梳洗。当帐篷的缝隙刚刚透进曙光的时候，温特回来了。

“一切准备停当，陛下，”他说。

“我们的马呢？”阿多斯问。

“格力磨和布莱索阿正牵着你们的装好鞍的马。”

“这样的话，”阿多斯说，“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出发。”

“出发吧，”国王说。

“陛下，”阿拉密斯说，“陛下不和您的朋友们说一声吗？”

“我的朋友们，”查理一世悲伤地摇摇头，说，“除了你们三位，我没有别的朋友了。你们，一位是从不会忘记我的二十年的朋友，两位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才认识一星期的朋友。走吧，先生们，走吧。”

国王走出帐篷，看到他的马果然已经准备妥当。这是一匹浅栗色的马，他骑了三年了，非常喜爱它。

那匹马见到国王，欢喜地叫起来。

“啊！”国王说，“我刚才说错了，这儿还有一个即使不算做朋友，至少是爱我的伙伴。你，你会永远对我忠实的，是不是，阿瑟斯？”

这匹马仿佛能听懂国王的这些话似的，把它冒着热气的鼻孔贴到国王脸上，同时张开嘴，高兴地露出它的雪白的牙齿。

“好，好，”国王抚摸着它，说，“好，很好，阿瑟斯，我对你很满意。”

查理很轻快地骑上了马，他的这种上马的本领使他成为欧

洲最杰出的骑手中的一位。他向阿多斯、阿拉宓斯和温特转过身来说：

"喂，先生们！我在等你们了。"

但是阿多斯却站着没有动，他的眼睛牢牢望着沿着泰恩河河岸移动的一条黑线，同时伸直手指着那个方向。这条黑线有营地两倍长。

"这条线是什么？"阿多斯说。这时夜色并未完全消失，晨光仅仅初现，朦胧之中，他还不能看清楚远处的一切。"这条线是什么？我昨天可没有看见过。"

"也许是河面上升起的雾吧，"国王说。

"陛下，那是比雾气紧密的什么东西。"

"不错，我看好像是一道淡红色的栅栏，"温特说。

"那是从纽卡斯尔城里出来的敌人，把我们包围了，"阿多斯叫起来。

"敌人！"国王说。

"是的，敌人。太迟了。瞧！瞧！在城的那一边，阳光底下，您有没有看到铁盔甲在闪闪发亮？"

那是被人称做铁甲军①的克伦威尔的近卫部队。

"啊！"国王说，"我们就会知道我的苏格兰人是否真的出卖了我。"

"您打算怎么办？"阿多斯大声问道。

"命令他们进攻，和他们一起去打垮那些无耻的叛乱分子。"国王说着就骑马向洛文伯爵的帐篷奔去。

"我们跟上去，"阿多斯说。

---

① 铁甲军是克伦威尔组织的军队名。

“走，”阿拉密斯说。

“国王是不是受伤了？”温特说。“我看到地上有不少血迹。”

说完，他冲上去，想跟两个朋友一起走。阿多斯拦住了他。

“您去把您的一团人集中起来，”阿多斯说，“我预料不用片刻我们就会需要他们。”

温特掉转马头，两个朋友继续往前走。国王转瞬间就到了苏格兰军的总指挥官的帐篷。他跳下马，走了进去。

总指挥官坐在一些主要的首领当中。

“国王！”他们都站了起来，齐声叫道，同时都惊诧得愣住了，面面相觑。

果然是查理本人站在他们面前，戴着帽子，紧皱双眉，用马鞭抽打自己的长统靴。

“是的，先生们，”他说，“是国王亲自来了；国王是来要你们交待发生了什么事情。”

“陛下，是什么事情呀？”洛文伯爵问。

“先生，”国王怒不可遏地说，“事情是克伦威尔将军昨天夜里到了纽卡斯尔，您是知道的，而我却没有得到报告。事情是敌人已经从纽卡斯尔城出来，拦住了我们去泰恩河的道路，您的哨兵应该看到对方这些行动的，而我却没有得到报告。事情是您签了一个可耻的协定，为了二十万英镑，把我出卖给了国会，不过，至少这个协定我得到了报告。先生们，事情就是这些；请你们回答，或者请你们为自己辩解，因为我控告你们犯了罪。”

“陛下，”洛文伯爵结结巴巴地说，“陛下，陛下可能受了某种假报告的欺骗。”

“我亲眼看到敌人的军队在我和苏格兰之间移动，”查理说，“我几乎可以说，我亲耳听见你们讨论这笔交易条件的声音。”

苏格兰的军官们彼此对望着，现在轮到他们皱眉头了。

“陛下，”洛文伯爵羞愧地弯下腰来，说，“陛下，我们做好准备，向您证明一切。”

“我只需要一个证明，”国王说，“将军队投入战斗，冲向敌人。”

“这不可能做到，陛下，”伯爵说。

“怎么！不可能做到！是什么阻拦了你们不可能做到？”查理一世大声问。

“陛下知道得很清楚，在我们和英国军队之间现在在休战，”伯爵回答道。

“如果在休战，那么英国军队出了城就是破坏了休战，违反了他们应该待在城内的协议。现在，我对你们说，应该和我一同穿过敌军，回到苏格兰去。假如你们不肯这样做，那好，你们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择一个吧，这样的名称会使人受到别人的轻视和憎恶的，那就是做懦夫或者叛徒。”

这些苏格兰人的眼睛都冒出火来，就像通常在这样的时刻会出现的情况那样，他们从极端的羞愧一变而为极端的放肆，两个氏族① 首领从两边向着国王走过来。

“是的，”他们说，“我们曾经保证过，要把苏格兰和英国从那个二十五年来一直喝英国人和苏格兰人的血、抢他们的金子的人手中解救出来。我们这样保证过，现在我们要实现我们的保证了。查理·斯图尔特国王，您现在是我们的俘虏了。”

两个人同时伸出手去想捉住国王，可是，他们的手指还没有碰到国王的身体，两个人都倒到了地上，一个是失去了知觉，另

① 指苏格兰高地人的氏族。

一个死了。

阿多斯用他的手枪柄打昏了一个首领，阿拉宓斯用剑刺穿了另一个首领的身体。

这种援救原来以为已经成为他们俘虏的人的行动，仿佛从天而降，完全出人意料，因此洛文伯爵和其他的首领全都吃惊地向后退。阿多斯和阿拉宓斯拉着国王出了背信弃义的人的帐篷。国王因为轻率在这个帐篷里险些遇到不幸。他们跳上仆人们准备好的马，三个人沿着去国王的帐篷的大路飞奔。

在半路上他们看见温特率领着他的一团人赶来。国王对温特招手，要他同他们一起走。

第十二章

复仇的人

四个人走进国王的帐篷，现在没有行动计划，得赶快商定出来。

国王无力地倒在一张安乐椅上。

"我完了，"他说。

"不，陛下，"阿多斯说，"您只不过是被出卖了。"

国王深深地叹了口气。

"出卖，被苏格兰人出卖，我是在他们中间出生的，我一直喜欢他们要胜过喜欢英国人！啊！这些无耻的东西！"

"陛下，"阿多斯说，"现在不是指责那些人的时候，目前您要显示出您作为国王和贵族的气魄。站起来，陛下，站起来！因为您在这儿至少还有三个不会背叛您的人。您可以放心。啊！要是我们有五个人就好了！"阿多斯想到了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不禁自言自语地说。

"您在说什么？"查理站起来，同时问道。

"陛下，我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温特勋爵可以信任他的一团人，或者大概可以信任，这些字眼我们就不要再计较了，他就去率领他手下的这些人，我们两人分在陛下两边，保护陛下，在克伦威尔的军队当中冲破一个口子，然后到苏格兰。"

"还有一个办法，"阿拉宓斯说，"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人，穿上国王的衣服，骑国王的马，当别人紧紧追击这个人的时候，国王也许就能逃过去。"

"这个主意很好，"阿多斯说，"如果陛下愿意给我们中的一个这种荣幸的话，我们将对您十分感激。"

"您认为这个建议怎么样，温特？"国王问。他用钦佩的眼光望着这两个人，他们一心只想把威胁他的危险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来。

"陛下，我认为如果有什么能够救陛下脱险的办法，那么就是埃尔布莱先生刚才提出来的这一个。我万分谦卑地恳求陛下迅速做出决定，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耽搁了。"

"可是，如果我同意的话，那个替代我的人就会送命，至少也要坐牢。"

"能救出国王这是光荣的事情！"温特大声说。

国王满眼热泪，望着他的老友，解下戴在身上的圣灵勋章的绶带，这是他为了给予两位陪伴他的法国人荣誉才戴上的。他把它挂在温特的脖子上，温特跪着收下他的君主赐赠的表示友谊和信赖的最高级的标志。

"这是非常合理的，"阿多斯说，"他为国王效忠的时间比我们长。"

国王听见他说的话，就转过身来，眼睛里依旧全是泪水。

"先生们，"他说，"请稍等片刻，我也要给你们每人一条绶带。"

他向一个锁着他个人的勋章的大橱走去，从里面拿出两枚嘉德勋章① 的绶带。

---

① 嘉德勋章，英国的一种最高级勋章，1348 年开始颁发。

“这样的勋章不能赏给我们，”阿多斯说。

“为什么，先生？”查理问。

“这样的勋章几乎都是授予王族子弟的，我们只是普通的贵族。”

“我一一观察了世界上所有的王位，找不到比你们更加高贵的心灵了。不，不，先生们，你们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正确的，由我来公正地评定吧。跪下，伯爵。”

阿多斯跪了下来，国王按照惯例，把绶带从左到右地给他戴好。国王举起剑，但是他没有说习惯说的那句话：“我封您为骑士，望您勇敢、忠诚、正直，”而是说：

“您勇敢，忠诚，正直，我封您为骑士，伯爵先生。”

接着，他又转过身，对阿拉宓斯说：

“现在轮到您，骑士先生。”

他又说了一遍和上面同样的话，做了一遍同样的仪式。这时候，温特在几个侍从的帮助下，脱下了护胸铜甲，好扮得更像国王一些。

国王像刚才对待阿多斯那样，封好了阿拉宓斯，仪式结束以后，他拥抱他们两个人。

“陛下，”温特说，他看到两个朋友这样忠诚的表示，全身又恢复了力量和勇气，“我们都准备好了。”

国王望着这三位贵族，说：

“这么说，应该逃跑了？”

“穿过敌军逃跑，陛下，”阿多斯说，“世界各国都管它称做冲锋。”

“我将高举着剑死去，”查理说。“伯爵先生，骑士先生，如果我依旧是国王……”

“陛下，您已经给了我们极大的荣誉，普通的贵族是不配得到这样的荣誉的。因此，要感激的应该是我们。不过，我们不要再拖延时间了，因为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啦。”

国王最后一次向三个人伸出手去，又和温特换戴了帽子，然后走了出去。

温特的一团人已经在一块高出营地的平地上排好队伍，国王向那块平地走去，三位朋友跟在他后面。

苏格兰人的营地仿佛终于惊醒过来了；士兵们走出了帐篷，一行行排好，好像就要开始战斗一样。

“你们看，”国王说，“也许他们后悔了，他们在准备前进。”

“陛下，如果他们后悔，”阿多斯说，“他们会跟我们来的。”

“对！”国王说，“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观察敌军的动静，”阿多斯说。

这一小群人的眼睛立刻注视远处那条黑线，在黎明的时候，还把它当成了晨雾，现在，初现的阳光把它照得很清楚，那是一支排成散兵线的军队。

早晨的空气总是这样清新洁净。远远望去，各个团的士兵，军旗，甚至军服和马的颜色都完全看得出来。

这时候，他们看到在敌人战线前面不远的一个小山丘上，出现了一个矮小粗壮的人，四周围着好几个军官。他用望远镜对着国王他们这边看。

“这个人认识陛下？”阿拉密斯问。

查理微微笑了笑，说：

“这个人就是克伦威尔。”

“陛下，请您把帽子戴低一些，让他不会发觉代替的事。”

“咳！”阿多斯叹口气说，“我们耽误的时间太多了。”

“那么，”国王说，“就下命令，我们出发。”

“陛下，您不下命令？”阿多斯说。

“不，我指定您担任我的代表，”国王说。

“那么，温特勋爵，请您听好，”阿多斯说；“陛下，我请求您离开得远一些；我和勋爵要说的话和陛下无关。”

国王带着微笑，向后退了三步。

“我要建议的是，”阿多斯说，“我们把我们的团分成两个队，您带领第一个队，陛下和我们带领第二个队；如果一路上没有拦阻，我们就一同向前猛攻，突破敌军的战线，投入泰恩河，涉水也好，游水也好，直到对岸。如果出现相反情况，他们在路上设下障碍，您和您的人要血战到底，直到最后一个人。我们和国王继续向前冲，只要您的一队人马完成了任务，我们一到了河边，哪怕敌人有三行人那样厚，我们也能对付了。”

“上马！”温特说。

“上马！”阿多斯说，“一切都安排好，决定好了。”

“先生们，”国王说，“前进！我们高喊这个法国的古老的口号：‘蒙若阿和圣德尼！’①，重新集合在一起。如今英国的战斗口号给叛徒们喊得太多了。”

他们都上了马，国王骑上温特的马，温特骑上国王的马。温特在第一队的第一行，国王在第二队的第一行，阿多斯在他右边，阿拉密斯在他左边。

苏格兰军队看到这边进行各种准备工作的场面，但是，由于羞愧，都一声不响，一动也不动。

可以看到有几个带队的军官走出队伍，折断了他们的剑。

---

① 这是12世纪起法国国王的军队重新集合的口号。

“瞧。”国王说，“这叫我心里感到安慰，他们并非全是叛徒。”

这时候响起了温特的叫喊声：

“前进！”

第一队开始行动，第二队跟在后面，走下高处的平地。人数几乎相等的铁甲骑兵在山岗后面左右展开，向他们飞奔过来。

国王将眼前发生的事指给阿多斯和阿拉宓斯看。

“陛下，”阿多斯说，“一切早在预料之中，如果温特手下的人能尽他们的责任，这个情况会救出我们而不是葬送我们。”

这时候，在奔腾的马蹄声和阵阵的马嘶声中，可以听到温特响亮的叫声：

“拔刀！”

听见这个命令，大家都拔刀出鞘，刀光好似闪电一样。

“先生们，冲呀，”国王听见这个叫声，看到这个场面，兴奋万分，也大声喊起来，“先生们，拔刀，冲呀！”

可是，听到温特的命令除了国王做出榜样行动以外，只有阿多斯和阿拉宓斯照做。

“我们被出卖了，”国王低声说。

“再等一等，”阿多斯说，“也许他们没有听出来是陛下的命令，他们在等待自己的队长的命令。”

“他们没有听见他们的上校命令！你们看呀！”国王叫道，他用力一摇，勒住了马，使得马腿也弯了下来，同时他抓住阿多斯的马的缰绳。

“啊！胆小鬼！啊！混蛋！啊！叛徒！”温特大声叫起来，人人都听得见他的声音，这时，他手下的人正离开队伍向原野的四面八方逃奔。

只有十五个人左右聚集在他的周围，等待克伦威尔的铁甲

骑兵进攻。

“去和他们决一死战！”国王说。

“决一死战！”阿多斯和阿拉宓斯说。

“忠诚的人跟我来！”温特喊道。

两个朋友听到温特的喊声，立刻向前飞速奔驰。

“不要放过他们！”有人用法语叫道，这个声音是回答温特的喊声的，两个朋友听到后不禁全身哆嗦。

温特一听到这个声音，面色变得灰白，手足僵硬，像石人一样。

这是一个骑士的声音，这个人骑在一匹黑色骏马上，带领着英国军队冲过来，他太激动了，竟和后面的士兵相隔有十步远。

“是他！”温特喃喃地说，两眼发呆，无力地垂下手，让剑挂在他的身边。

“国王！国王！”好些声音叫起来，他们从蓝色饰带和温特骑的浅栗色马还以为温特是国王；“抓活的！”

“不，他不是国王！”那个骑士喊道；“你们别弄错了。温特勋爵，不是吗，您不是国王？您不是我的叔叔吗？”

就在这同时，摩尔东特——因为那个骑士正是他，将手枪口对准温特。枪响了，子弹打中这位年老的贵族的胸膛。他在马鞍上往上一跳，然后倒在阿多斯的怀里，同时低声说道：

“复仇的人！”

“你回想一下我的母亲吧，”摩尔东特大声叫道，同时被他狂奔的马继续带着跑。

“混蛋！”阿拉宓斯叫了一声，朝他开了一枪，虽然几乎是逼近对方开的，他正从阿拉宓斯身边过去，可是只有发爆器燃着，子弹没打出来。

这时候，整个一团人向少数几个坚持抵抗的人扑上来。两个法国人被紧紧包围住，敌人四面逼紧。阿多斯肯定温特已经死去以后，就放下他的尸体，拔出剑来，喊道：

"冲呀，阿拉密斯，为了法国的荣誉。"

有两个英国人距离这两位贵族最近，他们立刻都给打死了，倒到地上。

就在这同一片刻，响起了一阵可怕的叫喊声，有三十把剑在他们两人头顶上闪闪发亮。

突然，有一个人冲出英国人的队伍，从当中奔出来，扑到阿多斯身上，用两条有力的胳臂紧抱住他，一面夺下他的剑，一面贴着他的耳朵说：

"别出声！您投降吧。向我投降，这不算投降。"

另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也抓住了阿拉密斯的手腕，阿拉密斯想挣开他的紧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拥抱，可是挣不脱。

"投降吧，"他盯住他望着，说。

阿拉密斯抬起了头，阿多斯转过身来。

"达尔……"阿多斯没有喊完，这个加斯科尼人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我投降，"阿拉密斯把他的剑交给波尔朵斯，说。

"开枪！开枪！"摩尔东特回到他们这一群人身边，大声叫道。

"为什么要开枪？"上校说，"所有人全投降了。"

"这是米莱狄的儿子，"阿多斯对达尔大尼央说。

"我早认出他来了。"

"这是那个修道士，"波尔朵斯对阿拉密斯说。

"我知道。"

就在这时候，一排排的队伍让出了一条路。达尔大尼央拉

着阿多斯的马缰绳，波尔朵斯拉着阿拉宓斯的马缰绳。他们都设法把自己的俘虏带到远离战场的地方。

他们一走动，躺着温特尸体的地方就露了出来。摩尔东特怀着出于本能的仇恨，找到了尸体，他从马上俯下身子望着，脸上显出狞笑。

阿多斯尽管一向沉着镇静，也忍不住用手去摸马鞍旁的手枪套，那里面还放着手枪。

"您想干什么？"达尔大尼央问。

"让我打死他。"

"您稍稍动一动，就会使人相信您是认识他的，这样一来，我们四个人都会完蛋。"

接着，达尔大尼央转过身去，对那个年轻人喊道：

"了不起的战果！了不起的战果！摩尔东特朋友。我们两人各抓到了一个俘虏，杜·瓦隆先生和我，抓到两名嘉德勋章骑士，不多不少。"

"可是，"摩尔东特用他血红色的眼睛望着阿多斯和阿拉宓斯大声说道，"可是我觉得他们是法国人。"

"说实话，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达尔大尼央说。接着他问阿多斯："先生，您是法国人吗？"

"我是法国人，"阿多斯庄严地回答。

"好呀！我亲爱的先生，您现在可成了一个同胞的俘虏了。"

"可是国王呢？"阿多斯焦急地问，"国王呢？"

达尔大尼央用力握了握他的俘虏的手，对他说：

"国王，我们抓住他了！"

"是的，"阿拉宓斯说，"利用了一次可耻的背叛。"

波尔朵斯紧紧握住他的朋友的手腕，微笑着对他说：

"喂！先生！打仗既靠武力，也靠机智。您瞧呀！"

他们看到这时候原来应该保护查理撤退的那一队士兵迎着英国军队走过来，包围住了国王，国王一个人在空地里走着。国王表面上很镇静，可是看得出来，他内心肯定很痛苦，所以才装做这样镇静。汗水在他前额上直流，他不停地用手帕揩额角和嘴唇，每次他揩好嘴后，手帕上都沾上鲜血。

"这就是尼布甲尼撒①，"克伦威尔的铁甲骑兵里一个年老的清教徒叫道，他一看到这个大家称之为暴君的人，两眼直冒火。

"您有什么说的，尼布甲尼撒？"摩尔东特带着吓人的微笑说。"不，这是查理一世国王，仁慈的查理国王，他掠夺了他的臣民的财产，全部占为己有。"

查理抬起头来看这个说这段话的无礼的人，不过他认不出他是谁。但是查理脸上的平静、虔诚、而又威严的神情，使摩尔东特不得不低下了眼睛。

"你们好，先生们，"国王看见阿多斯和阿拉密斯两个贵族的时候，向他们招呼，他们一个给达尔大尼央拉着，另一个给波尔朵斯拉着。"今天这个日子真不幸，不过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感谢天主！我的老温特在哪儿？"

两个贵族掉过头去，没有回答。

"到斯特拉福德②在的地方去找吧，"摩尔东特尖声尖气地

---

①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至562年巴比伦国王，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公元前586年攻占耶路撒冷，灭犹太王国。在位时大兴土木，建巴比伦城，为其王妃造"空中花园"，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在文中系作为暴君的代名词。

② 斯特拉福德（1593—1641），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君主派的代表人物。原为国会反对国王特权的首领之一，后被收买，成为查理一世的亲信。1641年在群众压力下，被国会逮捕，审判，查理一世被迫同意将他处死。

说。

查理不禁哆嗦起来。这个魔鬼的话正刺到他的心坎上。斯特拉福德，这是他终身感到的内疚，是白天里总在他眼前出现的幽灵，黑夜里总在他身边纠缠的鬼魂。

国王向四面望，看到脚跟前有一个尸体。是温特吗？

查理没有发出一声叫喊，也没有流一滴眼泪，只是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他跪下一条腿，抱起温特的脑袋，亲了亲他的前额，摘下他不久前挂在他脖子上的圣灵勋章的绶带，然后虔敬地放到自己胸前。

“温特给打死了？”达尔大尼央凝视着尸体，问道。

“是的，”阿多斯说，“是被他的侄子打死的。”

“天哪！他是我们当中第一个离开人世的，”达尔大尼央低声地说；“愿他安息，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查理·斯图亚特，”英国的那团军队的上校向国王走过来，说，这时国王刚刚戴上王徽，“我们的俘虏，您投降吗？”

“汤姆利森上校，”查理说，“国王是不投降的；普通的人才会屈服于暴力，就是这样。”

“交出您的剑。”

国王拔出剑，把它在膝盖上折断了。

这时候，一匹没有人骑的马奔了过来，它口吐白沫，眼睛冒火，鼻孔张开，认出了它的主人，欢快地叫着，在国王身边站住。这匹马是阿瑟斯。

国王笑了，抚摸着它，轻快地跳上马鞍。

“先生们，好，”他说，“你们愿意领我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接着，他又迅速地转过身来说：

“等等，我好像看到温特在动，如果他还有一口气，请你们凭

着神圣的宗教感情，不要抛弃这位高贵的贵族。”

“查理国王，请您放心，”摩尔东特说，“子弹已经穿过他的心脏了。”

“不要说半句话，不要做一个手势，也不要偷偷看我或者波尔朵斯一眼，”达尔大尼央对阿多斯和阿拉宓斯说，“因为米莱狄没有死，她的灵魂活在这个魔鬼的身上！”

队伍带着成为俘虏的国王向城里走去，可是，走到中途，克伦威尔将军的一名副官带给汤姆利森上校一个命令：把国王带往霍尔登贝城堡。

就在这同时，许多报信的人奔向四面八方，对全英国和全欧洲报告这个消息：查理·斯图亚特国王成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军的俘虏。

第 十 三 章

奥利弗·克伦威尔

"你们去将军那儿吗?"摩尔东特对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说,"你们知道,这次行动以后他要召见你们。"

"我们先要把我们的俘虏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达尔大尼央对摩尔东特说。"先生,您知道不知道这两位贵族每一位值一千五百个皮斯托尔?"

"啊!请你们放心,"摩尔东特说,他竭力想掩盖自己眼睛里冷酷的神情,但是掩盖不住,"我的骑士会看守他们的,会牢牢看守住他们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还是我亲自看守他们好一些,"达尔大尼央说;"况且,需要什么呢?一间很好的房间,几个卫兵,或者是要他们说一句他们保证不会设法逃走。我就去安排这些,然后我们很荣幸地去晋见将军,问他有什么吩咐带给红衣主教大人。"

"您打算立刻就动身?"摩尔东特问。

"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除非我们被派来求见的那位伟大人物乐意留住我们,不然在英国我们没有必要再待下去了。"

这个年轻人咬紧嘴唇,对着一个军士的耳边说:

"您跟牢这几个人,盯住他们;等到您知道他们在哪儿住下,就回来在城门口等我。"

那个军士点点头，表示会照做。

于是，摩尔东特不再跟随那个给带进城去的最重要的俘虏，而是朝那座山丘走去，克伦威尔在那儿观看了战斗，刚才又叫人搭起他的帐篷。

克伦威尔下过命令，不许让任何人来他身边，可是卫士认识摩尔东特，知道他是将军最亲信的心腹，所以认为将军的命令对这个年轻人并不适用。

摩尔东特分开帐篷的门帘，看见克伦威尔坐在一张桌子跟前，两手抱头，背对着他。

也许他听见了摩尔东特进来的声音，也许没有听见，可是克伦威尔没有转身。摩尔东特只好站在门口。

过了片刻，克伦威尔才抬起他沉重的前额，仿佛他从本能感觉到有人在他身后，他慢慢掉过头来。

"我说过我要一个人待着！"他看到年轻人，大声说道。

"他们认为这个命令不适用于我，先生，"摩尔东特说；"不过，如果您下令要我离开，我这就可以出去。"

"啊！是您，摩尔东特！"克伦威尔说，仿佛对方坚强的意志使蒙住他的双眼的薄雾消散了；"既然是您来了，这很好，请留下来。"

"我给您带来我的祝贺。"

"您的祝贺！祝贺什么？"

"祝贺抓住了查理·斯图亚特。现在您是英国的主人了。"

"两小时前我更像是英国的主人，"克伦威尔说。

"将军，怎么回事？"

"英国需要我抓住暴君，现在暴君抓住了。您看见他没有？"

"看见了，先生，"摩尔东特说。

"他的态度怎样?"

摩尔东特迟疑了一下,可是他还是不得不说出真相:

"他镇静庄严。"

"他说了些什么?"

"向他的几个朋友说了几句告别的话。"

"他的朋友!"克伦威尔喃喃自语地说;"难道他还有朋友?"

接着他又高声说:

"他抵抗了没有?"

"没有,先生,他被所有的人抛弃了,除掉三四人以外,所以无法抵抗。"

"他把他的剑交给了谁?"

"他没有交给谁,他把它折断了。"

"他做得对;不过,他不折断会更好些,可以派更大的用处。"

接着,沉默了一会儿。

"我好像听说,护送查理国王的那个团的团长,给打死了,是吗?"克伦威尔注视着摩尔东特,问道。

"是的,先生。"

"被谁打死的?"克伦威尔问。

"我。"

"他叫什么名字?"

"温特勋爵。"

"是您的叔叔?"克伦威尔叫起来。

"是我的叔叔!"摩尔东特说;"背叛英国的人不是我家里的人。"

克伦威尔沉思了片刻,同时望着这个年轻人。然后他带着那种莎士比亚曾经生动地描绘过的深沉的忧郁心情说:

“摩尔东特，您是一位极少见的仆人。”

“当上帝发号施令的时候，”摩尔东特说，“他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亚伯拉罕曾举刀要杀以撒，尽管以撒是他的儿子①。”

“是的，”克伦威尔说，“可是上帝没有让这次牺牲成为事实。”

“我向四周看去，”摩尔东特说，“我在原野的灌林丛中可没有看见一只公山羊，也没有看见一只小山羊。”

克伦威尔弯了弯身子。

“您是强者中之强者，摩尔东特，”他说。“法国人呢，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是勇敢的好汉，先生，”摩尔东特说。

“对，对，”克伦威尔低声说，“法国人打得很好；确实如此，如果我的望远镜不错的话，我好像看到他们排在第一行。”

“他们是在第一行，”摩尔东特说。

“不过，在您后面。”

“这是他们的马的过错，不是他们本人的过错。”

又沉默了一会儿。

“那些苏格兰人呢？”克伦威尔问。

“他们遵守了他们的诺言，”摩尔东特说，“没有动一动。”

“这些混蛋！”克伦威尔低声说。

“他们的军官请求见您，先生。”

“我没有空。钱付给他们了吗？”

---

① 亚伯拉罕，《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据《创世记》，上帝考验亚伯拉罕是否虔诚，要他将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拿刀要杀以撒时，为天使阻止。亚伯拉罕举目看时，发现在稠密的小树丛中有一只公羊，就用它代替他的儿子献为燔祭。

"今天夜里付。"

"让他们就离开，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山里去，让他们在山里掩藏起他们的可耻的行径，如果他们那儿的山有那么高可以做得到的话。我不再和他们打交道了，他们也别再来找我。现在，摩尔东特，您可以走了。"

"在我离开以前，"摩尔东特说，"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先生；还对您有一个请求，我的主人。"

"对我？"

摩尔东特鞠了一躬。

"我的英雄，我的保护人，我的父亲，我来见您，我要问您：主人，您对我满意吗？"

克伦威尔惊诧地望着他。

这个年轻人脸上毫无表情。

"很满意，"克伦威尔说；"自从我认识您以来，您不仅完成了您的任务，而且做了许多您本来不必做的事。您是一位忠实的朋友，机智的谈判代表，优秀的军人。"

"先生，您记不记得是我首先想到和苏格兰人商谈，要他们抛弃他们的国王？"

"记得，这个主意是您想出来的，这是真的；我虽然也轻视那些人，可是还没有料到他们会那样无耻。"

"我是不是出使法国的出色的使节？"

"是的，您从马萨林那儿得到了我需要得到的东西。"

"我是不是为了您的荣誉和您的利益始终在奋不顾身地战斗？"

"也许太不顾自己了，我刚才就为此责备过您。可是您提这些问题究竟有什么目的呀？"

"大人，我是想对您说，现在是您用一句话便能奖赏我的全部服务的时候了。"

"啊！"奥利弗带着有些轻蔑的情绪说；"不错，我忘记了一切服务都应该得到奖赏，您为我服务，而您还没有得到奖赏。"

"先生，我能够立刻就得到奖赏，而且得到的要超过我所希望的。"

"这是什么意思？"

"给我的奖赏就在我的手边，我几乎就拿到它了。"

"这个奖赏是什么？"克伦威尔问。"给您黄金吗？您想当官吗？您想掌管一个政府吗？"

"先生，您能不能答应我的请求？"

"先得看看是什么请求。"

"先生，每次您对我说：'您去执行一项命令'，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回答您：'我们看看是什么命令？'"

"但是如果您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呢？"

"当您有一个愿望的时候，当您要派我去实现您的愿望的时候，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回答您：'这不可能做到吧？'"

"可是，提一个请求，先说了这么多话……"

"啊！请您放心，先生，"摩尔东特带着爽直的神情说，"它不会叫您破产的。"

"那好，"克伦威尔说，"我答应会满足您的要求，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以内。说吧。"

"先生，"摩尔东特回答说，"今天早上我们抓住了两个俘虏，我向您请求把他们交给我。"

"难道他们付出了一笔可观的赎金？"克伦威尔问。

"先生，相反，我相信他们没有什么钱。"

"那么，他们可是您的朋友？"

"是的，先生，"摩尔东特大声说，"他们是我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我会为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很好，摩尔东特，"克伦威尔说，他重新恢复了对这个年轻人的好感，有些高兴起来；"很好，我把他们交给你，我甚至不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你愿意怎样对待他们就怎样对待他们。"

"谢谢，先生，"摩尔东特说，"谢谢！我的生命从今以后完全由您支配了，即使把生命交给您，我还是欠了您许多情。谢谢，对我的服务您刚才付给了慷慨的奖赏。"

他跪倒在克伦威尔的脚下，虽然这位清教徒将军不愿意，或者是装做不愿意接受别人这种像尊敬君主一样的方式，一再推开，可是摩尔东特还是握住他的手亲了一下。

"怎么！"克伦威尔说，当摩尔东特站起来的时候，他留住了他，说，"不要别的奖赏了吗？不要黄金或者官职了吗？"

"大人，您已经给了我您能够给我的一切，从今以后，我什么也不会向您要了。"

摩尔东特快活得心花怒放，两眼发亮，奔出了将军的帐篷。

克伦威尔望着他出去。

"他杀死了他的叔叔！"他喃喃自语地说；"天哪！我的仆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呀？这个人什么也不向我要，或者是装做不要，也许他却会对着上帝要比那些前来要各地的金银和穷人的面包的人更多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肯白白地为我效劳。查理成了我的俘虏，也许他还有一些朋友，我呢，一个朋友也没有。"

他叹着气，重新陷入刚才被摩尔东特打断的沉思。

第十四章

贵族们

当摩尔东特向克伦威尔的帐篷走去的时候，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领着他们的俘虏走进纽卡斯尔一座房屋里，那是指定给他们居住的地方。

摩尔东特对那个军士低声叮嘱，没有逃过这个加斯科尼人的眼睛.所以他向阿多斯和阿拉宓斯递了个眼色,关照他们要特别谨慎小心，阿拉宓斯和阿多斯因此一声不吭地在战胜者身边向前走。这样做对他们说并不困难，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疑问需要作出解答。

如果说有人感到吃惊，那便是末司革东了。他在门口看见四位朋友走过来，后面跟着一名军士和十来个人，赶忙揉揉眼睛,不能决定有没有认错阿多斯和阿拉宓斯,可是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是他们两人。他正想欢呼，波尔朵斯用不容争辩的眼光狠狠望了他一下.吓得他不敢再张嘴。

末司革东只好紧靠在门上,一动不动,等待别人向他解释这件如此奇怪的事情;特别叫他震惊的是,这四位朋友竟装做互不相识的样子。

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把阿多斯和阿拉宓斯带进来的房屋是他们昨天晚上住的地方，是克伦威尔将军分配给他们的。它

在一条街的转角上，有一个花园，还有几间突出到隔壁一条街上去的马房。

底层的窗子就像法国外省小城市里常见到的那样，都装着铁栅栏，因此就跟监狱的牢房一模一样。

两个朋友叫俘虏在他们前面先走进去，又吩咐末司革东把四匹马牵进马房以后，就站在门口。

“为什么我们不跟他们一同进去？”波尔朵斯说。

“因为，”达尔大尼央回答说，“应该先弄清楚这个军士和那十来个陪伴他的人对我们有什么企图。”

那个军士和十来个人都待在小花园里。

达尔大尼央问他们想做什么，为什么待在这儿不走。

“我们接到过命令，”军士说，“帮助您看守您的俘虏。”

对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相反，对这种周到的关心表面上应该表示一下谢意。达尔大尼央谢过了军士，又给了他一个克朗①，让他能为克伦威尔将军的健康喝两杯。

军士回答说清教徒是从来不喝酒的，他把克朗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啊！”波尔朵斯说，“多么可怕的一天呀，亲爱的达尔大尼央！”

“波尔朵斯，您说些什么？您把它叫做可怕的一天，而在这一天里我们又找到了我们的朋友！”

“是的，不过是在怎么样的场合见到的呀！”

“局面确实叫人很棘手，”达尔大尼央说；“可是没有关系，我们进去看他们吧，想法稍稍弄清楚我们眼前的处境。”

---

① 克朗，当时英国的五先令硬币。

"我们的处境的确太复杂了，"波尔朵斯说，"我现在懂得为什么阿拉密斯在那封信里特别叮嘱我要我掐死这个可怕的摩尔东特。"

"别出声！"达尔大尼央说，"不要提到这个名字。"

"可是，"波尔朵斯说，"我说的是法语，他们都是英国人呀！"

达尔大尼央带着惊讶的神情望着波尔朵斯。一个有理智的人听了各种各样的蠢话都会有这种神情。

波尔朵斯也对着达尔大尼央望，对他为什么这样惊讶丝毫也不懂，这时，达尔大尼央推推波尔朵斯，说：

"我们进去吧。"

波尔朵斯走在头里，达尔大尼央跟在后面。达尔大尼央小心地关上门，然后先后地拥抱两位朋友。

阿多斯满脸愁容，显得心事重重。阿拉密斯一会儿望望波尔朵斯，一会儿望望达尔大尼央，一句话也不说，可是他的目光充满了表情，达尔大尼央一看便全领会了。

"你们想知道我们怎么会在这儿吧？我的天主呀！这很容易猜得到。马萨林派我们送一封信给克伦威尔将军。"

"可是你们怎么会到了摩尔东特身边的呢？"阿多斯说，"这个摩尔东特，我对您说过要提防他，达尔大尼央。"

"我曾经叮嘱过您要掐死他，波尔朵斯，"阿拉密斯说。

"还是那个马萨林。克伦威尔派他去见马萨林；马萨林又派我们来见克伦威尔。一切都是命运安排。"

"对，您说得对，达尔大尼央，命运把我们分开，命运害了我们。所以，我亲爱的阿拉密斯，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了，还是听天由命吧。"

"见鬼！相反，我们要谈，因为我们曾经约定，我们永远在一

起，即使彼此进行相对立的事业。”

“啊！是的，是完全对立，”阿多斯微笑着说；“因为在这儿，我问您，您参加的是什么事业呀？达尔大尼央啊。您看，那个卑鄙无耻的马萨林利用您干了些什么。您知不知道今天您犯下了什么罪行？抓住了国王，使他蒙受耻辱，使他将被处死。”

“哎呀！”波尔朵斯说，“您这样想吗？”

“您说得太过分了，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我们可没有走到这个地步。”

“我的天主！相反，我们却走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要抓住一个国王？当大家愿意尊敬他就像尊敬一位主人的时候，谁也不会像购买一名奴隶一样购买他的。你们以为克伦威尔是为了把他重新放上王位，所以付二十万英镑的吗？朋友们，他们是要杀死他，你们瞧着好了。这还是他们能够犯的最小的罪行。侮辱一个国王还不如把他斩首来得好。”

“我不对你们说不，总之，这是可能的，”达尔大尼央说；“可是，这一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来这儿，是因为我是一名军人，因为我为我的主人们效劳，也就是说，为那些付我军饷的人效劳。我宣过誓要服从，所以我就得服从；可是，你们并没有宣过誓，你们为什么到这儿来，你们在这儿是为什么事业尽心尽力？”

“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阿多斯说；“苦难的事业，王权的事业，宗教的事业。一位朋友，他的夫人，他的女儿，给以我们荣幸，要我们帮助他们。我们已经竭尽绵薄之力为他们服务。我们没有权力，但是天主会理解我们的愿望的。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思索，达尔大尼央，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考虑，我的朋友；我并不要您改变主意，可是我要责备您。”

"哟！"达尔大尼央说，"总之，克伦威尔先生，他是英国人，他起来反对他的作为苏格兰人的国王，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我是法国人，这一切事情和我毫无关系。为什么您要我负责？"

"请说清楚，"波尔朵斯说。

"因为所有的贵族都是兄弟，因为您是贵族，因为所有的国家的国王都是贵族中的最高贵的，因为那些丧失理智的、忘恩负义的和愚昧无知的贱民总是喜欢把那些比他们优越的人压到不及他们的地位，以此为乐。而您呢，您，达尔大尼央，出身于古老的领主世家的人，具有卓越的贵族身分的人，使得一手好剑的人，居然参与这样的勾当，把一个国王交给啤酒商、裁缝、赶大车的摆布！啊！达尔大尼央，作为军人，也许您是尽了您的职责，可是，作为贵族，我对您说，您是有罪的。"

达尔大尼央嚼着一根花茎，没有回答，心里觉得很不安；他避开了阿多斯的目光，却遇到了阿拉密斯的目光。

"您，波尔朵斯，"伯爵继续说，仿佛他很怜悯达尔大尼央的尴尬处境似的；"您，我所认识的最高贵的良心，最优秀的朋友，最英勇的军人；您心灵高尚，完全配得上出生在王位下的梯级上，您迟早总会得到一位贤明的君主的报答；您，我亲爱的波尔朵斯，一位在气质、作风和胆识上都称得上是贵族的人，而您犯了和达尔大尼央同样的罪。"

波尔朵斯脸红了，不过那大多是由于快乐，而不是由于感到羞愧，但是，他却像感到委屈一样的低下了头。

"是的，是的，"他说，"我相信您说得有道理，我亲爱的伯爵。"

阿多斯站了起来。

"好啦，"他向达尔大尼央走过去，伸出了手，说道；"好啦，别

赌气啦，我亲爱的孩子，因为我对您说的这些话，我即使不是用一个做父亲的声音说出来的，至少也是用一个做父亲的心说出来的。请相信我，要对您感谢您救了我的命，而不向您提一下我的心情，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

"当然，当然，阿多斯，"达尔大尼央也紧握他的手，回答道；"可是，因为您也有一些该死的感情，是任何人都不会有的。谁能想象得到一个有理性的人会离开他的祖国法兰西，受他监护的可爱的年轻人？我们曾经在他的营地见过他。谁能想象得到这个有理性的人竟会跑来帮助一个被虫蛀蚀的、腐败透顶的王权，它总有一天早上会像一座陈旧的木板屋一样倒塌的。您说的内心感情无疑是美好的，可是它太美好了，恐怕人世间少有。"

"不管它怎么样，达尔大尼央，"阿多斯回答说，他的朋友使用他那种加斯科尼人的本领，利用他对拉乌尔的父爱向他布下圈套，可是他不会上当，"不管它怎么样，您在心底里知道得很清楚，它是正确的。可是我不应该和我的主人争论。达尔大尼央，我是您的俘虏，您照对待俘虏那样对待我吧。"

"啊！见鬼！"达尔大尼央说，"您完全知道您不会长时间地做俘虏的，我的俘虏。"

"不，"阿拉密斯说，"别人对待我们肯定会像在菲利弗① 干过的那样。"

"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达尔大尼央问。

"绞死了一半，枪决了另一半。"阿拉密斯说。

"哼！"达尔大尼央说，"我，我向您担保，只要我血管里还有

① 菲利弗，在苏格兰，1645 年 9 月王军与新军在此曾发生激战，该地遭到彻底破坏。

一滴血，你们就不会给绞死，也不会给枪决。见鬼！让他们来好了！此外，您看见这扇门吗，阿多斯？”

“怎么样？”

“是这样！只要您想的话，您就从这扇门出去；因为从现在开始，您和阿拉宓斯，你们就和空气一样自由了。”

“我很感激您，我的好达尔大尼央，”阿多斯回答说，“可是您不再能够替我们做主了，门外有人看守，达尔大尼央，这您清楚地知道。”

“那好，你们可以冲出去，”波尔朵斯说，“会怎样呢？他们最多不过十个人。”

“对我们四个人来说，十个人算不了什么，对我们两个人来说，他们人数就太多了。听着，像我们现在这样分裂，我们就只有灭亡。看看倒霉的例子吧。在旺多姆的大路上，达尔大尼央，您是那样英勇，波尔朵斯，您是那样勇敢，那样利害，可是你们却被打败了①；今天，轮到了阿拉宓斯和我，我们也是同样情况。当我们四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让我们像温特那样死去吧；至于我，只有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我才同意逃走。”

“这办不到，”达尔大尼央说，“我们是受马萨林的指挥的。”

“我知道，我不再逼您了；我讲的一番道理毫无一点儿结果；肯定这些话都是不对的，因为它们对像你们这样合情合理的头脑没有起任何作用。”

“况且，即使它们产生效果，”阿拉宓斯说，“最好也不要连累像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这样两位出色的朋友。先生们，请你

---

① 指《三个火枪手》中四人去英国时途中遇到的事。

们放心，我们死的时候不会替你们丢脸。至于我，我会以和您一起迎向子弹甚至绞索而感到自豪，阿多斯，因为我觉得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崇高。”

达尔大尼央什么话也不说，不过，他原来咬的是花茎，现在咬起他的手指。

“您认为，”他终于开口说，“别人将杀死您吗？为什么要这样做？您死对谁有好处？况且，你们是我们的俘虏。”

“您真傻，太傻了！”阿拉宓斯说，“难道您不了解摩尔东特？哼，我呀，我只和他对望一眼，我就从他的眼光里看出我们必死无疑了。”

“阿拉宓斯，应该说，我没有像您对我说的那样，把他掐死，我感到很遗憾，”波尔朵斯说。

“呸！我才不在乎什么摩尔东特！”达尔大尼央叫起来；“该死的！如果他敢碰一碰我，我就踩死他这只虫！你们不要逃，那是没有用的，因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在这儿，就像二十年前，您，阿多斯住在斐鲁街，您，阿拉宓斯，住在沃吉拉街那样安全。”

“喏，”阿多斯指着两扇射进光线照亮房间的有栅栏的窗子中的一扇说，“您待会儿就会知道该应付什么场面了，因为那边有人赶来了。”

“谁？”

“摩尔东特。”

果然，顺着阿多斯手指的方向，达尔大尼央看到一个人骑马飞奔过来。

那个人确实是摩尔东特。

达尔大尼央急忙奔出了房间。

波尔朵斯想跟他出去。

“您留下，”达尔大尼央说，“等您听到我用手指接连敲门的时候，您再出来。”

第十五章

我主耶稣

当摩尔东特向着这座房屋走来的时候，看见达尔大尼央站在门口，士兵们拿着武器东一个西一个地躺在花园的草地上。

“喂！”他叫了一声，因为他骑得太快，嗓音都有些哑了，“俘虏都在吗？”

“是的，先生，”那个军士连忙站起来，他手下的人也站了起来，一个个和他一样赶紧举手行礼。

“很好，派四个人领他们出来，马上押到我住的地方去。”

有四个人准备行动了。

“您说什么呀？”达尔大尼央带着嘲笑的神气说，我们的读者自从认识达尔大尼央以来，想必已经见过他这种神态许多次了。“请问有什么事？”

“先生，”摩尔东特说，“是我命令这四个人领出我们早上捉住的俘虏，押到我住的地方去。”

“这是为什么？”达尔大尼央问。“请原谅我好奇；可是您懂得我很想了解是怎么回事。”

“因为俘虏现在是属于我的了，”摩尔东特傲慢地说，“我高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年轻的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我看，

您弄错了吧；照习惯俘虏是属于抓住他们的人的，不属于在旁边看到他们被抓的人。您原来可以抓住温特勋爵，据人家说，他是您的叔叔，可是您更喜欢杀死他，这很好；而我们，杜·瓦隆先生和我，我们也能够杀死这两位贵族，可是我们更喜欢活捉他们。各人爱好不同。”

摩尔东特嘴唇都发白了。

达尔大尼央知道事情马上就会变糟，他用手在门上敲起近卫军进行曲的拍子。

听到第一小节，波尔朵斯就走出来了，站到门的另一边，他的脚站在门槛上，前额碰到了屋顶。

这些动作逃不过摩尔东特的眼睛。

“先生，”他怒火逐渐上升，说道，“您想抵制也没有用，这两个俘虏刚刚由总司令，我的杰出的主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交给我了。”

达尔大尼央听到这两句话，像遭到雷击一样。热血涌上了他的鬓角，眼前出现一片黑影，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残忍的愿望；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放到他的剑的护手上。

波尔朵斯看着达尔大尼央，想知道他应该怎样和达尔大尼央行动一致。

波尔朵斯的目光并没有使达尔大尼央放下心来，反而叫他十分担心，他责备起自己，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中求助于波尔朵斯牛一般大的力气，对付这样的事情看来最主要的是要使用巧计。

“武力，”他自言自语地低声说，“会叫我们都倒霉的；达尔大尼央，我的朋友，要向这条小毒蛇证明您不仅比他健壮，而且比他聪明。”

"是吗?"他深深地行了一个礼,说道,"您为什么一开始不说呢,摩尔东特先生!怎么!您是从当代最杰出的统帅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那儿来的吗?"

"我刚离开他,先生,"摩尔东特跳下了马,把马交给他的一个士兵牵着,说,"我刚离开他一会儿。"

"亲爱的先生,为什么您刚才不立刻就说清楚呢!"达尔大尼央继续说;"全英国都属于克伦威尔先生,既然您是以他的名义来向我要俘虏的,我完全听从吩咐,先生,他们属于您了,领他们走吧。"

摩尔东特得意洋洋地向屋子走过来,波尔朵斯垂头丧气,吃惊地望着达尔大尼央,张开口想说什么。

达尔大尼央在波尔朵斯的靴子上踩了一脚,波尔朵斯这才懂得他的朋友在玩弄一个计谋。

摩尔东特脚踏上门前第一级台阶,摘下帽子,打算从两个朋友中间走进屋去,同时向他手下的那四个人做了个手势,要他们跟他走。

"可是,请原谅,"达尔大尼央露出十分亲切的微笑,把手放到年轻人的肩膀上,说,"如果杰出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军把我们的俘虏交给您处理,他一定会有一张书面的赠与证明给您。"

摩尔东特突然站住了。

"一定会给您一封写给我的短信。甚至一张小小的旧纸片,证明您是以他的名义来的。您能不能把这张纸片交给我,好让我至少有一个借口可以放弃我的同胞。否则,您明白,虽然我完全相信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军对他们并无恶意,可是可能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摩尔东特向后退了几步，好像头上挨了一棍似的，他向达尔大尼央狠狠看了一眼，可是达尔大尼央却用最和蔼最亲切的态度来回答他，这样的态度总是会使一张脸上充满笑容。

“当我对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先生，”摩尔东特说，“您竟存心侮辱我似的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达尔大尼央叫起来，“我！我不相信您说的话！我亲爱的摩尔东特先生，天主保佑！相反，我根据您的外表，认为您是一位可敬的、完美的贵族；此外，先生，您愿不愿意我对您说说心里话？”达尔大尼央带着坦率的神情继续说。

“说吧，先生，”摩尔东特说。

“这儿的这位杜·瓦隆先生是个富有的人，他一年收入有四万立弗，所以他对金钱毫不在乎；我不是替他说话，而是为我自己。”

“说下去，先生。”

“好，我，我没有钱；在加斯科尼，没有钱并非丢脸的事，先生；流芳百世的亨利四世曾经是加斯科尼的国王，就像腓力四世陛下是全西班牙的国王一样，可是他一直是身无分文。”

“别说啦，先生，”摩尔东特说；“我明白您最后要说的意思，如果是像我所想的那样是什么让您不肯答应，别人可以解决这个困难。”

“啊！”达尔大尼央说，“我早知道您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好，这就是真情，这就是我的一大弱点，就像我们这些法国人喜欢说的，致命的弱点。我是一个从士兵提升的军官，仅此而已；我有的只是我的剑给我带来的东西，就是说得到的剑伤比钞票多。今天早上我抓到两个法国人，我觉得他们都是出身名门，总之，是两个获得嘉德勋章的骑士，于是，我对自己说：我的好运气来

了。我说的是两个人，因为碰到这样的情况，杜·瓦隆先生有钱，他总是把他的俘虏让给我处置。”

摩尔东特完全给达尔大尼央的花言巧语迷惑住了，他像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那样笑起来，客气地回答道：

“我待会儿就把签过字的命令送来，先生，除命令外还有两千皮斯托尔，可是，先生，现在让我先把俘虏带走。”

“不行，”达尔大尼央说；“晚半个小时对您有什么关系？先生，我是一个喜欢办事有条理的人，我们照惯例办事吧。”

“可是，”摩尔东特说，“我可能要强迫您这样做，先生，在这儿一切听从我指挥。”

“啊！先生，”达尔大尼央和气地微笑着说，“事情很清楚，尽管我们，杜·瓦隆先生和我，很荣幸地来到你们当中，可是您却并不了解我们。我们是贵族，我们两个人就能够把你们，您和您手下的八个人全都杀死。看在上帝份上，摩尔东特先生，您别固执了，因为每当别人固执的时候，我也会同样固执，而且，我会顽固得完全不讲道理。可是，”达尔大尼央继续说，“这儿的这位先生，在眼前这种情况下，远远比我还固执，比我还倔强。请再想想我们是红衣主教马萨林先生派来的，马萨林代表法国国王。因此，在现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代表法国国王和红衣主教，这种事实说明了我们作为使节是不可侵犯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是伟大的将军，肯定也是伟大的政治家，他是完全会懂得这个道理的。您去向他要一张书面命令，这有什么叫您为难的呢，亲爱的摩尔东特先生？”

“对，书面命令，”波尔朵斯说，他开始明白达尔大尼央的意图了；“我们只向您要这个。”

尽管摩尔东特很想使用武力，但是他不得不完全承认达尔

大尼央说的话很有道理。此外，对方的声望叫他不得不有所顾忌，加上今天早上他亲眼看见达尔大尼央的英勇的行动更叫他不敢低估对方，于是他考虑起来。他一点儿也不清楚这四个法国人之间深厚的友爱关系，他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因为他觉得提出赎金的要求还是合理的。

他决定不仅去取命令，而且还去拿两千个皮斯托尔，他估计这是两个俘虏的代价。

摩尔东特跨上了马，他叮嘱军士要对俘虏严加看守，然后掉转马头，飞快地消失了踪影。

"好！"达尔大尼央说，"去帐篷一刻钟，回来一刻钟，对我们来说，这时间足够了。"

接着，他走到波尔朵斯身边，他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因此旁边盯住他望的人还以为他继续刚才内容的谈话。

"亲爱的波尔朵斯，"他盯着对方的面孔，说道，"您听好……首先，您刚才听到的话一个字也不能告诉我们的朋友；他们不必要知道我们为他们做的事。"

"好，"波尔朵斯说，"我明白了。"

"您去马房，您在那儿会找到末司革东，你们给马都上好鞍子，在两旁的皮套里放好手枪；然后把它们带出来，牵到下面的街上，等着上马；其余的事由我来办。"

波尔朵斯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他对他的朋友一向是完全信任的，答应照着吩咐去做。

"我去了，"他说；"不过，我要到那两位先生待的房间里去吗？"

"不，不用去。"

"那么，请您把我放在壁炉上的钱包带给我。"

"您放心好了。"

波尔朵斯沉着镇静地向马房走去。他在那些士兵中间走过去。尽管他是一个法国人，那些士兵也禁不住赞赏他高大的身材和健壮的四肢。他在街道的拐角上碰见末司革东，就带他一起去马房。

波尔朵斯走后，达尔大尼央就轻轻地吹起口哨，他吹的是一首小调，一路吹着走进房子里。

"我亲爱的阿多斯，我刚才考虑过您说的那些话，我觉得它们是有道理的；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确实感到很懊悔。您说过，马萨林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我决定和你们一起逃走。别再犹豫了，你们做好准备。你们的两把剑在屋角落里，不要忘记带上，在我们当前的处境，它们可能是非常有用的；这叫我想起了波尔朵斯的钱包。哈，在这儿！"

达尔大尼央把钱包放进他的口袋里。那两位朋友惊愕地望着他这样做。

"怎么，还有什么奇怪的？"达尔大尼央说，"你们难道不信。我原来成了瞎子，阿多斯使我恢复了视觉，又看得清楚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们过来。"

那两个朋友走到他跟前。

"你们看到这条街吗？"达尔大尼央说，"马就在那儿，你们从大门出去，往左拐，跳上马，这样一切都成功了。你们别的什么也不用担心，只要注意听我的暗号，暗号是我叫一声：'我主耶稣！'"

"可是，达尔大尼央，您要保证您也走！"阿多斯说。

"我对着天主发誓一定走！"

"说定啦，"阿拉宓斯说。"听到叫'我主耶稣'，我们就出去，

我们把所有挡住我们去路的人打翻，跑到我们的马那儿，跳上马去，拼命向前跑，对不对？”

“太对了！”

“瞧，阿拉宓斯，”阿多斯说，“我一直对您说，达尔大尼央是我们几个人当中最出色的。”

“好啦！”达尔大尼央说，“别恭维啦，我得赶紧走了。回头见。”

“您和我们一同逃，对吗？”

“我相信不会错。不要忘记暗号：‘我主耶稣！’”

他像进来的时候那样从容地走了出去，接着又继续用口哨把他进来的时候中断了的小调吹起来。

那些士兵有的在赌牌，有的在睡觉，有两个人在一个角落里不合调地唱圣诗《巴比伦河上》。

达尔大尼央招呼那个军士。

“我亲爱的先生，”他对军士说，“克伦威尔将军派摩尔东特先生来找我，我请您好好看守好俘虏。”

军士做做手势，表示他不懂法语。

于是，达尔大尼央也做了种种手势，想使军士懂得他听不懂的意思。

军士点点头同意了。

达尔大尼央向马房走去。他看到五匹马都装好上鞍子，他的马和其他人的马一样。

“你们每人各牵一匹马，”他对波尔朵斯和末司革东说，“往左边拐，好让阿多斯和阿拉宓斯从他们的窗口清楚地看到你们。”

“他们就会出来吗？”波尔朵斯问。

"一会儿就会出来。"

"您没有忘记我的钱包吧?"

"没有,您放心好了。"

"很好。"

波尔朵斯和末司革东各自牵了一匹马,到指定的地方去了。

剩下达尔大尼央一个人,他打火镰,点燃了一根比一般长两倍的像根小扁豆的火绒,然后骑马来到士兵们的中间,面对那座房屋的门站住。

他抚摸自己骑的马,把那一小块火绒放进那匹牲口的耳朵里。

只有像达尔大尼央这样高明的骑手才敢冒险做这样的事,因为这匹马一感到烧得好疼,立刻痛苦地大叫了一声,直立起来,接着又乱蹦乱跳,好像发了疯一样。

那些士兵害怕给踩伤,连忙东逃西散。

"快来救我!快来救我!"达尔大尼央大叫。"拉住它!拉住它!我的马发疯了。"

果然,一刹那间,这匹马两眼仿佛在流血,不住地吐白沫。

"快来救我!"达尔大尼央一直叫着,可是没有一个士兵敢来帮助他。"快来救我!你们能眼看着我死吗?我主耶稣!"

达尔大尼央刚大声说出这几个字,那扇门就打开了,阿多斯和阿拉宓斯举着剑冲了出来。可是,由于达尔大尼央安排的妙计,一路上无人阻挡。

"俘虏逃了!俘虏逃了!"那个军士叫起来。

"抓住他们!抓住他们!"达尔大尼央喊道,同时放松缰绳,

让发狂的马乱奔.踢倒了两三个人。

"Stop! stop!①"士兵们跑去拿他们的武器。

可是,两个俘虏已经跳上了马,他们一骑到马上，就一分一秒也不耽误地朝最近的城门飞快奔去。在半路上，他们看到了回来找主人的格力磨和布莱索阿。

阿多斯做了一个手势,格力磨就全明白了,他连忙跟着这一小队人走。他们好像一阵旋风，达尔大尼央在最后面，一直不断地高喊,催大家快跑。他们穿过城门,像一个个影子，守城门的士兵还没有想到拦住他们,他们已经到了旷野上。

那些士兵依旧在大声喊着:"Stop! stop!②"那个军士开始发觉上了当,又气又急,直拉自己的头发。

就在这时候,他们看见一个人骑马奔驰而来,手上拿着一张纸。

这是摩尔东特,他带着命令回来了。

"俘虏呢?"他一面跳下马来,一面大声问道。

军士没有气力回答他，只用手指指打开的门和空无一人的房间。摩尔东特奔向门前的台阶,全都明白了,大叫一声，仿佛他的肚子给刺开一样,接着昏倒在石阶上。

---

①② 英文:站住! 站住!

第十六章

处境再困难，不会丧失勇气，也不会丧失好胃口①

这一小队人，谁也不说一句话，也不朝后看，一直往前飞驰，穿过了一条他们不知其名的小河，将左边的一座城市留在后面，阿多斯说那是达勒姆。

终于，他们远远望见一座小树林，于是他们最后一次用马刺狠狠刺了一下马，向小树林奔去。

青枝绿叶，茂密浓厚.他们一消失在这道幕后面，来追赶他们的人就无法再看到他们。他们停了下来，商量下步怎样行动。他们把马交给两个仆人，让它们喘喘气，但是没有卸下鞍子和笼头，格力磨给派去放哨。

"您先过来，让我好好拥抱您，我的朋友，"阿多斯对达尔大尼央说，"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您是我们中间真正的英雄！"

"阿多斯说得对，我佩服您，"阿拉密斯紧紧抱住达尔大尼央，说："您绝顶聪明，目光敏锐，双臂有力，从不退缩，有谁能比得上！"

"现在，"加斯科尼人说，"一切都妥帖了，我为我，为波尔朵斯，接受你们的拥抱和感谢。我们还有时间，来，来。"

达尔大尼央招呼两位朋友过来，要他们也对波尔朵斯致意，

他们同波尔朵斯紧紧握手。

"现在，"阿多斯说，"不能像疯子一样冒险了，而是要决定一个计划。我们往后该怎么做？"

"我们要做的，见鬼，说起来并不难。"

"快说呀，达尔大尼央。"

"我们赶到最近的一个海港，把我们手上的一点儿钱聚在一起，租一条船回法国。我有多少钱全拿出来，一个苏也不留。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生命，而我们的生命，应该说，目前是千钧一发。"

"杜·瓦隆，您有什么想法？"阿多斯问。

"我吗，"波尔朵斯说，"我完全同意达尔大尼央的意见；这个英国真是个讨厌的地方。"

"那么，您已经决定要离开英国了？"阿多斯问达尔大尼央。

"天哪，"达尔大尼央说，"我看不出这儿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

阿多斯和阿拉密斯互相对望了一眼。

"那你们走吧，我的朋友，"他叹了口气，说。

"怎么，叫我们走？"达尔大尼央说。"我认为是我们一同走！"

"不，我的朋友，"阿多斯说；"我们应该分手了。"

"你们要分手！"达尔大尼央听到这句意想不到的话，不禁呆住了。

"怎么！"波尔朵斯说；"为什么我们要分手，既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

① 本章原标题应是：事实证明，处境再困难，勇敢的人决不会丧失勇气，结实的胃也决不会丧失好胃口。现简化。

“因为你们，你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你们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回法国去，可是我们的使命并没有完成。”

“你们的使命没有完成？”达尔大尼央惊讶地望着阿多斯说。

“没有，我的朋友，”阿多斯回答说，他的嗓音又温和又有力。“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保护查理国王，我们没有很好地保护好他，所以我们应该去救他。”

“救国王！”达尔大尼央从阿多斯望到阿拉密斯身上。

阿拉密斯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

达尔大尼央的脸上露出了深切同情的神情；他开始相信他是在和两个失去理智的人打交道。

“你们也许不是在说真话吧，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国王正被军队押送着去伦敦。这支军队由一个屠夫，或者说由屠夫的一个儿子，这无关紧要，哈里森上校指挥。我可以对你们肯定地说，对国王的起诉等他一到伦敦就会开始。我曾经听见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本人亲口说过这件事，所以知道。”

阿多斯和阿拉密斯又对看了一眼。

“如果对他起诉，那么很快就会进行审判，”达尔大尼央继续说。“是呀！那些清教徒先生都是办事迅速的人。”

“您认为国王会判什么刑？”阿多斯问。

“我担心他会判死刑；他们干了许许多多反对他的事，他是不会原谅他们的，所以他们只有采取这个办法：把他处死。奥利弗·克伦威尔到巴黎以后，别人领他去看囚禁旺多姆先生的万森城堡主塔，你们知道当时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一句什么话？”波尔朵斯问。

“要碰君主亲王，只应该碰他们的头颅。”

"我知道这句话，"阿多斯说。

"现在他抓住了国王，你们想他会不急于使他的格言成为事实？"

"当然会，我也这样相信，可是这就更有理由不应该让那颗受到威胁的尊贵的头颅任人处置。"

"阿多斯，您疯啦。"

"没有，我的朋友，"这个贵族平静地说，"温特到法国去找我们，带我们去见了昂利埃特夫人，王后陛下赐予埃尔布莱先生和我这种荣幸，要求我们帮助她的丈夫；我们对她做了保证，我们的保证包括一切。我们用我们的膂力，我们的智力，总之，我们的生命来做保证；我们还要履行我们的诺言。埃尔布莱，您同意我的话吗？"

"是的，"阿拉密斯说，"我们这样保证过。"

"此外，"阿多斯继续说，"我们还有一个理由，请您听着。目前在法国，人人穷苦不堪，但又鼠目寸光。我们有一位年方十岁的国王，他还不知道今后如何打算。我们有一位迷于迟来的情欲的王后，她丧失了理智。我们有一位统治法国的首相，他统治国家就像管理一个大农场，也就是说，他关心的只是如何使用意大利式的阴谋诡计深耕田地，让它能长出黄金来。我们的那些亲王反对首相，完全从个人私心出发，他们除了从马萨林手上得到一些金条和零零碎碎的权力以外，什么也捞不到。我为这些人效劳，不是出于热情，天知道我是怎样估量他们的价值的，在我的评价里他们地位很低，我为他们效劳，是基于原则。今天，这是另一回事了。我在我的生命道路上遇到了一件极其不幸的事，一件王室中的不幸的事，一件属于全欧洲的不幸的事，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如果我们能够救出国王，那将多么光荣；如果

我们因为他而丧命．那会多么崇高！”

“这么说，你们事先就知道你们会为他死去，”达尔大尼央说。

“我们是这样担心的，我们唯一感到痛苦的就是要死在远离你们的地方。”

“在外国，在一个敌人的国家，你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年轻时代，在英国旅行过，我的英语说得和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完全一样，阿拉宓斯呢，他也懂一点儿语言方面的知识。我的朋友，如果我们有你们在一起那该有多好！您，达尔大尼央，您，波尔朵斯，我们四个人，二十年前第一次聚到了一起，现在我们不仅能抗击英国，而且能抗击三个王国！”

“你们向那位王后保证过要夺取伦敦塔①吗？”达尔大尼央幽默地说，“保证过要打死十万士兵，跟一个国家的意愿和一个人的野心斗争，并且取得胜利吗？而这个人的名字叫克伦威尔。您，阿多斯也好，您，阿拉宓斯也好，你们以前没有看见过这个人。是呀！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叫我十分清楚地联想到我们的红衣主教，那另外一位，伟大的一位②！这是你们完全懂得的。不要过分夸大你们的义务。看在老天的份上，亲爱的阿多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当我朝着您看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位很有理智的人；在您回答我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喂，波尔朵斯，请您到我这儿来。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请坦率地说说。”

“并不好，”波尔朵斯回答道。

“听着，”达尔大尼央继续说下去，他看到阿多斯不在听他

---

① 伦敦塔，为伦敦古堡，曾作过监狱。

② 指黎塞留。

说话，而好像在听自己心里的一个声音说话，感到不耐烦起来，“听我的劝告您决不会吃亏的；好吧，相信我说的，阿多斯，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堂堂正正地完成了；和我们一起回法国去吧。”

“朋友，”阿多斯说，“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你们可是有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阿多斯笑了笑。

达尔大尼央生气地拍拍自己的大腿，低声说着一些他能够找得到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可是阿多斯听了这些理由，只是用冷静和温和的微笑来回答，阿拉密斯也不说话，不停地摇头。

“好吧！”达尔大尼央怒冲冲地说，“好吧！既然你们要这样做，那就让我们把尸骨留在这个该死的国家吧，这儿一年四季都冷得要命，连最好的天气也有雾，一有雾就下雨，一下雨就发大水；这儿的太阳好像月亮，月亮好像干乳酪。不过，说到正题上来，死在这儿，或者死在别处，既然都是应该死，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

“不过，亲爱的朋友，”阿多斯说，“您好好想一想，在这儿要死得早一些。”

“算啦！早一些，晚一些，这不值得计较。”

“如果我对什么事情感到吃惊的话，”波尔朵斯带着教训人的口吻说，“就是这并没有已经成为现实。”

“啊！以后会成为现实的，您放心好了，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这么说，大家意见一致了，”这个加斯科尼人又说道，“假使波尔朵斯不反对的话……”

“我吗，”波尔朵斯说，“您想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况且，我

觉得拉费尔伯爵刚才说得非常好。"

"可是，达尔大尼央，您不考虑您的前程了吗？波尔朵斯，您不考虑您的要求了吗？"

"我们的前程，我们的要求！"达尔大尼央激动地抢着说；"既然我们要救国王，我们还用得着管这些吗？一旦救出了国王，我们把他的朋友召集在一起，我们要打垮清教徒，重新得到英国，和国王一起回伦敦，我们把他稳稳妥妥地送上宝座……"

"他会封我们为公爵，给我们做议员，"波尔朵斯说，他的眼睛闪着快乐的光芒，即使他是从神话中看到这样的前途。

"也许他会忘记我们，"达尔大尼央说。

"是吗？"波尔朵斯不大相信。

"怎么不会！亲爱的波尔朵斯，这样的事有过；我好像记得以前我们帮了奥地利安娜王后很大的忙，比我们今天要为查理一世做的事还吃力得多，可是奥地利安娜王后还是忘记了我们，一忘就快近二十年。"

"可是，不管怎样，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您对帮了她的忙后来感到懊恼吗？"

"不，一点儿也不，"达尔大尼央说，"我甚至可以坦白地说，就是在我心情最恶劣的时候，是呀！我也能够从这段回忆中获得安慰。"

"达尔大尼央，您看得很清楚，国王王后常常忘恩负义，可是天主却永远不会如此。"

"瞧，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我相信如果您在地上遇到一个魔鬼，您也会想尽办法把它带到天上去的。"

"决定了吗？"阿多斯向达尔大尼央伸出手，说。

"决定了，全谈妥了，"达尔大尼央说，"我发觉英国是一个可

爱的国家，我要留下来，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不要强迫我学习英语。”

“那好，现在，”阿多斯高兴地说，“对着正在听我们说话的天主，我以我的自信毫无污点的名字向你们保证，我相信有一个力量在关心我们，我希望我们四个人会重返法国。”

“算啦，”达尔大尼央说；“我可是要坦率地说，我相信结果完全相反。”

“这位亲爱的达尔大尼央！”阿拉密斯说，“他在我们当中代表议会中的反对派，他们这些人总是说‘反对’，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总是和您一致。”

“是的，不过目前他们在拯救一个国家，”阿多斯说。

“好！现在一切都决定了，”波尔朵斯满意地搓搓手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吃饭了！我好像觉得，我们以前即使在最危急的处境，也不会不吃饭的。”

“啊！对，对，要吃饭，可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大家吃一顿煮羊肉就算吃了最好的菜肴，喝喝啤酒就觉得喝了最美的名酒，还谈得上什么吃饭！真见鬼，阿多斯，您怎么会来这样一个国家的？啊，对不起，”他又微笑着说，“我忘记您不再是阿多斯了。可是，不要紧，说说您的怎样吃饭的打算吧，波尔朵斯。”

“我的打算！”

“对，您不是有一个打算吗？”

“没有打算，我肚子饿，就是这样。”

“该死！如果说肚子饿，那我也饿了；可是光说肚子饿不解决问题，应该找到吃的，除非像我们的马一样吃青草……”

“哦！”阿拉密斯说，他可一点儿不像阿多斯那样对人间事物

漠不关心，"当年我们在'帕尔帕若'客店吃的牡蛎味道多么鲜美啊！你们还记得吗？"

"还有盐田羊的后腿！"波尔朵斯舔舔嘴唇说。

"可是，"达尔大尼央说，"我们不是有我们的朋友末司革东吗，他在商底伊曾经使我们生活得非常好，是不是，波尔朵斯①？"

"不错，"波尔朵斯说，"我们有末司革东，可是，自从他担任管家以来，变得笨重不堪了；不过不要紧，我们叫他来。"

他为了让对方能客气地回答他，就喊了一声：

"喂，末司东②！"

末司革东来了，他一副可怜相。

"您怎么啦，我亲爱的末司东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您病了？"

"先生，我肚子饿坏了，"末司革东回答说。

"好呀，正是为了这件事我们叫您来的，我亲爱的末司东先生。您能不能用活结捉到几只可爱的兔子和诱人的山鹑，把它们用白葡萄酒烩或者加调味汁烤，就像我们在那家什么旅店里那样，天哪，我怎么记不起那家旅店的名字了③？"

"在那家……"波尔朵斯说。"天哪，我也记不起旅店的名字了。"

"这没有什么关系；当时您用活结套来好几瓶陈年的勃艮第葡萄酒，把您的主人的伤治好了，对不对？"

"哎呀，先生！"末司革东说，"我担心您对我提出来的这种种东西在这个可怕的国家里是不容易找到的，我认为我们最好还

①③ 见《三个火枪手》上册第二十五章。

② 末司革东喜欢别人叫他末司东。

是去那边的一座小房子，请求那儿的主人接待我们，我看到它就在树林边上。"

"怎么！附近有一座房子？"达尔大尼央问。

"是的，先生，"末司革东回答说。

"那好，就依照您说的，我的朋友，我们去请求那座房子的主人招待我们吃一顿饭。先生们，你们的意见怎样？末司东先生的建议诸位觉得有道理吗？"

"嗨！嗨！"阿拉宓斯说，"万一房子的主人是清教徒呢？……"

"见鬼，那太好了！"达尔大尼央说，"如果他是清教徒，我们就告诉他国王已经被抓住了，为了祝贺这件事，他会请我们吃几只白母鸡。"

"可是，如果他是保皇党呢？"波尔朵斯说。

"要是这样，我们就装出一副悲痛的神情，然后我们就拔他的黑母鸡的毛。"

"您真是一个福星，"阿多斯听了这个顽强的加斯科尼人的俏皮话，不由得笑了，"因为您总是高高兴兴地看待一切事物。"

"您说有什么办法呢？"达尔大尼央说，"我出生的国家的天空是没有一丝阴云的。"

"那儿和这儿是不一样，"波尔朵斯说，同时伸出手去，他脸颊上刚刚感到一种清凉的感觉，他想知道是不是真的下了雨，有一滴雨落到了他的脸上。

"走吧，走吧，"达尔大尼央说，"这样一来，我们更应该赶快上路了……来呀，格力磨！"

格力磨来了。

"喂，格力磨，我的朋友，您有没有看见什么？"达尔大尼央问。

"什么也没有看见，"格力磨回答说。

"那些笨蛋，"波尔朵斯说，"他们甚至不追我们。啊！换了我们就要追了！"

"嗨！他们可做错了，"达尔大尼央说，"我非常乐意在这个小小的台巴依德①跟摩尔东特说两句话。你们看，这儿正是把一个人痛痛快快地撂倒的绝妙所在。"

"诸位先生，"阿拉宓斯说，"我完全相信儿子的本领比不上母亲。"

"亲爱的朋友，"阿多斯说，"等一等再说这话，我们离开他才两个小时，他还不知道我们走的是哪个方向，不清楚我们目前在哪儿。如果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的脚踏上法国的土地以前，我们没有给杀死，也没有给毒死，那么，我们回法国后，才能说他的本领没有他的母亲大。"

"现在最重要的是吃饭，"波尔朵斯说。

"确实如此，"阿多斯说，"因为我也饿极了。"

"注意黑母鸡！"阿拉宓斯说。

末司革东领着四位朋友向那座房子走去，他们差不多都恢复了以前的无忧无虑的心情，因为，正像阿多斯说的那样，四个人现在又团结一致了。

---

① 台巴依德，是古埃及的一部分，也叫上埃及，是古时基督教徒隐修的地方。一般比喻为荒僻的隐居地。

第十七章

向被废黜的国王致敬

我们的这几个逃亡者走近那座房子的时候，看到地上到处是遭到践踏的痕迹，好像是大队骑马的人路过这儿踩成的；到了房子门前，脚印就更加清楚了。这队人马，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在这儿停留过。

“该死！”达尔大尼央说，“事情很清楚，国王和押送他的人刚经过这儿。”

“真见鬼！”波尔朵斯说，“这样一来，他们把东西都吃光了。”

“哈！”达尔大尼央说，“他们也许会留下一只母鸡来。”

他跳下马，去敲房子的门，可是没有人回答他。

门没有关紧，他推开门，看到第一间房间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

“怎么样？”波尔朵斯问。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达尔大尼央说。随后，他叫了一声：“哎呀！”

“什么事？”

“血！”

听见他这样说，三位朋友都跳下马来，走进第一间房间；可是这时达尔大尼央已经推开第二间房间的门了，从他脸上的表

情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准是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三位朋友向他走过去，他们看见地上有一个年纪还轻的男人躺在血泊当中。

看得出来，他是想爬到床上去，但是力气不够，倒在地上。

阿多斯第一个走到这个不幸的人跟前，他相信看到这个人动了一动。

"怎么样？"达尔大尼央问。

"是这样，"阿多斯说，"如果他已经死了，那时间也不会有多久，因为他身上还有热气。不过，他并没有死，他的心在跳动。喂，我的朋友！"

受伤的人叹了一口气；达尔大尼央用手捧了水，洒在他的脸上。

那个人张开了眼睛，使劲想抬起头来，然而又倒下去了。

阿多斯想把他的头抱起来放到自己的膝盖上，可是他发现伤口就在小脑上面，头顶裂开了，血不住地流出来。

阿拉密斯用一条毛巾浸了浸水，贴在他的伤口上，凉爽的感觉使他恢复了知觉，他又一次张开眼睛。

他惊讶地望着这几个看起来是对他同情的人，他们在尽力帮助他。

"您是和朋友们在一起，"阿多斯用英语说道，"所以您可以放心。如果您有气力的话，请把发生的事情说给我们听。"

"国王，"受伤的人低声地说，"国王被俘虏了。"

"您看见他了吗？"阿拉密斯也用英语问他。

那个人没有回答。

"您放心，"阿多斯说，"我们都是国王陛下的忠诚的仆人。"

"您对我说的是真话吗？"受伤的人问。

“以贵族的名誉保证。”

“那么我可以对你们直言不讳了？”

“说吧。”

“我是国王的内侍帕里的弟弟。”

阿多斯和阿拉密斯想起来了，他们在国王帐篷的过道里的时候，温特叫唤的仆人的名字就叫帕里。

“我们知道他，”阿多斯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国王！”

“是的，是这样，”受伤的人说。“他看到国王被俘虏以后，就想到了我。他们经过我家门前的时候，他以国王的名义要求在这儿休息一下。他的要求给接受了。他们说国王饿了，把国王带到我待的房间里，让他在这儿吃饭，同时在门口和窗口都设了卫兵看守。帕里熟悉这间房间，因为陛下在纽卡斯尔的时候，他来看过我好几次。他知道在这间房间里有一个翻板活门，下面通到地窖里，从地窖能够走到果园。他对我做了个手势。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是这个手势看守国王的士兵肯定也看到了，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我可不知道他们已经猜想到了什么，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救出国王陛下。我想到时间紧急，就假装出去找木柴，从地道走进地窖，地窖上面就是翻板活门。我用头顶起了木板，这时帕里轻轻地插上门闩，我向国王示意，要他跟我走。天哪！他不肯，仿佛他很厌恶这样逃跑似的。可是帕里合起双手，一再恳求，我也在一旁请求他不要失去这样一个好机会。最后他终于决定跟我走。幸亏是我走在前面，国王在我后面，相隔几步远。走到地道里以后，我突然看到前面出现一个很大的黑影。我想叫喊好通知国王，可是来不及了。我头上给打了一下，就像房子倒在我的头顶上似的。我昏过去了。”

“善良正直的英国人！忠诚的仆人！”阿多斯说。

“我恢复知觉的时候，还躺在原来的地方。我爬到院子里，国王和押送他的人已经走了。我大约又花了一个小时从院子爬到这儿，可是我一点儿气力也没有了，我又失去了知觉。”

“现在您觉得怎么样？”

“很不好，”受伤的人说。

“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吗？”阿多斯问。

“请把我放到床上去；我觉得这会减轻一些我的痛苦。”

“您有没有什么人能照顾您？”

“我的妻子在达勒姆，她随时都会回来的。可是，你们不需要什么吗？没有什么要求吗？”

“我们来这儿本来是想向您要些吃的。”

“天哪！他们把什么都抢走了，家里连一块面包也没有留下。”

“您听见了吧，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我们只好另外找地方想法吃晚饭了。”

“现在这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达尔大尼央说；“我肚子不饿了。”

“说真的，我也不饿了，”波尔朵斯说。

他们把那个年轻人抬到床上，再叫格力磨来替他包扎伤口。格力磨替四位朋友当差，好多次有机会使用敷料和纱布，所以多少懂得了一点儿外科医生的本领。

这时，几个逃亡者回到前面房间里，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现在，”阿拉密斯说，“我们知道了发生的情况，国王和押送他的队伍已经从这儿走过去了，我们应该朝相反的方向走。您的意见怎样，阿多斯？”

阿多斯没有回答，他在思索。

“对，”波尔朵斯说，“我们朝相反的方向走。如果我们跟在押送队伍后面，我们会发现什么都被吃得精光，最后我们只好饿死；这个英国真是个该死的地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没有吃上晚饭。对我来说，晚饭是我最爱享受的一顿饭。”

“您认为怎么样，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您同意阿拉宓斯的意见吗？”

“不同意，”达尔大尼央说，“相反，我的意见和他完全不同。”

“怎么？您想跟在押送队伍后面走？”波尔朵斯吃惊地说。

“并不是这样，而是和他们一同走。”

阿多斯高兴得眼睛都发亮了。

“和押送队伍一同走！”阿拉宓斯叫起来。

“让达尔大尼央说下去，您知道他是足智多谋的人，”阿多斯说。

“毫无疑问，”达尔大尼央说，“应该到一个别人不会来找我们的地方去。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到清教徒当中来找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去跟清教徒混在一起。”

“好呀，伙计，好呀，真是了不起的主意，”阿多斯说，“我本来要提出来的，让您先说了。”

“您的意见也是这样吗？”阿拉宓斯问。

“是的。他们认为我们是想离开英国，所以会到各个港口搜寻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却和国王一同到了伦敦；一旦到了伦敦，我们就无法给人找到了，在一百万人当中要藏身是不难的。况且，”阿多斯对阿拉宓斯看了一眼，又说下去，“一路上也许还会遇到什么好机会。”

“对，”阿拉宓斯说，“我明白了。”

“我，我可一点儿也不明白，”波尔朵斯说，“不过没有关系，

既然这是达尔大尼央也是阿多斯的意见，那总是最了不起的。”

“可是，”阿拉宓斯说，“我们不会引起哈里森上校的怀疑吗？”

“嗨，见鬼！”达尔大尼央说，“我正是要在他身上打主意呢。哈里森上校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在克伦威尔将军那儿看见过他两次，他知道我们是马萨林大人从法国派来的。他把我们看成像弟兄一样。此外，他不是屠夫的儿子吗？对不对？那好，波尔朵斯可以向他露一露怎样一拳打死一头牛的本领，我呢，给他看看怎样抓住牛角摔倒一头公牛，这样就能骗得他的信任。”

阿多斯笑了。

“您是我认识的伙伴中最杰出的一个，达尔大尼央，”他伸出手来，和加斯科尼人握手，“我又找到了您，真是太高兴了，我亲爱的孩子。”

我们都知道，阿多斯在心情最激动的时候，就把达尔大尼央叫做“孩子”。

这时候，格力磨从房间里走出来。受伤的人已经包扎完，他觉得好一些了。

四位朋友和他告别，问他有没有口信要带给他的哥哥。

“请对他说，”这个正直的人回答说，“要他告诉国王，我没有给打死；我虽然微不足道，可是我相信陛下会以为我已经死去而责备自己，并且会为我惋惜。”

“请放心，”达尔大尼央说，“在今天晚上以前，您哥哥就会知道这件事。”

这一小队人马重新上路，一路上不用担心迷路，因为他们想跟踪的人在穿过的原野上留下了清楚的踪迹。

这样静悄悄地走了两个小时，达尔大尼央走在最前面。在

一条路的拐弯处，他站住了。

“哈哈！”他说，“我们要追的人就在那边。”

果然，在大约半法里远的地方出现一大队骑马的人。

“我亲爱的朋友们，”达尔大尼央说，“你们把剑交给末司东先生，以后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他会再还给你们，你们可不要忘记你们是我们的俘虏。”

跟着，他们驱马快步向前，虽然马都有些劳累了。不一会，他们就赶上了押送国王的队伍。

国王走在最前面，四周围着哈里森上校团里的一些士兵，他镇定自若，始终那样威严，显出他一种坚定的毅力。

他看到了阿多斯和阿拉密斯，以前别人不让他有时间和他们告别，现在他们就和他相隔几步远，尽管他相信他们也成了俘虏，可是他在这两位贵族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们仍然是朋友，他的苍白的脸高兴得发红了。

达尔大尼央赶到队伍的头上，让他的两位朋友给波尔朵斯照看，他直奔到哈里森那儿。哈里森因为在克伦威尔那儿见到过他，所以果然认出了他。哈里森很有礼貌地接待他，就像有他那种身分和个性的人应该做的那样。达尔大尼央原来预料的没有错，上校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丝毫怀疑。

队伍停住不走了，暂时休息是让国王吃晚饭。不过这一次防范得特别严密，免得他再想逃走。在客店的大房间里，给国王放了一张小桌子，军官们坐的是一张大桌子。

“您和我一起吃饭吗？”哈里森问达尔大尼央。

“哎呀！”达尔大尼央说，“这叫我太高兴了，不过我有一个同伴，杜·瓦隆先生，还有两个我不能离开的俘虏，全都来了，您的桌子是坐不下的。可是我们另外想个好办法，请您叫人在房间

角落里给我们摆一张桌子，再从您的饭菜中分一些您认为合适的给我们，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都要饿死了。这等于我们在一起吃晚饭，因为我们是在同一间房间里呀。”

“行，”哈里森说。

事情就照达尔大尼央希望的那样安排好了，当他再回到上校身边的时候，他看到国王已经在那张小桌子前面坐下，帕里在伺候着他。哈里森和他手下的军官同坐一张桌子。在角落里，那儿的位子是留给他和他的同伴的。

清教徒军官坐的是一张圆桌子，也许是碰巧，也许是考虑欠周，哈里森的背对着国王。

国王看见这四位贵族进来，不过他装出毫不注意他们的样子。

他们走到留给他们的桌子前坐下，特地都避免背朝着人，所以他们能面对着军官的桌子和国王的桌子。

哈里森要好好招待他的客人，把他桌子上最好的菜送给他们，四位朋友感到不幸的是没有葡萄酒喝。阿多斯对这件事全无所谓，但是达尔大尼央、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每次不得不喝啤酒这种清教徒饮料的时候，都要皱眉头。

“上校，说真心话，”达尔大尼央说，“我们对您的亲切招待十分感谢，因为，如果没有您，我们可能就吃不上一顿晚饭了，就像我们没有吃到午饭一样。我这位朋友杜·瓦隆先生和我一样感谢您，因为他饿坏了。”

“我现在还饿呢，”波尔朵斯说，同时向哈里森上校行礼。

“你们遇到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因此没有吃到午饭？”上校笑着问。

“由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上校，”达尔大尼央说。“我急着

要赶上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顺着您走过的路走，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司务长本来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他总该知道一支像您率领的这样英勇的好队伍经过的地方，不会剩下一点儿东西。后来我们走到一幢在树林边上的漂亮小房子，红屋顶，绿板窗，远远望去，有一种喜气洋洋的样子，叫人越看越爱看。我们原来想在里面找到几只母鸡，准备烤烤吃，再能找到一些火腿，打算放在铁架子上烤，可是全都没有看到，只看见一个可怜的家伙，浑身都是……您一定理解我们是多么失望。见鬼！上校，请代我向您那位打了那么一下的军官表示祝贺，那一下打的真漂亮，连我的朋友杜·瓦隆先生都大为赞赏，因为他也是喜欢客客气气地动动拳头的。”

“是呀，”哈里森笑着说，同时朝着同桌的一个军官望去，“只要格罗洛负责干这种事情，就用不着其他的人以后再去帮忙。”

“啊！是这位先生，”达尔大尼央一面向那个军官行礼致敬，一面说；“我很遗憾，先生不会说法语，否则我要亲口对他表示祝贺。”

“我准备接受您的祝贺，并且也要亲口向您祝贺，先生，”那个军官用相当流利的法语说道，“因为我在巴黎待过三年。”

“太好了，先生，我迫不及待地要对您说，”达尔大尼央继续说，“那一下打得真准，您几乎把您那个人打死了。”

“我相信他已经打死了，”格罗洛说。

“没有死。就差那么一点点，这是真的，但是他没有死。”

达尔大尼央说话的时候，向帕里看了一眼，帕里正站在国王前面，脸上像死人一样灰白。这一眼就是告诉他这个消息是特地说给他听的。

国王也听到了这段谈话，他心里感到难以形容的悲痛，因为

他不知道这个法国军官说这些有什么用意，那些残酷的细节，叙述起来口气却是那样毫不在意，他感到气愤。

一直听到达尔大尼央最后两句话，他才自由地喘了一口气。

"见鬼！"格罗洛说，"我原来还以为干得很成功呢。如果那个混蛋的房子离此地不是这样远，我一定回去把他结果掉。"

"要是您担心他恢复知觉，那就应该这样做，"达尔大尼央说，"因为您知道，头上受的伤不会立刻致人死命，过一个星期，就会好的。"

达尔大尼央又向帕里看了一眼，帕里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情，查理微笑着向他伸出了手。

帕里向他主人的手弯下身去，恭敬地亲它。

"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您的确是一个守信用的人，又是一个才智过人的人。可是，您认为国王怎么样？"

"他的外貌完全改变了我以前的看法，"达尔大尼央说；"他看上去既高贵又和蔼。"

"是的，可是他让自己给人抓住，"波尔朵斯说，"这是犯了一个错误。"

"我真想举杯祝国王健康，"阿多斯说。

"那么，让我来为健康干杯吧，"达尔大尼央说。

"好，"阿拉密斯说。

波尔朵斯望着达尔大尼央，对这个加斯科尼的头脑能不断地给他的同伴提供好主意感到说不出的惊讶。

达尔大尼央举起他的无脚锡杯，倒满酒，然后站了起来。

"先生们，"他对他的同伴说，"让我们为主持这顿晚餐的人干杯，为我们的上校干杯，请他知道我们愿意为他效劳，直到伦敦，甚至更远的地方。"

达尔大尼央一面说，一面望着哈里森，哈里森相信这是要为他干杯，他站了起来，向四位朋友行礼，而他们呢，眼睛却望着查理国王，一同喝干了酒。哈里森也喝光他杯中的酒，丝毫也没有什么怀疑。

查理把酒杯递给帕里，给他倒了一点点啤酒，因为国王吃的喝的和大家完全一样。他把酒杯放到嘴边，对着四位贵族望着，然后带着充满感激之情的、庄重的微笑一饮而尽。

“先生们，”哈里森放下酒杯，根本没有注意他带领的这个显赫的俘虏，大声说道，“好，上路吧。”

“上校，我们在哪儿过夜？”

“在蒂尔斯克，”哈里森回答说。

“帕里，”国王也站了起来，转过身对他的仆人说，“把我的马牵来，我要去蒂尔斯克。”

“说心里话，”达尔大尼央对阿多斯说，“您的国王确实把我吸引住了，我愿意一心一意为他效劳。”

“如果您对我说的这句话出自真心，”阿多斯回答说，“他就不会到伦敦了。”

“怎么回事？”

“是的，因为在那以前，我们就能把他带走。”

“啊！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这一次我敢发誓，您疯了。”

“您有没有什么考虑好的计划？”阿拉密斯问。

“对！”波尔朵斯说，“假使有一个周到的计划，事情并非不可能办到的。”

“我没有考虑好的计划，”阿多斯说；“不过达尔大尼央会想出来的。”

达尔大尼央只是耸耸肩膀。他们动身上路了。

第十八章

达尔大尼央想出了妙计

阿多斯对达尔大尼央的了解，也许更胜过达尔大尼央对自己的了解。他知道，在一个像这位加斯科尼人的喜欢冒险的头脑里，重要的是要给它一个题目，就如同在一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重要的只是落下一粒种子。他让他的朋友安安静静地耸肩膀。他上路后，一路和达尔大尼央只谈拉乌尔的事，读者想必记得，这场谈话在以前某个场合中断了。

在夜色全黑的时候，他们到了蒂尔斯克。四位朋友对于为了监视国王而采取的防备措施装做毫不在意，也漠不关心。他们走进一幢单独的房屋。他们担心随时会出什么事，一起待在一间房间里，同时安排一个出口，准备应付袭击。仆人都分派到不同岗位上；格力磨睡在一捆横在门口的麦秆上。

达尔大尼央好像暂时不像平常那样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了，他陷入了沉思。他一句话不说，只是不停地轻轻吹着口哨，在他的床和窗子中间踱来踱去。波尔朵斯从来不懂得察言观色，和通常一样找他说话，达尔大尼央只回答"嗯"、"啊"这样一些单音节词，不再多说。阿多斯和阿拉宓斯微笑着相互对视。

这一天是真够累人的，不过，只有波尔朵斯一个人睡得很香，不管发生什么事，他总是能吃能睡。另外三个人却没有睡

好。

第二天早上，达尔大尼央第一个起床。他到马房里，察看了每一匹马，把当天要注意的事一一吩咐完毕，这时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还没有起床，波尔朵斯鼾声正响呢。

八点钟，队伍又上路了，排列的次序和昨天晚上一样，只是达尔大尼央让他的朋友走在一边，他自己走到格罗洛先生一起，重叙昨天晚上刚开始的友谊。

格罗洛昨天听了达尔大尼央对他的赞扬，心里暗暗感到高兴，所以现在带着亲切的微笑招呼达尔大尼央。

"说真心话，先生，"达尔大尼央对他说，"我很高兴遇到一位我能用我的可怜的本国语言交谈的人。我的朋友杜·瓦隆先生性情非常孤僻，一整天也不能从他嘴里挤出几句话来；说到我们的两个俘虏，您也明白，他们是不大有心情聊天的。"

"他们是狂热的保皇党，"格罗洛说。

"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捉住了斯图亚特，所以他们恨我们，我希望你们会好好地审判他。"

"那当然！"格罗洛说，"我们带他去伦敦，就是要审判他。"

"我猜想你们一定把他看得很牢吧？"

"见鬼，我相信非常严密！您瞧，"这个军官笑着说，"他有一支护送他的真正的王家的队伍呢。"

"是的，在白天，是不会有他逃跑的危险的，可是，到了夜里……"

"夜里，防范的措施更加加强。"

"您采取什么样的警戒方法？"

"在他的房间里始终有八个人看着他。"

"喔唷！"达尔大尼央叫了一声，"这可太严密了。可是，除了

这八个人，想必您在门外也要派一个看守吧？要对付这样一个重要的俘虏，采取任何措施都是不过分的。”

“门外不必派人。您想想，两个手无寸铁的人能够对八个手拿武器的人做些什么？”

“怎么，两个人？”

“对，国王加上他的内侍。”

“你们允许他的内侍不离他的身边？”

“是的，斯图亚特要求能给他这种照顾，哈里森上校同意了。他的借口是他是国王，似乎他连穿衣服脱衣服都不会。”

“队长，”达尔大尼央看到对这个英国军官大加恭维很有效果，决定继续吹捧他，“的确，我越是听您说话，越是对您法语说得如此流利漂亮感到惊讶。您在巴黎住过三年，对呀，可是我要是在伦敦住上一辈子，我的英语也肯定不可能像您的法语说得这样好。您在巴黎做什么事？”

“我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让我住在他在巴黎的一位客户家里，而那位客户将他的儿子送到我父亲家里居住，生意人之间进行这样的交换是习以为常的事。”

“您喜欢巴黎吗，先生？”

“喜欢，不过你们也非常需要发生一场像我们这样的革命；不是反对国王，他还是个孩子，而是那个意大利小气鬼，你们的王后的情夫。”

“啊！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先生，如果我们只要有十二个像您这样公正、审慎、坚强的军官，革命就会立刻爆发的！我们会很快战胜马萨林，我们会好好审判审判他，就像你们就要审判你们的国王那样。”

“可是，”这个军官说，“我本来以为您是替他效劳的，不正是

他派您来见克伦威尔将军的吗？”

“这也就是说，我是在为国王效劳，我知道他打算派一个人到英国来以后，就主动请求执行这个任务，因为我非常渴望亲睹这位当前控制着三个王国的天才的风采。所以，当他向我们，杜·瓦隆先生和我建议为了古老的英国拔出剑来的时候，您看到我们是多么起劲地抓住这个机会不放。”

“对，我知道你们曾经和摩尔东特一起冲锋。”

“就在他的右边和左边，先生。不坏，他是一个勇敢优秀的青年。瞧他是怎样朝他叔叔的肚子开枪的！您看见了没有？”

“您认识他？”军官问。

“很熟悉。我甚至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杜·瓦隆先生和我是跟他一同从法国来这儿的。”

“据说你们在布洛涅叫他等了很长时间？”

“有什么办法呢，”达尔大尼央说，“我和您一样，要守着一位国王。”

“啊！啊！”格罗洛说，“哪一位国王？”

“当然是我们的国王！小国王①，路易十四。”

说着，达尔大尼央摘下了帽子。那个英国人出于礼貌，也摘下帽子。

“您守了多久？”

“三个夜晚，说实话，我一直非常愉快地怀念那三个夜晚。”

“年幼的国王一定很和蔼可亲吧？”

“国王吗！他睡得可熟呢。”

“那么您说的愉快是什么意思？”

---

① 此地达尔大尼央说的“国王”用的是英语 king。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那些军官和火枪手朋友都来和我做伴，我们整夜喝酒，赌钱，真是快活。"

"是呀，"那个英国人叹了口气说，"确实如此，你们这些法国人都是爱热闹的伙伴。"

"你们在值班的时候不赌钱吗？"

"从来不赌钱，"英国人说。

"这样的话，您一定感到非常无聊，我很同情您，"达尔大尼央说。

"事实是这样，"这个军官说，"每逢看到要轮到我值班了，我心里就有些害怕。整夜不睡守着，这一夜真像长得没有尽头似的。"

"是呀，独自一人守夜，或者和一些蠢头蠢脑的士兵在一起守夜，当然是这样；可是，当您和一个快乐的伙伴在一起，在桌子上掷骰子，让金币滚来滚去，那么，一个夜晚一眨眼就会过去，就像做一场梦一样。您不喜欢赌钱吗？"

"不，我也喜欢。"

"德国纸牌玩法①，喜欢玩吗？"

"我简直对它入迷了，我在法国的时候，几乎每天晚上都玩这种德国纸牌玩法。"

"自从您回到英国以后呢？"

"回来以后，我就再没有拿过一个骰子杯②，也没有摸过一张纸牌。"

"您真可怜，"达尔大尼央露出非常同情的神情说道。

"请您听好，"英国人说，"帮我做一件事。"

---

① 一种由德国传入法国的德国式纸牌戏。

② 一种皮制的摇掷骰子用的杯子。

"什么事？"

"明天轮到我值班。"

"是看守斯图亚特？"

"对。请您来陪我守夜。"

"这不可能做到。"

"不可能吗？"

"完全不可能。"

"为什么？"

"每天夜里我都要和杜·瓦隆先生打牌。有时候，我们打通宵，连觉也不睡……像今天早上，天亮了我们还在打牌。"

"是这样吗？"

"当然罗！如果我不和他打牌，他会闷坏的。"

"他输赢都不在乎吗？"

"我看见过他输了二千个皮斯托尔，可是还笑得流出眼泪。"

"那就把他带来。"

"您怎么这样说？我们的俘虏怎么办？"

"见鬼，这倒是真的，"军官说。"不过您可以叫你们的仆人看管他们。"

"是呀，好让他们有机会逃走！"达尔大尼央说，"我不会这样做。"

"他们都是高贵出身的人吗，值得您这样重视？"

"那当然！一个是都兰的有钱的贵族，另一个是出自名门的马耳他会骑士①。我们已经和他们谈妥了他们的赎金，到法国

① 马耳他会，是11世纪十字军时建立的一种宗教性的和军事性的组织。由于查理五世在1530年将马耳他岛送给这个组织，故名马耳他会。会中有三种等级，第一等是贵族，或叫骑士。

后每个人付两千英镑。我们片刻也不愿意离开这两个人，我们的仆人知道他们是百万富翁。我们在捉住他们的时候，稍稍搜了一下他们身。我甚至可以对您坦白地说，每天晚上杜·瓦隆先生和我赌来赌去的都是他们的钱；不过他们很可能对我们藏起什么宝石和贵重的钻石，所以我们就像不肯离开他们的金库的守财奴一样。我们两人成了每时每刻都监视着他们的看守。我如果睡了，杜·瓦隆先生就不睡，他睡我就得醒着。”

“是这样！”格罗洛说。

“现在您该知道为什么我不得不拒绝您的客气的邀请了，其实您邀请我，我是非常愿意接受的。总是和同一个人打牌真叫人感到太无聊了。好运道永远是相等的，一个月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谁也没赢谁也没输。”

“啊！”格罗洛叹了口气说，“更加叫人感到无聊的是根本没人跟您赌。”

“这点我明白，”达尔大尼央说。

“不过，”英国人说，“您的俘虏是不是危险的人？”

“您指的是哪一方面？”

“他们能进行突然袭击吗？”

达尔大尼央哈哈大笑。

“天哪！”他叫道；“一个因为在你们这个可爱的国家水土不服，在发高烧，全身哆嗦，另一个是马耳他会骑士，像一个年轻姑娘一样怕羞。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们把他们身上的折刀和小剪刀都拿掉了。”

“那好，”格罗洛说，“您把他们一起带来。”

“怎么，您想这样做！”达尔大尼央说。

“是的，我手下有八个人。”

"那又怎样呢？"

"四个看守他们，四个看守国王。"

"在这一点上，"达尔大尼央说，"事情倒可以如此安排，不过这是我给您增添的很大的麻烦。"

"算不了什么！你们尽管来好了；您会看到我是怎样布置的。"

"我完全放心，"达尔大尼央说；"一位像您这样的人，我可以闭着眼睛完全信赖。"

最后这句恭维话使得这个军官不禁得意地轻声笑起来，这种笑是虚荣心得到满足以后的表现，它能够使自己成为敌人的朋友。

"可是，"达尔大尼央说，"我想，有谁妨碍我们不在今天晚上就开始呢？"

"开始什么？"

"打牌呀。"

"谁也妨碍不了，"格罗洛说。

"那么，今天晚上您到我们那儿去，明天我们回访您。您也知道，我们看管的人是狂热的保皇党，如果在他们当中有什么事叫您感到不安，请别计较，不管怎样，我们总会愉快地玩一夜。"

"太妙了！今天晚上在你们那儿，明天在斯图亚特那儿，后天在我那儿。"

"以后其他的日子在伦敦。见鬼！"达尔大尼央说，"您看，到处都能过上快活的生活。"

"是呀，只要碰到一些法国人，碰到像您这样的法国人就行，"格罗洛说。

"还有像杜·瓦隆先生这样的法国人，您会看到他是一个多

么有趣的人！一个狂热的投石党人，一个几乎在过道里杀死马萨林的人。别人使用他，是因为他们害怕他。”

“对，”格罗洛说，“他和蔼可亲，虽然我还不认识他，我觉得他完全中我的意。”

“等到您认识了他，那就更是另一回事了。好啦，他在那边叫我了。对不起，我和他相处得十分亲密，所以他一刻也不能没有我。您能允许我离开吗？”

“当然可以！”

“今晚再见。”

“在您那儿？”

“在我那儿。”

两个人相互行了礼，达尔大尼央回到他的同伴们身边。

“真见鬼，您对这条叭喇狗能有什么话好说的，”波尔朵斯说。

“我亲爱的朋友，别这样称呼格罗洛先生，他是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您的一位朋友，”波尔朵斯说，“这个残杀庄稼人的刽子手。”

“嘘！我亲爱的波尔朵斯。是呀，格罗洛先生是有点容易发火，这是事实，可是实际上我发现他有两个了不起的优点：愚蠢和傲慢。”

波尔朵斯十分惊讶，把眼睛睁得老大，阿多斯和阿拉密斯露着微笑，互相对望，他们俩了解达尔大尼央，知道他做任何事都有他的目的。

“不过，”达尔大尼央继续说道，“您将亲自来评价他。”

“这是什么意思？”

“今天晚上，我要把他介绍给您认识，他来和我们一起打牌。”

“啊！啊！”波尔朵斯听见这句话，眼睛都发亮了，说，“他很有钱吧？”

“他是伦敦一个大富商的儿子。”

“他会玩德国纸牌玩法？”

“他最喜欢玩了。”

“巴塞特①呢？”

“他爱得发疯。”

“比利比②呢？”

“他精通得很。”

“好呀，”波尔朵斯说，“我们会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它很愉快，同时它还会带来另一个更愉快的夜晚。”

“怎么回事？”

“是呀，今天晚上我们陪他打牌，明天晚上，他陪我们打牌。”

“在哪儿？”

“我会告诉您的。现在我们忙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要恰如其分地接受格罗洛先生给予我们的光荣。今天晚上我们在德比过夜，叫末司革东去打前站，如果在城里找得到一瓶葡萄酒的话，他就买下来。让他准备一顿简单的夜宵，想必也不会有太大困难，不过这顿夜宵你们可不能一起吃，阿多斯，因为您在发高烧，您呢，阿拉密斯，因为您是马耳他会骑士，我们这些粗野的军人的谈话叫您讨厌，您听了会羞得脸发红。你们听明白我

① 巴塞特，是一种由五人合赌、一人做庄家的纸牌赌博。

② 比利比，是一种由一人做庄家、几人合赌的纸牌赌博。

的意思了吗？”

“听是听到了，”波尔朵斯说；“可是，要说我听懂您的话，那我真是白天见鬼了。”

“波尔朵斯，我的朋友，您知道，从父系方面看，我是先知的后代，从母系方面说，我是女预言家的后代，所以我说话隐晦曲折，难以捉摸。有耳朵的人可以听，有眼睛的人可以看，目前我不能再多说什么了。”

“照您的意思去做吧，我的朋友，”阿多斯说，“我相信您做任何事情都做得非常好。”

“您呢，阿拉密斯，您的意见也是这样吗？”

“完全一样，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

“太好了，”达尔大尼央说，“这可是真正的信徒，为了他们来试试怎样显示奇迹可是件乐趣；不像这个不信神的波尔朵斯，他总想亲眼看见，亲手摸到，才会相信。”

“事实确实如此，”波尔朵斯带着狡猾的神情说，“我是不信神的。”

达尔大尼央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吃午饭的地点，谈话就结束了。

傍晚五点钟光景，照原来商定的那样，他们叫末司革东先走一步。末司革东不会说英语，不过，从他到了英国以后，他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格力磨用他习惯做的手势已经完全代替了说话。所以他开始向格力磨学习怎样做手势，上了几课以后，由于老师教学高明，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现在布莱索阿陪他一同去。

四位朋友穿过德比最大的一条街道的时候，看到布莱索阿站在一家外表很漂亮的房子门口，他们今晚就住在这儿，全都

准备好了。

白天里，他们都没有走近国王，生怕引起别人的疑心。他们没有像昨天晚上那样，和哈里森上校一同吃饭，而是分开来吃的。

到了约定的时间，格罗洛来了。达尔大尼央像接待一位二十年的老朋友那样接待他。波尔朵斯从头到脚地打量他，认为虽然他给帕里的弟弟那一下很了不起，但还是不能和自己相比，所以他不禁微笑了。阿多斯和阿拉宓斯对这个野蛮粗暴的人说不出的厌恶，但是他们尽可能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总之，格罗洛对这样的接待好像十分满意。

阿多斯和阿拉宓斯忠实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十二点钟整，他们回到他们的房间里去，借口照顾他们，房门是开着的。达尔大尼央陪他们进去，留下波尔朵斯一个人和格罗洛打牌。

波尔朵斯赢了格罗洛五十个皮斯托尔，当格罗洛离开的时候，他发觉格罗洛是一位比他原来想象的可爱得多的伙伴。

至于格罗洛呢，他指望第二天能在达尔大尼央身上弥补他和波尔朵斯对赌遭到的损失，他离开这个加斯科尼人的时候，提醒对方不要忘记今晚的约会。

我们说今晚，是因为打牌的人在清晨四点钟才分手。

白天和平常一样过去了。达尔大尼央在格罗洛队长和哈里森上校之间，又在哈里森上校和他的几位朋友之间，跑来跑去。对于不熟悉达尔大尼央的人来说，他这样做好像是很正常的事；对于他的朋友，也就是阿多斯和阿拉宓斯来说，看得出来他的轻松活泼的样子是心情激动的表现。

“他有什么妙计呀？”阿拉宓斯问。

“我们等着瞧吧，”阿多斯说。

只有波尔朵斯一句话不说，露出得意的神情，一心数着小钱包里从格罗洛手上赢来的五十个皮斯托尔。

晚上到了雷斯敦以后，达尔大尼央把他的朋友找到一起。他的脸上再也没有白天里那种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的神态了，那像是他戴的一副假面具。阿多斯握住阿拉密斯的手，说：

“时机快到了吧？”

“是的，”达尔大尼央听到了他这句话，应声说，“是的，时机就要到了。先生们，今天夜里，我们要救出国王。”

阿多斯高兴得不禁全身哆嗦，两眼闪闪发光。

“达尔大尼央，”他满怀希望以后，又怀疑地说，“这不是开玩笑吧？弄得不好，会叫我更倒霉的。”

“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您真古怪，竟会这样不相信我。您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看见过我拿一位朋友的心愿和一位国王的生命开玩笑？我刚才对你们说过，现在我再重复说一遍，今天夜里，我们要救出查理一世。你们委托我想办法，现在办法有了。”

波尔朵斯带着非常敬佩的心情望着达尔大尼央。阿拉密斯露出充满信心的微笑。阿多斯四肢发抖，脸像死人一样苍白。

“说吧，”阿多斯说。

波尔朵斯睁大了双眼。阿拉密斯聚精会神地听达尔大尼央讲些什么。

“我们今天晚上受到邀请去格罗洛先生那儿，你们知道吗？”

“知道，”波尔朵斯回答说，“他要我们一定让他能够翻本。”

“好。可是您知道我们在哪儿让他翻本呢？”

“这可不知道。”

“在国王那儿。”

"在国王那儿!"阿多斯叫起来。

"对,先生们,在国王那儿,格罗洛先生今天在国王身边值班,他为了在看守的时候解闷,请我们去和他做伴。"

"四个人都去?"阿多斯问。

"当然,四个人都去,我们难道能离开我们的俘虏!"

"啊!啊!"阿拉宓斯说。

"瞧呀,"阿多斯说,他心都快跳出来了。

"去格罗洛那儿的时候,我们俩佩着剑,你们俩带着短刀,这样我们就能制服那八个笨蛋和他们的愚蠢的指挥官。波尔朵斯先生,您认为如何?"

"我认为这样做很容易,"波尔朵斯说。

"我们给国王穿上格罗洛的衣服;末司革东、格力磨和布莱束阿牵着我们备好鞍的马,等在最靠近的一条街的拐弯处,我们跳上马,天亮以前我们就跑到二十法里外的地方了。喂,这办法行吗,阿多斯?"

阿多斯双手放到达尔大尼央的肩膀上,带着宁静温和的微笑望着他,说道:

"朋友,我宣布,在世界上没有人比您更高贵、更勇敢了;我们原来以为您对我们的痛苦漠不关心,因为您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必分担这种痛苦,可是在我们中间只有您一个人想出这样的办法,我们想了许久却没有想出来。我再对您重复说一遍,达尔大尼央,你是我们当中最杰出的人物,我爱您,我为您祝福,我亲爱的孩子。"

"真想不到我居然想不出这样的妙计,"波尔朵斯拍着自己的前额说,"它是这样简单!"

"可是,"阿拉宓斯说,"如果我理解得对的话,我们要把他们

全都杀死，是不是？”

阿多斯发抖了，脸色变得苍白。

“那还用说！”达尔大尼央说，“不得不这样做。我想了不少时候，考虑是不是有法子避免，可是我得老实说，我没有能够想出来。”

“好啦，”阿拉宓斯说，“情况紧急，不必再犹豫不决了；我们怎样行动？”

“我想了两个方案，”达尔大尼央回答说。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阿拉宓斯说。

“如果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就听我的暗号，暗号就是我说一声：‘终于来了’，然后你们把短刀刺进紧靠在你们身边的那个士兵的胸口，我们也同样这样做；好，这就先死了四个人；局面成了四比五，我们便变得势均力敌了。那五个人要是投降，就把他们嘴巴塞住，要是反抗，就干掉他们。如果我们的东道主万一改变了主意，只接待波尔朵斯和我两个人，老天爷！那就要采取更狠的法子，加倍对付对方。这样做，时间会稍许长一些，闹得会稍许响一些，可是你们带着剑一直站在门外，一听见声响就立刻跑进来。”

“但是，如果他们击倒你们呢？”阿多斯说。

“那不可能！”达尔大尼央说，“这些喝啤酒的人都笨手笨脚；此外，波尔朵斯，您刺他们的喉咙，这样他们就死得快一些，不让他们挨剑以后叫出声来。”

“太好啦！”波尔朵斯说，“这样割人的喉咙，既便当，又有趣。”

“真可怕！真可怕！”阿多斯说。

“算了！软心肠的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您在打仗的时候，

会杀更多的人的。此外，朋友，"他继续说，"如果您觉得国王的生命并不值得花这样大的代价，那就等于什么没说，我这就去通知格罗洛先生，说我病了。"

"不，不，"阿多斯说，"我错了，我的朋友，是您说得对，请原谅我！"

这时候，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士兵。

"格罗洛队长先生，"他用不准确的法语说，"派我禀告达尔大尼央先生和杜·瓦隆先生，他在等待他们前去。"

"在什么地方？"达尔大尼央问。

"在英国的尼布甲尼撒① 房间里，"那个坚定的清教徒士兵回答说。

"好的，"阿多斯用纯粹的英语回答他，他因为听到对国王的这个侮辱性的称呼气得满脸通红，"好的，您告诉格罗洛队长，我们会去的。"

那个清教徒士兵出去了。他们吩咐几个仆人将八匹马装上鞍子，到离开国王住的房子大约二十步远的一条街的转角上等候着，不要下马，彼此也不要隔得太远。

---

① 尼布甲尼撒，见152页注①，英国的尼布甲尼撒指查理一世，所以阿多斯认为这是一个侮辱性的称呼。

第十九章

一局德国式纸牌赌博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卫兵在八点钟就下岗了，格罗洛队长值班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各佩长剑，阿多斯和阿拉宓斯则胸藏短刀，四个人向那座今天晚上做为查理·斯图亚特的监牢的房屋走去。阿多斯和阿拉宓斯规规矩矩地跟在他们的战胜者后面走着，外表看他们没有一件武器，正是两名俘虏。

"说真的，"格罗洛看见他们的时候说，"我几乎不再指望你们能来了。"

达尔大尼央走到他跟前，用压得很低的声音说：

"我们两人，杜·瓦隆先生和我，确实犹豫了一会儿，决不定来不来。"

"为什么？"格罗洛问。

达尔大尼央面对他用眼睛朝阿多斯和阿拉宓斯望了望。

"啊！"格罗洛说，"是怕人说闲话吗？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他又笑着说，"如果他们想看他们的斯图亚特，他们可以看到他。"

"我们今夜待在国王的房间里吗？"达尔大尼央问。

"不，是在隔壁一间，中间的门是敞开着的，这样我们就完全

像在他的房间里一样。你们带钱了吗？我对你们说，今天晚上我打算大赌一场呢。”

“您听见了吗？”达尔大尼央说着，把他口袋里的金币拍得直响。

“Very good[①]！”格罗洛说，他打开房门，“先生们，请这儿走，”他说。

他先走了进去。

达尔大尼央朝他的朋友转过身去。波尔朵斯显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就像来参加一场和平时一样普通的赌局；阿多斯脸色发白，不过表现得很镇定；阿拉密斯用手帕擦着前额上稍稍沁出的汗珠。

八名看守的士兵都待在他们的岗位上；四名在国王的房间里，两名在和相邻房间相通的门口，还有两名在四位朋友进来的门口。阿多斯看到他们都拿着拔出鞘的剑，不禁露出了微笑；这一下，不再是一场屠杀，而是一次真正的战斗了。

从这时开始，他又恢复了往常那种愉快的心情[②]。

从打开着的门望进去，能看到查理躺在床上，衣服没有脱，身上只盖着一条毛毯。

帕里坐在他的床头，低声念着天主教《圣经》[③]中的一章，查理闭着眼听着．他还觉得声音太高了一些。

一支粗劣油脂蜡烛放在一张黑色的桌子上，照亮了国王神情柔顺的脸，也照亮了他的忠实的仆人显得远远没有他平静的

---

① 英文：很好。

② 阿多斯原来担心只会杀死手无寸铁、不会抵抗的士兵，现在看见对方有武器，要对打，所以反而觉得心安理得了。

③ «旧约圣经»的卷数和次序，基督教各派略有不同。天主教有46卷。

脸。

帕里念着念着不时停下一会儿，因为他以为国王一定睡着了，可是国王总是张开眼睛，微笑着对他说：

“念下去，我的好帕里，我在听着。”

格罗洛走到国王房间的门口，把刚才接待客人时候拿在手上的帽子又装模作样地戴到头上，带着蔑视的神情望了一下这个简单而感人的情景：一个老仆人念《圣经》给他的被俘的国王听。接着他又检查了他分派的八个人都在指定的岗位上，然后向达尔大尼央转过身去，得意洋洋地望着这个法国人，好像在要求对方赞扬他的这样安排。

“太好了，”这个加斯科尼人说；“没有说的！您将会成为一位出人头地的将军。”

“您认为，”格罗洛问，“我这样看守他，斯图亚特能逃得了吗？”

“当然不能，”达尔大尼央回答说。“除非他的朋友从天而降。”

格罗洛喜笑颜开，十分得意。

他们这样说话的时候，查理·斯图亚特一直闭着两眼，很难说他有没有听到这个清教徒军官说的傲慢的话。可是，等到他听见达尔大尼央响亮的嗓音，眼睛不由得张开来了。

帕里身子哆嗦了一下，停止了朗读。

“你在想什么，不再念了？”国王说，“我的好帕里；除非你累了，否则还是请你继续念下去。”

“我不累，陛下，”这个内侍说。

他又念下去。

在第一间房间里一张桌子已经准备好了，桌子上铺了桌毯，

放了两支点燃的蜡烛，纸牌，骰子，还有骰子杯。

“先生们，请坐，”格罗洛说，“我要面对着斯图亚特，我很喜欢看到他，尤其是他现在这个样子；您，达尔大尼央先生，请坐在我对面。”

阿多斯气得满脸通红，达尔大尼央望望他，皱起了眉头。

“就这样，”达尔大尼央说；“您，拉费尔伯爵先生，坐在格罗洛先生右边；您，埃尔布莱骑士先生，坐在他的左边；您，杜·瓦隆，坐在我旁边，您同我赌，这两位先生同格罗洛先生赌。”

达尔大尼央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波尔朵斯在他左边，他可以用膝盖和他联络；阿多斯和阿拉宓斯在他对面，他能用眼色向他们示意。

听到拉费尔伯爵和埃尔布莱骑士两人的名字，查理又睁开了眼睛，抬起他的面容高贵的脸，禁不住看了一遍这个场面上的所有角色。

这时候，帕里翻了几页《圣经》，然后高声念《耶利米书》里的这段话：

“上帝说：‘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①

四位朋友相互望了望。帕里刚才讲的话向他们暗示他理解他们为了国王上这儿来是有真正的动机的。

达尔大尼央的眼睛闪出喜悦的光芒。

“您刚才是不是问我带了现钱没有？”达尔大尼央一面说一面拿出二十来个皮斯托尔放到桌子上。

“是的，”格罗洛说。

“那么，”达尔大尼央说，“现在该我对您说：保管好您的金

① 见《旧约圣经》中《耶利米书》，此地引用译文与原文略有不同。

库，我亲爱的格罗洛先生，因为我对您保证，我们不把它从您手上拿走，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除非我不牢牢守住它，”格罗洛说。

“好极了，”达尔大尼央说。“开始打吧，我亲爱的队长，开始打吧！您知道或许您还不知道，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①”

“啊！是的，我完全知道，”格罗洛粗声粗气地大笑起来，“你们这些法国人，总是喜欢向别人挑衅拚命。”

查理果真全都听见了，也全都懂了。他脸上有点发红。那些看守他的士兵看到他渐渐伸直疲乏的四肢。他借口火炉烧得太旺，房间里太热，就慢慢地移开那条苏格兰毯子，我们在前面说过，他是穿着衣服睡的。

阿多斯和阿拉密斯看到国王穿了衣服睡觉，都高兴得全身颤抖。

赌牌开始了。今天晚上格罗洛时来运转，手气好，一直赢钱。百来个皮斯托尔就这样从桌子的这一边转移到桌子的那一边。格罗洛快活得要发狂了。

波尔朵斯输掉了他昨天才赢进来的五十个皮斯托尔，还加上他自己的三十来个皮斯托尔，他脸色阴沉，用膝盖碰碰达尔大尼央，像是问转到另一场较量的时间是否马上到了。阿多斯和阿拉密斯也用探索的目光望着他，可是达尔大尼央却不动声色。

响十点了，他们听见巡逻队在外面走过去。

“这样的巡逻您一夜安排几次？”达尔大尼央从口袋中又拿出一些皮斯托尔，说。

---

① “打”有打牌、打架双关意思。

"五次，每两小时一次。"

"很好，"达尔大尼央说，"这样做很谨慎。"

他也朝阿多斯和阿拉宓斯望了一眼。

巡逻队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了。

达尔大尼央第一次用膝盖碰了碰波尔朵斯，作为对他的回答。

那几个原来奉命待在国王房间里的士兵，看到赌得热闹，桌上又有那么多金币，渐渐被吸引到房门口来。因为钱总是诱人的。他们站在那儿，踮起脚，越过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的肩膀看着牌桌。门口的士兵也这样越靠越近，这对四位朋友实现他们的计划很有帮助，他们很喜欢这些士兵就在他们身边，省得到时候跑到房间的四个角落去收拾他们。门口的两个卫兵一直拿着拔出鞘的剑，只是他们靠在插在地上的剑上，朝着几个赌牌的人看。

阿多斯随着动手时刻的临近，似乎也逐渐冷静下来。他的一双高雅洁白的手玩弄着金路易，把金币扭弯，再把它们弄直，就像它们是锡做的一样容易。阿拉宓斯却显得不太镇定，不停地摸自己的胸口。波尔朵斯因为总是输，再也忍耐不住，拚命地用膝盖碰达尔大尼央。

达尔大尼央转过身来，不由自主地朝后望，他从两个士兵中间望过去，看见帕里站在那儿，查理支着胳膊肘，双手合掌，好像在虔诚地向天主祈祷。达尔大尼央知道动手的时刻到了，各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只等他一句："终于来了！"我们都记得，这句话是他们的暗号。

他向阿多斯和阿拉宓斯看了一眼，那是请他们做好准备的眼光，他们两人轻轻地把他们坐的椅子向后移了移，行动起来好

更方便一些。

他用膝盖第二次碰碰波尔朵斯。波尔朵斯站了起来，仿佛要活动活动麻木了的双腿。他只有在站起来的时候，才肯定知道他的剑能够很容易地拔出鞘来。

“真见鬼！”达尔大尼央说，“又是二十个皮斯托尔输掉了！说真的，格罗洛队长，您手气太好了，不过不会长久的。”

他又从口袋里拿出二十个皮斯托尔。

“队长，最后一次。这二十个皮斯托尔押一次，就一个人，最后一张牌。”

“就赌二十个皮斯托尔，”格罗洛说。

他像惯常那样，翻过两张牌，达尔大尼央的一张是国王，他自己的一张是A①。

“一张K，”达尔大尼央说，“这是好兆头。格罗洛先生，”他又说了一句，“当心K②。”

虽然达尔大尼央很能控制住自己，但是他的嗓音不禁奇怪地颤抖起来，使得他的搭档听了也打了个寒噤。

格罗洛开始一沓一沓地翻牌。如果他先翻到一张A，他就赢了，如果他翻到一张K，那他就输了。

他翻出一张K。

“终于来了！”达尔大尼央说。

一听见这句话，阿多斯和阿拉密斯立刻站了起来，波尔朵斯向后退了一步。

短刀长剑就要发光，可是突然间房门打开了，哈里森出现在门口，旁边还有一个紧裹着披风的人。

---

① 即“爱斯”。

② 即“国王”。这儿是双关语。

在这个人后面，五六个士兵拿着发亮的火枪。

格罗洛连忙站起来，他因为自己赌钱和喝酒被抓住了，感到羞愧。但是哈里森并没有注意他，带着他的同伴走进国王的房间。

“查理·斯图亚特，”他说，“有命令下来，立即送您去伦敦，而且要日夜不停地赶路。您做好准备，马上启程。”

“这个命令是从哪儿来的，”国王问，“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军下的命令吗？”

“是的，”哈里森说，“是这位摩尔东特先生刚刚带来的，而且由他负责执行这个命令。”

“摩尔东特！”四个朋友互相对看了一眼，低声说出了这个名字。

达尔大尼央把桌子上他和波尔朵斯输掉的钱一扫而光，装进他宽大的口袋里。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藏到他的身后。摩尔东特听到响动，转过身来，认出了他们，他发出了一声可怕的欢叫声。

“我想我们给逮住了，”达尔大尼央非常低声地对他的朋友说。

“还没有，”波尔朵斯说。

“上校！上校！”摩尔东特叫着说，“快派人包围这间房间，您受骗了。这四个法国人是从纽卡斯尔逃走的，他们肯定是要救走国王。叫人快抓住他们。”

“啊！年轻人，”达尔大尼央拔出剑来，说，“这个命令说说容易，执行可就难了。”

接着，他威风凛凛地前后左右挥舞着长剑。

“快撤，朋友们，”他叫道，“快撤！”

就在这同时，他冲到门口，守在门口的两个士兵还来不及举起火枪，就给他刺倒了。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跟在他后面，波尔朵斯在最后面掩护。那些士兵和军官，还有上校-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四位朋友全都奔到了街上。

"开枪，"摩尔东特大声喊道，"对他们开枪！"

果然响起了两三声火枪声，可是没有打中，只是照出了四个逃跑的人平安无事地转过了街角。

几匹马停在指定的地方。仆人把缰绳丢给他们的主人，他们立刻轻巧地跳上马去，不愧是熟练的骑手。

"向前跑！"达尔大尼央说。

他们紧紧跟随着达尔大尼央，走上白天里他们走过的那条路，也就是说向苏格兰的方向奔去。这个小镇没有城门，也没有城墙，他们毫无困难地出了镇。

骑到离小镇最后一座房屋五十步远的地方，达尔大尼央站住了。

"停一停！"他说。

"怎么，停一停？"波尔朵斯大声说。"您是想说赶快奔吧？"

"不是，"达尔大尼央回答说。"这一次他们是要紧紧追赶我们的，让他们出镇后在去苏格兰的大路上追我们，我们等到看着他们飞奔过去以后，再回头朝相反方向跑。"

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流过，河上架着一座桥；达尔大尼央牵着马走到桥拱底下，他的朋友跟在他后面。

不到十分钟，他们就听见一群骑马的人快步奔来的声音。五分钟以后，这群人在他们头顶上飞驰过去，那些人丝毫也没有怀疑到他们要追捕的人就在他们脚下，只隔着桥的拱顶。

第二十章

伦　　敦

马蹄声在远处消失以后，达尔大尼央回到了河边，然后策马在原野上奔驰，尽可能地朝着伦敦的方向前进。他的三位朋友都默默地跟着他走，最后，他们绕了半个大圈子，方才把那个城镇远远地抛在后面。

"这一次，"达尔大尼央肯定他已经离开出发的地方相当远了，就放慢马步，小跑起来，同时说道，"我相信一切都百分之百地完了，我们最好还是回法国去。阿多斯，您认为这个建议怎么样？您不觉得它有道理吗？"

"对是对，亲爱的朋友，"阿多斯回答说；"可是您以前有一天说的一句话要更加有道理，那是一句高尚豪迈的话。您说：'我们要死在这儿！'我要提醒您记起您这句话。"

"啊！"波尔朵斯说，"死，算不了什么，会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不是死，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死是什么滋味，叫我苦恼的是头脑里总忘不了这次失败。既然事情发生了变化，我看，我们应该在伦敦作战，在各地作战，在全英国作战，说真的，到最后我们免不了会被打败。"

"我们应该亲眼观看这出伟大的悲剧，一直到悲剧结束为止，"阿多斯说；"不管最后会怎样，我们要在全剧有了结果以后

才离开英国。您的想法是否和我一样，阿拉宓斯？”

“完全一样，我亲爱的伯爵；而且，我对您老实说，如果能再见到摩尔东特，我是不会感到不高兴的。我仿佛觉得我们有笔帐要和他算，离开一个地方而不付清这一类债务，这不是我们的习惯。”

“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达尔大尼央说，“这个理由对我来说是能够接受的。我说真心话，为了能再见到这位事关重要的摩尔东特，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伦敦待上一年。不过我们要住在一个可靠的人那儿，这样就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因为在此时此刻，克伦威尔先生一定在派人寻找我们，就我所知道的，克伦威尔先生这个人不爱开玩笑。阿多斯，您可知道全伦敦城里有没有这样一家客店，它的被单洁白，牛肉烤得恰到好处，酒不是啤酒花或者刺柏做的？”

“我想我知道有这么一家能合乎您的要求，”阿多斯说。“温特曾经领我们住过一家他说是一个入了英国籍的西班牙人开的旅店，他是由于他的新同胞的畿尼①才改国籍的。阿拉宓斯，您看怎么样？”

“我们待在佩雷斯老板那儿，我看这个主意挺有道理，我同意这样做。我们对他提提这位可怜的温特，他仿佛对温特非常尊敬。我们对他说我们是以旁观者的身分到英国来看热闹的。我们在他那儿每人每天付一个畿尼，我相信，只要采取各种谨慎的措施，我们就能平安无事地住下去。”

“您忘记了一样措施，阿拉宓斯，一样很重要的措施。”

“什么措施？”

---

① 英国旧金币名。

"应该换一换衣服。"

"喂!"波尔朵斯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要换衣服?我们穿现在这身衣服很舒服!"

"是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我们来,"达尔大尼央说。"我们穿的衣服式样相同,颜色也几乎一样,叫人一看就知道是法国人。我可不坚持一定要穿这种式样的上衣和这种颜色的长裤,因为喜欢它们而甘冒在泰伯恩①吊死或者去印度兜一圈②的危险。我要给自己去买一套栗色衣服。我注意到所有那些清教徒蠢货都酷爱这种颜色。"

"不过,您能找得到您那个人吗,阿多斯?"阿拉密斯问。

"当然能找到,他在绿厅街'贝德福德旅店'③;此外,我闭着眼睛也到得了伦敦城里。"

"我多么希望已经到伦敦城里了,"达尔大尼央说,"我的意见是赶在天亮以前到伦敦,哪怕累死我们的马也得这样做。"

"行,"阿多斯说,"因为,如果我估计得没有错的话,我们大概离开伦敦只有八九法里路。"

几个朋友拼命催马飞奔,果然在清晨五点钟光景到了伦敦城下。在他们要通过的城门口,一个岗哨拦住了他们;可是阿多斯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他说,他们是哈里森上校派来通知他的同事普莱德④先生国王即将押到的消息的。他的回答引起了好些关于怎样会捉住国王的问题,阿多斯谈了详细情况,既明确又具体.如果说把守城门的那几个卫兵原来还有一些怀疑的话,现在

---

① 泰伯恩,伦敦一地区,从12世纪起到1783年止,为执行死刑的地方。

② 指流放印度。

③ 此处原文用的是英文。

④ 见第234页注①。

这些怀疑也完全烟消云散了。城门大开，让四个朋友进去，同时还向他们表达清教徒式的各种祝贺。

阿多斯原来说的一点儿没错；他径直前往贝德福德旅店，旅店老板一眼就认出了他，看到他回来，并且还带来这么多的有身份的同伴，乐得心花怒放，连忙准备好几间最漂亮的房间。

虽然天还没有亮，我们这四位赶路的人到了伦敦后，就发觉全城人声嘈杂。国王由哈里森上校押回京城的消息从昨夜起已经传遍大街小巷，许多人通宵不睡，生怕他们平时叫做斯图亚特的那个人在夜里送到，错过看他进伦敦的机会。

我们都记得，换穿衣服的打算已经得到一致同意，只有波尔朵斯稍稍有点儿反对。他们立刻开始行动。旅店老板叫人送来各式各样的服装，他好像想把他的衣橱给他们搬来一样。阿多斯穿上一件黑色衣服，使他看上去像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市民。阿拉密斯不愿意丢开剑，所以选了一件军服式样的深色服装。波尔朵斯被一件红色紧身上衣和一条绿色长裤吸引住了。达尔大尼央呢，衣服颜色他早已决定了，现在只要留意颜色深浅。他穿上他一心想穿的栗色衣服，活像一个歇业的糖商。

至于格力磨和末司革东，都不再穿原来仆人制服，换了装。格力磨成了一个标准的谨慎冷静、枯瘦如柴的英国人，末司革东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大腹便便、成天闲逛的英国胖子。

"现在，"达尔大尼央说，"还有更要紧的事；我们要把头发剪一剪，好不受到那些暴民的侮辱，我们不佩剑，不再是贵族了，那么就剪成清教徒的发式，做清教徒吧。你们都明白，这是区别保皇党和誓约派① 最重要的一点。"

① 誓约派，基督教苏格兰长老会中的一派，反对查理一世。

在这重要的问题上，达尔大尼央发现阿拉密斯坚决不顺从；他尽一切力量要保留他的头发。他满头秀发，一直非常精心地爱护，因此阿多斯不得不作出榜样给他看，因为阿多斯对这样一些问题是无所谓的。波尔朵斯也很大方地把脑袋伸给末司革东，任末司革东一大剪一大剪地剪下他又密又硬的头发。达尔大尼央给自己剪成一个别出心裁的发式，就像一枚弗朗索瓦一世或者查理九世时代的奖章。

"我们太难看了，"阿多斯说。

"我仿佛觉得我们全身散发出很可怕的清教徒的臭气，"阿拉密斯说。

"我头上很冷，"波尔朵斯说。

"我呢，我感到非常渴望布道①，"达尔大尼央说。

"现在，"阿多斯说，"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因此我们就不用担心别人会认出我们来。我们去看国王进城吧，如果他整夜走的话，此刻离开伦敦不会远了。"

果然，四个朋友走到人群中间等了只有两个小时，就响起了大叫大喊的声音，人人乱推乱挤，这说明查理来了。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派来接他。身材高大的波尔朵斯个头高出所有人，他远远地看到国王乘坐的马车过来，便喊起来。达尔大尼央踮起脚看，阿多斯和阿拉密斯仔细听别人说话，想了解舆论的看法。马车驶过的时候，达尔大尼央看到一边车门口是哈里森，另一边车门口是摩尔东特。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观察百姓们的反应，只听到他们不住嘴地痛骂查理。

阿多斯垂头丧气地回到旅店里。

---

① 指成了清教徒，基督教新教布道。

"亲爱的朋友，"达尔大尼央对他说，"您固执己见，有什么用处，我，我对您肯定地说，我们的处境很糟糕。至于我，我一心要管这件事，一是由于您的关系，二是由于某种火枪手式的对政治的兴趣。我觉得从这些大声叫嚷的人手中夺过他们掠获的猎物，戏弄戏弄他们，是非常有趣的事。我要好好考虑考虑该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阿多斯走到面对伦敦旧城人口最密的街区的窗口，听到外面在大声读国会的议案，说前国王查理一世被认为犯叛国和越权罪将受法庭审判。

达尔大尼央站在阿多斯身边。阿拉密斯在查看一张地图。波尔朵斯则津津有味地吃着快要吃完的可口的早餐。

"国会！"阿多斯叫起来，"国会不可能通过这样的议案的。"

"听我说，"达尔大尼央说，"我不大懂英语，可是，英语只不过是说得不准确的法语，所以我听见的是：Parliament's bill①！那意思就是：国会议案，如果不对的话，就像他们在这儿说的那样：让上帝罚我下地狱。"

这时候，旅店老板进来了；阿多斯招招手，要他过来。

"国会通过了这个议案？"阿多斯用英语问他。

"是的，老爷，是纯净国会②。"

"怎么，纯净国会！难道有两个国会？"

"我的朋友，"达尔大尼央插进来说，"虽然我不懂英语，可是我们都懂西班牙语，请您用这种语言和我们交谈吧，它是您原来说的语言，所以，当您得到机会说它的时候，想必您一定会很高兴的。"

① 英文：国会议案。

② 即清洗过的国会，一般叫"残阙国会"。

“太好了！”阿拉宓斯说。

波尔朵斯呢，我们已经说过，他正集中注意力对付一块排骨，忙着除去外面一层肥肉。

“您问什么？”旅店老板用西班牙语说。

“我问的是，”阿多斯也用西班牙语说，“是不是有两个国会，一个是纯净的，一个是不纯净的。”

“啊！这可奇怪！”波尔朵斯慢悠悠地抬起头来，很惊讶地望着他的几个朋友，“难道我现在懂英语了吗？我听得懂你们说些什么。”

“亲爱的朋友，因为我们说的是西班牙语，”阿多斯像往常一样冷静地说。

“见鬼！”波尔朵斯说，“我很遗憾，原来我还以为我又懂得一种外国语了呢。”

“我说纯净国会，老爷，”旅店老板说，“我指的是普莱德上校先生① 清洗以后的国会②。”

“啊！真不坏，”达尔大尼央说，“这儿的这些人头脑真灵活；回到法国以后，我一定把这个法子告诉马萨林先生和助理主教先生。一位以朝廷的名义来清洗，一位以百姓的名义来清洗，这样就不会再有什么最高法院③了。”

“普莱德上校是什么样人？”阿拉宓斯问，“他是用什么方法清洗国会的？”

---

① 普莱德（？—1658），克伦威尔手下的军官，忠实助手。1648年12月6日，他率领军队包围国会，逮捕和驱走140多个长老派议员；1649年参加审讯查理一世并签署查理一世的死刑执行令。1656年封为爵士。

② 1648年12月6日，普莱德率领军队包围国会，逮捕和驱走140多个长老派议员，从此国会称为“残阙国会”。

③ “最高法院”和“国会”原文中是一个词。

“普莱德上校，”那个西班牙人说，“原来是一个赶大车的，人非常聪明，他在赶大车的年月里曾经觉察到一件事，那便是在路上有一块石头的话，最简便的法子是把它搬走，而不是尽力使车轮从石头上滚过去。组成国会的有两百五十个人，其中有一百九十一个人碍他的事，也许会使他的那辆政治大车翻车。他就把这些人搬掉了，就像他以前搬走路上的石头一样，他把他们扔到国会外边。”

“干得漂亮！”达尔大尼央说，他是一个聪明人，所以不论在哪儿遇到聪明人，他都十分器重。

“这些被驱逐的议员都是斯图亚特派吗？”阿多斯问。

“那当然是，老爷，您知道他们原来是能拯救国王的。”

“不错，”波尔朵斯庄严地说，“他们是多数。”

“您认为，”阿拉密斯说，“国王会同意在某一个法庭受审吗？”

“他不得不这样做，”西班牙人说；“如果他想拒绝，百姓们会强迫他上法庭的。”

“谢谢您，佩雷斯老板，”阿多斯说；“现在我知道的情况够多的了。”

“您终于开始相信了吧？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了，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我们永远也不能和这些哈里森、乔埃斯、普莱德和克伦威尔一批人比一比高低。”

“国王会在法庭上得到释放的，”阿多斯说；“他的拥护者目前保持沉默，说明其中有什么密谋。”

达尔大尼央耸耸肩膀。

“不过，”阿拉密斯说，“如果他们敢对他们的国王判刑的话，他们最多判处他流放或者监禁，这已经很够了。”

达尔大尼央用口哨吹一首小调，那神情是表示不相信这一

点。

“我们以后能看到结果的，”阿多斯说；“因为，我猜想，开庭的时候，我们将会参加旁听。”

“你们用不到等多长时间，”旅店老板说，“因为明天就要开庭。”

“是这样！”阿多斯说，“难道在国王被捉住以前，诉讼程序已经开始了吗？”

“当然，”达尔大尼央说，“从他被出卖的那天起，就开始了。”

“您知道，”阿拉宓斯说，“这是我们的朋友摩尔东特干的好事，即使他没有参加交易，至少这笔小小的买卖是他开的头。”

“您明白，”达尔大尼央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摩尔东特先生一落到我的手中，我就杀死他。”

“哼！”阿多斯说，“杀死这样一个坏蛋吗！”

“可是，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坏蛋，我才要杀死他，”达尔大尼央说。“啊！亲爱的朋友，我一直依照您的愿望做事，现在请您也照顾照顾我的愿望吧；而且，这一次，您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对您郑重声明，这个摩尔东特非由我亲手杀死不可。”

“由我来杀死他，”波尔朵斯说。

“由我来杀死他，”阿拉宓斯说。

“大家看法一致，真叫人感动，”达尔大尼央大声说，“这正适合我们这样的好市民的身分。我们在城里兜一圈吧；大雾弥漫，这个摩尔东特在四步之远的地方就认不出我们来了。我们去吸一点儿雾气吧。”

“对，”波尔朵斯说，“我们可以不喝啤酒，换别的喝喝。”

于是四个朋友出了旅店，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去呼吸呼吸本地的空气。

第二十一章

审　讯

第二天，一支人数众多的卫队将查理一世押到特别最高法庭受审。

法庭四周的街道和房屋都挤满了人，所以，四个朋友走了没有几步，一道人墙成了几乎无法通过的障碍，拦住了他们。有好几个怒气冲冲的、健壮的老百姓，甚至猛烈地推阿拉宓斯，波尔朵斯气得举起他的叫人害怕的铁拳头，敲在一个面包师傅的沾满面粉的脸上，它马上变了颜色，直淌鲜血，像一串熟葡萄给压碎了一样。这件事引起了极大的骚动。有三个人想朝着波尔朵斯扑过来，可是阿多斯推开了一个，达尔大尼央推开了另一个，波尔朵斯把第三个人高举过头，扔了出去。几个爱好拳斗的英国人对他这一手动作如此迅速和灵巧赞叹不已，竟鼓起掌来。波尔朵斯和他的朋友们原来担心会受到围攻，没有想到几乎要给人高举起来欢呼他们的胜利；可是我们这四位旅客害怕会引起大家注意，在欢呼声中逃掉了。不过，这次显示了一下赫拉克勒斯①一样的力气，给他们带来一样好处，就是人群都给他们让路，最后他们达到了片刻以前他们似乎无法达到的目的，就是说走到了法庭前面。

全伦敦的人都涌向旁听席的几处门口。四个朋友好不容易

走进一个入口以后，他们发现旁听席的前三排位子全都坐满了人。对不想给人认出来的人来说，这并没有多大坏处。他们在后面找了座位坐下，能够顺利来到这儿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只有波尔朵斯不太高兴，因为他很想炫耀一下他的红色紧身上衣和绿色紧身长裤，可惜他不能坐在第一排，所以感到很扫兴。

旁听席的位子排成像圆形剧场那样。四个朋友从他们的座位居高临下，能俯视整个法庭。事情真巧，他们走进来的是中间的旁听席，正好面对准备给查理一世坐的扶手椅。

上午十一时左右，国王在大厅门口出现了。他在卫士的包围下走了进来，头上戴着帽子，神态镇静，用充满自信的目光环视了一遍全场，仿佛他是来主持一次忠顺的臣民的会议，而不是对叛乱者的法庭的控告进行答辩。

法官们因为能够羞辱一个国王显得洋洋得意。他们很明显地打算使用他们窃取来的这种权利。因此，一名庭丁过来对查理一世说，依照惯例，被告应该在他面前脱帽。

查理一个字也不回答，而且把他的毡帽向下压了压，转过头去。等到庭丁走开以后，他在庭长对面为他准备的扶手椅上坐下，用手上拿的一根短短的白藤手杖敲打他穿的长统靴。

帕里始终陪伴着他，站在他后面。

达尔大尼央没有看这样的场面，而是朝着阿多斯望。阿多斯的脸上流露出心中全部的感情，国王因为有力地克制，所以能够泰然自若。阿多斯一向沉着冷静，现在竟这样激动，叫达尔大尼央不禁感到吃惊。

---

① 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有非凡的力气。

“我真希望，”他附在阿多斯耳朵旁边说，“您要以国王陛下为榜样，不至于愚蠢地在这个笼子里给人杀掉。”

“请您放心，”阿多斯说。

“哈哈！”达尔大尼央继续说，“看来他们害怕出事，因为您看到处都加了双岗，原来我们只看到长矛，瞧又出现了火枪。现在对付所有人的家伙都有了。长矛朝着大厅里的听众，火枪是应付我们的。

“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七十个，”波尔朵斯数着新来的士兵说。

“喂！”阿拉密斯说，“您忘记数那个军官了，波尔朵斯，我觉得，他很值得数进来。”

“太对啦！”达尔大尼央说。

他气得满脸发白，因为他认出那个人就是摩尔东特，摩尔东特拿着出鞘的剑，带领火枪手站在国王后面，也就是面对着旁听席。

“他会认出我们来吗？”达尔大尼央继续说；“要是给认出来的话，我就赶快撤退。我可一点儿也不愿意让别人这样杀死我，我非常想自己挑选怎样死法。眼前，我却不愿意在一只笼子里给人用枪打死。”

“不，”阿拉密斯说，“他没有看到我们。他只望着国王。该死的！瞧这个无礼的东西用怎么样的眼光看着国王！他恨国王的程度像恨我们一样深吗？”

“那当然！”阿多斯说，“我们只不过除掉了他的母亲，国王呢，剥夺了他的爵位和他的财产。”

“正是这样，”阿拉密斯说；“不过，别出声啦！庭长现在在对国王说话。”

确实，庭长布拉德肖① 正在对尊严的被告说话。

“斯图亚特，”他对国王说道，“您听好点您的法官的名字，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法庭提出。”

国王仿佛这几句话不是对他说的一样，把头转到一边。

庭长等了一会儿，他没有听到一声回答，场内寂静了片刻。

在一百六十三名指定的法官当中，只有七十三名能够答应，因为其它的人害怕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帮凶，都没有来。

“我开始点名了，”布拉德肖说道，他好像没有注意到全体法官中有五分之三的人缺席，一个个照点起来。出席的人根据他们敢不敢坚持自己意见的程度，应到的声音有的响亮，有的微弱。叫到缺席的人的名字以后，总是短暂的寂静，然后再叫一遍。

叫到费尔法克斯上校，接着也是寂静了片刻。沉寂时的气氛庄严，显示了缺席的人员就他们个人来说是不愿意参加这次审判的。

“费尔法克斯上校？”布拉德肖又叫了一次。

“费尔法克斯？”一个带着嘲弄味道的声音应道。从清脆的嗓音可以听得出说话的是一个女人，“他非常有头脑，所以不到这儿来。”

全场爆发出一阵大笑声，欢迎这样大胆说出来的话。女人们虽然软弱，但是有时也会表现得勇敢，而她们的软弱又会使她们避免受到报复。

“这是一个女人的嗓音，”阿拉宓斯喊道。“啊！真的，我可以打赌她一定年轻漂亮。”

---

① 当时由议会和军队共同组成特别最高法庭来审判查理一世。律师约翰•布拉德肖当选为这个法庭的庭长。

说着，他站到座位上，想看看旁听席里发出声音的地方。

“凭良心说，”阿拉宓斯说，“她确实迷人！瞧呀，达尔大尼央，所有的人都望着她，她不顾布拉德肖逼人的目光，连脸色也没有变。”

“这是费尔法克斯夫人，”达尔大尼央说；“您记得她吗，波尔朵斯？我们在克伦威尔将军那儿看见过她和她的丈夫。”

一会儿以后，被这个奇怪的插曲打乱的宁静气氛又恢复了，点名继续进行下去。

“这些家伙发觉他们不到足够的人数的时候，将会停止开庭的，”拉费尔伯爵说。

“您不了解他们这些人，阿多斯；您注意看看摩尔东特脸上的笑容吧，再看看他望国王的那种目光吧。那是一个担心他的受害者会从他手上逃脱的人的目光吗？不，不，那是得意洋洋、充满敌意的微笑，相信报仇即将成功的微笑。啊！该死的毒蛇，有朝一日我和你相交的不是目光，而是真刀真枪，那对我可是一件喜事！”

“国王长得真是俊美，”波尔朵斯说；“还有，你们看，尽管他成了俘虏，可是他的衣着还是非常讲究。他帽子上的羽毛至少要值五十个皮斯托尔，喂，阿拉宓斯，您看呀。”

点名结束了，庭长下令宣读起诉书。

阿多斯脸色变得苍白。他原来的期望又一次落空了。虽然法官人数不足数，诉讼案件还是要进行预审，国王的罪事先已经判决好了。

“我对您早就说过了，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耸耸肩膀说道。“可是您始终不相信。现在，您鼓足勇气静听吧，我请求您千万不要过于激动，这位穿黑衣服的先生就要运用特权放肆地宣布

国王的那些小小的罪过。”

果然如此，还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粗暴的指责，这样无耻的辱骂，这样猛烈的控诉来玷污一国之主的。以前，人们只是杀害国王，最多对着他们的尸骨痛骂一顿罢了。

查理一世特别留神地听控诉人的发言。他对那些辱骂毫不在意，却牢牢记住指控他的内容。当仇恨的情绪表现得太过分的时候，当控诉人提前担任刽子手的角色的时候，他只是用蔑视的冷笑来回答。总之，起诉书是一篇可怕的作品，目的是要置人于死地，不幸的国王发现在起诉书里把他所有的轻率的过失都说成是阴谋诡计，把他所有的错误都说成是罪行。

达尔大尼央让那一连串的谩骂在耳边飘过去，他认为它们只配受到他的蔑视，不过他的明智的头脑注意到控诉人控告的某几件事情。

“应该承认，”他说，“如果因为他轻率和冒失所以惩处他，这个可怜的国王是应该受到惩处的，可是，我认为此刻他受到的惩处对他太残酷了。”

“不管怎样，”阿拉密斯回答说，“国王是不能够惩处的，该惩处的是他的大臣们，因为英国宪法第一条便是：国王不可能犯错误。”

“对我来说，”波尔朵斯望着摩尔东特，而且一直只注意着他，这时心里想道，“如果不是怕惊动在场的国王，我就要跳下旁听席，连奔三步扑到摩尔东特先生身上，把他掐死。我抓住他的两只脚，用他的身子去痛打那些冒充法国火枪手的混蛋火枪手。到那时候，机智灵巧的达尔大尼央也许能想出一个法子救出国王。我应该和他谈一谈。”

至于阿多斯，他听到议会没完没了的辱骂，看到国王又长时

间地耐心听着，不禁怒火中烧，紧握双拳，脸涨得通红，嘴唇竟咬出血来，在位子上再也坐不住了。他原来两臂结实，现在两手发抖，原来意志坚定，现在全身哆嗦。

这时候，那个控诉人用以下这句话结束他的讲话：

"我们以英国人民的名义提出以上控告。"

这句话使旁听席里发出一阵阵低语声，在达尔大尼央背后发出了一个雷鸣般的声音，那不是女人的声音，而是一个男人叫出来的。

"你说谎！"这个声音喊道，"十分之九的英国人民都厌恶你说的话！"

这是阿多斯的声音，他气愤地站了起来，伸开两臂，斥责公诉人。

听到他的叫喊，国王，法官，旁听的人，全都对着这四个朋友坐的旁听席望。摩尔东特也和别人一样，而且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法国贵族，还有他身旁的另外三个法国人。他们也都站起来了，脸色苍白，神情愤慨。摩尔东特高兴得两眼发光，他重新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他发过誓一定要杀死他们。他气势汹汹地把他的二十名火枪手召集到他身边来，指着他的仇人所在的旁听席，说：

"对着那边位子开枪！"

但是，这时候，达尔大尼央拦腰抱住阿多斯，波尔朵斯拉住阿拉宓斯，一刹那跳下了座位，冲进走廊，飞快地跑下楼梯，在人群中消失了。在大厅里面，火枪口对准三千名旁听的百姓，威胁着他们，他们乞怜的叫喊声，惊慌的嘈杂声，阻止了已经想开始的一场屠杀。

查理也认出了四个法国人。他一只手按在胸口，想压住剧

烈的心跳，另一只手捂住眼睛，怕看到他的忠诚的朋友遭到杀害。

摩尔东特气急败坏，脸色发白，全身哆嗦，举着剑，向大厅外面奔去，身后带着十名持戟的士兵。他在人群中搜寻，探听，累得直喘气，后来，他一无所获地回来。

法庭上混乱不堪。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说话能让别人听得到。法官都相信每个旁听席随时都会爆发出怒斥的声音。旁听的百姓看见火枪全对着他们，又是害怕，又是好奇，乱哄哄的声音没有停止过，一直骚动不安。

最后，终于安静下来。

"您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辩护？"布拉德肖问国王。

查理戴着帽子，站了起来，这不是为了表示谦恭，而是为了要让自己处在凌驾一切的位置。

"在审问我以前，"他的口气像是一位法官而不是一名被告，"你们先回答我。我在纽卡斯尔的时候是自由的，我和两个议会缔结了一份条约。我履行了这份条约，你们不但不照条约办事，而且从苏格兰人那里把我买到了手，我知道，没有花多少钱，因为照你们的政府的经济状况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可是，用一名奴隶的代价买到了我，你们就指望我不再是你们的国王了吗？不，不，要是回答你们的话，那便是忘记了这件事。只有你们向我证明你们有权审问我的时候，我才回答你们的问题。现在回答你们，那就是等于承认你们是我的法官，而我只承认你们是我的刽子手。"

在死一般的沉寂当中，查理镇定高傲地又坐到那把扶手椅上，帽子始终戴在头上。

"可惜他们不在那儿了，我的法国人！"查理很自豪地自言自

语，同时眼睛转向那几个人曾经出现过片刻的旁听席，“否则他们会看到他们的朋友在活着时，值得他们保护，死去后，值得他们痛哭。”

他竭力用眼光向人群深处探望，几乎是向天主请求在座的人能对他抱温和同情的态度，但是，他看见的全是一些惊恐得发呆的脸。他感到自己正在和仇恨和冷酷搏斗。

“那好，”庭长看到查理很坚定地决定保持沉默，就说，“我们不管您开不开口，都要审判您；您被控告犯有叛国通敌、滥用权力、杀害无辜几条大罪。证人将会出庭作证。现在您可以退下，下次开庭，您今天拒绝做的事，到时候会叫您做的。”

查理站了起来，向帕里转过身去，他看见帕里脸色灰白，鬓角上全是汗。

“说呀！我亲爱的帕里，”他问帕里，“你怎么啦，什么事叫你这样心神不安？”

“啊，陛下！”帕里满眼泪水，用恳求的声音说，“陛下在走出大厅的时候，不要朝左边看。”

“帕里，这是为什么？”

“别看，我求您，我的国王！”

“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呀？你告诉我，”查理一面说，一面想穿过身后卫士排成的人墙看个明白。

“在那儿；可是您不会看的，陛下，是不是？在那儿一张桌子上他们叫人放着一把斧头，是用来处决犯人的。看上去真可怕，陛下不要看，我恳求您。”

“这些蠢货！”查理说，“他们以为我和他们一样贪生怕死吗？你预先告诉了我，做得很对，谢谢你，帕里。”

离开大厅的时候到了，国王跟在卫士们后面走了出去。

大门左边，果然在一张红色桌毯上放着一把雪亮的斧头，它的长柄因为刽子手经常握它变得很光滑。桌毯上闪着阴森森的红光。

查理走到斧头前面站住了，带着微笑转过身来说：

“哈哈！斧头！多么精巧的吓唬人的家伙，对于那些根本不理解一个贵族是怎样的人的笨蛋倒挺相配的。刽子手的斧头，你吓不倒我，”他又说了一句，同时用他手上拿的细长柔软的白藤手杖抽斧头，“我现在抽你，我以基督教徒的身份耐心地等待你的回报。”

他带着极其轻蔑的神情耸了耸肩膀，继续向前走，挤在这张桌子四周的许许多多人都惊得发愣，他们本来是想看看国王见到这把要砍他的头的斧头脸上会有怎样的表情的。

“说真的，帕里，”国王一面走一面继续说，“这些人全把我当做印度的棉花商人了，天主恕我，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看惯了刀剑发光的贵族；他们竟以为我还比不上一个屠夫！”

他说着这些话，走到了门口。一长行的百姓都奔了过来，他们在旁听席里没有能找到位子，错过了这场戏的最有趣的一部分，所以指望至少看看戏的结尾。这么许许多多数不清的人里，全是威胁着他的脸，国王忍不住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么多的人，”他心想，“却没有一个忠诚的朋友！”

他在内心里说完这句怀疑和泄气的话，在他身旁响起一个声音，好像在回答他的话似的。

“向被废黜的君主致敬！”

国王迅速转过身去，不禁热泪盈眶，心上也在流泪。

这是他的近卫军中的一名老兵，他不愿意他的成了阶下囚的国王在他跟前走过的时候，不向国王致以最后的敬意。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这个不幸的人几乎被剑柄的圆头击倒在地上。

在那些行凶的人当中，国王认出了格罗洛上尉。

“老天哪！”查理说，“对这样一个小小的过错竟要这样严厉地惩罚。”

他很伤心地再向前走，可是还没有走到一百步远，有一个发狂的人在两排士兵中间伸出头来对着国王的脸吐了一口唾沫，就像古时候一个无耻的、该死的犹太人对着拿撒勒人耶稣的脸吐唾沫一样①。

在人群里响起了大笑声和低低的议论声。那些人散开，合拢，像暴风雨中的大海似的一起一伏。国王在这些人潮里仿佛看到了阿多斯的那一对闪闪发光的眼睛。

查理擦干了脸，带着忧郁的微笑说道：

“可怜的人！为了半个克朗，他可以对他的父亲也这样吐的。”

国王没有弄错，他刚才确实看见了阿多斯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又混进了人堆里面，并且最后一次目送着受难的国王走远。

那个士兵向查理致敬的时候，阿多斯心里高兴极了。不幸的人苏醒过来以后，会在他的口袋里摸到十个畿尼，那是这位法国贵族偷偷放进去的。但是，看到那个侮辱国王的无赖对着被俘的国王的脸吐唾沫，阿多斯气得想拔出匕首来。

达尔大尼央拉住了他的手，低声说道：

---

① 见《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耶稣钉十字架前，有士兵对他脸吐唾沫。《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也记有此事。

"你等一等！"

达尔大尼央对阿多斯，对拉费尔伯爵从来没有称呼过"你"。

阿多斯放下想拔匕首的手。

达尔大尼央靠紧了阿多斯，同时用手招呼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不要走开，然后走到那个光着胳臂的人后面。那个人对他的可耻的恶作剧感到很得意，还在不停地笑着，另外几个像发了狂的人称赞他做得好。

这个人向旧城走去。达尔大尼央一直紧挨着阿多斯，跟在后面走，并且向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示意走在他们后面。

光着胳臂的人好像是一个肉店小伙计。他和两个同伴从一条偏僻陡峭的小路向河边走去。

达尔大尼央离开了阿多斯的胳臂，跟着那个侮辱国王的人走。

那三个人走到河边的时候发觉有人跟踪，连忙站住，傲慢地望着几个法国人，同时相互间讲了几句开玩笑的粗话。

"我不懂英语，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可是您懂，请您替我翻译。"

这句话一说完，他们加快了脚步，走到这三个人前面。可是达尔大尼央突然转过身来，向那个站住没动的肉店小伙计笔直走去，用食指指着他的胸口。

"您对他说，阿多斯，"他对他的朋友说，"'你是一个胆小鬼，你侮辱了一个无法自卫的人，你弄脏了你的国王的脸，你要死掉！……'"

阿多斯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达尔大尼央握住了他的手腕。他把这几句古怪的话译成英语对那个小伙计说。对方看到达尔大尼央可怕的目光，预备动手的、凶狠的神情，打算抵抗。阿

拉密斯一见他想行动，就连忙拔剑。

“不，不，不必用剑，不必用剑！”达尔大尼央说，“剑是对付贵族的。”

于是他掐住了肉店小伙计的脖子。

“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您狠狠地敲这个坏蛋一拳。”

波尔朵斯举起他那吓人的胳臂，在半空中旋转得呼呼响，就像投石器的叉子发出来的一样。重重的一下，声音低沉地敲在那个无耻的小人的头顶，把它砸开了花。

那个人倒了下去，就像一头牛挨了一锤倒下去一样。

他的两个同伴想叫喊，想逃走，可是嘴里无法发出声音来，双腿哆嗦，两膝发软。

“阿多斯，您再对他们说，”达尔大尼央继续说，“‘谁要是忘记一个用链子锁住的人是神圣的，一个被囚的国王是天主的双倍的代理人，谁就会这样死掉。”

阿多斯把达尔大尼央的话说了一遍。

那两个人吓得张口结舌，头发直竖，望了望他们的同伴躺在一大片发黑的血泊当中的尸体，接着，他们同时恢复了嗓门和力气，大叫了一声，合着双手拼命地逃走了。

“这是应得的惩罚！”波尔朵斯揩了揩前额上的汗，说。

“现在，”达尔大尼央对阿多斯说，“不要不信任我了，您放心，关于国王的事全部由我负责。”

第二十二章

白　　厅①

国会判决查理·斯图亚特死刑，这是很容易料到的事。政治上的审判一直都是一些空洞的例行公事，因为造成控告的和促成判决的都出于同样的狂热。这便是革命的可怕的逻辑。

虽然我们的几位朋友对这个判决也早预计到了，可是仍然感到十分悲痛。达尔大尼央只有在紧急关头才能想出计策，他又一次发誓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场流血的悲剧发生。可是，采取什么法子呢？他心里还是一片模糊。一切决定于情况的发展。眼前能够决定的一个完整的计划便是无论如何要赢得时间，阻挠法官们决定的明天执行死刑的事。唯一的办法是使伦敦的刽子手失踪。

刽子手一失踪，判决就无法执行。当然，人们会到离伦敦最近的城市去再找一个刽子手来，可是这样做至少要一天工夫，在眼前这样的情况，一天的时间，也许就能救出国王了！达尔大尼央承当起这件极其艰巨的任务。

还有一件事同样很重要，那就是通知查理·斯图亚特说有人正在想法救他，好让他尽可能地协助来保护他的人，或者至少是不要做什么可能妨碍他们行动的事。阿拉密斯负责这件冒险的差事。查理·斯图亚特曾经要求同意他请贾克森主教到白

厅的监狱来看他。就在这天晚上，摩尔东特到了主教那儿，告诉了他国王表示的宗教愿望，并且说克伦威尔已经准许了这个请求。阿拉密斯决定，或者用威胁的手段相逼，或者用好言好语进行说服，总之要使主教同意他穿上主教的圣职服装，代替主教进入白厅。

最后，阿多斯去安排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失败也好，成功也好，各种离开英国的准备工作。

黑夜降临。他们约好晚上十一点钟在旅店碰头，然后各人分开去执行自己的危险的使命。

白厅由三个骑兵团守卫着。克伦威尔还始终不放心，亲自前来巡视，派他手下的将领和官员来察看。

判处死刑的国王一个人待在他平常住的房间里，两支蜡烛的微光照着房间。他凄凉地回顾昔日在位时的荣华，就像一个人在临终时刻方才看到生活是从来没有如此金光闪耀，如此甜蜜可爱。

帕里一直不离他的主人左右，自从他的主人判刑以后，他不停地流泪。

查理·斯图亚特臂肘支在桌子上，望着一只圆雕饰物，在那上面有他的妻子和女儿的肖像，紧靠在一起。他现在在等待贾克森，贾克森之后，就是殉难。

他偶尔也想到那几位正直的法国贵族，他们对他仿佛已经远在百里以外的地方，渺茫，虚幻，就像梦中的人物，醒来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时候，查理的确在寻思不久前他遇到的种种事情是否一

① 白厅，是原英国王宫。

场梦，或者至少是发烧后见到的幻觉。

他一想到这儿，就站了起来，走了几步，想摆脱昏沉沉的感觉。他走到窗口，可是他立刻看到窗口下面卫士们的火枪在闪闪发光，于是他不得不承认他完全清醒，他的血淋淋的梦并非是梦，而是现实。

查理默默地走回来坐到他的扶手椅上，重新把两臂支在桌子上，两手托住头，陷入了沉思。

“天哪！”他自言自语地说，“至少我希望有这样一位杰出的教士来听我的忏悔，他的心灵能洞察生命的全部秘密，崇高伟大中的渺小低劣，他的声音或许还能压制住在我灵魂中哀叹的声音！可是，我可能会遇到一个平庸的教士，由于我的不幸，我曾经破坏了他的前程和事业。他会像对其他那些将死的人一样对我说到天主和死亡，可是他不会知道，这个面临死亡的国王，将王位留给篡权者的时候，他的孩子连面包也吃不到了。”

接着，他把那幅肖像放在嘴唇上，低声地挨个儿叫唤他的每个孩子的名字。

这天夜晚，正像我们说过的，雾气迷漫，天色阴暗。邻近的教堂的大钟缓慢地敲着。两支蜡烛的微弱的光映出这间又高又大的房间里的一个个幽灵，古怪的亮光照着它们。这些幽灵是查理国王的祖先的画像，他们仿佛要从镀金画框中走出来一样。那种古怪的亮光是将要熄灭的炭火发出的渐渐暗淡的蓝色闪光。

查理心上感到极大的悲痛。他前额埋到双手中，他想到这个世界，当我们离开它的时候，或者说它离开我们的时候，它是如此可爱。他想到孩子们对他的热爱，在他和他们永别，再也无法相见的时候，他更感到这种爱分外甜美和温柔。他又想到

他的妻子，她高贵勇敢，始终支持着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胸前拿出钻石十字架和嘉德勋章，这是她委托那两位英勇的法国人带来给他的，他吻了它们。接着，他想到，她再见到这两件东西的时候，他已经被斩首，冷冰冰地躺在坟墓里了，他不禁全身打起寒噤，仿佛死神给他披上了它的第一件披风。

这间房间使他想起了在位时的往事，当时在这儿有多少奉迎的朝臣进进出出，有多少阿谀的言语传来传去，如今只有他和一个悲伤的仆人在一起，这个仆人的心灵软弱无力，是无法支撑他的心灵的。国王的勇气已经丧失，他垂头丧气，心情像四周一样漆黑，像寒冬一样冰冷。以后别人会说，这位国王死得伟大，死得壮丽，在临死时嘴唇上还露出一丝顺从的微笑，可是这时他却在黑暗中擦去落在桌子上、在绣金桌毯上颤动的泪水。

忽然，从过道里传来了脚步声，房门打开了，房间里被火把的冒烟的火光照得通明。一个身穿主教长袍的教士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两名卫兵，查理对卫兵做了一个威严的手势。

两名卫兵走出去了；房间又回到黑暗中。

“贾克森！”查理叫起来。“贾克森！谢谢您，我最后的朋友，您来得正及时。”

主教不安地斜眼望了望那个在壁炉角上哭泣的人。

“好啦，帕里，”国王说，“别哭了，瞧，天主来到我们身边了。”

“如果他是帕里，”主教说，“我就不用担心了；因此，陛下，请允许我向陛下致敬，并且告诉您，我是什么人，是为了什么事情上这儿来。”

看到这个人，听到这个声音，查理自然就要喊出来，可是

阿拉宓斯将一只手指竖在嘴唇上，接着向英国国王深深地鞠躬行礼。

“骑士，”查理低声地说。

“是的，陛下，”阿拉宓斯抬高了嗓门插进来说，“是的，贾克森主教，忠实的基督骑士，他全心全意为陛下效劳。”

查理双手合十，他认出了埃尔布莱，他面对这些外国人不禁惊得发愣，他们这些人并无其它动机，只是受到良心的驱使，方才来和百姓们的意志对抗，挽救国王的命运。

“是您，”他说，“是您！您是怎么进这儿来的？我的天主，如果他们发觉您是谁，您就没命了。”

帕里站起身来，他的全部神态都显出他的天真和深沉的敬佩的心情。

“别替我考虑，陛下，”阿拉宓斯说，他又做了一个手势请国王不要开口，“您只要考虑您自己的事。您看，您的朋友都在保护您。我们将做些什么，我还不知道，可是四个果敢的人可以做许多事情。眼前，请您整夜不要合上眼睛，发生任何情况都别吃惊，做好一切准备。”

查理摇摇头，说：

“朋友，您知道吗，你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想行动的话，应该赶紧。您知道吗，明天上午十点钟我就要死了？”

“陛下，在那以前，将出现某种情况，会使行刑不可能实现。”

国王惊诧地望着阿拉宓斯。

就在这时候，在国王的房间窗子外面，响起一种奇怪的声音，就像有人从一辆大车上卸下木头发出来的一样。

“您听见没有？”国王问。

在这个声音后面是一声痛苦的叫喊。

“我在听，”阿拉密斯说，“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特别是这声叫喊。”

“这声叫喊，我不知道是谁发出来的，”国王说，“可是，那个响声，我会告诉您是什么声音。您知道不知道我就要在这个窗子外面被处死？”查理伸出手指着窗外黑暗的广场，那儿没有别的人，只有士兵和岗哨。

“是的，陛下，”阿拉密斯说，“我知道。”

“那好！运来的这些木料是木梁和木架，他们拿来搭处死我用的斩首台。也许有某个干活的在卸车的时候受了伤。”

阿拉密斯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您看得很清楚，”查理说，“你们再坚持下去是毫无用处的。我被判了死刑，让我去死吧。”

“陛下，”阿拉密斯稍稍有点慌乱后，立刻恢复了平静，说道，“他们可以搭起一个斩首台，但是他们无法找得到一个刽子手。”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国王问。

“我的意思是说，陛下，就在此刻，刽子手已经给收买，或者给绑走了。明天，斩首台会搭起来，可是刽子手却没有了，于是行刑要推迟到后天。”

“那又怎么样？”国王说。

“怎么样吗！”阿拉密斯说，“明天夜里，我们就来救您出去。”

“究竟是怎么回事？”国王说，他的脸上禁不住现出喜悦的光辉。

“啊！先生，”帕里合起双手，低声说，“天主祝福您和您的朋

友们。"

"究竟是怎么回事?"国王又问了一句;"应该给我知道,好让我在必要的时候也能帮助你们。"

"陛下,怎样做法我也一点儿不清楚,"阿拉密斯说;"不过我们四个人当中那个最机灵、最勇敢、最忠诚的,在离开我的时候对我说:'骑士,您告诉国王,明天晚上十点钟,我们会救他出去。'既然他这样说了,他就一准做得到。"

"请把这位侠义的朋友的名字告诉我,"国王说,"我好永远感激他,不管他成功与否。"

"陛下,他叫达尔大尼央,就是那个差一点救出您的人,如果不是哈里森上校那样不巧走了进来。"

"你们真都是了不起的人!"国王说,"倘若别人对我说这样的事,我是不会相信的。"

"现在,陛下,"阿拉密斯说,"请听我说。您时时刻刻都不要忘记我们在设法救您;不要忽视最小的手势,不要漏听最轻的歌声,不要放过走近您身边的人的最细微的动作,对一切动静要密切注意,要仔细听,要好好研究。"

"啊!骑士!"国王大声说道,"我能对您说些什么呢?即使是从我心底里说出来的话,也表达不了我感激之情。如果你们成功了,我不会对你们说你们救出了一个国王。不,我见到斩首台就像见到王位,我可以对您肯定地说,在我看来,它算不了什么了。可是,你们将为一个妻子保存了她的丈夫,为几个孩子保存了他们的父亲。骑士,握住我的手,这是一个朋友的手,这个朋友永远爱您,直到他最后一口气。"

阿拉密斯想亲国王的手,可是国王握住他的手,把它紧按在胸口上。

这时候，一个人连门也不敲就走了进来。阿拉宓斯想缩回他的手，国王却不放。

进来的人是那种一半是牧师一半是士兵的清教徒，在克伦威尔手下这样的人多得很。

“先生，您有什么事？”国王问他。

“我想知道查理·斯图亚特的忏悔是否已经结束，”刚进来的人说。

“这与您有什么关系？”国王说，“我们信仰的不是同一种宗教。”

“所有的人都是兄弟，”那个清教徒说。“我的一位兄弟将要死了，我来鼓鼓他的勇气，好迎接死亡。”

“够了，”帕里说，“国王不需要您来鼓勇气。”

“陛下，”阿拉宓斯声音很轻地说，“当心这个人，他可能是个密探。”

“等尊敬的主教走后，”国王说，“先生，我会很高兴地听您说的，先生。”

那个目光鬼鬼祟祟的人走出去了，出门前仔细地看了看贾克森，他的行动可没有逃过国王的眼睛。

“骑士，”房门关上以后，国王说道，“我认为您说得很对，这个人上这儿来是不怀好意的，您出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别遇到什么不幸。”

“陛下，”阿拉宓斯说，“我感谢陛下的关心，不过请您放心，在这件长袍里面，我穿着锁子甲，还带了一把短刀。”

“那么请走吧，先生，就像我做国王的时候我常说的，愿神圣的天主保佑您。”

查理把阿拉宓斯送到门口。阿拉宓斯走了出去。他一路对

人祝福，卫士都向他弯腰行礼，于是就这样庄严地穿过满是士兵的前厅，登上他的华丽的四轮马车。两名卫士一直送他到主教府才离开。

贾克森焦急不安地等在那儿。

“怎么样？”他看见阿拉宓斯立刻就问。

“很好，”阿拉宓斯说，“全都照我所希望的成功了；密探，卫士，看守，都把我看成是您，在您为国王祝福以前，国王已经向您祝福了。”

“天主保佑您，我的儿子，因为您的榜样给了我希望，又给了我勇气。”

阿拉宓斯穿上他原来的衣服和披风，在走出去的时候，对贾克森说，可能还要再一次地求他帮助。

他刚刚在街上走了十步远，就看到一个穿着大披风的人跟在他的后面。他把手放在身上那把短刀上，站住了脚步。那个人向他一直走过来，原来是波尔朵斯。

“是您，亲爱的朋友！”阿拉宓斯向他伸过手去，说。

“亲爱的朋友，您看到了吧，”波尔朵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保护您，我一直保护着您。您见到国王了吗？”

“见到了，一切都很顺利。我们那两位朋友现在在哪儿？”

“我们约好十一点钟在旅店会面。”

“没有时间好耽误了，”阿拉宓斯说。

确实如此，因为圣保罗教堂的钟已经响十点半了。

可是，这两个朋友走得非常快，先到了旅店。

阿多斯跟在他们后面走了进来。

“一切顺利，”他没等他的朋友来得及问他，先开口说道。

“您做了些什么事？”阿拉宓斯说。

“我租了一条斜桅小帆船，它小得像独木舟，轻得像燕子，停在格林威治等我们，就在狗岛对面。船上有一个船老大和四名船夫，付五十英镑，我们可以连续使用三夜。我们和国王一登上船，利用潮水，顺泰晤士河而下，两小时内就能到大海上了。于是，我们像地地道道的海盗那样，沿着海岸航行，在悬崖上休息，如果海上没有什么阻碍的话，我们便朝布洛涅航行。万一我给打死了，记住，船老大叫罗杰斯船长，小帆船叫‘闪电号’。有了这两个名字，你们就能找到船老大和船。相认的记号是一块四角打结的手帕。”

不一会儿，达尔大尼央也到了。

“把你们的口袋都掏空，”他说，“凑齐一百个英镑，因为，我的……”

说着，达尔大尼央翻出他的口袋，里面一文也没有。

钱马上齐了，达尔大尼央出去片刻，就又回来了。

“好啦！”他说，“总算解决了。嘿！可费了不少事。”

“那个刽子手离开伦敦了？”阿多斯问。

“好呀！这样做可不完全保险。他可能从这个城门出去，又从另一个城门进来。”

“他现在在哪儿？”阿多斯问。

“在地窖里。”

“哪一个地窖？”

“我们的旅店老板的地窖！末司革东守在门口。地窖的钥匙在这儿。”

“妙极了！”阿拉宓斯说。“不过，您是用了什么法子叫这个人藏起来的？”

'用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通用的法子，花钱呗；可花了我一大笔钱，不过他总算答应了。"

"朋友，您花了多少钱？"阿多斯说；"因为，您知道，我们现在完全不再是不名一文的穷火枪手了，花掉的钱应该大家分摊。"

"用掉我一万两千立弗，"达尔大尼央说。

"您哪儿弄来的这么一笔钱？"阿多斯问道；"您有这一大笔钱吗？"

"就是王后的那只出色的钻石戒指！"达尔大尼央叹了一口气，说。

"啊！对啦，"阿拉宓斯说，"我看到戴在您的手指上的。"

"难道您从埃萨尔先生那儿把它又买回来啦？"波尔朵斯问。

"唉！我的天主，是这样，"达尔大尼央说；"可是命中注定这只戒指我不能留下来。我有什么办法呢！应该这样认为，钻石戒指和人一样，对有些人有好感，对有些人没有好感；看来这只戒指不喜欢我。"

"可是，"阿多斯说，"它对刽子手倒挺适合；不幸的是，就我所知道的，所有的刽子手都有助手，都有徒弟。"

"这一个也有；可是我们运气很好。"

"怎么回事？"

"正在我考虑要去办理这第二件事的时候，别人把我那个汉子给我带来了，他的大腿断掉了。他因为太卖力气，跟着那辆装木梁和木架的大车，一直送到国王待的房间的窗底下；一根木梁掉到他的腿上，把他的腿压断了。"

"啊！"阿拉宓斯说，"我在国王的房间里听到的叫声就是他发出来的吗？"

"非常可能，"达尔大尼央说；"可是这个家伙是一个很有头

脑的人，他离开的时候，答应派四个熟练能干的工匠来代替他帮助那些已经干活的人。他回到他的师父那儿以后，尽管伤势很重，仍然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汤姆·洛师父，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小木匠，要他到白厅来完成他答应做的事。这封信他特地请一个人给他送去，付了十个便士做报酬，我用了一个金路易从这个人手里买下了信，瞧，就在这儿。"

"您要这封信有什么鬼用？"阿多斯问。

"您猜不出来吗？"达尔大尼央说，眼睛闪耀着机智的光芒。

"猜不出，真的猜不出！"

"那我说吧，亲爱的阿多斯，您的英语说得和约翰牛① 完全一样，您就是汤姆·洛木匠师父，我们呢，我们是您的三个伙计；您现在懂了吗？"

阿多斯又高兴又赞赏，不禁叫了一声。他跑到一间小房间里，拿出几件工匠穿的衣服，四个朋友立刻都穿上了，然后走出了旅店。阿多斯带了一把锯子，波尔朵斯带了一根铁撬棒，阿拉密斯带了一把斧头，达尔大尼央拿的是一把锤子和一些钉子。

刽子手的徒弟的那封信使木匠师父完全相信他们是派来的工匠，他正在等他们来。

① 约翰牛，是英国人的绰号。

第二十三章

工　匠　们

在将近半夜的时候，查理听到在他的窗子外面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声音，那是锤子敲打声，斧头劈木声，钳子和锯子发出的响声。

他没有脱衣服就躺到了床上，正想入睡，这些声音突然把他惊醒了。这些声音除了使他听了刺耳以外，还在他的内心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可怕的回响，昨天晚上的那些令人厌恶的念头又来缠绕他。他一个人面对着黑暗和孤独，简直没有勇气忍受这又一次的折磨，在他经受的痛苦中他没有预料到还有这样难受的事。他派帕里去对卫兵说，请求那些工匠敲打得轻一些，可怜可怜曾经做过他们国王的人睡好最后一觉。

那个卫兵不愿意离开他的岗位，不过他让帕里自己去对工匠说。

帕里绕了白厅一圈，到了国王的房间窗子旁边。阳台上的栅栏已经拆去，帕里看见和阳台一样高低的地方，有一座很大的斩首台，它还没有完工，上面钉着一张黑哔叽帷幔。

这座斩首台搭到有窗子那样高，就是说，离地面将近二十尺，下面有两层。帕里虽然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东西，但是不得不在八九名建造这个可悲的装置的工匠中间寻找把声音弄得叫

国王感到心烦的人。他看见在第二层的平台上，有两个人用一把铁撬棒敲下阳台上最后几只铁铰链，其中的一个真像巨人一样，如同古代用羊头撞锤撞城墙那样敲着。他每敲一下，就飞出石头的碎片。另一个跪着，拉已经摇动的石头。

这两个人显然就是吵得国王叫苦的人。

帕里爬上梯子，走到他们身边。

“我的朋友，”他说，“你们干活能不能稍微轻一点？我请求你们了。国王睡了，他需要安安静静地睡一觉。”

用钳子敲打的人停了下来，稍稍转过身来，因为他是站着的，帕里无法看清楚他在黑暗中的脸，平台四周特别黑。

跪着的那个，也转过了身；他比他的同伴位置低，所以脸给灯笼照得很亮，帕里看清楚了那张脸。

这个人盯住帕里看，又把一只手指放到嘴上。

帕里惊讶地直向后退。

“好的，好的，”这个工匠用地道的英语说，“回去告诉国王，如果他今天晚上睡得不好，明天晚上就能睡得好一些了。”

这两句粗野的话，从表面上看，含意是很可怕的，在四周和下面一层干活的工匠听了后，发出了吓人的大笑声。

帕里走开了，他以为自己在做梦。

查理焦急地等着他。

他回来的时候，那个守卫在门外的卫兵正好奇地把头伸到窗洞里想看看国王在做什么事。

国王支着臂肘，侧身躺在床上。

帕里关上房门，满脸喜气地向国王走过来。

“陛下，”帕里低声地说，“您知道弄出那样响的声音的工匠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查理忧伤地摇摇头说；"你怎么会以为我知道呢？我认识这些人吗？"

"陛下，"帕里对着他的主人睡的床俯下身来，用更低的声音说，"陛下，那是拉费尔伯爵和他的同伴。"

"他们在搭处决我用的斩首台？"国王吃惊地问。

"是的，他们一面搭一面在墙上钻一个洞。"

"嘘！"国王害怕地向四周望望，说。"你见到他们了？"

"我和他们说过话。"

国王抬起眼睛向上看，合起双手，他做了片刻热诚的祈祷以后，下了床，走到窗口，分开窗帘。阳台上依旧站着卫兵，阳台那边，伸出去一块黑漆漆的平台，卫兵在上面走来走去，像幽灵一样。

查理什么也看不清楚，可是他感觉得到脚底下他的朋友敲击东西引起的震动，现在，每一下震动都给他的心里带来了欣慰。

帕里没有看错，他清清楚楚地认出了阿多斯。的确是阿多斯，他在波尔朵斯的帮助下要在放一根横木架的地方挖一个洞。

这个洞通到国王房间的地板底下一个圆筒形的小间。一走进这个好像很低的夹层的圆筒形的小间，只要用一把铁撬棒，有一副像波尔朵斯那样结实的肩膀，就能掀开一块镶木地板，那时候，国王便从这个洞口钻下去，和援救他的人走到斩首台的一个小间里，一块黑呢把它遮得严严实实。国王改穿上给他准备好的工匠服装，可以自自然然、放心大胆地和那四个同伴一同走下去。

卫兵们看到是刚刚来斩首台上干活的工匠，不会有什么怀疑，一定会放他们过去。

我们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一只斜桅小帆船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计划很了不起，但又简单方便，就像一切从坚定大胆的决心产生的事物。

阿多斯搬着波尔朵斯从底部挖出来的一块块石头，他的一双纤细的白手都划破了。终于他能够把头伸进阳台的祭器桌的装饰物底下。再过两个小时，他整个身子都可以钻过去了。天亮以前，这个洞就会挖好，然后达尔大尼央从后面用一块挂帘把它盖住。达尔大尼央扮成一个法国工匠，像一名很熟练的织毯工那样匀称地钉上钉子。阿拉密斯剪下哔叽的多出来部分，它一直垂到地面，后面就立着斩首台的架子。

在屋顶上露出了晨光。泥炭和木炭烧的旺火帮助工匠度过一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的这个寒夜。那些干活最卖力的人也不时地停下来到火边取暖。只有阿多斯和波尔朵斯一直没有停止干活。所以在天蒙蒙亮的时候，那个洞已经挖好了。阿多斯钻了进去，随身带着用一块黑哔叽包着的准备给国王穿的衣服。波尔朵斯递给他一根铁撬棒，达尔大尼央在里面钉上了一块哔叽挂帘，这样做看起来十分浪费，可是非常有用，它把那个洞完全遮住，丝毫也看不出来。

阿多斯再要干两个小时就可以和国王联系上了。依照四个朋友的预料，他们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能够支配，因为刽子手失踪了，人们不得不到布里斯托尔去借那儿的刽子手。

达尔大尼央去穿他的栗色衣服，波尔朵斯去穿他的红色紧身上衣，阿拉密斯呢，要去贾克森那儿，如果有可能，想和他一同去见国王。

三个人约好中午在白厅广场见面，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离开斩首台前，阿拉密斯走到那个洞口跟前，对藏在里面

的阿多斯说，他要设法再见到查理。

“那就再见了，去大胆干吧，”阿多斯说；“把事情进行的程度告诉国王，对他说，如果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敲敲地板，好让我放心地继续干活。如果帕里能够帮助我预先移掉壁炉的肯定是大理石做的底板，这就更加好了。阿拉密斯，您要尽力不要离开国王。您说话要响，非常响，因为别人会在门外听到您的声音的。如果在房间里面有一名卫兵的话，要毫不犹豫地杀死他；如果有两名卫兵，帕里杀一名，您杀一名；如果有三名，你们宁可自己被杀死，也要救出国王。”

“请您放心，”阿拉密斯说，“我会带两把匕首，一把交给帕里。您还有什么话？”

“没有了，您走吧；不过，您要劝告国王，请他不要讲什么无用的仁义。如果动起手来，你们和卫兵打的时候，他就快逃。一旦底板重新放到他的头上，您要不顾死活，牢牢待在这块板上面。他们至少要十分钟的时间才找得到国王逃走的这个洞。这十分钟我们可以走不少路，国王就得救啦。”

“一切都会照您说的去做的，阿多斯。把您的手伸给我，因为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阿多斯伸出双臂抱住阿拉密斯，紧紧地拥抱他。

“这是给您的，”他说。“如果我死了，请您对达尔大尼央说，我爱他就像爱我的孩子一样，请代我拥抱他。请您也代我拥抱我们的正直勇敢的波尔朵斯。再见啦。”

“再见啦，”阿拉密斯说。“我现在对国王脱逃的事很有信心，就像我完全相信我此刻紧握着的手是世上最忠诚的手一样。”

阿拉密斯离开阿多斯，走下斩首台，向旅店走去，一路上轻轻地吹着口哨，那是一首赞颂克伦威尔的歌曲的调子。他看到

他的两位朋友坐在紧挨着旺盛的炉火的桌子前面，喝着一瓶波尔图①葡萄酒，大口大口地吃着一只冷仔鸡。波尔朵斯一面吃，一面低声痛骂那些无耻的国会议员。达尔大尼央一声不吭地吃着，可是头脑里在考虑着一些极为大胆的计划。

阿拉宓斯把他和阿多斯商量好的安排告诉了他们；达尔大尼央点头赞成，波尔朵斯说道：

"好极了！此外，国王逃的时候，我们都在那儿。在斩首台底下很容易藏身，我们可以放心地待在那个地方。达尔大尼央，我，格力磨，还有末司革东，我们可以杀死他们八个人，我没有算上布莱索阿，他只适合看好马。杀死一个人两分钟，四分钟就够了；即使末司革东多花一分钟，那就是五分钟。五分钟工夫，你们可以跑出四分之一法里路了。"

阿拉宓斯匆匆忙忙地吃了一口东西，又喝了一杯酒，然后换了衣服。

"现在，"他说，"我去主教大人那儿，波尔朵斯，您负责准备好武器；达尔大尼央，您要牢牢看守住您那个刽子手。"

"请您放心，格力磨换了末司革东的班，他的脚正踩在那上面呢。"

"不管怎样，要加倍注意看守，一刻也不能松懈。"

"松懈！亲爱的朋友，会吗？您问问波尔朵斯，我两条腿就没有休息过，简直像舞蹈家一样。见鬼！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爱法国啊，一个人身居异国，处境困难，有一个祖国是多么好啊。"

阿拉宓斯像离开阿多斯的时候那样离开了他们，就是说紧紧拥抱了他们。接着，他去贾克森主教那儿，向他提出请求。贾

① 波尔图，在葡萄牙，该地所产葡萄酒极为有名。

克森毫不留难地同意带阿拉宓斯一同去，因为他已经通知过，他也许需要一个神父伴行，准备国王或许想领圣体，特别可能的是国王会希望望弥撒。

主教穿上阿拉宓斯昨天穿的衣服，乘上了马车。阿拉宓斯坐在主教身边。他变了模样，这并不是因为他穿上了副祭的衣服，而是苍白的脸色和忧郁的神情使他的外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车在白厅门前停下。这时大约是上午九点钟。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候见厅和走廊里和昨天一样，全是卫兵。国王的房间门口有两名岗哨，还有两名岗哨在阳台前面的斩首台的平台上走来走去，在那上面斩首用的木砧已经放好了。

国王心里充满了希望，等到他又见到阿拉宓斯的时候，这种希望又变成了喜悦。他拥抱了贾克森，握了握阿拉宓斯的手。主教故意当着大家的面高声谈到昨天他们见面的事。国王回答他说，他在前次见面时对他说的话很有效果，他指望再进行这样一次谈话。贾克森转过身来请在场的人让他和国王单独待一会儿。于是大家都退了出去。

等门一关上，阿拉宓斯就赶紧说道：

“陛下，您得救了！伦敦的刽子手失踪了；他的助手昨天在陛下房间的窗下砸断了大腿。我们听到的那声叫喊就是他发出来的。他们当然已经发现了刽子手不见的事情，可是只有在布里斯托尔才有刽子手，去找他需要时间。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拖到明天。”

“可是拉费尔伯爵呢？”国王问。

“他在离您只有两步远的地方，陛下。您用拨火棒敲三下，就会听到有声音回答您。”

国王用发抖的手拿起拨火棒，均匀地敲了三下。立刻，在地

板底下响起了低沉的、有节制的声音，回答约定的暗号。

“这么说，”国王说，“在下面回答我的人……”

“就是拉费尔伯爵，陛下，”阿拉密斯说。“他正在准备一条道路让陛下能够逃走。到时候帕里在这边抬起这块大理石板，一条通道便全打开了。”

“可是，”帕里说，“我什么工具也没有。”

“拿着这把匕首，”阿拉密斯说；“不过要当心，别把它弄钝，因为您以后可能还需要用它挖石头以外的东西。”

“啊！贾克森，”查理对主教转过身来，握住他的双手说，“贾克森，请记住这个曾经做过您的国王的人的恳求……”

“您依旧是我的国王，并且永远是我的国王，”贾克森吻着国王的手说。

“请您终生为您眼前看到的这位贵族祈祷，为另一位您听见在我们脚下发出声音的那位贵族祈祷，为另两位他们不论在何处我肯定都在尽力设法拯救我的贵族祈祷。”

“陛下，”贾克森回答说，“我会听从您的指示做的。只要我活着一天，我每天都会为陛下这几位忠诚的朋友向天主祈祷。”

那个在挖掘的人又继续干了一会儿活，在上面的人感觉得到他越来越近。可是，突然在走廊里响起了一个意外的声音。阿拉密斯拿起拨火棒敲了敲，叫下面停止行动。

外面的声音更近了，是好些人的整齐均匀的脚步声。屋内的四个人都一动也不动地待着，眼睛望着房门，门慢慢地、显得很庄严地打开了。

在国王房间外面的房间里，卫兵们排成了一行。一名国会特派的代表走了进来，他一身黑衣服，神情严肃，预兆着将要发生不祥的事情。他向国王行过礼，打开一张羊皮纸文件，就像通

常对即将上斩首台的死囚那样，对国王念判决书。

“这是什么意思？”阿拉密斯问贾克森。

贾克森摇摇头，表示和他一样完全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今天吗？”国王问，他有些激动，这只有贾克森和阿拉密斯觉察得到。

“陛下，您没有得到通知说是今天早上执行吗？”穿黑衣服的人问。

“那么，”国王说，“我应该像一个普通的罪犯那样死在伦敦的刽子手的手中吗？”

“伦敦的刽子手不见了，陛下，”国会派来的代表说；“可是，有一个人提出来自愿代替他。行刑不会延迟，您要求办理您的一些世俗的和精神上的事情，可以给您时间。”

查理的头发根沁出了细小的汗珠，这是他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唯一显得不安的表现。

但是阿拉密斯却脸色变得灰白。他的心不再跳动了。他闭上了眼睛，一只手撑在桌子上。查理看到他这样悲痛，仿佛忘记了自己的痛苦。

他走到阿拉密斯跟前，握住他的手，拥抱了他。

“好啦，朋友，”他带着亲切和忧郁的微笑说，“勇敢一些。”

然后他转过身去对那个国会派来的代表说：

“先生，我已经准备好了。您看，我只有两个要求，我相信不会耽搁您太多的时间。第一个是希望领圣体，第二个是拥抱我的孩子，最后一次向他们告别。可以得到允许吗？”

“可以，陛下，”国会派来的代表回答说。

他走了出去。

阿拉密斯醒了过来，用指甲戳自己的肌肉，从胸膛里发出一

声深深的呻吟。

“啊！大人，”他紧握住贾克森的手叫道，“天主在哪儿？天主在哪儿？”

“我的儿子，”主教坚定有力地说，“您是见不到它的，因为尘世的情感把它遮盖住了。”

“我的孩子，”国王对阿拉宓斯说，“你不要这样难过。你问天主在做什么？天主正在看着您的忠诚的行为和我殉难的痛苦。相信我，忠诚和殉难都会得到报偿；不要把发生的事怪罪天主，要怪罪人。是人使得我丧生的，是人使得您流泪的。”

“是的，陛下，”阿拉宓斯说，“是的，您说得对，我应该责怪的是人，我要责怪的是他们。”

“请坐下，贾克森，”国王跪下来，说，“因为您要听我忏悔，我要忏悔。”他看到阿拉宓斯想退出去，就对他说：“请别走，先生，帕里，也别走，我没有什么不能当着所有人面说的话，即使是在忏悔的秘密中。我只有一件遗憾的事，那便是全世界的人不能像你们一样，不能和你们在一起听我忏悔。”

贾克森坐下来，国王跪在他跟前，像一个最虔诚的教徒那样，开始他的忏悔。

第二十四章

Remember①

国王的忏悔结束了。查理领了圣体，然后他提出来要见他的孩子。响十点钟了，就像国王曾经说过的，并没有耽搁多少时间。

这时候，百姓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知道十点钟是规定的行刑时间，所以都挤到王宫附近的街道上。从远处传来人群的嘈杂声和大海的波涛声，国王分辨得清清楚楚，一个是群情激奋造成的，一个是因为暴风雨掀起了海浪。

国王的孩子来了。走在前面的是夏洛蒂公主，后面是格洛塞斯特公爵。公主是一头金发的美丽的小姑娘，两眼含满泪水。公爵有八九岁，嘴唇倨傲地翘起，眼睛是干的，没有一滴眼泪，表示他已经有了自尊心。虽然他昨晚哭了整整一夜，但是当着这些人，他绝对不哭一声。

查理一见到这两个孩子，觉得心全碎了。他有两年没见到他们，如今再和他们见面，自己却要离开人世了。他止不住流下眼泪，急忙转过身去揩掉。因为他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得坚强。他遗留给他们的只是沉重的苦难和极大的不幸。

他先和女儿说话，把她搂到跟前，嘱咐她要虔诚，顺从，孝敬母亲；接着，他又把小格洛塞斯特公爵放到他膝上坐好，紧紧地

抱在胸前，同时吻小公爵的脸。

“我的儿子，”国王对他说，“您在街上和候见厅里看见许多上这儿来的人；这些人是来杀您父亲的头的，您千万不要忘记。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撇开你的两个哥哥，现在法国的威尔士王子和我不知道他下落的约克公爵，因为看见您在他们身边，在他们掌握之中，而把您推到国王的宝座上；可是，我的儿子，您不是国王，只有他们两人死后，您才能成为国王。向我发誓，不让王冠落到您的头上，您没有合法的权利得到这顶王冠。因为，某一天，我的儿子，听好，某一天，如果您那样做了，王冠和脑袋就都会给人搞掉的。到了那一天，您死的时候，不可能像我这样问心无愧地、平静地死去。向我发誓，我的儿子。”

孩子伸出小手，放在他父亲的手里，说：

“陛下，我向您发誓……”

查理打断他的话，说：

“亨利，叫我爸爸。”

“爸爸，”孩子说，“我向您发誓，我宁可他们杀死我，我也不做国王。”

“很好，我的儿子，”查理说。“现在拥抱我吧，夏洛蒂，您也来拥抱我。你们永远不要忘记我。”

“啊！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两个孩子紧紧地抱住国王，大声喊道。

“永别了，”查理说；“永别了，我的孩子。贾克森，带他们走吧；他们的眼泪会使我丧失去接受死亡的勇气。”

贾克森把两个可怜的孩子的胳臂从他们父亲身上拉下来，

---

① 英文：记住。

交给了刚才领他们来的人。

他们走后，门全打开了，任何人都能够进来。

卫兵和闯进房间来的好奇的人团团围住了国王，他感到自己是孤单一人，不禁想到拉费尔伯爵就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在这套房间的地板底下，伯爵无法看到自己现在的处境，也许仍旧满怀希望要救自己出去呢。

他担心会出现一点点声音，使得阿多斯以为是一个暗号，又动起手来，这样就会暴露了秘密。他有意一动不动，这样，四周的人也只好安静下来。

国王估计得不错。阿多斯确实在他的脚底下，在仔细地听着，因为没有听到暗号感到十分失望。有好几次他实在忍耐不住，又敲起石头，可是怕给别人听见，立刻停下来。

这种可怕的僵持的场面持续了两个小时。国王的房间里是死一般的寂静。

这时候，阿多斯决定探究一下这样沉寂无声的原因，因为只有人群中发出的嘈杂声打破这种气氛。他稍稍打开遮住裂缝洞的挂帘，走到斩首台的第二层。在他的头顶上，只有四寸高的地方，是一块木板，和平台一样高，那就是斩首台。

他刚才听见的那片低沉的嗡嗡声，现在听清楚了，是那样阴沉怕人，他不禁吓得跳起来。他一直走到斩首台的边上，把黑布掀到眼睛那么高，看到在这个可怕的装置周围都是骑兵，骑兵的外层是持长矛的士兵，再外层是火枪手，火枪手四周挤满了一排排的百姓，他们像波涛翻腾呼啸的黑色海洋。

"出了什么事啦？"他揉着挂帘的皱褶，抖动起来，可是他比挂帘抖得还利害。"人群越来越挤了，士兵们都全副武装，那些百姓和士兵都盯住了国王房间的窗口望着，在他们当中我看见了

达尔大尼央！他在等待什么？他在看什么？伟大的天主啊！难道他让那个刽子手溜掉了？”

忽然，广场上敲起了沉闷怕人的鼓声。在他头顶上沉重的脚步声不断地响着。他觉得仿佛在白厅地板上有许多走不完的队伍走过去，立刻他听到斩首台的木板格格响的声音。他朝广场最后望了一眼，看到在场的人的神态，他不得不相信他心底里的最后一线希望使他至今还不相信的事。

广场上的低沉的闹声全停下来了。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白厅的那扇窗子。一张张嘴微微张着，呼吸都暂时停止了，说明人人都在等待一个可怕的场面出现。

阿多斯从他待的地方，国王的房间的地板底下听到的头顶上的脚步声，又在斩首台上响起来了。斩首台的木板给压得弯下来，就像快要碰到这位不幸的贵族头上一样。这肯定是两队士兵走到了斩首台上。

这时候，这位贵族非常熟悉的一个声音，一个庄严的声音，在他头上说话了：

“上校先生，我想对百姓们讲几句话。”

阿多斯禁不住从头到脚全身哆嗦起来。这是国王在斩首台上说话。

确实是国王。查理喝了几口酒，掰开一块面包以后，不耐烦这样等待死亡，突然决定立刻去就刑，他做了一个手势要出去。

于是，朝着广场的窗子打开了，百姓能够看见从这间很大的房间里面先走出来一个蒙面人，他一声不出，从他手上拿着的斧头，看得出他是刽子手。这个人走到木砧跟前，把斧头放到木砧上。

这就是阿多斯第一次听到的声音。

走在这个人后面的是查理·斯图亚特，他虽然脸色苍白，但是态度镇定，脚步坚定有力。身旁各有一个教士，后面是几个负责监刑的高级官员，两边是两队押送的持长矛的士兵，他们后来站到斩首台的左右两边。

大家一看见这个蒙面人，立刻就发出久久不停的嘈杂声。每个人都十分好奇地想知道这个不认识的刽子手是谁。他来的正是时候，百姓们原来以为斩刑要延迟到明天，现在这个向他们许诺过要发生的可怕的场面可以见到了。人人都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住这个蒙面人望着，可是能够看见的只是一个中等身材、全身黑衣的人，看上去已经上了些年纪，因为从遮住他脸的面具底下露出了花白的胡子。

但是，看见国王的神态是那样镇静、高贵和威严，全场立刻变得肃静无声。每个人都听得见他提出的想对百姓说话的要求。

那个国王向他提出要求的人肯定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同意，因为阿多斯听见国王开始说话了，国王的嗓音坚定响亮，阿多斯的心底都受到了震动。

他向百姓解释了自己的行为，并且对英国怎样获得幸福的前途提出了建议。

"啊！"阿多斯心里暗暗想道，"我听到的这些话，我看到的这个场面，难道可能是真的吗？天主将他在人间的代表抛弃，竟让他这样悲惨地死去，这难道可能吗！……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我竟无法向他说一声永别！"

响起了一阵声音，就像行刑的武器在木砧上移动的声音。

国王停了停，说了一句：

"别动那把斧子。"

然后他从停下的地方开始又继续他的讲话。

国王的话说完后，伯爵的头顶上是一片寂静。他用手摸前额，只觉得前额上大滴大滴的汗珠向下直淌，虽然这时是结冰的天气。

这样的寂静，说明正在做行刑的最后准备工作。

国王说完他想说的话，对着在场的人环顾了一遍，他的眼光里充满了仁慈和怜悯。他取下身上戴的勋章，就是王后送来给他的那个钻石勋章，将它交给那个和贾克森在一起的教士。接着，他从胸前取出一个也镶满钻石的小十字架。这个小十字架和那个勋章一样，也是昂利埃特夫人送来的。

"先生，"他对那个和贾克森在一起的教士说，"我把这个十字架留在手中，一直到我最后的时刻；等我死后，您再拿走它。"

"遵命，陛下，"一个声音回答说，阿多斯听出来那是阿拉宓斯的声音。

这时候，一直戴着帽子的查理，摘下帽子，丢到身旁，接着一粒一粒地解开他上衣的钮扣，再脱下上衣，丢到他的帽子旁边。天太冷，他要求穿他的便袍，旁边的人递给了他。

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可怕的沉寂气氛中进行的。

仿佛国王是要上床就寝，而不是去长眠在棺材里面。

最后，他用手推拢头发，对刽子手说：

"先生，它们不会碍您事吧？如果碍事，可以用一根带子把它们束住。"

查理一面说，一面用锐利的眼光望着对方，仿佛想穿过这个陌生人的面具似的。他的眼光庄严沉着，又是那样充满自信，逼得蒙面人连忙掉过头去。但是，在国王的深邃的眼光后面，他又遇见了阿拉宓斯发出怒火的眼光。

国王看到对方不回答，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话。

那个人用低沉的嗓音答道：

“您只要把它们分开在颈子两边就可以了。”

国王用两只手把头发分开，然后望着木砧说：

“这个木砧太低了，没有再高些的吗？”

“这是通常用的木砧，”蒙面人回答说。

“您认为一斧子就能斩下我的头吗？”国王问。

“我希望能这样，”刽子手答道。

他说的“我希望能这样”这几个字的声调非常古怪，所有的人听了都不寒而栗，只有国王例外。

“很好，”国王说；“现在，刽子手，听着。”

蒙面人向国王走了一步，靠在那把斧子上。

“我不愿意您乘我不备突然动手，”查理说。“我跪下祈祷的时候，您别下手。”

“那我什么时候下手呢？”蒙面人问。

“等我把颈子放好在木砧上，伸出胳臂，说：‘Remember’，您就大胆地下手吧。”

蒙面人稍稍弯了弯身子。

“离开人世的时间到了，”国王对围在他四周的人说。“诸位先生，我把你们留在风暴中，比你们先走一步去那个没有狂风暴雨的国土了。永别了。”

他望着阿拉密斯，对阿拉密斯特别点了点头。

“现在，”他继续说下去，“请你们向后退，让我低声地祈祷，我请求你们。你也让开，”他对蒙面人说；“这不过是一会儿时间，我知道我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不过，请你记住，我说出那个字眼，你才能下手。”

于是查理跪了下来，画了个十字，嘴唇碰到木板上，仿佛他想吻一吻平台似的；接着，他一只手撑着地板，另一只手靠在木砧上面。

“拉费尔伯爵，”他用法语说，“您在那儿吗？我能同您说话吗？”

这个声音像一把冰冷的利剑一样一直刺进阿多斯的心。

“能，陛下，”他颤抖着说。

“忠实的朋友，高尚的心灵，”国王说，“我无法得救，我也注定无法得救。现在，即使我会亵渎神明，我也要对你说。是的，我向那些人说过话了，我向天主说过话了，我要向你，最后一个说几句。为了维持一个我相信是神圣的事业，我失去了祖先传给我的王位，花光了应该给孩子的遗产。我还剩下一百万金币，我在离开纽卡斯尔的时候，把它们埋在那个城市的城堡的地窖里。这笔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当你认为到了能为我的长子得到最大的幸福的那一天，你为他用这些钱吧。现在，拉费尔伯爵，同我告别。”

“永别了，神圣的、殉难的陛下，”阿多斯惊恐得全身冰凉，几乎说不出话来了。

接着，又是毫无一点声息，阿多斯似乎觉得在这片刻时间里，国王又站起身来，换了位置。

然后，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不仅斩首台上听得见，整个广场都听得清清楚楚。

国王说的是：“Remember。”

这个字眼刚说完，就是可怕的一击，震动了斩首台的地板，从挂帘上扬起的尘土迷住了这个不幸的贵族的眼睛。后来，他仿佛毫不自觉地突然抬起头来，一滴发热的东西落到他的前额

上。阿多斯恐怖得直打哆嗦，向后退了几步。就在这同时，一滴一滴的血变成了大片流淌的黑色的血，溅到了木板上。

阿多斯跪了下来，有好一会儿他像精神错乱似的，全身瘫软。不久，人群的嘈杂声越来越低，他看到百姓都渐渐散开了。他依旧说不出半句话，灰心丧气，一动不动地待着。过了片刻，他转过身去，将他的手帕沾湿了殉难的国王的鲜血。等到场上的人更加走远了，他跳下斩首台，掀开挂帘，从两匹马的中间溜过去，混到散开的人群里，他穿的是百姓的衣服，没有人认出他，结果他第一个回到旅店。

他走进楼上的房间，对着镜子照见自己前额上有一块很大的鲜红的血迹，他用手一摸，一看是国王流的血，立刻昏过去了。

第二十五章

蒙　面　人

虽然还只是下午四点钟，但是天已经全黑了。雪下得很密，一落下来就冻住。阿拉宓斯也回来了，他看到阿多斯即使还有知觉，至少也筋疲力尽地瘫在那儿。

听到他的朋友说话，伯爵从他陷入的麻木状态中醒了过来。

“是呀！”阿拉宓斯说，“被天命击败了。”

“击败了！”阿多斯说。“崇高而又不幸的国王！”

“您受伤啦？”阿拉宓斯问。

“没有，这是他的血。”

伯爵擦了擦前额上的汗。

“当时您在哪儿？”

“在你们把我留下来的地方，斩首台下面。”

“您全都看见了？”

“不，是全都听见了；但愿以后再也不要遇到像刚才经过的那样的时刻！我是不是头发都变白了？”

“您知道我寸步也没有离开他？”

“我听见您的声音，直到最后那一刻。”

“这是他交给我的勋章，”阿拉宓斯说，“还有我从他手中拿下来的十字架；他希望这两件东西能带给王后。”

"这儿有一块手帕，用来包它们吧，"阿多斯说。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沾上了国王鲜血的手帕。

"现在，"阿多斯问，"那具可怜的遗体是怎样处理的？"

"根据克伦威尔的命令，用王室的礼仪对待国王。我们将他的遗体放进一口铅制的棺木里；好几个医生忙着用防腐香料来保护惨不忍睹的遗骸，等他们忙好以后，国王的棺木就要放到点着蜡烛的灵堂里。"

"真是嘲讽！"阿多斯忧郁地低声说道；"用王室的礼仪对待被他们杀害的人！"

"这可以证明，"阿拉密斯说，"国王死了，可是王权没有死。"

"唉！"阿多斯说，"他也许是世界上最后一位有骑士精神的国王了。"

"好啦，您不用太悲痛了，伯爵，"在楼梯上传出一个粗大的嗓门，同时响起了波尔朵斯大步上楼的声音，"我们都是要死的，我可怜的朋友们。"

"您回来迟了，我亲爱的波尔朵斯，"拉费尔伯爵说。

"是的，"波尔朵斯说，"在我回来的路上，有许许多多人，所以走不快。那些混蛋还跳舞！我抓住一个家伙的脖子，我相信几乎快掐死他了。正在这时候，来了一支巡逻队。幸好我和他个别打交道的那个人有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我趁这个机会溜进了一条小街里，从这条小街又走到另一条更小的街，于是我迷了路。我不熟悉伦敦，我又不会讲英语，我原以为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了；最后我还是到了这儿。"

"可是达尔大尼央呢，"阿拉密斯说，"您没有见到他吗？他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我们在人群里给挤散了，"波尔朵斯说，"虽然我拼命找，也

没有找到他。”

“啊！”阿多斯痛苦地说，“我，我倒看见过他；他在观刑的人群中的第一排，那个位置挑得十分好，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总之，这个场面是难得一见的，他也许很想从头看到结束才走。”

“哎呀！拉费尔伯爵，”一个平静的声音说，虽然一路匆匆跑来，显得有些低沉，“您在说不在场的人坏话？”

这个指责伤害了阿多斯的心。可是，达尔大尼央站在那些愚蠢冷酷的人的第一排给他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他只好回答说：

“我没有说您的坏话，我的朋友。大家都在为您担心。我是说您刚才在什么地方。您和查理国王并不熟悉，对您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外国人，您没有必要非爱他不可。”

他一面说一面把手伸给他的朋友。可是达尔大尼央装作没有看到阿多斯的动作，把手藏在披风底下。

阿多斯只好把手慢慢地放下来。

“哎呀！我累坏了，”达尔大尼央说着，坐了下来。

“喝一杯波尔图酒吧，”阿拉宓斯拿起桌上的酒瓶倒满了一酒杯；“喝吧，这会提您精神的。”

“对，我们喝酒吧，”阿多斯说，他已经感觉到这个加斯科尼人的不快，想和他碰碰杯，“我们喝酒吧，然后离开这个可恶的国家。您知道，小帆船正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今晚就动身，在这儿我们没有什么事好干了。”

“您太心急了，伯爵先生，”达尔大尼央说。

“这块流满鲜血的土地像火一样在烧我的脚①，”阿多斯说。

“我呢，这儿的雪却让我觉得清凉，”加斯科尼人平静地说。

---

① 是急着想离开的意思。

“可是，既然国王已经死了，”阿多斯说，“您说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那么说，伯爵先生，”达尔大尼央带着随随便便的神情说，“您没有看到在英国还有您应该做的事吗？”

“没有什么事做了，没有什么事做了，”阿多斯说，“除了怀疑天主的仁慈，鄙视自己的无能。”

“好呀！”达尔大尼央说，“我，我窝囊，我没有心肝，爱看热闹，我挤在离斩首台三十步远的地方，是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国王的脑袋怎样掉下来，而这个国王我是不熟悉的，而且看起来，他和我也毫不相干，可是，我的想法却和伯爵先生不一样，我留下来不走。”

阿多斯脸色完全变得苍白，他的朋友的每声责备都使他的内心深处颤动。

“啊！您留在伦敦？”波尔朵斯对达尔大尼央说。

“是的，”达尔大尼央说。“您呢？”

“那还用说！”波尔朵斯说，他面对着阿多斯和阿拉宓斯，显得有点尴尬，“那还用说！如果您留下来，我是和您一起来的，当然只能和您一起走；我不会把您独自一个人留在这个可恶的国家的。”

“谢谢您，我的杰出的朋友。我有一件小小的事情向您提出来请您帮忙，等伯爵先生动身以后，我们一起来办。这个想法是我在观看那个您知道的场面的时候产生的。”

“什么想法？”波尔朵斯说。

“就是要弄清楚那个如此起劲地自愿斩下国王脑袋的蒙面人究竟是谁。”

“一个蒙面人！”阿多斯叫起来，“难道您没有让那个刽子手

逃走吗?"

"刽子手?"达尔大尼央说,"他一直在酒窖里呀,我猜想他在那儿正对我们的老板的酒瓶聊天呢。不过您这样一提倒叫我想到了……"

他走到门口,叫了一声:

"末司革东!"

"先生,什么事?"一个仿佛是从地心里发出来的声音应道。

"把您的犯人放掉吧,"达尔大尼央说,"一切都结束了。"

"可是,"阿多斯说,"那个用手斩他的国王的脑袋的坏蛋是谁呢?"

"一个业余的刽子手,此外,他使用起斧头很灵活,因为,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阿拉密斯说,"他只要一下子就完事了。"

"您没有看见他的脸?"阿多斯问。

"他戴着面具,"达尔大尼央说。

"可是,阿拉密斯,您是在他身旁的呀?"

"我只看见从面具底下露出来的花白胡子。"

"难道这是个上了些年纪的人?"阿多斯问。

"啊!"达尔大尼央说,"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一个人能戴面具,他也可以戴假胡子。"

"我真懊悔没有跟在他后面走,"波尔朵斯说。

"瞧!我亲爱的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这正是我当时想到的一个念头。"

阿多斯什么都明白了,他站了起来,说:

"请原谅我,达尔大尼央;我对天主产生过怀疑,所以我对你也会产生怀疑。朋友,请原谅我。"

"我们待一会儿再说这个吧,"达尔大尼央露出一丝微笑说

道。

“究竟怎么回事？”阿拉密斯说。

“是这样一回事，”达尔大尼央说，“当时我看着的，并不是像伯爵先生说的那样，是国王，而是那个戴面具的刽子手，因为我知道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是怎样的模样，虽然我对这一类的事情早已看惯了，可是它们仍然叫我感到很不舒服。当我看那个戴面具的人的时候，就像我刚才对你们说的，我想到了一个念头，就是要弄清楚他是谁。我们一向习惯于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帮助，就像一个人用右手来帮他的左手那样，所以我立刻禁不住向四周看波尔朵斯在不在附近。因为，阿拉密斯，我已经认出来您在国王身旁，您呢，伯爵，我知道您一定在斩首台下面。我应该原谅您，”他把手伸给阿多斯，加重说了这一句，“因为您在那儿肯定受了不少罪。我向四周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忽然在我右边看见一个给打伤过的脑袋，凑合着用一块黑色塔夫绸包扎着。‘见鬼！’我对自己说，‘我好像觉得这是照我的方法扎起来的，我在什么地方扎过这个脑袋。’想起来了，这是那个不幸的苏格兰人，帕里的兄弟，你们都还记得，格罗洛像消遣一样，在他的身上来试试自己有多大力气，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只剩下半个脑袋了。”

“完全不错，”波尔朵斯说，“指望他有黑母鸡的那个人。”

“您说得对，就是他；他对在他左边的另一个人做着一些手势；我转身一看，认出了那是正直的格力磨，他和我一样正目不转睛地盯住戴面具的刽子手望着。

“‘喂！’我叫了他一声。伯爵先生对他说话的时候就省略地只用这一个音节的称呼，格力磨一听便明白有人叫他，仿佛给弹簧弹了一下似的转过身来。他也认出了我，对我指指那个蒙面人。

"'嗯？'他说。这意思就是：您看见了吗？

"'那当然！'我回答道。

"我们彼此都完全理解了。

"我再转身看我们的那位苏格兰人；他的眼神也表达出了他想说的话。

"总之，一切全结束了，你们都知道，用的是极其凄惨的方法。百姓散开，夜色渐渐降临，我带着格力磨和那个苏格兰人躲到广场的一个角落里，我曾经对苏格兰人做手势叫他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我从那儿望到那个刽子手走进国王住过的房间换了一身衣服，他原来穿的衣服肯定全是血迹。后来他戴上一顶黑帽子，裹上一件披风，不见了。我料想他要出去，就跑到面对大门的地方。果然，五分钟以后，我们看见他从楼梯上走下来。"

"你们跟在他后面吗？"阿多斯问道。

"自然！"达尔大尼央说；"不过这可不是容易的事！他不时地转过头看，于是我们不得不藏一藏，或者装做毫不相干的样子。我本来可以走到他跟前，把他杀掉，可是我，我不能只顾自己，这顿美餐我要留给你们，你，阿拉密斯，您，阿多斯一同来好好享受，让你们也得到一点儿安慰。最后，在旧城的弯弯曲曲最多的小街转来转去走了半个小时以后，他来到一座孤零零的小屋门前，那里面没有声音，也没有灯光，说明里面没有人住。

"格力磨从他的宽大的短裤里拔出一把手枪。

"'嗯？'他指着那个人说。

"'不，不，'我对他说，同时抓住他的胳臂。

"我对你们说过，我有我的想法。

"蒙面人在一扇低矮的门前站住了，掏出一把钥匙，可是，在

他把钥匙插进锁眼以前，他回过头来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他。我藏在一棵树后面，格力磨躲在一块界石后面，那个苏格兰人没有什么地方好藏身，索性就趴在路上。

“被我们跟踪的这个人肯定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因为我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门打开了，他走了进去。”

“这个混蛋！”阿拉密斯说，“等您回去以后，他可能早逃掉了，我们不会找到他了。”

“怎么会呢，阿拉密斯，”达尔大尼央说，“您未免太小看我了。”

“可是，”阿多斯说，“您不在的时候……”

“我不在的时候，不是有格力磨和那个苏格兰人代替我吗？他在屋内还没有走上十步路，我已经绕着屋子走了一圈。在他走进去的那个门口，我叫我们的苏格兰人待在那儿，我做手势关照他，如果那个戴黑面具的人出来，走到哪儿，他就要跟到哪儿，同时格力磨也跟着他，看他到什么地方，然后回来找我们。接着我把格力磨放在第二个出口，对他做了同样的叮嘱，然后我就回这儿来了。野兽已经围住了，现在，谁愿意去观看它临死的场面？”

阿多斯扑到达尔大尼央怀里，达尔大尼央擦着前额上的汗。

“朋友，”他说，“您能原谅我，您心地确实太好了。我错了，完完全全错了，本来我对您应该是了解的，可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里都有一种恶劣的东西，它总叫人疑神疑鬼。”

“哼！”波尔朵斯说，“刽子手说不定会是克伦威尔先生，他为了想十分有把握地实现他要做的事，宁可自己来动手！”

“不可能！克伦威尔先生又矮又胖，这个人却又瘦又长，不是小个儿，而是高个儿。”

“要么是一个判了刑的士兵，别人答应他干了这件事可以赦

免他，”阿多斯说，“就像以前对待那个不幸的夏莱① 一样。”

“不，不，”达尔大尼央继续说，“他走路不像步兵那样步子整齐，他也不像骑兵那样叉开两腿走。他的腿是细细的，走路的样子很优雅，要么是我看错了，否则我们是在和一个贵族打交道。”

“一个贵族！”阿多斯叫起来，“不可能！这是对所有的贵族的侮辱。”

“精彩的围猎！”波尔朵斯笑着说，他的笑声使玻璃窗都震动起来；“没有说的，精彩的围猎！”

“您还要动身吗，阿多斯？”达尔大尼央问。

“不，我不走了，”这个贵族说，同时做了一个吓人的手势，向对方表示他说话是算数的。

“那么，快带好剑！”阿拉密斯说，“带好剑！一秒钟也不要耽搁。”

四个朋友急急忙忙地换上他们的贵族的衣服，佩好了剑，将末司革东和布莱索阿唤上楼来，吩咐他们和旅店老板结算好帐，并且做好动身的准备，因为他们多半在当天晚上就会离开伦敦。

夜色越来越暗，雪还在下，这座将国王处死的城市仿佛给盖上了一块宽阔的白色裹尸布。这时是七点钟左右，街上已经看不见什么行人。每个人都待在家里，低声谈论白天里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

四个朋友紧裹着披风，穿过旧城的所有广场和街道，白天这些地方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这天晚上冷冷清清，人影也不见一个。达尔大尼央领着他们走，不时地想辨认出他用匕首刻在墙上的一些十字记号，可是夜太黑，那些指路的标记很难看得清

① 夏莱（1599—1626），伯爵，路易十三的宠臣，因被控密谋反对黎塞留而被斩首。

楚。幸好达尔大尼央的头脑里牢牢记住每块路碑，每个水池，每家店的招牌，所以走了半个小时以后，他和他的三个伙伴终于看到了那座孤零零的房子。

达尔大尼央开始还以为帕里的兄弟走掉了，他弄错了，那个健壮的苏格兰人早就在他住的山区的冰天雪地中生活惯了，这时正靠在一块路碑上躺着，就像一个从底座上倒下来的雕像，对恶劣的天气毫无一点儿知觉，让白雪盖满全身；可是他们四个人一走近他身边，他立刻站了起来。

"瞧呀，"阿多斯说，"这儿又是一位忠心耿耿的仆人。天主啊！正直的人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少，这真叫人兴奋。"

"我们用不着急急忙忙地赞颂我们的苏格兰人，"达尔大尼央说；"我以为这个人待在这儿有他自己的打算。我听说这些出生在特威德河的那一边的先生① 都是些有仇必报的人。格罗洛先生可得留神啦，万一碰到他，很可能没有好日子过了。"

他离开他的朋友，一个人向苏格兰人走去，让对方认出了他。接着，他招呼三个伙伴过来。

"怎么样？"阿多斯用英语问他。

"没有人出来过，"帕里的兄弟回答道。

"好，波尔朵斯，还有您，阿拉密斯，你们同这个人留在这儿。达尔大尼央领我去找格力磨。"

格力磨和那个苏格兰人同样机灵，他身子缩在一棵空心柳树里，把这棵树当做了一个哨所。达尔大尼央原来像担心第一个岗哨那样，以为那个蒙面人已经出来，格力磨跟在后面走掉了。

忽然从树的空心里露出了一个脑袋，又响起一声低低的口

① 特威德河，有一段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界河，出生在该河那一边，即指苏格兰人。

哨声。

“喂！”阿多斯叫了一下。

“是我，”格力磨答应道。

他们两人走到柳树前面。

“怎么样，”达尔大尼央问道，“有人出来吗？”

“没有，可是有人进去，”格力磨说。

“男人还是女人？”

“一个男人。”

“哈哈！”达尔大尼央说；“那么现在他们是两个人了。”

“我倒情愿他们是四个人，”阿多斯说，“这样至少双方人数平等了。”

“也许他们是四个人，”达尔大尼央说。

“那怎么会？”

“其他的人不会比他们早来这座房子里等他们吗？”

“我们可以去张张，”格力磨指着从外板窗透出一些灯光的一扇窗子，说。

“说得对，”达尔大尼央说，“我们去把他们叫来。”

他们绕着房子走过去，向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做了做手势，招呼他俩。

这两个人赶紧奔过来。

“你们见到什么啦？”他俩问。

“没有，不过我们就要见到了，”达尔大尼央指指格力磨，回答说，格力磨攀牢墙上高高低低的地方向上爬，已经爬到离开地面有五六尺高了。

四个人紧紧靠拢在一起。格力磨像一只猫那样灵活地继续向上爬；他终于抓住了钩住打开的外板窗的一只吊钩，同时他的

脚踩住了墙上一个看来足够站稳身子的突出的地方，于是他对下面打了个手势，说他已经到了他的目的地。他眼睛凑到百叶窗的缝口往里看。

“怎么样？”达尔大尼央问。

格力磨只伸出了两个手指回答。

“说话呀，”阿多斯说，“我们看不清楚你的手势。他们有几个人？”

格力磨使足了劲，说：

“两个，一个面对着我，另一个背朝着我。”

“那好，面对着你的是什么人？”

“我看见他走进去的那个人。”

“你认识他？”

“我相信我认出了他，我没有看错；他又矮又胖。”

“他是谁？”四个朋友一同低声问道。

“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军，”

四个朋友相互对看了看。

“另外一个呢？”阿多斯问。

“又瘦又长。”

“这是那个刽子手，”达尔大尼央和阿拉密斯同时说道。

“我只看到他的背，”格力磨说；“不过，等一等，他在动了，他转过身来了；如果他摘下面具了，我就能看见……哎呀！”

格力磨好像胸口给重重敲了一下似的，放掉铁钩，低低叫了一声，身子向后仰。波尔朵斯一把抱住了他。

“你看到他啦？”四个朋友齐声问他。

“是，”格力磨毛发直竖，脸上全是冷汗。

“是又瘦又长的人？”达尔大尼央问。

“是。”

“是那个刽子手？”阿拉宓斯问。

“是。”

“他是谁？”波尔朵斯问。

“他！他！”格力磨几乎说不出话来，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双手颤抖，紧握住他的主人的手。

“他，是谁？”阿多斯问。

“摩尔东特！……”格力磨回答道。

达尔大尼央、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同时发出一声欢呼声。

阿多斯却向后退了一步，把手捂在前额上，低声地说：

“这是天数！”

第二十六章

克伦威尔的房子

那个人确实正是摩尔东特，达尔大尼央跟着他走了很久，却没有认出他来。

他走进屋子里以后，摘下面具，取下化装用的花白胡子，上了楼，打开一扇门，走进一间房间，房间里点着一盏灯，挂着深色的帷幔。他走到一个坐在书桌后面正在写字的人对面。

这个人就是克伦威尔。

人们都知道，克伦威尔在伦敦有两三处这样隐避的住所，连他的许多朋友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只把这个秘密告诉他的少数亲信。摩尔东特，我们都记得，是能够算得上这少数人中间的一名的。

在他走进去的时候，克伦威尔抬起了头。

"是您，摩尔东特，"他说，"您来迟了。"

"将军，"摩尔东特回答道，"我想把仪式看结束，所以耽搁了。"

"啊！"克伦威尔说，"我以前还没有发现您对这类事情这样感兴趣。"

"我一直很有兴趣亲眼看着阁下的敌人一个个垮台，而且这一个不能算是无关紧要的人物。不过，将军，您没有去白厅

吗?”

“没有,”克伦威尔说。

静默了片刻。

“您知道详细情况吗?”摩尔东特问。

“完全不知道。从早上起我就待在这儿。我只知道有一个营救国王的阴谋。”

“啊!您已经知道了?”摩尔东特说。

“这算不了什么。四个化装成工匠的人要救国王出狱,带他去格林威治,在那儿有一条小船等着他。”

“阁下远离旧城,人在这儿,安安静静,一动也没有动,却什么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安安静静,不错,”克伦威尔回答说,“可是谁对您说我一动也没有动?”

“不过,万一这个阴谋成功了呢?”

“我原来就希望它能成功。”

“我总以为阁下认为查理一世的死对英国的利益来说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不幸的事。”

“对!”克伦威尔说,“这一直是我的看法。可是,只要他死了,那便是命该如此,也许他不死在斩首台上要更好一些。”

“阁下,这是什么意思?”

克伦威尔笑了笑。

“请原谅,”摩尔东特说,“不过您知道,将军,我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学徒,我希望任何时候都能从我的老师对我的教诲中得到益处。”

“因为,这样一来,别人就会说我是由于正义判了他死刑,又出于仁慈放走了他。”

“但是，如果他真的逃走了呢？”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是的，我早就采取了各项措施。”

“阁下认识那四个企图救出国王的人吗？”

“那是四个法国人，其中两个是昂利埃特夫人派来见她的丈夫的，两个是马萨林派来找我的。”

“先生，您认为马萨林会吩咐他们做他们所做的那些事吗？”

“这有可能，不过他以后不会承认的。”

“您这样以为吗？”

“我确信是这样。”

“为什么会不承认？”

“因为他们失败了。”

“阁下曾经答应把这些法国人中的两个交给我，当时他们只是为了查理一世参加作战犯了罪。而现在他们又成了阴谋反对英国的罪犯，阁下愿不愿意把这四个人全都交给我？”

“您去处理吧，”克伦威尔说。

摩尔东特鞠了一躬，脸上露出得意而又凶恶的微笑。

“不过，”克伦威尔看到摩尔东特准备向他道谢，就说道，“请让我们回到那个不幸的查理身上来。在百姓当中有人叫喊口号吗？”

“极少极少，只有人叫喊：‘克伦威尔万岁！’”

“当时您待在什么地方？”

摩尔东特对着将军看了一会儿，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是在问一个毫无意思的问题，还是全都明白而明知故问。

但是，摩尔东特仿佛冒着火的目光也不能看透克伦威尔阴

沉的眼睛深处。

“我待的地方能看到一切，听到一切，”摩尔东特回答道。

现在是克伦威尔盯着摩尔东特望，摩尔东特变得难以识透了。克伦威尔观察了几秒钟以后，很冷淡地转过眼睛去。

“看来，”克伦威尔说，“那个临时充当刽子手的人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至少，根据别人对我的报告，那一斧头砍得很灵巧。”

摩尔东特想起来克伦威尔对他说过他不知道一点儿详细情况，这时他才肯定地相信将军藏在什么地方的窗帘后面或者百叶窗后面观看了行刑经过。

“的确，”摩尔东特声音平静，神情镇定，说道，“只要一斧头就够了。”

“也许，”克伦威尔说，“这个人是一个行家。”

“先生，您这样以为吗？”

“为什么不能呢？”

“这个人看样子不像是一个刽子手。”

“除了刽子手，”克伦威尔问道，“有谁愿意干这种可怕的勾当？”

“可是，”摩尔东特说，“也许有某一个查理国王私人的仇敌，他曾经发誓要报仇，现在实现了誓言；也许有某一个贵族，他有一些重大的原因憎恨这个下台的国王，他知道国王要逃跑，要从他手上逃走，就半路拦住了国王，戴上面具，拿起斧头，他并不是刽子手的替工，而是执行天意的人。”

“可能是这样，”克伦威尔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摩尔东特说，“阁下会谴责他的行为吗？”

“这不该由我来决定，”克伦威尔说。“这是他和上帝之间的事。”

“可是，如果阁下认识这个贵族呢？”

“我不认识他，先生，”克伦威尔说，“我也不想认识他。他是这一个人还是另一个人，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查理已经处决了，那么，砍下他脑袋的就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把斧头。”

“然而，”摩尔东特说，“假使没有这个人，国王就会逃走了。”

克伦威尔微微笑了笑。

“肯定会的，您自己说过的，有人要带走他。”

“他们把他带到格林威治。在那儿他和四个救他命的人一起上一只小帆船。不过，在这只小帆船上有四个我手下的人和五桶国家的火药。一到了大海上，那四个人就跳上小艇。摩尔东特，您在政治上已经非常老练，所以其余的事我不必对您明说了。”

“是的，在大海上，他们都要炸得粉碎。”

“正是如此。爆炸完成了斧头不能完成的事。查理国王消失得干干净净，大家都会说他逃避了人间的裁判，却无法躲开而且受到了上天的报复。我们只是他的审判者，上帝才是他的刽子手。瞧，摩尔东特，您那位戴面具的贵族干的好事，他破坏了我的安排。您该明白了，我不愿意认识他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尽管他的意图非常好，说真话，我对他所做的事并不感激。”

“先生，”摩尔东特说，“我在您面前一向惟命是从，对您敬仰得五体投地；您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思想家，”他继续说道，“您的炸掉小帆船的主意实在了不起。”

“不，实在荒谬，”克伦威尔说，“因为它变得毫无用处了。在政治上，只有产生效果的主意才能算是了不起的主意；一切流产

的主意都是愚蠢的和无味的。今天晚上您去格林威治，摩尔东特，”克伦威尔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您找‘闪电号’小帆船的船老大，给他看一条四角打结的白手帕，这是约定的暗号；您叫那些人上岸，把火药送回军火库，除非……”

“除非……”摩尔东特重复说了一遍，当克伦威尔说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发出残忍的快乐的光芒。

“除非这样一只小帆船能为您个人的打算效劳。”

“啊！大人，大人！”摩尔东特叫道，“上帝使您成为他的选民的时候，赐给了您他那样的好眼光，什么事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相信您刚才叫我大人！”克伦威尔笑着说。“这很好，因为我们是自己人，可是，要注意，这样的话在我们那些愚蠢的清教徒面前可不能随口说出来。”

“阁下不是不久就会被人称为大人吗？”

“至少我是这样希望，”克伦威尔说，“可是还不到时候。”

克伦威尔站了起来，拿起他的披风。

“您要走吗，先生？”摩尔东特问。

“是的，”克伦威尔说，“我昨天和前天都睡在这儿，您知道，我没有这个习惯在同一张床上连睡三次。”

“那么，”摩尔东特说，“阁下能准许我今晚自由活动吗？”

“如果您需要的话，甚至明天也准您的假，”克伦威尔说。“从昨天傍晚起，”他又微笑着补充说道，“您就忙着替我办事，如果您有什么私人的事要料理，我当然应该给您时间。”

“谢谢您，先生；我希望我会很好地利用这段时间。”

克伦威尔对摩尔东特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去，问道：

“您带了武器没有？”

"我带了剑,"摩尔东特说。

"在门外没有人等您吗?"

"没有人。"

"那么您和我一起走吧,摩尔东特。"

"谢谢您,先生;您从地道走,非得走许多弯路不可,这要花费我不少时间,依照您刚刚对我说的,我也许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我从另一道门出去。"

"那您走吧,"克伦威尔说。

他用手按了一下一个暗钮,在帷幔后面的门打开了,它遮得很严实,即使是最尖锐的眼睛也看不出来。

这道门装着一只钢弹簧,会自动关上。

像历史书上告诉我们的,在克伦威尔居住的那些隐秘的房屋里,都有这样的秘密出口。

这条暗道在一条冷僻的街道底下穿过去,直通另一座房屋的花园里的山洞,从那儿出来。那座房屋离未来的护国公①刚刚离开的房屋有一百步远。

就是在这个谈话进行到最后的时候,格力磨从一块没有关严的窗帘的缝隙里看到了这两个人,而且先后认出了一个是克伦威尔,一个是摩尔东特。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发现在四个朋友身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达尔大尼央第一个恢复了清醒的头脑。

"摩尔东特,"他说;"谢天谢地,是天主将他交到我们手中了。"

---

① 即克伦威尔,1653年他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后,任"护国公"。

“是的，”波尔朵斯说，“我们把门打破冲进去捉住他。”

“不行，”达尔大尼央说，“不能打破门，不能弄出一点儿声音，有了声音会把别人引来的；因为，像格力磨所说的，如果他是和他的可敬的主人在一起，那么，在离这儿五十来步的地方，一定藏着什么铁甲哨兵队。喂！格力磨，上这儿来，您要站站稳。”

格力磨走了过来。他虽然激动得怒气冲冲，可是他显得很坚强。

“很好，”达尔大尼央继续说，“现在，您再爬到那个阳台上去，告诉我们摩尔东特有没有同别人在一起，他是准备出去还是准备睡觉；如果他身边有人，那我们就等到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出去，我们就在门口抓住他；如果他不走，我们就打破窗子冲进去。这要比冲破大门声音轻得多，也便当得多。”

格力磨悄悄地爬到窗子那儿。

“阿多斯和阿拉密斯，你们守住另一个出口；我们和波尔朵斯留在这儿。”

那两位朋友听从他的话走了。

“怎么样，格力磨？”达尔大尼央问。

“只有他一个人，”格力磨说。

“你能肯定？”

“当然能。”

“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的同伴出去呀。”

“也许那个人从另一道门出去了。”

“他在干什么？”

“他在披他的披风，戴手套。”

“该我们行动了！”达尔大尼央低声说。

波尔朵斯用手握住他的匕首，不由自主地将它从刀鞘中拔

了出来。

"把匕首插回去，亲爱的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在这儿我们先不杀他。我们把他抓在手中，一步一步地对付他。我们有些事情要彼此问问清楚，这一幕和阿尔芒提埃尔那一幕① 相似。只是但愿这一个没有子女后代，如果我们把他消灭了，一切就都和他一起被消灭了。"

"嘘！"格力磨说；"这个人打算出去，他走到灯跟前，吹熄了灯。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下来，快下来！"

格力磨往后面一跳，双脚稳稳落地。雪很厚，所以没有出什么声音，简直听不到。

"去通知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要他们分开站在大门两旁，波尔朵斯和我两人也要这样做，如果他们捉到了他，就拍拍手，如果我们捉到了他，我们拍手。"

格力磨走开了。

"波尔朵斯，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把您的阔肩膀缩一缩，亲爱的朋友，让他走出来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

"但愿他从这儿出来！"

"别出声！"达尔大尼央说。

波尔朵斯紧贴在墙上，仿佛想挤到墙里面去似的。达尔大尼央和他一样紧紧靠着墙。

这时，从昏暗的楼梯上响起了摩尔东特下楼的脚步声。一扇不被人注意的小窗顺着滑槽推开，发出吱吱的声音。摩尔东特望了望，两个朋友事先藏得很好，所以他没有看到什么。于是他

---

① 见《三个火枪手》下册第三十六章，摩尔东特的母亲米莱狄在阿尔芒提埃尔被达尔大尼央等处决。

把钥匙插进锁里，门打开了，他出现在门口。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达尔大尼央站在他面前。

他想推上门，但是波尔朵斯已经跑上前握住门把手，把门开得大大的。

波尔朵斯拍了三下手。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跑过来了。

摩尔东特脸色变得苍白，但是他没有发出一声叫喊，也没有叫人来救他。

达尔大尼央朝着摩尔东特走去，可以说是用胸口逼着他向后退，倒退着走上了楼梯，那儿照着一盏灯，这个加斯科尼人能够清楚地看到摩尔东特的两只手；可是，摩尔东特知道，就算杀死了达尔大尼央，他还要对付另外三个仇人，所以他没有做出任何防卫的动作，也没有做出任何威胁人的手势。摩尔东特退到房门口，觉得顶住了门，再无路可走了。他无疑地认为到了这儿，他的一切就都要结束。可是他没有想对，达尔大尼央伸出手推开了门。摩尔东特和达尔大尼央走进了十分钟以前这个年轻人和克伦威尔谈话的房间。

波尔朵斯跟在后面进来了，他伸直胳臂，取下天花板上的灯，用这盏灯点亮了另一盏灯。

阿多斯和阿拉密斯也在门口出现了，他们锁上了房门。

"请您坐下，"达尔大尼央递给年轻人一把椅子，同时说道。

这个人从达尔大尼央手上拿过椅子坐下。他脸色灰白，不过显得很镇静。在离他三步远地方，阿拉密斯移拢了三把椅子给达尔大尼央、波尔朵斯和自己坐。

阿多斯走到一个角落里坐下，那是房间里最远的角落。他好像决心坐着不动，做一个全部过程的旁观者。

达尔大尼央的左边坐着波尔朵斯，右边坐着阿拉密斯。

阿多斯似乎很颓丧。波尔朵斯焦躁不安地直搓手。

阿拉宓斯微笑着，紧咬嘴唇，咬得血都流出来了。

只有达尔大尼央一个人克制住自己，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

“摩尔东特先生，”他对这个年轻人说，“我们花了那么多天时间彼此追逐，现在命运使我们聚集在一起，对不起，让我们来谈一谈吧。”

第二十七章

交　谈

摩尔东特这样意外地给捉住了，他在上楼梯的时候，头脑里还是昏沉沉的，没有清醒过来，所以无法好好思考。他最初的明显的感觉就是惊讶，不安，全身都感到无法抵挡的恐惧，因为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又是比他强有力的仇人抓住了他的胳臂，而他在这时候还以为这个仇人在别的地方忙别的事情。

但是，他一坐下以后，发现对方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给了他一个喘气时间，他就集中起他的各种想法，同时恢复他的体力。

达尔大尼央的炯炯有神的眼光，没有吓坏他，可以说反而在刺激他，因为，这个眼光，虽然像燃烧着威胁的火，把他从头望到脚，但是在憎恨和愤怒中却显得坦率。摩尔东特准备抓住一切可以使他摆脱困境的机会，或许利用武力，或许使用诡计，他缩成一团，像一头躲在洞穴里走投无路的熊，用看上去一动不动的眼睛望着追捕它的猎人的每一个动作。

这时候，他的眼睛迅速一扫，落到了佩在腰上的结实的长剑。他很自然地把左手按在剑把手上，再将剑挪到右手能拿到的地方，然后照达尔大尼央的要求的那样坐好。

达尔大尼央无疑是在等待对方说出什么咄咄逼人的话，好开始一场可笑的或者是讨厌的谈话，他十分希望有这样的谈话。

阿拉宓斯声音十分低地对自己说："我们就要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了。"波尔朵斯咬着他的小胡子，喃喃自语："该死，踩死这条小毒蛇可是轻而易举的事！"阿多斯躲在房间角落里，一动不动，脸色发白，像大理石浮雕一样，他虽然待着不动，自己也觉得前额在直流汗。

摩尔东特却一言不发。等到他完全有把握可以随时拔出剑的时候，他便很镇定地叉起双腿，静静地等待着。

这种沉默的场面不可能再延长下去，因为那会变得很可笑。达尔大尼央清楚这一点。他刚才叫摩尔东特坐下来，好进行交谈，因此他想还是让他先开始这场谈话。

"我仿佛觉得，先生，"他带着叫人难堪的有礼貌的口气说，"您衣服好像换得很快，就像我见到过的意大利哑剧演员那样，他们是马萨林红衣主教先生从贝尔甘姆①请来的。您去法国旅行的期间，他肯定带您去看过他们的演出。"

摩尔东特一句话也不回答。

"刚才，"达尔大尼央继续说，"您化装成了，我想说是扮成杀人的凶手，而现在……"

"而现在，相反，我看起来像是穿了一个将被处死的人的衣服，对不对？"摩尔东特用镇静而又生硬的声音说。

"啊！先生，"达尔大尼央回答说，"您怎么能这样说呢，您是在和几位贵族在一起，而且您身边佩着一把好剑！"

"先生，天下没有一把好剑能抵得上四把剑和四把匕首的；还没有算上你们的等在门外的同伙的剑和匕首。"

"对不起，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您弄错了，在门外等着我

---

① 贝尔甘姆，意大利城市名。

们的不是我们的同伙，是我们的仆人。我一定要把真情实况完完全全说清楚。”

摩尔东特不回答，只是微微笑了笑，使他的嘴唇皱起来，显出嘲弄的神情。

“不过，要说的不是这些，”达尔大尼央继续说，“我回到我原来的问题上来。刚才我很荣幸地请问您，先生，为什么您要改装。我觉得面具对您挺合适，灰白胡子也和您太相称了。至于那把您用来那么出色地砍了一下的斧头，我相信此时此刻不会不配您的胃口的，为什么您把它丢掉了？”

“因为在我想起阿尔芒提埃尔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想到我要找四把斧头，而不是一把，既然我会在四个刽子手包围当中。”

“先生，”达尔大尼央回答道，他的态度极为镇静，虽然眉毛稍稍动了动，说明他禁不住还是有些激动，“您尽管作恶多端，罪行累累，但是毕竟年纪太轻，所以我对您的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根本不放在心上。毫无意义，是的，因为您刚刚提到的阿尔芒提埃尔的事情和眼前的情况没有丝毫联系。的确，我们当时没有给令堂大人一把剑，请她和我们斗剑，可是对您来说，先生，您是一个会挥匕首玩手枪的年轻骑士，正像我们见到过的那样，而且现在您佩着这样一把长剑，所以人人都有权向您提出给予交手的荣幸。”

“啊！”摩尔东特说，“难道您想进行一次决斗吗？”

他站了起来，两眼冒火，就像他已经预备好立刻响应挑战似的。

波尔朵斯也站了起来，就和每次遇到这种动刀动枪的事一样，做好了准备。

“且慢，且慢，”达尔大尼央依旧很沉着地说；“我们不用急，

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指望事情要办得合情合理。亲爱的波尔朵斯，请您再坐下来，您，摩尔东特先生，能不能平静平静。我们就要用最好的方式解决这件事，我要和您坦率地谈一谈。摩尔东特先生，您承认不承认您非常想把我们全都杀死？”

“对，全都杀死，”摩尔东特回答道。

达尔大尼央转过身来，对阿拉宓斯说：

“这真是极大的运气，亲爱的阿拉宓斯，您得同意这一点，摩尔东特先生连法语中最微妙的地方都能听得懂；至少，在我们之间就不会发生误会，我们将尽善尽美地处理妥当的。”

然后，他又对摩尔东特转过身子，说：

“亲爱的摩尔东特先生，我要告诉您，这几位先生会回报您对他们的美好的感情的，他们非常高兴也能够杀死您。我还要告诉您的是他们很可能杀死您，不过，他们会做得完全符合正大光明的贵族的身分，要证明吗，这儿可以给您最好的证明。”

说着，达尔大尼央把他的帽子丢到地毯上，把他坐的椅子向后推到墙跟前，再对他的几个朋友做了做手势，要他们和他一样做，然后他带着纯粹是法国人派头的优雅的姿态向摩尔东特行了一个礼，说道：

“听从您的吩咐，先生，因为，如果您对我请求的决斗没有异议的话，那么，请原谅，由我先开始吧。我的剑要比您的短，这是事实，可是这算不了什么！我希望我的胳臂能弥补剑的不足之处。”

“等一等！”波尔朵斯走上前来，大喝一声；“由我开始，不必多说废话了。”

“波尔朵斯，对不起，该我来，”阿拉宓斯说。

阿多斯没有动一动，就像一座雕像一样，甚至他的呼吸也似

乎停止了。

“先生们，先生们，”达尔大尼央说，“请你们放心，有轮到你们的时候。你们瞧这位先生的眼睛，能看到它透露出的对我们的仇恨，再看看他拔剑出鞘是如何灵活，不妨再欣赏欣赏他如何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寻找，看有什么障碍会影响他朝后退。怎么样！这一切难道还不能向你们证明摩尔东特先生是一位击剑的高手吗？只要我无力招架，你们很快就会接替我。你们像阿多斯一样待在自己的位子上，我不用过多地关照你们要和他一样安静。让我带头先比。还有，”他继续说，同时用一个可怕的动作拔出剑来，“我和这位先生有特别的帐要算，我要开始了。我希望这样做，我愿意这样做。”

这是达尔大尼央第一次对他的朋友说这样的话。以前他只是在头脑里想着它们，没有说出来。

波尔朵斯向后退，阿拉宓斯把他的剑放到胳臂底下，阿多斯依旧待在原来的阴暗的角落里，但是并不是像达尔大尼央说的那样安静，而是喘息着，透不过气来。

“请把剑放回鞘里去，骑士，”达尔大尼央对阿拉宓斯说，“这位先生可能会误会您的意思。”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摩尔东特说：

“先生，我等着您呢。”

“我呀，先生们，我很钦佩你们。你们争着谁先对我动手，可是却不和我商量一下，而我认为，这件事情和我多少是有点儿关系的。不错，我恨你们四个人，不过恨的程度有深有浅。我希望把你们四个都杀死，可是我杀死第一个人的机会比第二个多，第二个又比第三个多，第三个又比最后一个多。我要求有权挑选我的对手。如果你们不肯给我这个权，那就杀死我吧，杀死我吧，

我不交手了。”

四个朋友互相看了看。

“他说得对，”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一同说道，他们都希望能选中自己。

阿多斯什么也不说，达尔大尼央也没有说一句话；可是他们的沉默本身就是表示同意。

“那好！”摩尔东特说，在这座神秘的房子里是一片深沉而庄严的寂静，他的声音因此特别响亮，“那好！我在你们中间挑选我的第一个对手，就是自以为很配得上叫做拉费尔伯爵，让别人叫他阿多斯的人！”

阿多斯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脚下仿佛被弹簧弹起来一样；他长久地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现在开口说话了，可是他的话却使他的朋友大吃一惊。

“摩尔东特先生，”他摇着头说，“在我们俩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决斗，您把要给我的荣誉转送其他人吧。”

他又坐了下来。

“啊！”摩尔东特说，“这儿已经有一个人害怕了。”

“该死的东西，”达尔大尼央大声叫着，向那个年轻人扑过去，“谁在这儿说阿多斯害怕啦？”

“让他说去，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同时露出忧伤而又带着轻蔑意味的微笑。

“阿多斯，这是您的决定吗？”这个加斯科尼人说。

“是不能改变的决定。”

“很好，我们不要再说了。”

然后，他转身对摩尔东特说：

“您已经听见了，先生，拉费尔伯爵不愿意接受和您交手的

荣幸，请您在我们当中挑选一个人代替他。"

"既然我不和他决斗，"摩尔东特说，"那么再和谁交手对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把你们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在一顶帽子里，由我来随便摸吧。"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达尔大尼央说。

"的确，这个法子解决了一切问题，"阿拉密斯说。

"我怎么没有想到，"波尔朵斯说，"可是这非常简单呀。"

"来，阿拉密斯，"达尔大尼央说，"请您替我们写一写，用您的秀丽纤细的字体，以前您曾经用这种字体写信给玛丽·密松，通知他这位先生的母亲想派人杀死白金汉爵爷①。"

这次新的攻击，摩尔东特忍受了下来，连眉头也不皱一皱。他直挺挺地站着，叉起双臂，就像一个人处在同样的情况能够做到的那样冷静。如果这不是出于勇敢，至少也是出于自尊心，因为两者是非常相似的。

阿拉密斯走到克伦威尔的书桌跟前，撕了三张同样大小的纸条，在第一张上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在另外两张上分别写上了他的两位同伴的名字，然后就这样打开着给摩尔东特看。摩尔东特却看也不看，点了点头，表示他完全信任阿拉密斯，接着，阿拉密斯一一卷起来，放进一顶帽子里，递到这个年轻人面前。

年轻人把手伸进帽子，抽出三张纸条中的一张，然后根本不看一眼就轻蔑地放到桌子上。

"啊！小毒蛇！"达尔大尼央喃喃地说，"我情愿放弃任何晋升为火枪队队长的机会，让这张纸条上是我的名字！"

阿拉密斯打开纸条；可是，不管他装得多么镇定和冷静，还

① 见《三个火枪手》下册第十八章，阿拉密斯写信给玛丽·密松，暗示白金汉有危险。

是听得出因为仇恨和渴望是他的名字，他的嗓音在颤抖。

“达尔大尼央！”他高声念道。

达尔大尼央发出一声高兴的叫声。

“啊！”他说，“老天的确公正啊！”

接着，他转身对摩尔东特说：

“先生，我希望您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吧？”

“没有，先生，”摩尔东特说，同时拔出剑来，把剑尖顶着他的长统靴。

达尔大尼央看到自己已经称心如意，他的仇人无法再逃掉，于是他恢复了平静和镇定，和平时他在准备开始这种所谓决斗的大事的时候那样显得不慌不忙。他先迅速地翻起袖口，右脚的鞋底擦了擦地板，他一面这样做，一面还是看到摩尔东特第二次用他那种古怪的眼光向四周望了一圈，他刚才已经见到过这样的眼光。

“先生，您准备好了吗？”他终于问道。

“我正在等着您，先生，”摩尔东特抬起头来，回答说，同时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眼光望着达尔大尼央。

“那么，请您要留点神，先生，”这个加斯科尼人说，“因为我的剑术是相当高明的。”

“我也同样高明，”摩尔东特说。

“好极了；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准备接剑吧！”

“等一等，”年轻人说，“先生们，你们要对我保证，你们不能一个接一个地来打我。”

“你对我们提这样要求，小毒蛇，简直是存心侮辱我们！”波尔朵斯说。

“不是，这正像这位先生刚才所说的，是为了可以心安理

得。”

“这准是另外有什么名堂，”达尔大尼央摇摇头低声说，带着有些不安的心情向四周看了一眼。

“我们以贵族的身份担保！”阿拉宓斯和波尔朵斯一同说道。

“如果这样的话，先生们，”摩尔东特说，“你们请退到屋角落里站好，就像拉费尔伯爵那样，他，假如说是不愿意斗剑的话，至少在我看来是懂得决斗的规则的。给我们腾出地方，我们需要地方大一点儿。”

“好吧，”阿拉宓斯说。

“这个人真会麻烦人！”波尔朵斯说。

“你们站到那边去吧，先生们，”达尔大尼央说，“不要让这位先生为他笨手笨脚找到任何一点点借口，请恕我对他唐突，我仿佛真希望他手脚不灵呢。”

摩尔东特听了这又一句嘲笑的话，毫无所谓，脸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

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退到一个和阿多斯待的地方平行的角落里，这样，两个决斗的人就占有了房间中间一大块空间，也就是说他们给灯光照得最亮。在克伦威尔的书桌上放着两盏灯，照着这个场面。当然，离开灯越远，灯光也越来越弱。

“好呀，”达尔大尼央说，“先生，您总算准备好了吗？”

“我好了，”摩尔东特说。

两个人同时向前跨出了一步，仅仅这样一个相同的动作，两把剑就碰在一起了。

达尔大尼央是十分杰出的剑手，所以他不用逗弄他的对手来试探对方的水平，像剑术学校里的用语所说的那样。他迅速

地做了一个漂亮的佯攻动作，摩尔东特却避开了。

"哈哈！"达尔大尼央得意地笑了笑。

他相信看到对方一个缺口，赶紧乘机直刺，又快又猛，简直如同闪电一样。

摩尔东特避开了这次往上刺的回挡，这个回挡实在准，剑尖能在一个少女的戒指圈中转动。

"我开始认为我们要好好玩一玩了，"达尔大尼央说。

"不错，"阿拉宓斯低声说，"不过您在玩的时候，要小心对方。"

"见鬼！我的朋友，要当心，"波尔朵斯说。

摩尔东特也露出了微笑。

"啊！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您笑得多么难看！这准是魔鬼教您这样笑的，是不是？"

摩尔东特不说话，只用剑压住达尔大尼央的剑来回答，达尔大尼央没有料到这个外表看来身体瘦弱的人会有这样大的力气；可是，他的招架并不比他的对手刚才的那一手迟缓，因此，他及时地挡住摩尔东特的剑，那把剑正顺着他的剑滑，但是没有碰到他的胸膛。

摩尔东特飞快地向后退了一步。

"啊！您后退了，"达尔大尼央说，"您要转身吗？您喜欢怎样就怎样，我总之得到了一些便宜，就是不再看得到您的讨厌的笑脸了。我现在完全在暗处了，真不错。先生，您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您的眼光是这样虚伪，尤其是您害怕的时候。看看我的眼睛，您会看到一样您的镜子里永远也看不见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正直真诚的眼光。"

这一连串的话摩尔东特听起来也许很不对胃口，可是这样

滔滔不绝说一通正是达尔大尼央的习惯，他的原则就是用这个方法缠住他的对手。但是摩尔东特一句话也不回答，只是向后退，不停地打转，最后终于和达尔大尼央换了位置。

他微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这样的微笑使加斯科尼人感到不安起来。

“好啦，好啦，应该结束了，”达尔大尼央说，“这个家伙的膝弯像铁做的一样，向前狠狠刺几下！”

达尔大尼央紧紧逼近，摩尔东特继续后退，不过很明显他是故意后退的，并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好让达尔大尼央能够利用，他的剑片刻也没有离开直线。然而，因为斗剑是在一间房间里进行，对互斗的人来说，地方太小了一些，摩尔东特的脚立刻就碰到了墙，他用左手撑住墙。

“哈哈！”达尔大尼央说，“这一回您可不能再往后退了，我的好朋友！先生们，”他咬紧嘴唇，皱起双眉，继续说下去，“你们有没有见到过一只给钉在墙上的蝎子？没有。那好，你们就会看见……”

片刻之间，达尔大尼央对摩尔东特狠狠刺了三剑。三剑全都碰到了对方，不过只是稍稍擦了擦。达尔大尼央一点儿也不明白这个人会有这样的本领。他的三个朋友望着他，一个个都透不过气来，前额上直流汗。

达尔大尼央走得太近了，于是他也向后退了一步，准备刺第四下，或者说是要把对方结果掉，因为对达尔大尼央来说，比武和下棋一样，是许许多多步结合起来的，一步一步都上下连接在一起。可是，在一次迅速而又逼紧的佯攻以后，他又像闪电一样迅猛地进攻的时候，前面的墙好像裂了开来，摩尔东特走进一个大开的口子，突然不见了，达尔大尼央的剑给两块墙板夹住，就

像玻璃做的一样折成两段。

达尔大尼央向后退了一步，墙又重新合拢。

摩尔东特一面抵抗，一面就想法渐渐地朝我们曾经看到克伦威尔走出去的那道秘密的门上靠拢。一到了那儿，他便用左手去摸那个暗钮，掀了一下；然后他消失了踪影，好似戏剧里的那些有穿墙法术的妖精一样。

这个加斯科尼人气得连声大骂，在铁门板后面回答他的是一阵狂笑，阴沉的笑声使得对什么都抱怀疑态度的阿拉宓斯也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先生们，快来！”达尔大尼央叫道，“我们砸破这扇门。”

“这是个化成人形的魔鬼！”阿拉宓斯奔到他的朋友跟前，说。

“见鬼！他在我们眼前逃掉了，他逃掉了，”波尔朵斯一面吼着，一面用他宽阔的肩膀去顶墙板，但是它被某个秘密的弹簧扣住，一动也不动。

“太好了，”阿多斯低声自语道。

“活见鬼，我早料到了，”达尔大尼央使劲推墙推了好多次，毫无结果，累得筋疲力尽，这时说道，“我早料到了；看到这个坏蛋在房间里直兜圈子，我就想到这里面有什么鬼花样，我猜到他在打坏主意，可是谁会想到有这么一手？”

“这是他的好朋友魔鬼带给我们的可怕的祸事！”阿拉宓斯大声说道。

“这是天主赐给我们的明显的运气！”阿多斯喜形于色地说。

“说真的，”达尔大尼央耸耸肩膀说，他不想再砸那扇坚决不肯开开的门了。“您变得软弱了，阿多斯！您怎么可以对像我们

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呢，真见鬼！您不清楚大家的处境吗？”

“您说什么？什么处境？”波尔朵斯问道。

“在这场对抗中，谁杀不死别人，就要被别人杀死，”达尔大尼央说。“得啦，我亲爱的，您口口声声要赎罪，事实是让摩尔东特先生杀死我们以尽他孝子之道。难道不是吗？您如果是这个看法，那就请直说吧。”

“啊，达尔大尼央，我的朋友！”

“说心里话，用这种观点看问题，真是可悲！那个坏蛋就要派一百名铁甲兵来打我们，把我们当作谷粒一样放到克伦威尔的磨子里去磨。快！快！快走吧！如果我们在这儿再待五分钟。我们全都会完蛋啦。”

“是的，您说得对，快走吧！”阿多斯和阿拉宓斯说。

“我们去哪儿呢？”波尔朵斯问。

“去旅店，我的朋友，去取我们的行李和马；然后，如果天主愿意，我们从那儿回法国，在法国，我至少知道房屋建筑结构是怎样的。我们的船在等着我们，谢天谢地。这总算还幸运。”

达尔大尼央说了这些话，立刻说做就做，把他的断剑插进剑鞘，拾起帽子，打开通往楼梯的房门，飞快地下楼，他的三个同伴紧跟在他后面。

这几个逃跑的人在大门口见到他们的仆人，问他们有没有见到摩尔东特，可是他们说没有看到过任何人出来。

第二十八章

“闪电号”小帆船

达尔大尼央猜对了，摩尔东特没有一分一秒时间能浪费，他也没有浪费一分一秒时间。他知道他的仇敌行动果断迅速，因此他决定照自己的打算行动。这一次，几个火枪手算碰到一个劲敌了。

摩尔东特小心地关上那道门以后，钻到了地下通道里，同时把不再有用的剑插进剑鞘。他走到邻近的那座房屋，停了下来，好喘一口气，并且摸摸自己身上有没有受伤。

“好呀！”他说，“没有伤，几乎没有伤，几处擦伤，就是这些；胳臂上两处，胸口上一处。我给别人造成的伤还要利害。问问贝顿的刽子手，我的叔叔温特和查理国王就清楚了！现在，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了，因为耽搁一秒钟也许就会让他们逃走，他们四个人应该一起死，给人类的雷电一下子打死，如果上帝的雷电不施威的话。他们应该碎尸万段，研成齑粉，给风吹得无影无踪，才解我心头之恨。要赶快奔，拼命奔，奔到我的腿实在奔不动为止，奔到我的心从胸膛里跳出来为止，可是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到。”

摩尔东特迈着快速而又均匀的脚步，朝最近一座骑兵营跑去，离那儿大约四分之一法里路远，他花了四五分钟就赶到了。

到了骑兵营，他让别人认出他的身份，就在马房里挑了一匹最好的马骑上去，使劲飞奔。一刻钟以后，他赶到了格林威治。

“港口到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那边的一个黑点是狗岛。好！我比他们早到了半个小时……也许一个小时。我真傻！我这样发疯一样飞奔，几乎喘得送了命。”他踏住马镫，直起身子，好远远地在这么多的缆绳当中，这么多的桅杆当中看到“闪电号”，他嘀咕道：“‘闪电号’在哪儿呀？”

在他暗自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要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似的，一个躺在一卷缆绳上面的人忽然站了起来，朝着摩尔东特走了几步。

摩尔东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举起来挥舞了一会儿。那个人好像露出很注意的样子，不过他站在原地没有动，没有向前走一步，也没有朝后退一步。

摩尔东特在他的手帕的四个角上都打了个结；那个人向他走过来了。我们还记得，这是约定的记号。那个水手穿着一件厚呢上衣，紧紧包住了身子，连脸也遮住了。

“先生，”那个水手说，“是不是正好从伦敦来，想到海上去兜一个圈子？”

“特意想去狗岛那一边，”摩尔东特回答道。

“是这样。那么先生一定有什么偏爱吧？先生是不是更喜欢那样一只船？要一只走得好的船？一只走得很快的船？……”

“要快得像闪电一样，”摩尔东特回答道。

“很好，先生要找的正是我的船，我就是这只船的船老大。”

“我开始深信不疑了，”摩尔东特说，“特别是如果您没有忘记相认的记号的话。”

“请看，先生，”那个水手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也是四角打结的手帕。

“太好了！太好了！”摩尔东特叫起来，同时跳下马来。“现在，没有时间耽搁了。您派人把我的马送到最近的旅店里去，同时带我去您的船上。”

“但是，您的同伴呢？”水手问；“我原来认为你们是四个人，再加上仆人。”

“听好，”摩尔东特走到水手面前，说，“我不是您等的人，就像您不是他们希望找到的人一样。您代替了罗杰斯船长的位子，对不对？您是奉克伦威尔将军之命待在这儿，我呢，正是从他那儿来的。”

“不错，”船老大说，“我认出您来了，您是摩尔东特上尉。”

摩尔东特不禁哆嗦了一下。

“请一点儿不用害怕，”船老大放下风帽，露出了脑袋，说，“我是一个朋友。”

“格罗洛上尉！”摩尔东特叫起来。

“正是我。将军记得我曾经做过海军军官，就把这个出海的任务交给了我。难道情况发生了变化？”

“不，没有。相反，一切都照老样子。”

“因为我一度以为国王的死……”

“国王的死只会使他们加快逃走，一刻钟以后，或者十分钟以后，他们也许就会到这儿了。”

“那么，您来做什么呢？”

“和您一同上船。”

“啊！啊！难道将军怀疑我的忠诚？”

“不，不；可是我希望亲自参加为自己报仇的行动。您手下有

没有什么人能把我的马带走？”

格罗洛吹了声口哨，来了一个水手。

“帕特里克，”格罗洛说，“把这匹马带到最近的客店马房里去。要是有人问您是谁的马，您就说是一位爱尔兰老爷的。”

那个水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开了。

“现在，”摩尔东特说，“您不担心他们会认出您来吗？”

“这身打扮，穿了这件上衣，夜又这样黑，不会有危险。况且，连您也没有认出我来，那他们就更加认不出我来了。”

“这倒也是，”摩尔东特说；“而且，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是您。全都准备妥当了，是吗？”

“是的。”

“货物都装上船了吗？”

“是的。”

“五桶是满的？”

“五十桶是空的。”

“是这样。”

“我们装波尔图葡萄酒去安特卫普①。”

“太好啦。现在请您领我上船吧，然后您回到您原来应该待的地方，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到了。”

“我就会这样做。”

“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您手下任何人看到我上船。”

“我只有一个手下人在船上，我信任他如同信任我自己一样。此外，这个人并不认识您，他像他的伙伴们一样，只会服从我们的命令，其他事情一概不知道。”

---

① 比利时港市。

"那很好。我们走吧。"

他们向泰晤士河走去。一只小船被一条铁链系在一根木桩上。格罗洛把小船拉过来，使它稳定住，让摩尔东特上了船，接着他也跳了上去，几乎立刻拿起桨划起来，就像要向摩尔东特证明他刚才说的是事实，就是说，他并没有忘记他做海员的那套本领。

五分钟以后，他们离开了大船小船的世界，因为在那个时期伦敦附近已经处处停满船只了。摩尔东特远远望去，能够看见那只小帆船像小黑点一样停在离狗岛四五链①的海面上，摇来晃去。

靠近"闪电号"的时候，格罗洛吹了一声约定的口哨，就看见一个人的脑袋从舷侧上伸出来。

"是您吗，上尉？"那个人问。

"是的，把梯子丢下来。"

格罗洛像一只燕子那样轻巧迅速地钻到艏斜桅下面，将小船靠到"闪电号"旁边。

"爬上来，"格罗洛对他的同伴说。

摩尔东特没有回答，抓住绳梯，沿着船侧向上爬，他动作灵活，平稳，不像是一个常年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他复仇心切，所以改变了他的习惯，干什么事都那么在行。

正像格罗洛预料到的，"闪电号"上的值班水手好像并没有发现他的船老大带了一个人来。

摩尔东特和格罗洛向船长房间走去。那是一间临时用木板在甲板上搭起来的小房间。

---

① 链，是计量海上距离的单位，约合200米长。

船上最好的套间已经被罗杰斯让给他的乘客使用。

“他们呢，”摩尔东特问，“他们待在哪儿？”

“在船的另一头，”格罗洛答道。

“他们在这一边没有什么事干吧？”

“完全没有。”

“太好了！我就一直藏在您这儿。您回到格林威治去接他们来。您有小艇吗？”

“有，就是我们来时坐的那一只。”

“我觉得它很轻巧，造得很好。”

“一条真正的独木舟。”

“您用一根粗麻绳把它系在船尾，放上几把桨，好让它跟着大船走，以后只要砍断绳子就行了。还要装足朗姆酒和饼干。万一海上风浪险恶，您手下的人就不会抱怨身边没有提神的东西。”

“会照您说的去做的，您愿不愿意去看看弹药舱？”

“不看了，等您回来再说。我要亲手放好火绳，好肯定它用不着烧多长时间。您千万遮好您的脸，不要让他们认出您。”

“您放心好了。”

“去吧，格林威治响十点钟了。”

果真有一座大钟接连敲了十下，颤动的钟声凄凉地穿过乌云密布的天空传过来，乌云翻滚，就像静悄悄的波涛。

格罗洛推开门，摩尔东特在里面把它关紧。格罗洛吩咐值班水手要严加警戒以后，跳下他那条小船，划起双桨，飞快地离开。双桨溅起了白沫似的浪花。

海风很冷，格罗洛在格林威治靠岸的时候，防波堤上没有一个人；好几条船趁着满潮刚才都出海了。格罗洛一踏上岸，就听

见几匹马在卵石路上奔驰的声音。

“啊！啊！”他说，“摩尔东特催我赶快一些很有道理。没有时间耽误了；他们来了。”

果然是我们的朋友来了，或者不如说是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两人组成的先遣队赶到了。他们奔到格罗洛站的地方对面停了下来，好像他们早就猜到他们要找的人就在这儿一样。阿多斯下了马，不声不响地打开一块四角打结的手帕，举在风中飘动，达尔大尼央一向小心谨慎，骑在马上，身子向前半倾，一只手插在马鞍旁的手枪皮套里。

格罗洛捉摸不定这两个骑马来的人是不是就是他等待的人，他原来蹲在插在地上的一根绕缆绳的圆筒后面，看到约定的记号，方才站了起来，朝着两个贵族笔直走去。他穿着水手穿的厚呢上衣，紧紧戴着风帽，不可能看到他的脸。夜色很黑，这样提防其实是多余的。

但是，尽管一片漆黑，阿多斯敏锐的眼睛还是看出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不是罗杰斯。

“您有什么事？”他向后退了一步，问格罗洛。

“我想对您说，老爷，”格罗洛装出爱尔兰的口音回答道，“您在找罗杰斯船老大，可是您不必找了。”

“怎么回事？”阿多斯问。

“因为今天早上他从顶桅上跌下来，摔断了腿。我是他的堂弟，他把事情全对我说了，他说有几位贵族会带给我一块四角打结的手帕，要我替他和他们见面，领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那块手帕就像您手上拿的一块，也就像我口袋里的这一块。”

格罗洛说着，从他口袋里拿出那块他给摩尔东特看过的手帕。

“就这些吗？”阿多斯问。

“不，不，老爷；因为，如果我要送你们平安无事地到布洛涅上岸，或者到你们指给我的法国任何其他地点，还要付我七十五立弗，这是事先讲好的。”

“达尔大尼央，您看怎么样？”阿多斯用法语问道。

“先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达尔大尼央说。

“啊！不错，”阿多斯说；“我忘记您听不懂英语了。”

他把刚才和船老大两人讲的话用法语又讲了一遍。

“我看这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加斯科尼人说。

“我也这样认为，”阿多斯回答说。

“况且，”达尔大尼央接着说，“如果这个人欺骗了我们，我们随时都能一枪打碎他的脑袋。”

“那时候谁给我们驾驶船呢？”

“您呀，阿多斯；您懂得许多事，我相信您一定也会驾驶船。”

“天哪，”阿多斯微笑着说，“朋友，虽说您是开玩笑，却让您几乎碰巧说对了；我的父亲曾经叫我去学航海，所以我马马虎虎也懂得一些驾船的事。”

“您瞧多巧！”达尔大尼央叫道。

“您去找我们的朋友，达尔大尼央，马上回来，现在是十一点钟，我们没有时间好耽误了。”

达尔大尼央向两个骑马的人奔去，他们正紧握手枪，靠着城区最前面的几座房子，一边等待，一边警戒，注视着大路旁边的动静。在一座货棚前面，另外三个骑马的人同样在警觉地巡视，好像也在等人。

在大路中间的两个骑哨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

在货棚那儿的三个骑马的人是末司革东、布莱索阿和格力磨；不过这最后一个人，如果走近看，实际上是两个人，因为在格力磨后面坐着帕里的兄弟，他要把这几位贵族和他们的仆人骑的马带回伦敦，这几匹马已经卖给旅店老板，抵偿他们欠的房钱。幸亏这笔买卖，四个朋友还能随身带上一笔钱，虽然数目不多，至少可以应付时间延误和发生意外等情况。

达尔大尼央招呼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跟随他走，这两个人就对他们的仆人做了个手势，叫他们下马，解下旅行箱。

帕里的兄弟和他的朋友告别了，他感到依依不舍。这几个朋友提出来希望他去法国，可是他固执地拒绝了。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末司革东曾经说过，"他一心只想着找格罗洛。"

大家都记得格罗洛上尉曾经打破过他的脑袋。

这一小队人到了阿多斯跟前。可是达尔大尼央不由得起了疑心。他觉得码头上太冷清，夜太黑，这个船老大也太随和了。

他把我们在前面讲过的那件小事故告诉了阿拉宓斯，阿拉宓斯同他一样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因此达尔大尼央更加不放心了。

这个加斯科尼人轻轻咂了咂嘴，把自己的担心透露给阿多斯知道。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犹疑了，"阿多斯说，"小船在等着我们，上船吧。"

"而且，"阿拉宓斯说，"谁也阻止不了我们上船，同时我们要保持警惕。大家都监视好这个船老大。"

"如果他不规规矩矩，我就打死他，干脆得很。"

“说得好，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我们上船吧。末司革东，你先走。”

达尔大尼央拦住他的几个朋友，让仆人走在前面，试试从防波堤到小船的跳板牢不牢。

三个仆人平安地走过去了。

阿多斯跟在他们后面，然后是波尔朵斯，再后面是阿拉宓斯。达尔大尼央走在最后面，他一面走，一面继续摇头。

“见鬼，您究竟有什么心事，我的朋友？”波尔朵斯说；“我敢说，您的神情连恺撒见了都会吓坏的。”

“我是因为，”达尔大尼央回答说，“在这个港口我没有看见检查人员，也没有看见哨兵和海关的人。”

“您竟抱怨这个！”波尔朵斯说，“一切都像在鲜花盛开的山坡上散步一样。”

“全都会顺利的，波尔朵斯。总之，不管怎样，听凭天主安排吧。”

跳板一抽回，船老大就在舵旁坐下，对一个手拿挠钩的水手做了一个手势，这个水手就用挠钩使小船离开大小船只组成的迷宫。

另外一个坐在左舷的水手，手上拿着桨。

当能够用桨的时候，用挠钩的那个水手走过来了，和他的伙伴坐在一起，小船像飞箭一样驶去。

“我们终于离开了！”波尔朵斯说。

“唉！”拉费尔伯爵说，“可惜就是我们几个人离开！”

“是的；不过我们四个人一同离开，而且没有擦伤一块皮；这总算上上大吉了。”

“我们还没有到目的地，”达尔大尼央说，“要当心各种意外

事。”

“喂，我亲爱的朋友，”波尔朵斯说，“您怎么像乌鸦一样，老是讲一些丧气的话。夜这样黑，谁能找得到我们？隔二十步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您说得对，可是到了明天早上呢？”达尔大尼央说。

“明天早上我们就到布洛涅了。”

“我一心一意地希望如此，”这个加斯科尼人说，“我承认我软弱。好，阿多斯，你们笑吧！可是，只要我们在防波堤和沿堤的船只的步枪射程之内，我总认为会有一排可怕的子弹打过来，把我们脑袋打开花。”

“不过，”波尔朵斯很有见识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船老大和水手都会同时给杀死的。”

“哼！这对摩尔东特先生说来，正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你们认为他会考虑得这样周到吗？”

“总之，”波尔朵斯说，“我高兴的是达尔大尼央今天承认他害怕了。”

“我不仅承认害怕，而且我还以此自豪。我不像您那样是一头犀牛。喂！那是什么呀？”

“‘闪电号’，”船老大说。

“我们到了吗？”阿多斯用英语问。

“我们到了，”上尉说。

果然，再划了三下桨，他们就和那只小帆船并排在一起了。

那个值班水手等在那儿，梯子已经准备妥当；他认出了来的小船。

阿多斯第一个爬上梯子，完全像个水手那样灵巧。阿拉密斯

一向爬惯了绳梯①，并且还多少有一点儿穿过禁止通过的空间的本领，他跟上去了。达尔大尼央像一个追赶岩羚羊的猎人那样轻松。波尔朵斯横竖身上有使不完的气力，一使劲也爬了上去。

几个仆人爬上去就困难一些。不过这不是指格力磨，格力磨像一只檐槽上的猫一样，身体瘦长，在任何地方都有法子攀登；这儿说的是末司革东和布莱索阿，他们不得不靠下面的水手用胳臂把他们托起来，由波尔朵斯用手接他们。波尔朵斯抓牢他们的紧身外衣的领子，然后把他们拉到帆船的甲板上站好。

上尉领着他的乘客到为他们准备的舱房里，其实那只是一间房间，他们要住在一起。接着，他借口要对水手下几道命令，想离开他们。

"等一等，"达尔大尼央说；"船老大，请问您这只船上有多少人？"

"我听不懂，"船老大用英语回答。

"阿多斯，您用英语问他。"

阿多斯把达尔大尼央问的话说了一下。

"三个人，"格罗洛回答说，"自然，不包括我在内。"

达尔大尼央明白了，因为船老大一面说一面举起三个指头。

"啊！"达尔大尼央说，"三个人，我可以放心了。没有关系，你们安定下来，我到船上去走一圈。"

"我，"波尔朵斯说，"我要设法弄夜宵吃了。"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好主意，波尔朵斯，赶快去办。您，阿多斯，把格力磨借给我用用，他在跟他的朋友帕里的兄弟作伴的时候学会了好儿句叽里咕噜的英语，他可以替我当翻译。"

① 参见本书上册第十章、第十一章。

"去吧，格力磨，"阿多斯说。

甲板上放着一盏灯，达尔大尼央一只手举起了灯，另一只手拿着手枪，对船老大说：

"Come① 。"

这个字眼，再加上一个 Goddam ②，就是他能记住的全部英语。

达尔大尼央走到舱口，再走到中舱里面。

中舱分成三间，达尔大尼央走下去的一间，从第三根小桅一直伸展到船尾，因此，顶上就是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准备过夜的房间的地板；第二间在船的正中间，是用来给仆人们睡觉的；第三间一直通到船头底下，也就是说，在上尉临时搭的小房间底下，此刻摩尔东特正藏在那儿。

"啊！啊！"达尔大尼央走下舱口的梯子，把胳臂伸得直直的，让手上拿的灯在前面照路，"这么多的酒桶！简直像阿里巴巴的山洞里一样③ 。"

《一千零一夜》刚刚第一次翻译到欧洲来，成了当时妇孺皆知的一本书。

"您说什么？"上尉用英语问。

达尔大尼央从他嗓音的声调听得懂他的话的意思。

"我想知道，这些桶里装的是什么？"达尔大尼央把灯放到一只木桶上，问道。

船老大想转身爬上梯子，不过他克制住了自己。

---

① 英文：来吧。

② 英文：该死的。

③ 阿里巴巴是《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的主人公。他偶尔发现强盗藏宝的山洞，洞内全是金银财宝等。

"波尔图葡萄酒，"他回答道。

"咦，是波尔图葡萄酒？"达尔大尼央说，"这真叫人宽心，我们不会渴死啦。"

他对正在擦着前额上黄豆般的汗珠的格罗洛转过身来，问道：

"每只桶都是满的吗？"

格力磨把这句问话译成了英语。

"有些是满的，有些是空的，"格罗洛说，尽管他努力保持镇定，但是他的嗓音透露出他心中十分不安。

达尔大尼央用手指敲敲酒桶，弄清楚了五桶是满的，其余的都是空的；接着，他把灯伸到酒桶和酒桶间空隙的地方，他的这个动作又叫这个英国人心惊肉跳，不过他看到这些空隙的地方并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东西。

"好，我们过去吧，"他说，然后向通往第二个房间的门走去。

"请等一等，"那个英国人说，他走在后面，而且像我们指出过的一直提心吊胆；"请等一等，这道门的钥匙在我手里。"

他急匆匆地赶到达尔大尼央和格力磨前面，用一只发抖的手把钥匙插进锁里，开了门，于是他们走进第二个房间，末司革东和布莱索阿正在这儿准备夜宵。

在这一间里，自然没有什么要寻找的和要查问的。在灯光底下，大小角落都看得清清楚楚。灯光也照亮了这几个可敬的伙伴。

他们很快地穿过这一间，去看第三间房间。

这一间是水手们住的房间。

天花板上吊着三四张吊床，一张桌子是由一根双股绳子穿过每一个角捆牢的，两张被虫蛀蚀的长凳的脚都是一高一低、放

不稳的。这些就是这间房间里的全部家具。达尔大尼央走过去撩起挂在板壁上的两三张旧船帆，还是没有看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于是他从舱口回到了甲板上。

"这是什么房间？"达尔大尼央问。

格力磨译成了英语。

"这是我的房间，"船老大说；"您想进去看看吗？"

"请把门打开，"达尔大尼央说。

那个英国人照做了。达尔大尼央伸出他的那只拿灯的手，又把头探进半开的门缝里，他看到这间屋子确实简陋得很。

"好，"他说，"如果船上有一支军队的话，他们也不会藏在这儿的。我们去看看波尔朵斯弄到什么东西做夜宵吧。"

他向船老大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回到那间最好的房间里，他的朋友都待在那儿。

波尔朵斯看来什么吃的也没有弄到，或者是，如果他找到了一些吃的，可是疲劳在他身上已经战胜了饥饿，所以他裹着披风躺下了。达尔大尼央走进来的时候，他睡的正熟。

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被刚开始微微起伏的海浪晃动着，也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他们的同伴进来才惊动了他们，使他们又把眼睛睁开。

"怎么样？"阿拉密斯问。

"一切都很好，"达尔大尼央说，"我们可以放心睡觉了。"

听到他这句肯定的保证，阿拉密斯不由自主地又垂下了脑袋，阿多斯对他亲热地点了点头；达尔大尼央自己呢，和波尔朵斯一样，需要的不是吃东西，而是睡眠，所以他打发走了格力磨，将剑拔出来放在身边，包着披风躺了下来。他的身子挡住了通道，谁想走进房间都不可能不碰到他。

第二十九章

波尔图葡萄酒

十分钟以后，几个主人都睡着了，可是仆人们因为肚子饿，特别是口渴，都无法闭上眼睛。

布莱索阿和末司革东正准备用一块木板和一只手提箱搭床，这时候，在那张和隔壁房间里的桌子一样的吊起来的桌子上，随着船的晃动，一壶啤酒和三只杯子也摇摆起来。

"该死，摇得这样凶！"布莱索阿说，"我觉得要和来的时候一样晕船了。"

"我们只有大麦面包和啤酒来对付晕船！呸！"

"可是您的柳条瓶装酒呢，末司革东先生，"布莱索阿问，他刚刚铺好他的床，跌跌撞撞地走到桌子跟前，末司革东已经坐在那儿了。布莱索阿也坐了下来；"可是您的柳条瓶装酒呢？您把它丢了？"

"没有，"末司革东说，"可是帕里的兄弟把它留下来了。这些古怪的苏格兰人老是口渴。喂，格力磨，"末司革东问他的同伴格力磨，格力磨陪达尔大尼央走了一圈刚回来，"您口渴吗？"

"渴得像一个苏格兰人，"格力磨简洁地回答道。

他在布莱索阿和末司革东旁边坐下，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本子，算起这个小集体的帐来，因为他担任大家的总管。

"哎哟，哎哟！"布莱索阿叫起来，"我心里翻得好难受！"

"要是这样的话，"末司革东用一本正经的口气说，"那就吃一点儿东西吧。"

"您把这个叫做吃的东西？"布莱索阿轻蔑地指指大麦面包和啤酒罐，带着可怜的神情说。

"布莱索阿，"末司革东说，"您别忘了，面包是法国人真正的食物；法国人还不是每天都有面包吃呢，您问问格力磨。"

"是的，可是啤酒呢，"布莱索阿迅速回了一句，他这个人一向思路敏捷，"可是啤酒呢，是法国人真正的饮料吗？"

"这个吗，"末司东觉得非常窘，很难回答，"我应该承认不是，法国人讨厌啤酒，就像英国人讨厌葡萄酒。"

"怎么，末司革东先生，"布莱索阿这一回对末司革东的高深的学问发生怀疑了，平时他对知识渊博的末司革东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怎么，末司东先生，英国人不喜欢葡萄酒？"

"他们不喜欢葡萄酒。"

"可是我看见过他们喝葡萄酒。"

"那是一种惩罚；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末司革东得意地继续说道，"有一位英国亲王，因为有一天别人把他放在一只装满马尔弗阿西葡萄酒① 的桶里，他就送了命。我听埃尔布莱神父先生讲过这个故事。"

"这个蠢货！"布莱索阿说，"我真希望代他待在那里面！"

"你能做得到的，"格力磨一面做帐一面说。

"怎么回事，"布莱索阿说，"我能做得到？"

"对，"格力磨继续说，同时记下一个"4"，转到下一行里。

---

① 马尔弗阿西，希腊一半岛名，该地产的葡萄酿成的葡萄酒颇有名。

"我能做得到?格力磨先生,请解释一下。"

末司革东在布莱索阿一再提问的时候,一直保持着沉默,可是看他脸上的表情,就很容易看出来,他不说话并不是由于不感兴趣。

格力磨继续算帐,写出了总数。

"有波尔图葡萄酒,"他伸直了手,对着达尔大尼央和他由船老大陪同察看过的第一间舱房那边指了指。

"怎么!就是我从半开的门缝隙中看到过的那些酒桶吗?"

"有波尔图葡萄酒,"格力磨说,同时又算起另一笔帐。

"我听人说过,"布莱索阿对末司革东说,"波尔图葡萄酒是一种极好的西班牙葡萄酒。"

"极好的酒,"末司革东用舌尖舐了舐嘴唇,"极好的酒。在布拉西安男爵先生的酒窖里就藏着这种酒。"

"我们去请求这些英国人卖一瓶给我们好不好?"老实的布莱索阿提出这个建议。

"卖吗!"末司革东说,他天生的那种偷鸡摸狗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年轻人,看得很清楚,您还没有什么生活经验。能够拿的时候,为什么要买呢?"

"拿,"布莱索阿说,"垂涎邻人的财产!我觉得这种事情是禁止做的。"

"谁说的?"末司革东问。

"是天主的戒律,或者是教会的戒律,我弄不大清楚了。可是我知道的,就是:

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①”

“这仍旧是小孩的理由，布莱索阿先生，”末司革东用他那种完全像保护人的口吻说。“对，小孩的理由，我再说一遍。我请问您，您在《圣经》里什么地方看见过英国人是您的邻人？”

“这倒是真的，没有看见过，”布莱索阿说，“至少我是记不起来了。”

“小孩的理由，我再说一遍，”末司革东说。“如果您像格力磨和我一样，打过十年仗，我亲爱的布莱索阿，您就会分清什么是别人的财产，什么是敌人的财产。是呀，我认为，一个英国人就是一个敌人，这些波尔图葡萄酒是属于英国人的。既然我们是法国人，那么它们也就是属于我们的。您不知道有这样一句格言吗.‘敌人之物尽管拿’。”

这番滔滔不绝的话，加上末司革东从他长期的处世经历中养成的那种权威的口气，使布莱索阿惊得发呆。他低下了头，好像要思考什么似的，接着，他突然抬起了前额，仿佛找到了一个有力的理由那样神气地反问道：

“主人们呢，他们同意您的看法吗，末司东先生？”

末司革东轻蔑地笑了笑，说：

“也许我还得去惊醒这几位熟睡的显赫的老爷，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的仆人末司革东口渴得难受，你们能不能允许他喝点儿什么？’我问您，我口渴不渴和布拉西安先生有什么关系？”

“这是很名贵的酒呀，”布莱索阿摇着头说。

---

① 见«旧约圣经·出埃及记»。

"哪怕是黄金做的酒，布莱索阿先生，"末司革东说，"我们的主人也照样要喝。告诉您知道，布拉西安男爵先生一个人就富得喝得起一大桶酒，哪怕一滴酒要付一个皮斯托尔也不在乎。我弄不懂，"末司革东越说越显得自豪，"既然主人照样要喝，为什么仆人就不能喝？"

说着，末司革东站起身来，拿起啤酒罐对着一扇舷窗向外倒得一滴不剩，然后威风凛凛地向通往隔壁房间的门走去。

"哎呀！门锁上啦，"他叫起来。"这些该死的英国人，他们疑心病真重！"

"锁上了！"布莱索阿说，他的语气像末司革东一样沮丧。"该死，这真糟糕透了！我觉得我越来越想吐了。"

末司革东一脸可怜相地对布莱索阿转过身来，很明显，他和这个正直的汉子同样的失望。

"锁上啦！"他又说了一遍。

"可是，"布莱索阿大着胆子说道，"我听人说起过，末司东先生，在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想，是在商底伊，您要给您的主人找东西吃，您就用活结捉山鹑，钓鲤鱼，用绳圈套酒瓶①。"

"不错，"末司革东回答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格力磨会一五一十告诉您听的。可是当时的酒窖有一个气窗，酒都是装在瓶子里的。现在我可无法把绳圈穿过这道隔板扔到那边去，也无法用一根绳子把一只也许有两担②重的酒桶拉过来。"

"是不行，可是，您可以拆掉隔板上的两三块木板，"布莱索阿说，"可以用一把钻子在酒桶上钻一个洞呀。"

末司革东把他的一双滚圆的眼睛睁得老大，望着布莱索阿，

---

① 此事见《三个火枪手》上册第二十五章。

② 一担等于100法旧制斤。

一个被人称道的人遇到另一个他料想不到同样有头脑的人，就会有这样的神情。

“不错，”他说，“这能办到；可是从哪儿弄得到拆木板的凿子，钻酒桶的钻子？”

“有工具袋，”格力磨一面算帐，一面说道。

“啊，对了，工具袋，”末司革东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确实，格力磨不但是这一小队人中的总管，而且也是他们的军械师，他随身除了带一本帐本外，还有一只工具袋。格力磨是个极端谨慎小心的人，所以这只工具袋给细心地包在他的手提箱里。袋子里装满了各种最紧要的工具。

它里面有一把大小正适当的钻子。

末司革东拿起了这把钻子。至于凿子，他不用再向别的地方寻找，他腰带上的匕首完全能代替它。末司革东去找一个木板之间可能有裂缝的地方，他很快就发现了，立刻就动手拆。

布莱索阿看着他拆，很欣赏他的本领，但是也有些不耐烦，有时也大胆提一些聪明得体的意见，教末司革东如何取出一枚钉子，或者怎样撬得更好一些。

不一会儿，末司革东拆下了三块木板。

“行啦，”布莱索阿说。

末司革东和寓言中的自以为很大实际很小的青蛙①相反。很可惜，如果说他能把他的名字减少三分之一②，可是却无法使他的大肚子缩小三分之一。他试着从拆出来的口子钻过去，然而不行，他伤心地看到，至少还得拆掉两三块木板他的身子

---

① 有一则寓言，说青蛙自以为很大，竟与牛比起大小。它不服输，拼命鼓起肚子，愈鼓愈大，终于炸破了。

② 指末司革东改为末司东。从法语看，字母少三分之一。

才能过去。

他叹了一口气，退了出来，又开始动手拆起来。

格力磨算好了帐，就站了起来，走到两个伙伴跟前，他们干的活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看到末司革东为了想到达隔壁那块乐土在拚命使劲钻，可是毫无用处。

"我来，"格力磨说。

仅仅这两个字就抵得上一首十四行诗，仅仅一首十四行诗，正像人人都知道的，抵得上一篇长诗。

末司革东转过身来。

"怎么，您吗？"他问。

"我，我钻得过去。"

"对，"末司革东看了一眼他的朋友瘦长的身子，说，"您能过去，而且很容易过去。"

"有道理，他知道哪些桶里装了酒，"布莱索阿说，"因为他刚才和达尔大尼央骑士先生到过那个酒窖里。让格力磨先生过去吧，末司东先生。"

"我能和格力磨一样过去的，"末司革东有点不高兴了，说。

"那当然，可是那时间就要长一些了，而我口渴得利害。我觉得我心里越来越难过了。"

"您过去，格力磨，"末司革东把啤酒罐和钻子交给要代替他进行这次出征的人。

"把酒杯洗干净，"格力磨说。

接着他对末司革东做了一个亲切的手势，要末司革东原谅他，因为另一个人十分出色地开始的出征行动，现在将由他去完成。他像一条游蛇一样从拆出来的口子钻了进去，不见了。

布莱索阿手舞足蹈，兴高采烈。自从他们来到英国以后，

这些杰出的人物立下了许多功勋，他有幸在其中也起了帮手作用，可是眼前的这次战功，他认为毫无异义地是最卓越的一次。

“您就会看到，”末司革东带着一种优越感望着布莱索阿说，而布莱索阿对他这种神气的样子并不怎样反感，“您就会看到，布莱索阿，我们这些老兵，我们口渴的时候是怎么喝酒的。”

“披风，”格力磨在酒窖里面说了一声。

“对，对，”末司革东说。

“他要做什么？”布莱索阿问。

“他要用披风塞住墙上的口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

“您真幼稚！”末司革东说，“如果有人进来怎么办？”

“啊！这倒是真的！”布莱索阿显出越来越明显的敬佩的神情叫道。“可是他在里面可看不清楚了。”

“格力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末司革东回答说，“在黑夜和白天一样。”

“他真幸运，”布莱索阿说；“我要是没有蜡烛，走不了两步就会碰到什么东西上。”

“这是因为您没有当过兵，”末司革东说；“不然的话，您就能学会在烘炉里拾起一根针。不过，别出声！我好像听到有人来了。”

末司革东轻轻吹了一声告警的口哨，对年轻时候就在一起的这几个仆人，他们是熟悉这种口哨的。接着，末司革东到桌子跟前坐好，并且向布莱索阿示意，要他也坐下来。

布莱索阿照着做了。

门打开了。两个身穿披风的人走了进来。

“哎呀！”那两个人中的一个说，“十一点一刻了，还没有睡？这是违反船上规定的。一刻钟以后，灯全要熄掉，大家都要睡觉。”

两个人向格力磨进去的那间房间的门走过去，打开了门，走了进去，又关上了。

“唉！”布莱索阿全身哆嗦，说，“他完蛋了！”

“格力磨是一只十分狡猾的狐狸，”末司革东低声说。

他们竖起耳朵仔细听着，等待着，连气都不敢出一下。

十分钟过去了。在这十分钟里，没有听到一点儿能使人想到格力磨被发现的声音。

这时候，末司革东和布莱索阿看见那道门又打开了，那两个穿披风的人走了出来，像刚才进去的时候一样仔细地再关上门。他们离开的时候，又一次吩咐赶快睡觉和熄灯。

“我们要照办吗？”布莱索阿问，“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怀疑。”

“他们说一刻钟以后熄灯，我们还有五分钟，”末司革东说。

“我们去报告主人好不好？”

“我们等等格力磨。”

“可是，万一他给打死了呢？”

“格力磨会喊的。”

“您知道他几乎和哑巴差不多。”

“我们也会听到声响的。”

“可是如果他不回来了呢？”

“瞧他来了。”

果真这时候格力磨移开遮住墙上口子的披风，伸过来一个脸色灰白的脑袋，因为恐惧，眼睛睁得圆圆的，几乎全是眼白，眼

白中间露出小小的瞳孔。他手上拿着那只里面已经装满了什么东西的啤酒罐，把它放到冒烟的灯照过来的亮光底下，带着惊恐万状的神情，低声说了一声这样一个单音节的字："哟!" 末司革东不禁吓得直往后退，布莱索阿险些儿昏过去。

两个人都好奇地向啤酒罐里面望了望，装的全是火药。

一弄清楚船上装的不是葡萄酒而是火药，格力磨赶快向舱口奔去，几乎一步就跑到了那四个朋友睡觉的房间门前。他轻轻推开这间房间的门，门一开，就立刻惊醒了睡在门后面的达尔大尼央。

他一看到格力磨变了样的脸，就知道准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刚想叫，格力磨赶紧用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这要比说话快得多，他又吹了一口气，把三步远的一支小蜡烛吹熄了，谁也料不到这样瘦弱的身体竟有这么大的劲道。

达尔大尼央支着一只胳臂肘，撑起半个身子，格力磨跪下一条腿，伸直脖子，万分激动地对着达尔大尼央的耳朵讲他遇到的事，它是这样令人吃惊，用不着再做手势和做表情来说明了。

格力磨说话的时候，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仍旧睡得很沉，就像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一样。在中舱里，末司革东开始小心地捆东西，布莱索阿吓得头发根根直竖，也想照末司革东那样做。

下面是格力磨刚才遇到的情况。

格力磨一穿过那个口子，就到了第一间房间，他摸索着向前走，碰到了一只酒桶。他拍了拍，桶是空的。他又走到另一只桶那儿，又是空的；可是他拍第三桶，却发出沉浊的声音，叫人不会弄错，格力磨知道它是满的。

他在这一桶前站住，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用钻子钻孔，他摸的时候，手碰到一个龙头。

"好呀！"格力磨说，"这下我可以省事了。"

他把罐子凑上去，扭动龙头，觉得桶里有东西慢慢地流到罐子里。

格力磨先小心地关上龙头，然后打算把罐子放到嘴上尝尝味道，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希望给他的伙伴们带去的酒能够保证是好酒。就在这时候，他听到末司革东给他警告的信号，他猜想是巡夜的人来了，就钻到两只酒桶当中的空隙里，藏在一只酒桶后面。

果然，不到片刻时间，门打开了，走进来两个穿披风的人，然后门又关上，他们就是我们曾经见过在布莱索阿和末司革东面前走过两次、并且吩咐熄灯的那两个人。

两个人里的一个拿着一盏有玻璃罩的灯，罩得很严，举到恰当的高度，这样灯火就不会碰到灯顶。此外，玻璃罩外面还盖了一层白纸，好让灯光和热气减少甚至发不出来。

这个人就是格罗洛。

另外一个人手上拿着一根像白色绳子一样卷拢的、柔软的长长的东西。他的脸给一顶阔边的帽子遮住。格力磨相信他们是被和他同样的想法吸引到这个酒窖里来的，他们跟他一样，来看看这些波尔图葡萄酒。他在酒桶后面越蹲越低，同时心里想，就算他给发现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两个人走到那只后面藏着格力磨的桶前面，站住了。

"您带了火绳没有？"那个拿着手提灯的人说着英语问道。

"在这儿，"另一个人说。

听到这后面一个人的说话声音，格力磨不禁浑身哆嗦，毛骨

悚然。他慢慢地直起身子，把头伸到木头桶圈上面，他在那顶大帽子底下认出了摩尔东特的苍白的脸。

"这根火绳可能点多长时间？"他问。

"大概……五分钟，"那个船老大说。

这个嗓音在格力磨听来也不觉得陌生。他的眼睛望了这一个又望另一个，他认出摩尔东特以后，又认出了格罗洛。

"那么，"摩尔东特说，"您去通知您手下的人做好准备，不过不要对他们说明是怎么回事。小船在帆船后面吗？"

"就像一条狗给一根麻绳牵着，跟在他的主人后面一样。"

"那么，等挂钟响十二点一刻的时候，您把您手下的人都召集到一起，你们一声不出地乘上小船……"

"在点燃火绳以后吗？"

"这件事由我负责。我要亲自报仇雪恨。小船上桨都放好了吗？"

"全都准备好了。"

"很好。"

"那就这样决定了。"

摩尔东特跪了下来，把他手上的火绳的一头连在酒桶的龙头上，以后他只要点着火绳的另一头就行了。

他做好这件事后，掏出了身上的表。

"您听清楚了吗？十二点一刻，"他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就是说……"

他看了看表。

"再过二十分钟。"

"不会错，先生，"格罗洛回答道；"只是我不得不最后一次再提请您注意，您主动愿意承担的这个任务是很危险的，最好还是

让我手下的一个人来点火绳吧。”

“我亲爱的格罗洛，”摩尔东特说，“您知道有这么一句法国谚语：求人不如求己。我要亲手来完成这件事情。”

格力磨全都听见了，虽然不能全都听懂；但是，他看到了那两个人的一举一动，因此，他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话的缺陷得到了弥补。他看到而且认出了他们两个人是火枪手的死敌；他看到摩尔东特放好火绳；他听到那句摩尔东特为了方便用法语说出的谚语。最后他摸了又摸手上的罐子里装的东西，那不是末司革东和布莱索阿眼巴巴地盼着的酒，他的手指压到的是粗粒子的火药，轧轧地响着。

摩尔东特和船老大走掉了。到了门口，摩尔东特又站住听了听。

“您听到没有，他们都睡熟了？”

果然，隔着墙板听得见波尔朵斯的打鼾声。

“是上帝把他们送到了我们手中，”格罗洛说。

“这一次，”摩尔东特说，“魔鬼救不了他们啦！”

两个人走出去了。

第三十章

波尔图葡萄酒(续)

格力磨等候着,他听到门锁上的声音,知道只留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就顺着墙慢慢站起来。

"啊!"他用袖子揩着前额上的汗珠,说,"幸亏末司革东口渴想喝酒!"

他赶紧穿过那个口子,心里还在想刚才是不是做了一场梦;可是一看到啤酒罐里的火药,这就向他证明这不是梦,是可怕的事实。

达尔大尼央正像我们能够料到的,他听着格力磨讲,越来越注意,不等格力磨说完,就倏地站起身来,把嘴贴近睡在他左边的阿拉宓斯的耳朵,同时推他的肩膀,告诉他有紧急行动。

"骑士,"他对他说,"快起来,并且不要发出一点儿声音。"

阿拉宓斯醒了过来。达尔大尼央握着他的手,又把说过的话说了一遍。阿拉宓斯照着他的吩咐做了。

"阿多斯睡在您的左边,"达尔大尼央说,"请您把我对您说的话告诉他。"

阿拉宓斯很容易地叫醒了阿多斯,他睡觉很惊醒,就像所有神经过敏的人通常那样。可是叫醒波尔朵斯便困难一些。他醒来后显得很不高兴,正要问为什么要打断他的好梦,达尔大尼央

没有回答他，只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然后，我们的加斯科尼人伸开胳臂，又收拢起来，这样，就把他的三个朋友的脑袋围在一起，可以说都紧紧挨到了一块儿。

"朋友们，"他说，"我们要立刻离开这只船，不然的话，我们全没命啦。"

"是吗！"阿多斯说，"还有什么？"

"你们知道这只船的船长是谁？"

"不知道。"

"是格罗洛上尉。"

三个火枪手不禁都哆嗦了一下，达尔大尼央知道他说的话开始使他的朋友感到有些震动。

"格罗洛！"阿拉宓斯说，"真见鬼！"

"格罗洛？这是怎么回事？"波尔朵斯问，"我记不起这个人了。"

"就是那个打破帕里的兄弟的脑袋的人，他现在正准备打破我们的脑袋。"

"啊！啊！"

"还有他的副手，你们知道是谁？"

"他的副手？他可没有副手呀，"阿多斯说。"在一只只有四个船员的小帆船上是不需要副手的。"

"是的，可是格罗洛先生是个与众不同的船长，他有一个副手，这个副手就是摩尔东特先生。"

这一次，几个火枪手不是哆嗦了，几乎要叫起来。这个人的名字对这些所向无敌的英雄有一种神秘的、不吉利的威力，他们只要听到这个名字，就感到一阵恐惧。

"怎么办？"阿多斯说。

“我们要把这只帆船夺到手里，”阿多斯说。

“把他们杀掉，”波尔朵斯说。

“这只帆船装上了炸药，”达尔大尼央说。“那些我原来以为是装满波尔图葡萄酒的酒桶里面都是火药。如果摩尔东特觉得自己给发现了，他就会炸掉一切，炸死所有人，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说句良心话，这位先生我可实在不愿意和他交往，不管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里，他都是一个坏伙伴。”

“您想出办法了？”阿多斯问。

“对。”

“什么办法？”

“你们信任我吗？”

“您下命令吧，”三个火枪手一起说。

“那好，跟我来！”

达尔大尼央走到一扇好像甲板上的泄水孔一样的很矮的窗子跟前，可是这扇窗子只能让一个人通过，他轻轻地推开窗子。

“生路在这儿，”他说。

“见鬼！”阿拉宓斯说，“亲爱的朋友，外边太冷了！”

“如果您愿意就留在这儿好了，不过我预先告诉您，待一会儿这儿可要热了。”

“可是我们无法游到岸上呀。”

“后面拖着一只小船，我们上了小船，割断绳子，就行了。先生们，我们走吧。”

“等一等，”阿多斯说；“仆人们呢？”

“我们在这儿，”末司革东和布莱索阿说，他们是格力磨找来的，好将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舱房里。这两个人从快碰到门的舱

口偷偷进来，没有被人看见。

达尔大尼央抬起护窗板，他的三个朋友从那个狭小的口子看到给他们看的可怕的景象，都呆得手脚也无法动了。

确实，谁要是看到过一次这种景象，他就知道没有比波涛汹涌的大海更惊心动魄的了，映着冬天的明月苍白的寒光，黑色的海浪发出低沉的声音，翻滚着。

“该死！”达尔大尼央说，“我好像觉得我们在犹豫！如果我们犹豫，那么仆人又怎么办呢？”

“我没有犹豫，”格力磨说。

“先生，”布莱索阿说，“我只会在小河里游水，我事先向您说清楚。”

“我呢，我根本不会游水，”末司革东说。

这时候，达尔大尼央已经爬出了窗口。

“您决心要这样做，朋友？”阿多斯说。

“对，”加斯科尼人回答说。“来吧，阿多斯，您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您要让您的精神战胜理智。您，阿拉密斯，指挥仆人行动。您，波尔朵斯，谁来阻挡我们，您就杀死谁。”

达尔大尼央握过阿多斯的手后，趁着船身前后颠簸，小帆船的船尾向后倾，慢慢滑到了水里，水齐腰那么深。

阿多斯在小帆船还没有平稳以前，跟着达尔大尼央跳到水里，阿多斯跳下后，小帆船船尾抬起来了，可以看到拉住小船的绳子露出了水面，拉得很紧。

达尔大尼央向那根绳子游过去。

他游到了那儿，一只手抓住绳子，只有脑袋在水面上。

阿多斯马上也游到了。

接着，在小帆船的拐角的水面上，露出另外两个脑袋。那是

阿拉宓斯和格力磨。

“我担心布莱索阿，”阿多斯说。“达尔大尼央，您有没有听到他说他只会在小河里游水？”

“一个人会游水，就不论哪儿都会游，”达尔大尼央说；“去小船！去小船！”

“可是波尔朵斯呢？我没有看见他。”

“波尔朵斯会来的，您放心好了，他游水的本领就像利维坦① 一样。”

波尔朵斯是没有出现，这是因为在他、末司革东和布莱索阿之间出现了一场又可笑又动人的场面。

这几个人被海浪的狂吼声和大风的呼啸声吓坏了，又看到黑色的海水在深渊中翻腾，不禁惊慌失措，不但不往前走，而且向后退了几步。

“来呀！来呀！”波尔朵斯说，“跳下水去！”

“先生，”末司革东说，“可是我不会游水，让我留在这儿。”

“我也一样，先生，”布莱索阿说。

“我可以对您肯定地说，在那样一只小船里我会占地太大，妨碍你们的，”末司革东说。

“我呀，我还没有游到小船肯定要淹死了，”布莱索阿又说。

“喂，如果你们不出去，我就掐死你们两个人，”波尔朵斯一手一个抓住他们的脖子，说，“布莱索阿，快！”

布莱索阿低低叫了一声，可是波尔朵斯像钢铁一样坚硬的手把他的声音压下去了，这声给闷住的叫声就是布莱索阿的回

---

① 利维坦，是《圣经》中的海中怪兽。

答，因为这个巨人，一手抓住他的脖子，一手抓住他的两只脚，把他倒着身子向下推，好像从窗口推下一块木板，然后把他扔到海里。

"现在，末司东，"波尔朵斯说，"我希望您不会抛弃您的主人。"

"啊！先生，"末司革东满眼含泪地说，"您为什么又要出来替公家办事，我们待在皮埃尔丰城堡多么舒服啊！"

末司革东没有其他什么责备了，他对着海水低下头来沉思，也许是由于出自内心的忠诚，也许是看到布莱索阿的例子，显出顺从的样子。这确实是崇高的行动，因为末司革东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可是波尔朵斯不是那种忍心抛弃自己的忠实伙伴的人。做主人的紧紧跟在他的仆人后面，所以两个人的身子跳到水里只发出一个声音。当末司革东重又浮出水面的时候，他两眼漆黑，只觉得波尔朵斯的一只大手抓住了他，他不用动一动，就能够向那根绳子浮过去，仿佛某个海神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就在这时候，波尔朵斯看到在他胳臂伸得到的水面有什么东西在打转。他一抓，抓住了人的头发，这个人是布莱索阿，同时阿多斯也已经游过来接应他们。

"伯爵，您去吧，去吧，"波尔朵斯说，"我用不着您。"

果然，波尔朵斯结实的膝弯一使劲，就像巨人阿达马斯托尔①一样，直立在海浪上，接着他划了三下，就游到他的同伴那儿。

达尔大尼央、阿拉宓斯和格力磨帮助末司革东和布莱索阿

① 阿达马斯托尔，是传说中出没于好望角海上的妖精。葡萄牙诗人卡蒙恩斯在他的叙事诗《鲁西亚德》中曾描写过。

上了小船；然后波尔朵斯爬上了船，他一跨过船舷，小船差一点儿给弄翻。

“阿多斯呢？”达尔大尼央问。

“我在这儿！”阿多斯说，他像一个掩护撤退的将军一样，要最后一个上船。现在他扶着船边问道：

“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达尔大尼央说。“您，阿多斯，带着匕首吗？”

“带着。”

“去割断绳子，快回来。”

阿多斯从腰带上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割断了绳子，小帆船向前驶去，小船待着不动，只有海浪摇晃着它。

“上来，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

他向拉费尔伯爵伸出手去，伯爵上了小船。

“时候到了，”这个加斯科尼人说，“你们就要看到一个古怪的场面了。”

第三十一章

天　数

果然，达尔大尼央话刚刚说完，那只在夜雾和黑暗中渐渐隐没的小帆船上响起了哨子声。

“这个呀，正像你们都知道的，”加斯科尼人说道，“就要说明发生什么事了。”

这时候，远远望见在小帆船的甲板上出现了一盏手提灯，灯光里显出船尾有几个人影。

突然，一声可怕的叫喊，一声绝望的叫喊穿过空中传过来；这声叫喊好像将天上的云都驱散了似的，遮住月亮的乌云散开了，暗淡的月光映着的天空衬托出小帆船的灰色船帆和黑色缆绳。

几个人影在船上发狂地跑来跑去，他们疯狂地奔跑，同时发出凄惨的叫声。

在那些人叫喊的时候，可以看到摩尔东特出现在船尾的顶端，手上拿着一支火把。

那几个在船上发狂地奔跑的人影是格罗洛和他手下的人。格罗洛到了摩尔东特指定的时间，召集拢他手下的人。摩尔东特到舱房门口听听火枪手有没有睡熟，然后下到底舱里，他没有听见舱房里有什么声音，所以很放心。

说真的，谁能猜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呢？

摩尔东特于是打开底舱的门，跑到火绳那儿；他像一个渴望报仇的人那样狂热，像一个给上帝蒙住双眼的人那样自信，点着了硫磺。

这时候，格罗洛和他的水手已经在船尾集中了。

“拉住绳子，”格罗洛说，“把小船拉过来。”

一个水手跨过舷侧，抓住绳子，向上拉，绳子毫不费劲地就到了身前。

“绳子给割断了！”这个水手叫起来；“小船不见了！”

“怎么！小船不见了！”格罗洛说着奔到了舷樯跟前，“这不可能！”

“但是正是这样，”水手说，“您自己看吧；船后面什么也没有，而且您瞧，这是绳子的一头。”

这时候，格罗洛发出了一声叫喊，几个火枪手刚才听到的就是他的叫声。

“出了什么事？”摩尔东特叫道，他走出舱口，也朝船尾奔去，火把一直拿在手上。

“我们的敌人逃走啦；他们割断了绳子，坐着小船逃掉啦。”

摩尔东特飞一样地跑到了舱房那儿，一脚踢破了房门。

“没有人！”他叫起来。“啊！这些魔鬼！”

“我们去追他们，”格罗洛说；“他们不可能走远，我们驶过去把他们的船撞沉。”

“对，可是火！”摩尔东特说，“我点着火了！”

“点着什么？”

“火绳！”

“真见鬼！”格罗洛说着就往舱口冲过去。“也许还来得及。”

摩尔东特没有回答，只发出一阵狞笑声；因为恐惧，特别是因为仇恨，脸上都变了形，一双惊慌的眼睛朝着天空望，要对上天发出最后一句咒骂。他把火把丢到海里，接着自己也跳了下去。

摩尔东特跳进海里的时候，也就是格罗洛一只脚踏到舱口的梯子上的时候，这只船像火山口爆发一样炸裂了。一道火光冲向天空，同时响起了一声爆炸声，就像有一百门大炮齐声轰鸣。天空仿佛燃烧起来一样，焚烧着的碎片飞向上空，把天划成一条一条，接着，可怕的闪光消失了，那些碎片一块接一块地落下来，在深渊似的海水里抖动，火也熄灭了。片刻以后，只有空气还在颤动，否则就仿佛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不过，小帆船从海面上永远消失了，格罗洛和他手下的三个人也无影无踪了。

四个朋友全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出可怕的惨剧的任何一个细节也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一刹那间，强烈的火光把一里多远的海面上照得通明，也照亮了他们几个人，所以他们各人的姿势能看得很清楚。他们尽管都是铁石心肠，也不得不心惊肉跳，脸上露出恐惧的神情。天上的火雨立刻落到他们四周，接着，像我们说过的那样，火山熄灭了，飘动的小船，波涛汹涌的大海，全都重新给黑暗吞没。

他们都沉默不语，神色沮丧。波尔朵斯和达尔大尼央原来各拿着一把桨，这时，他们抖动的手紧握住桨，不由自主地用尽全身的力气顶着海水。

“我敢说，”阿拉宓斯第一个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说，“这一次，我相信一切都结束了。”

“救救我！先生们！救命呀！救命呀！”一阵悲哀的叫声传

到了这四个朋友的耳中，它就像海里的妖精发出来似的。

四个人面面相觑。阿多斯不禁浑身哆嗦起来，说：

“这是他，这是他的声音！”

大家都不说话，因为每个人都和阿多斯一样，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不过，他们个个张大眼睛，朝那只小帆船消失的方向望去，竭力想看透那一片黑暗。

不一会，他们终于看到海里有一个人，他拼命地向这边游过来。

阿多斯慢慢地伸出胳臂，把那个人指给他的同伴们看。

“是的，是的，”达尔大尼央说，“我已经看见他了。”

“又是他！”波尔朵斯说，同时像铁匠铺的风箱一样喘着气。“怎么，难道他是铁打的吗？”

“啊，我的天主！”阿多斯低声说。

阿拉宓斯和达尔大尼央彼此对着耳朵低语。

摩尔东特又使劲划了几下，然后举起一只手，表示求救。

“先生们，可怜可怜我！看在上天的份上，可怜可怜我！我觉得一点儿气力也没有了，我快死了！”

这个哀求救他一命的叫声颤动着，激起了阿多斯心底怜悯的感情。

“不幸的人！”他低声说。

“好呀！”达尔大尼央说，“就差您可怜他啦！没有错，我相信他是朝着我们游来的。他竟以为我们会救他？划呀，波尔朵斯，划呀！”

达尔大尼央做样子给他看，把桨伸进海水里，划了两下，小船便走了三十多米远。

“啊！不要抛弃我！不要看着我死掉！你们不要这样狠心

呀！”摩尔东特叫道。

“嗳！”波尔朵斯对摩尔东特说，“我相信我们终于逮住您了，我的好汉，在这儿，您只有通过地狱的门才能逃出性命！”

“啊！波尔朵斯！”拉费尔伯爵低低唤了一声。

“阿多斯，别打扰我；说真心话，您老是那样慈悲心肠，变得真可笑！我首先声明，如果他游到小船十步远的地方，我就一桨把他的脑袋打成两半。”

“啊！求求你们……不要避开我，先生们……求求你们……可怜可怜我！”那个年轻人又叫起来，当他的头消失在海浪底下的时候，他的喘息使冰冷的海水泛出了一个个水泡。

达尔大尼央一直注视着摩尔东特每一个动作，这时他结束了和阿拉宓斯的谈话，站了起来。

“先生，”他对在海里的人说道，“请您游开。您的后悔太迟了，我们无法相信您；您留心看看，那只您想把我们炸死在里面的船现在还在水底好些尺深的地方冒烟呢，您现在的处境和您打算让我们遭到的结局相比，和您已经让格罗洛跟他的伙伴遭到的结局相比，简直像躺在玫瑰花铺的床上。”

“先生们，”摩尔东特用更加绝望的声音叫道，“我对你们发誓我的后悔是真诚的。先生们，我年纪很轻，我只有二十三岁！先生们，我是受到一种十分自然的仇恨心的摆布，我要替我的母亲报仇，你们如果是我，也会像我这样做的。”

“呸！”达尔大尼央看到阿多斯越来越心软，就说道；“这可得看情况。”

摩尔东特只要再划三四下就能游到小船跟前，因为逼近的死亡仿佛给了他一种神奇的力量。

“天哪！”他说，“我就要死了！你们要像当年害死母亲一样

害死儿子吗！可是我是没有罪的呀；根据所有的神的或者人间的法律，一个做儿子的是应该替他的母亲报仇的。此外，”他合起双手，又说下去，“如果报仇是有罪的话，既然我后悔了，既然我请求原谅了，我就应该得到原谅。”

这时候，他好像一点儿气力没有了，不能再在水面上支撑，一个浪头打过他的头顶，盖住了他的声音。

“啊！这真叫我受不了！”阿多斯说。

摩尔东特又出现了。

“我，”达尔大尼央说；“我说该结束了；杀死亲叔叔的凶手先生，杀死查理国王的刽子手先生，纵火犯先生，我劝您自己沉到海底去吧；否则，如果您再向前划一下，我就用桨打碎您的脑袋。”

摩尔东特好像完全绝望了似的，又划了一下。达尔大尼央两手举起船桨，阿多斯站了起来。

“达尔大尼央！达尔大尼央！”他叫道；“达尔大尼央！我的孩子，我恳求您别这样！这个不幸的人就快死了，看着一个人要死去而不伸手救他，这真是太可怕了。啊！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见死不救，我再也受不住啦，应该让他活下去！”

“见鬼！”达尔大尼央回答说，“为什么您不把自己的手脚都绑起来向这个坏蛋投降呢？早点这样做吧。啊，拉费尔伯爵，您愿意给他杀死；那么，我，就像您叫我的，您的孩子，我可不愿意。”

这还是第一次，达尔大尼央在阿多斯叫他“我的孩子”的时候拒绝他的请求。

阿拉密斯冷静地拔出了剑，他刚才游水的时候，是用牙齿咬着它带过来的。

“如果他敢把手放到船板上，”他说，“我就斩断这只手，对待他这么一个弑君者就该这样。”

“等一等，”波尔朵斯说，“还有我……”

“您打算怎么办？”阿拉宓斯问。

“我要跳下水去，亲手掐死他。”

“啊！先生们，”阿多斯激动得难以克制住自己，叫道，“我们是人呀！我们是基督徒呀！”

达尔大尼央发出一声像呻吟一样的叹息，阿拉宓斯垂下了剑，波尔朵斯又坐了下来。

“你们看，”阿多斯继续说，“你们看他的脸，他就要死了；他已经筋疲力尽，再有一分钟他就要沉入无底的大海了。不要使我受到良心的可怕的责备，不要逼着我因为羞愧也死去；我的朋友，允许我让这个不幸的人活下去吧，我感激你们，我感激……”

“我要死了！”摩尔东特低声说；“快救救我！……快救救我！……”

“再抢一分钟，”阿拉宓斯向左边弯下身子，对达尔大尼央说。他又向右边侧过身子，对波尔朵斯说：“再划一下。”

达尔大尼央没有用动作也没有用言语来回答阿拉宓斯，他的心也开始动摇了，一半是由于阿多斯的恳求，一半是由于亲眼见到的这个场面。波尔朵斯划了一下桨，可是这一桨的力量没有得到平衡，小船只在原地转了转，而且，阿多斯和那个快死的人更加靠近了。

“拉费尔伯爵先生！”摩尔东特叫道，“拉费尔伯爵先生！我是在对您说话，我是在向您哀求，可怜可怜我！……您在哪儿呀，拉费尔伯爵先生？我看不见您了……我要死了，快救救我！快救救我！”

“我在这儿，先生，”阿多斯说，同时俯下身子，向摩尔东特伸出手去．他的神情像往常一样高贵尊严，“我在这儿；抓住我的手，爬上我们的船。”

“我最好避开不看，”达尔大尼央说，“这样软弱叫我厌恶。”

他向另外两个朋友转过身去，他们两人紧靠着小船的另一头，就像害怕碰到阿多斯毫无顾忌伸手去救的那个人似的。

摩尔东特用尽他最后的力气，直起了身子，抓住那只向他伸出的手，带着最后的求生的希望，牢牢握住了它。

“好！”阿多斯说，“把您另一只手放到这儿。”

他把自己的肩膀伸过去，给对方又一个抓住的地方，这样，他的脑袋和摩尔东特的脑袋几乎碰到了一起，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像亲兄弟一样抱住了。

摩尔东特用他紧紧收缩的手指抓住阿多斯的衣领。

“好，先生，”伯爵说，“现在您得救了，可以放心啦。”

“啊！我的母亲，”摩尔东特两眼冒出火光，用一种无法形容的充满仇恨的声调说，“我只能用一个人的生命来奉献给你，不过，至少你也会挑选他的！”

就在这时候，达尔大尼央大叫了一声，波尔朵斯举起了桨，阿拉宓斯找地方想劈下剑去，但是小船受到一下猛烈的摇动，阿多斯落到了水里。摩尔东特发出一声胜利的狂叫，紧握住下水的人的脖子，同时像一条蛇一样用自己的腿盘住对方的腿，让对方不能动弹。

一开始，阿多斯没有叫喊一声，也没有呼救，他竭力想浮到水面上来，但是，一个沉重的身体拖住了他，他渐渐地消失了；不一会儿，他的飘动的长发也看不见了，接着，什么都没有了，只见海水翻腾打旋，说明两个人是在这儿沉下水底去的。后来，海水

也平静下来。

三个朋友又是愤怒，又是惊恐，伸直双臂，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愣愣地待着，就像三座雕像一样。不过，尽管他们身体没有动，但是听得出他们的心都在剧烈地跳动着。波尔朵斯第一个清醒过来，大把大把地揪自己的头发。

"天哪！"他伤心地哭着，叫了一声，对像他这样一向刚强的人来说，他的哭声特别叫人听了悲伤，"天哪！阿多斯，阿多斯！我们最亲爱的人啊！真该死！我们真该死，会让你这样送了命！"

"啊！"达尔大尼央跟着说，"真该死！"

"真该死！"阿拉密斯低声说。

这时候，在月光照着的一个很大的圈子当中，离开小船八九米远的海面上，又出现了刚才吞没两个人时出现的那样的旋涡，他们望过去，先看见露出了头发，接着是一张灰白色的脸，眼睛张着，可是是一双死人的眼睛，接着，直挺挺地浮出上半个身子后，整个身体被海浪一打，软绵绵地横到水面上来，朝天浮着。

死尸的胸口上插着一把匕首，匕首柄上的金色圆头在闪闪发光。

"摩尔东特！摩尔东特！摩尔东特！"三个朋友齐声叫起来，"是摩尔东特！"

"可是阿多斯呢？"达尔大尼央说。

忽然，小船给什么突如其来的沉重的东西压住，向左面倾斜下去，格力磨高兴地大叫了一声，所有人都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阿多斯，他脸色苍白，两眼无神，手发着抖，紧靠着船边喘气。八条有力的胳臂立刻把他拉了上来，放到船上。他的高兴得发狂的朋友紧紧拥抱他，抚摸他，阿多斯不一会儿就觉得全身暖和，恢复了知觉和体力。

“您大概没有受伤吧?”达尔大尼央问。

“没有,”阿多斯说,“他呢?”

“他吗,这一次,谢天谢地!他真死了。瞧!”

达尔大尼央扶着阿多斯的头,要他朝着指给他的方向望去,让他看浮在海浪上飘动的摩尔东特的尸体。这具尸体,脸朝着天,一会儿沉入水里,一会儿又浮出水面,仿佛仍旧在用充满凌辱和刻骨仇恨的眼光紧紧盯住这四个朋友望着。

最后,尸体终于沉入了海底。阿多斯用带着忧郁和怜悯神情的眼睛一直看着它。

“干得好,阿多斯!”阿拉密斯激动地说,平时他是难得这样激动的。

“多么漂亮的一下!”波尔朵斯叫道。

“我有一个儿子,”阿多斯说,“我要活下去。”

“总之,”达尔大尼央说,“这是天主的意愿。”

“不是我杀死了他,”阿多斯低声地说,“是天命杀的。”

第三十二章

末司卓东差点儿被烤，又差点儿被吃掉

在我们刚才叙述的可怕的一幕发生以后，小船上是长时间的沉寂。月亮一度出现，仿佛天主希望这个结局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让旁观者借着月光看到似的，现在它又隐没到了云后面；一切都回到了黑暗当中。在一片荒凉中，特别是在叫做大西洋的这一片荒凉的水面上，这种黑暗更加可怕，只听见西风呼啸，掠过不断掀起的浪峰。

波尔朵斯第一个打破了沉寂。

"我以前见过许许多多事情，"他说，"从来没有像刚才见到的这件事这样叫我激动。不过，尽管我心里很乱，我还是要对你们说，我现在觉得万分高兴。压在我心上的千斤重担没有了，我终于能自由自在地呼吸了。"

波尔朵斯果然大声呼吸起来，让他的肺部痛快地发挥了作用。

"我呀，"阿拉密斯说，"我可不能像您这样说，波尔朵斯；我现在还觉得害怕呢。我好像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我怀疑我刚才见到的一切是不是真的。我在向小船四周张望，每一分钟都在等待看到那个坏蛋手上拿着原来插在他胸口的那把匕首露出水面来。"

“我呀，我很放心，”波尔朵斯说；“这一下是钊着第六根肋骨刺下去的，刀身全刺进去了。相反，我可对您没有什么好责备的，阿多斯。要刺的话，就应该像这样刺下去。所以，我现在活着，我呼吸着，我非常高兴。”

“您不要过早地歌唱胜利，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我们眼前的危险比以往遇到的要大得多。因为，一个人能战胜另一个人，却不能战胜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是在黑夜茫茫的大海上，在一只小小的船上，没有人导航，一阵风来，就会把小船吹翻，我们全都要完了。”

末司革东深深叹了口气。

“您可是忘恩负义，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对，上天刚刚用神奇的方式救了我们大家，您不知报恩，竟怀疑起它来。它用手指引着我们，使我们平安地度过千难万险，您认为它会抛弃我们吗？不，不会的。我们动身的时候，是西风，现在一直刮着西风。”阿多斯在寻找北极星。“那是大熊座①，所以那边是法国。让我们趁这股风航行，只要风向不改变，就会把我们送到加来或者布洛涅的海岸。万一小船翻了，我们都是游水游得极好的人，至少我们五个人是这样，可以把它再翻过身来，或者，假如我们力气不够的话，可以牢牢抓住它。我们目前正在从多佛尔到加来和朴次茅斯到布洛涅的船只经过的航线上；要是水面上还留下船只驶过的痕迹，那么也许我们现在待的较低的海面正是船只必经之路。天一亮，我们就可能碰见什么渔船，会收留我们的。”

“可是，万一我们碰不到渔船，风向又转北了，那怎么办？”

“那样的话，”阿多斯说，“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只能在大西

① 大熊座的位置离北极星不远。

洋的另一边找到陆地啦。”

“这就是说，我们都会饿死，”阿拉宓斯说。

“这完全可能，”拉费尔伯爵说。

末司革东又叹了口气，这口气显得比第一次更加悲伤。

“哎呀！末司东，”波尔朵斯问道，“您为什么总是这样唉声叹气？这真叫人厌烦！”

“因为我冷，先生，”末司革东说。

“这不可能，”波尔朵斯说。

“不可能？”末司革东吃惊地反问道。

“自然不可能。您的身体外面包着一层脂肪，空气根本透不进去。准是因为别的事情，您老实告诉我。”

“好吧，先生，就是这层您称赞的脂肪叫我提心吊胆！”

“为什么，末司东？您大胆说好了，这几位先生不会责怪您的。”

“先生，因为我想起了在布拉西安城堡的藏书室里有许多游记方面的书，在这些书里有一些是亨利四世国王手下一位著名的旅行家让·莫凯的作品。”

“那又怎么样呢？”

“是这样，先生，”末司革东说，“在这些书里，写了许多在海洋上冒险的事，还有许多和眼前威胁着我们的危险相类似的灾难！”

“说下去，末司东，”波尔朵斯说，“这个类比很有趣。”

“先生，让·莫凯说，遇到这样的情况，船上的饥饿的人有一个可怕的习惯，就是您吃我，我吃您，而且一开始先吃……”

“吃最胖的！”达尔大尼央大声说道，尽管面对严重的处境，他还是禁不住笑起来。

"是的，先生，"末司革东回答说，达尔大尼央突然发笑叫他吃了一惊，"请允许我对您说，我可看不出这件事里面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这是这位正直的末司东忠心的表现！"波尔朵斯说。"我们打赌，你一定已经觉得自己给切成碎块，给你的主人吃掉了。"

"是的，先生，虽然你们猜得到我心里很高兴这样做，不过我对你们坦白说，我仍然是又喜又悲。但是，先生，我并不感到过分的遗憾，如果我在死去的时候，相信还能对您有用的话。"

"末司东，"波尔朵斯感动地说，"如果我们有一天重新回到我的皮埃尔丰城堡，您可以得到农场最高处的那片葡萄园，作为您和您的子孙的产业。"

"末司东，您就叫它做'忠心葡萄园'，"阿拉宓斯说，"好纪念您对主人作的牺牲，一直传到子孙后代。"

"骑士，"达尔大尼央也笑了起来，"您吃末司东不会有太大的反感吧，是不是，特别是饿了两三天以后？"

"啊！说真心话，是这样，"阿拉宓斯说，"可是我更看中布莱索阿，我们认识他时间比较短。"

大家这样说说笑笑，主要的目的是想分分阿多斯的心，不让他再去想刚才发生的那件事，可是，看得出来，只有格力磨除外，他知道，无论什么危险降到他头上，不管怎样，仆人们总是不能太平的。

所以格力磨没有参加这场谈话，像他平时一样，一声不吭，一手一桨，使劲地划着。

"你在划船吗？"阿多斯问。

格力磨点点头。

"为什么你要划？"

“为了身子好暖和一些。”

果然，船上其他的人都冷得直哆嗦，只有不说话的格力磨脸上全是黄豆般大小的汗珠。

忽然，末司革东发出一声欢呼，同时一只手高高举起一瓶酒。

“瞧！”他说，同时把酒瓶递给波尔朵斯，“啊！先生，我们得救啦！小船上装了食物。”

他在已经拿到一件可贵的样品的长椅底下迅速地摸着，接连地取出十二瓶酒，一些面包，还有一块咸牛肉。

这个发现当然叫大家喜出望外，只有阿多斯并不显得高兴。

“见鬼！”波尔朵斯说，读者想必还记得，他刚登上小帆船的时候，就叫肚子饿了，“真奇怪，越是担心，越是想吃东西。”

他一口气喝完了一瓶酒，一个人吃了足足三分之一面包和咸牛肉。

“现在，”阿多斯说，“先生们，你们睡觉吧，或者想法睡觉吧，我来守夜。”

这样的建议如果对别的人提出，那简直是一种嘲弄，可是对我们几个大胆的冒险家，就是另一回事了。虽然，海上刮着凛冽的寒风，他们一个个连骨头里都湿透了，刚才感受到的种种激动的心情也使他们很难闭上眼睛，可是他们都是与众不同的人，都是意志如同钢铁的好汉，而且一个个早已精疲力竭，不管任何场合，用不着召唤，睡眠就按时来临了。

只过了一会儿，每个人充满对领航人的信任，各自找了地方靠下，照着阿多斯的意见入睡了。阿多斯坐在舵前，眼睛望着天空，毫无疑问，他不仅是在寻找回法国的路，而且在寻找天主的脸。他像他答应过的那样，独自清醒地沉思着，驾着小船沿着应

该走的航路前进。

几个乘客睡了几个小时以后，被阿多斯叫醒了。

熹微的晨光已经照亮蓝色的海水，在前方大约有十个火枪射程远的地方，可以看见一个黑黑的东西，上面展开一个狭长的三角帆，就像燕子翅膀一样。

"一只船！"四个朋友同声叫起来，几个仆人也用不同的声调喊着，表示他们的喜悦。

果然这是一只驶向布洛涅的敦刻尔克的军需品运输船。

四个朋友，布莱索阿，还有末司革东，大家一同叫起来，喊声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颤动，只有格力磨不说一句话，把他的帽子放在桨的头上，高高举起，好引起那些会被喊声惊动的人的注意。

一刻钟以后，这只运输船上的小艇来拖他们的船。他们终于登上了那只小小的运输船的甲板。格力磨代替他的主人送给船长二十个畿尼。因为顺风，早上九点钟，我们这几个法国人登上了祖国的陆地。

"见鬼！到了这儿，就觉得身强百倍！"波尔朵斯的一双大脚深深陷入沙地里，说。"谁要是现在来找我的茬儿，斜着眼瞪我，或者向我挑衅，那就让他瞧瞧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见鬼！我连一个王国都不放在眼里！"

"我呀，"达尔大尼央说，"我劝您不要这样大声叫嚷，说什么也不怕；因为我好像觉得这儿有人在盯着我们望呢。"

"胡说！"波尔朵斯说，"那是在欣赏我们。"

"好吧，"达尔大尼央接着说，"我向您说实话，波尔朵斯，我可看不到什么能满足我的自尊心的地方！不过，我看到了一些穿黑衣服的人，在我们眼前的处境里，穿黑衣服的人叫我担心，

我坦白地承认这一点。"

"那是港口的货物登记员，"阿拉密斯说。

"如果是另一个红衣主教的时代，是那位伟大的红衣主教①的时代，"阿多斯说，"那就会注意我们超过注意货物了。可是在眼前的这个人②的统治下面，朋友们，你们放心好了，别人注意货物要超过注意我们。"

"我才不相信那些人呢，"达尔大尼央说，"我要从沙丘走。"

"为什么不进城？"波尔朵斯说。"我更喜欢一家舒适的客店，而不大喜欢这些荒无人烟的、可怕的沙滩，天主只是为了兔子才创造这样的沙滩的。还有，我肚子饿了。"

"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可是，我呀，我认为对于处在我们这种境地的人，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旷野。"

达尔大尼央肯定大多数人都站在他这一边，就不等波尔朵斯回答，向沙丘走去。

这一小队人跟在他后面，立刻就全都消失在小沙丘后面，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现在，"阿拉密斯说，"我们好说说话了。"这时他们已经走了大约四分之一法里路。

"不行，"达尔大尼央说，"我们要赶快逃。我们逃过了克伦威尔，逃过了摩尔东特，逃过了大海，这三个深渊想吞没我们没有成功，可是我们可能逃不过马萨林先生。"

"您说得对，达尔大尼央，"阿拉密斯说，"我的意见是，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分开来走。"

---

① 指黎塞留。

② 指马萨林。

"说得对，阿拉宓斯，"达尔大尼央说，"我们分开来走。"

波尔朵斯想开口反对这个决定，可是达尔大尼央紧紧握住他的手，让他明白他最好不要说话。波尔朵斯对他的伙伴的这个示意完全服从，他一向头脑单纯，所以对于他的伙伴的高超的智力始终十分信服。于是他把已经到口边的话又吞了下去。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分开？"阿多斯问。

"因为，"达尔大尼央说，"我们，波尔朵斯和我是马萨林先生派到克伦威尔那儿去的，我们没有给克伦威尔效劳，反而为查理一世国王尽力，这就完全是两回事。和拉费尔先生和埃尔布莱先生一同回去，我们的罪名就成立了；如果我们两个人回去，我们的罪名只能受到怀疑而已。一个人被怀疑后，会给打发到很远的地方去，可是我却希望让马萨林先生出门旅行。"

"对呀，"波尔朵斯说，"这是真的！"

"您忘记了，"阿多斯说，"我们是你们的犯人，我们完全不认为可以违背当初我们对你们的保证，把我们作为犯人带到巴黎去……"

"说实话，阿多斯，"达尔大尼央打断他的话说，"像您这样聪明的人怎么尽说一些连三年级小学生都会感到脸红的无聊话，真是遗憾。骑士，"达尔大尼央又对阿拉宓斯说，这时阿拉宓斯手扶着剑，显出一副神气的姿态，虽然他首先提出了要分开走，现在听了阿多斯第一句话，却好像赞同他的同伴的看法了，"骑士，您了解，现在和以往一样，我的多疑的性格总爱夸张。可是，说到底，波尔朵斯和我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不过，万一别人当着你们的面想捉住我们，那好，他们是捉不住七个人的，不像捉三个人那样方便，剑一出鞘，事情就对大家都很不利，会变得十分严重，会断送我们四个人。此外，如果我们当中只有两个人遭到

不幸，那么，另外两个自由的人能使他们摆脱困境，能四处埋伏，暗中活动，最后把他们救出来，岂不更好吗？此外，谁能知道我们四个人不会分别得到王后对你们的宽恕和马萨林对我们的宽恕呢？如果我们四个人总在一起，他们是不会给我们宽恕的。好啦，阿多斯和阿拉密斯，你们往右边走；您，波尔朵斯，您和我往左边走；让这几位先生走诺曼底，我们抄最近的路，直奔巴黎。”

“可是，如果半路上我们给抓去了，这种倒霉的事，我们怎么互相通知呢？”阿拉密斯问。

“再容易没有了，”达尔大尼央回答说；“我们约定好走一条彼此不会岔开的路线。你们先到圣瓦莱里①，再到第厄普，然后顺着从第厄普直到巴黎的路走；我们走阿布维尔，亚眠，佩龙，贡比涅和桑利斯，在每家旅店里，在每家我们逗留过的房子里，我们用刀尖在墙上，或者用金刚石边在窗玻璃上画一个暗号，能够指引没有给捉住的人追寻。”

“啊！我的朋友，”阿多斯说，“我不仅仅是了解和崇拜您的精神上的力量，而且我真佩服您头脑里主意多。”

他向达尔大尼央伸出手去。

“狐狸是不是也有才能，阿多斯？”这个加斯科尼人耸耸肩膀说。“不，它只知道咬母鸡，识别出猎人的踪迹，白天晚上都能找得到路，就是这些罢了。怎么，就这样说定了？”

“说定了。”

“那么，我们把钱分一分，”达尔大尼央说，“大概还有两百个皮斯托尔左右。格力磨，有多少？”

“一百八十个半金路易，先生。”

---

① 圣瓦莱里，在第厄普之西，同在今塞纳滨海省。

“是这样。啊！妙极了！太阳出来了！你好，亲爱的太阳！尽管你和加斯科尼的太阳不一样，我可认出了你，或者是我自以为认出了你。你好。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见过你了。”

“好啦，好啦，达尔大尼央，”阿多斯说，“别那样装做挺有风趣的样子，其实您眼睛里全是泪水。在我们之间永远都要真诚相待，这种真诚显出我们的高贵品质。”

“可是，”达尔大尼央说，“阿多斯，您是不是认为，我在这个充满危险的时刻，离开您和阿拉密斯两位朋友，能够保持冷静吗？”

“不，不，”阿多斯说；“来，让我拥抱您一下，我的孩子！”

“真该死！”波尔朵斯呜咽着说，“我相信我在流泪，真傻！”

四个朋友互相搂在一块儿。这四个人团结得像兄弟一样，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灵完全融合为一了。

布莱索阿和格力磨自然跟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走。

波尔朵斯和达尔大尼央有末司革东就足够了。

他们和以前一向做的那样，像兄弟般的平分了钱；接着，四个贵族又各自握了手，互相又一再保证他们的友情永远不变，然后分开来双方各走各的讲定好的路，但是，他们一面走，一面不停地回头，又说了许多依依不舍的话，沙丘上响着他们说的话的回音。

最后，他们终于互相都看不见了。

“见鬼！达尔大尼央，”波尔朵斯说，“我要马上对您说清楚，因为我从来不会在心中藏着什么对您不满的意见，我刚才简直认不出您了。”

“为什么？”达尔大尼央带着狡猾的微笑说。

“因为，如果像您所说的，阿多斯和阿拉密斯会碰上一次真

正的危险，现在不是丢开他们的时候。我，我对您老实说，我原来做好准备想跟他们走，我现在还想去赶上他们，管他人间有什么马萨林这类人。"

"波尔朵斯，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的话也许是对的，"达尔大尼央说；"可是，您得知道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它尽管非常非常小，不过会改变您的想法。这就是，会碰上最严重的危险的，不是他们两位先生，而是我们；所以，我们离开他们，并不是丢开他们，而是为了不连累他们。"

"当真如此！"波尔朵斯睁大惊讶的双眼说。

"那当然！要是他们给抓住了，对他们来说，非常简单，送巴士底狱；我们给抓住了，那就得上河滩广场① 。"

"哎呀！"波尔朵斯说，"在那儿，离我的男爵的爵位可太远了，那可是您答应过我的，达尔大尼央！"

"嘿！也许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远，波尔朵斯，您知道，俗话说得好：'条条大路通罗马。'"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冒比阿多斯和阿拉密斯更大的危险？"波尔朵斯问。

"因为他们所做的事只是去完成从昂利埃特王后那儿接受的任务，而我们呢，我们背弃了马萨林交给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是派往克伦威尔跟前的使者，后来却变成查理国王的支持者；因为，我们没有帮助那些叫做马萨林，克伦威尔，乔埃斯，普莱德，费尔法克斯等等先生的恶棍的忙，叫国王的人头落地，相反，我们差一点儿救出他的性命。"

"不错，正是这样，"波尔朵斯说；"可是，亲爱的朋友，克伦威

---

① 河滩广场，是巴黎当时的刑场。这里即是说要处死刑。

尔将军事务繁忙，您怎么会认为他有时间想到……”

“克伦威尔什么都想得到，克伦威尔有的是时间；相信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别浪费时间了，它可宝贵得很。我们只有在见过马萨林以后，才能得到安全，而且……”

“见鬼！”波尔朵斯说，“我们见了马萨林，对他说些什么？”

“让我来安排，我有我的打算，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克伦威尔先生富有才干，马萨林先生老奸巨猾，可是，我宁愿和他们两人打交道，也不喜欢和那个刚死不久的摩尔东特先生打交道。”

“喏！”波尔朵斯说，“刚死不久的摩尔东特先生，这样的叫法真叫人愉快。”

“是呀！”达尔大尼央说；“不过，我们赶路吧！”

两个人毫不耽搁地根据地形向前走到去巴黎的大路上，末司革东紧随在后，他冻了整整一夜，现在走了一刻钟，已经觉得又太热了。

第三十三章

归　程

阿多斯和阿拉密斯沿着达尔大尼央指定的路线，尽可能快地赶路。仿佛对他们来说，在巴黎附近给抓住比在远离巴黎的地方给抓住要有利一些。

每天傍晚，他们总担心会在夜里给人逮捕，就有时在墙上，有时在窗玻璃上，画上约定好的记号；但是，每天早上他们都大吃一惊，因为醒来的时候，他们都平安无事。

他们越是走近巴黎，那些他们曾经经历的震惊全英国的重大事件就越是像幻梦一样渐渐消逝。相反，他们不在法国的时候发生的使法国和外省动荡的时局变化却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们离开的这六个星期里，在法国发生了许多小事情，它们几乎合成一件重大的事件。巴黎人一早醒来，没有了王后，没有了国王，他们因为遭到抛弃而焦虑不安。马萨林也不见了，这是他们一心渴望的事，可是这却消除不了两位尊贵的出走者的离去给他们带来的忧虑。

巴黎人知道逃到圣日耳曼的事情，就是我们让读者亲眼见过的那次逃跑，他们最初的感觉是害怕，像小孩在半夜醒来或者孤单一人的时候那样害怕。最高法院骚动起来，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找王后，请求她不要过长时间地使巴黎失去它的国王。

可是王后依旧在为朗斯的大捷和幸运成功的出逃感到洋洋得意。最高法院代表团非但没有得到王后接见的荣幸，而且别人还叫他们在大路上等候，掌玺大臣将宫廷的最后通牒交给了他们。这个掌玺大臣赛基埃，我们在本书第一部①里见到过他，他曾经固执地追寻一封信，一直找到王后的胸衣里②。最后通牒里说，如果最高法院不对所有引起使他们分裂的纠纷的问题认错，在王权面前低头，明天巴黎就要被包围；甚至，因为早就料到会有这次围城，奥尔良公爵已经占领了圣克卢桥，大亲王先生因为他在朗斯获得的胜利依旧显得不可一世，他带兵守着夏朗东和圣德尼③。

对宫廷来说，这样做是很可惜的，如果一个有节制的回答也许能争取到大多数拥护的人，而这样一个咄咄逼人的回答却带来和原来所期待的完全相反的结果。它伤害了最高法院的自尊心，最高法院深深感觉到自己受到市民们的支持，在释放布鲁塞尔这件事上，这些市民已经表现出了他们的力量。最高法院对国王的诏书的回答是，红衣主教马萨林是众所周知的一切骚乱的罪魁祸首，宣布他是国王和国家的敌人，命令他当天退出宫廷，一星期之内离开法国，到期以后，如果他不照办，国王的所有的臣民将驱逐他出境。

这个强硬的答复完全出乎宫廷意料，它同时使巴黎和马萨林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只不过还不知道最高法院和宫廷谁胜谁

---

① 即《三个火枪手》。

② 见《三个火枪手》上册第十六章，即指赛基埃奉路易十三之命，搜查奥地利安娜的一封信。

③ 圣克卢在巴黎以西，夏朗东在巴黎以南，圣德尼在巴黎以北。即形成三面包围巴黎之势。

负。

这样，宫廷开始了进攻的准备工作，巴黎则做准备防御的安排。市民们一个个又忙着干起像骚动时候那样的该干的活儿，就是说拉开链条，挖出街上的铺路石。这时候，他们看到助理主教带着孔代大亲王先生的兄弟孔蒂亲王先生和亲王的姐夫隆格维尔公爵先生前来帮助他们。他们因为有两个王族站在他们一边，此外，在人数上又大占优势，就感到更放心了。巴黎人得到这种出乎意料的帮助的日子，是一月十日。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孔蒂亲王先生被任命为巴黎外围国王军队的最高统帅，埃尔贝夫公爵先生、布荣公爵先生和拉莫特元帅先生担任副统帅。隆格维尔公爵，没有职位，也没有名义，只做他的内弟的助手。

至于博福尔先生，他已经从旺多姆回到巴黎，据史书记载，他这个人仪表堂堂，一头漂亮的长发，在百姓当中很有名望，所以得到"中央菜市场之王"的称号。

巴黎的军队就这样迅速地组成了，市民们都急匆匆地改扮成士兵，他们是受到很平常的感情的驱使这样做的。十九日，这支临时组成的军队试图出击，他们与其说是想认认真真打一仗，还不如说是想对自己和对别人证明一下自己的存在。他们高举着一面旗子，任它随风飘扬，旗子上写着这样一句奇怪的口号："我们寻找我们的国王。"

以后几天，只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局部接触，结果仅仅是抢到了一些羊群，烧掉了两三座房子。

这时已经是二月初了，就在这个月的一日，我们的四个伙伴在布洛涅上了岸，然后分开来各自取道去巴黎。

他们走了四天，在第四天傍晚，他们小心地避开了农泰

尔①，生怕落到王后的手下人手里。

阿多斯采取这些预防措施其实是很不得已的事，可是阿拉密斯很有说服力地提醒他没有权利轻率，他们受过查理国王的委托，承担了神圣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是在斩首台下接受的，一定要在英国王后跟前完成它。

阿多斯让步了。

到了巴黎市郊，我们的旅客发现戒备森严，全巴黎都武装起来了。哨兵不让这两个贵族通过，同时呼喊他的上级，一个军士过来。

这个军士立刻出来了，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市民们有幸得到军人的头衔以后，通常都是这样得意的。

"先生们，你们是什么人？"他问。

"两个贵族，"阿多斯答道。

"你们从哪儿来？"

"伦敦。"

"你们来巴黎有什么事。"

"去见英国王后陛下执行一项任务。"

"嘿嘿！怎么今天所有的人都要去见英国王后！"那个军士说。"在我们的哨所里已经有三位要去英国王后那儿的贵族了，我们正在检查他们的护照。你们的护照呢？"

"我们没有护照。"

"怎么！你们没有护照？"

"没有，我们对您已经说过，我们从英国来；我们完全不清楚政局发展的情况，我们是在国王出走以前离开巴黎的。"

---

① 农泰尔在巴黎以西。

“啊！”那个军士带着狡猾的神情说，“你们是马萨林手下的人，想混到我们当中来刺探消息。”

“我亲爱的朋友，”阿多斯刚才全让阿拉密斯一个人回答，现在他开口了，“如果我们是马萨林手下的人，相反，我们身上会有所有可能有用的护照了。像你们这样的情况，你们首先应该要怀疑那些完全符合手续的人，相信我的话不会错。”

“请你们到哨所里去，”军士说；“你们去向哨兵队长说明道理。”

他向哨兵做了个手势，哨兵让在一旁，军士走在前面，两个贵族跟在他后面，走进了哨所。

哨所里挤满了市民和百姓，有的在玩牌，有的在喝酒，还有的在高谈阔论。

在一个几乎受到严密看守的角落里待着那三个先到的贵族，一个军官正在检查他们的护照。那个军官在隔壁房间里，他级别高，所以能够享受单独一间住房的待遇。

新来的人和先来的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哨所的两头互相迅速地对看了一眼，想看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先来的三个人都穿着长披风，他们很小心地把披风裹住全身。其中有一个长得比他两个同伴矮，待在后面的暗处里。

军士一进来，就宣布他带来的两个人很可能是马萨林手下的人，那三个贵族立刻竖起耳朵，注意地听着。三个人里最矮的一个向前跨了两步，接着又退后一步，回到了暗处。

听说新来的人没有护照，哨所里的人一致的意见看来是不能让他们进城。

“恰恰相反，”阿多斯说，“我们很可能会进城的，因为我们好像是在和一些通情达理的人打交道。有一件事做起来将非常简

单，那就是把我们的名字通报给英国王后陛下；如果她替我们担保，我希望你们会看到，让我们自由通过并没有什么欠妥之处。”

那个藏在暗处的贵族听到这句话，更加注意这两个人了。他吃惊地动了一动，更加紧紧地裹住了披风，他的帽子被披风一顶，落到了地上。他赶快弯下身去拾起帽子。

“啊！我的天主！”阿拉宓斯用胳臂肘碰碰阿多斯，说，“您看见了没有？”

“看见什么？”

“那三个贵族里最矮的一个人的脸。”

“没有。”

“我好像觉得……不过，这不可能……”

这时候，那个走到隔壁的单人房间向哨所军官请示的军士走了出来，把一张证件交给那三个贵族，指着他们说：

“护照符合规定，让这三位先生通过。”

那三个贵族点了点头，赶紧抓住得到准许的机会离开，由于军士下了令，道路为他们开放了。

阿拉宓斯眼睛盯住他们望，那个最矮的人走过他面前的时候，他紧紧握住阿多斯的手。

“您怎么啦，我亲爱的？”阿多斯问。

“我……大概看到了一个幻影。”

接着，他对那个军士说：

“先生，请告诉我，您认识那三位刚从这儿出去的贵族吗？”

“我是看了他们的护照才认识他们的。他们是弗拉马朗先生，夏蒂荣先生，还有布吕先生，他们是三位参加投石党的贵族，来投奔隆格维尔公爵先生的。”

“这可奇怪了，”阿拉密斯说．他的话像是回答那个军士，可是更像是回答自己的疑问，“我总觉得看到了马萨林。”

那个军士不禁哈哈大笑。

“他，”他说，“他有这样大的胆子到我们这儿来，好让我们吊死他，他会这样蠢！”

“那么，”阿拉密斯低声说，“我很可能看错了，我没有像达尔大尼央那样锐利的眼睛。”

“谁在这儿提到达尔大尼央？”就在这时候，那个军官出现在他的房间门口，问道。

“哎呀！”格力磨眼睛睁得圆圆的，叫了一声。

“什么事？”阿拉密斯和阿多斯同时问道。

“是布朗舍！”格力磨说，“布朗舍戴上护喉①了！”

“拉费尔先生，埃尔布莱先生，”那个军官叫着说，“你们回巴黎来了？先生们，我可太高兴啦！因为，你们一定是来找几位亲王先生的吧！”

“你说的不错，我亲爱的布朗舍，”阿拉密斯说。阿多斯呢，他看到末司革东、巴汕和格力磨当年的伙伴现在在民兵部队担任了要职，脸上露出了微笑。

“您刚才提到达尔大尼央先生，埃尔布莱先生，我能不能大胆地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他的消息？”

“我们离开他四天了，我亲爱的朋友，一切都使我们相信他已经比我们先到了巴黎。”

“不，先生，我完全相信他并没有回到京城；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他待在圣日耳曼。”

---

① 当时军人衣领下所戴的一种弯月形金属片，起保护喉部作用。

"我不相信，我们约好在小山羊旅店见面的。"

"就在今天我还去过那儿。"

"漂亮的马德莱娜没有他的消息吗？"阿拉宓斯微笑着问。

"没有，先生，我甚至可以毫不隐瞒地告诉您，她也显得非常着急。"

"说真的，"阿拉宓斯说，"我们并没有耽误时间，一路上走得很快。亲爱的阿多斯，我暂时不进一步打听我的朋友的情况，请允许我先向布朗舍先生表示祝贺。"

"不敢当！骑士先生！"布朗舍鞠躬道谢，说。

"中尉！"阿拉宓斯说。

"中尉，就可能升上尉。"

"这太好啦，"阿拉宓斯说；"您是怎么升得这样高的？"

"先生们，你们知道，首先我曾经救过罗什福尔先生的命。"

"不错，是这样！他和我们说起过。"

"因为这件事，我差一点儿给马萨林吊死，这就很自然地使我成了更加有名望的人物。"

"由于这种名望……"

"不，是由于更有利的条件。先生们，你们都知道，我在皮埃蒙特兵团里服过役，我在军队里荣幸地当上了军士。"

"是的。"

"好啦！有一天，没有人能够把一群武装起来的市民排成队伍，他们有的先出左脚，有的先出右脚，我呢，我却终于叫他们用同一只脚起步，于是，我在练兵场上就被委任为中尉。"

"原来是这样，"阿拉宓斯说。

"这么说，"阿多斯说，"有许多贵族和您在一起啰？"

"那当然！正像你们一定已经知道的，我们首先有孔蒂亲王

先生，隆格维尔公爵先生，博福尔公爵先生，埃尔贝夫公爵先生，布荣公爵，石弗莱丝公爵，布里萨克先生，拉莫特元帅，吕伊纳先生，维特里侯爵，马尔西亚克亲王，诺阿穆蒂埃侯爵，菲斯凯伯爵，莱格侯爵，蒙特莱索伯爵，塞维涅侯爵，还有我不知道的一些人。"

"拉乌尔·德·布拉热洛纳先生呢？"阿多斯声音激动地说；"达尔大尼央对我说过他临走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您的，我的好布朗舍。"

"是的，伯爵先生，就像托付他自己的儿子一样，我应该说，我每时每刻都在他左右。"

"那么，"阿多斯高兴得连嗓音都变了，"他身体好吗？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吧？"

"没有，先生。"

"他住在哪儿？"

"一直住在查理大帝旅店。"

"他白天是怎么过的？"

"有时候去英国王后那儿，有时候上石弗莱丝夫人家。他和吉什伯爵两人形影不离。"

"谢谢，布朗舍，谢谢！"阿多斯伸出手，说。

"啊！伯爵先生，"布朗舍说，用指尖碰了碰这只手。

"怎么！伯爵，您怎么啦？对一个从前的仆人这样！"阿拉密斯说。

"朋友，"阿多斯说，"他告诉了我拉乌尔的消息。"

"现在，先生们，"布朗舍没有听见阿拉密斯的指责，问道，"你们有什么打算？"

"回到巴黎去，如果您能准许我们的话，我亲爱的布朗舍先生，"阿多斯说。

“怎么！要我准许你们！你们是在和我开玩笑吧，伯爵先生；我永远是你们的仆人。”

他弯腰行礼。

接着，他转过身去对他的手下的人说：

“让这几位先生过去，我认识他们，他们是博福尔先生的朋友。”

“博福尔先生万岁！”哨所里的人同声喊道，同时给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让开一条路。

那个军士走到布朗舍跟前，低声地说：

“怎么，没有护照就放他们通过？”

“是没有护照，”布朗舍说。

“要留神呀，上尉，”他提前称呼布朗舍这个将要得到的头衔，说道，“要留神呀，刚才从这儿出去的三个人中的一个，对我低声关照说，要我提防这两位先生。”

“我，”布朗舍庄严地说，“我认识他们，我可以负责。”

说完，他握了握格力磨的手，格力磨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似乎感到万分荣幸。

“那么再见啦，上尉，”阿拉密斯带着嘲笑的口气说；“如果我们再碰到什么事情，我们还要找您帮忙。”

“先生，”布朗舍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始终是您的仆人。”

“这个家伙很有头脑，而且非常有头脑，”阿拉密斯骑上马的时候说。

“怎么会没有头脑呢，”阿多斯也上了马，说道，“他给他的主人刷了那么长时间的帽子①？”

① 指受到达尔大尼央的影响。

第三十四章

使　　者

两个朋友立刻鞭马上路，顺着市郊陡峭的斜坡奔驰，可是到了斜坡下面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他们看到巴黎的街道都变成了河流，广场都变成了湖。一月份里连降暴雨，塞纳河水泛滥，淹没了半个京城。

阿多斯和阿拉宓斯不顾一切地骑马在洪水中前进，可是不一会儿水就没到了可怜的牲口的前胸，这两个贵族不得不决定丢掉它们换坐小船。他们叮嘱仆人到中央菜市场等他们。

他们坐船在卢佛宫前靠岸的时候，天已全黑了。暗淡的手提灯的灯光在一个个池塘间微微跳动着，小船来来往往，上面坐满了带着闪闪发光的武器的巡逻队士兵，各个岗哨间互相喊着警戒的叫声。巴黎现在成了这种景象，阿拉宓斯可能是一个最容易感受到好战的感情的人，因此他看了不禁赞叹不已。

他们到了王后那儿，但是他们不得不在候见室里等待一下。王后陛下这时候正在接见几位带来了英国的消息的贵族。

"我们也一样，"阿多斯对那个回他们话的仆人说，"我们也一样，我们不仅带来了英国的消息，而且我们是从英国来的。"

"两位先生，请问你们的姓名？"仆人问。

"拉费尔伯爵先生和埃尔布莱骑士先生，"阿拉宓斯说。

"啊！先生们，既然是这样，"仆人曾经多次听到王后在她怀抱希望的时候说到这两个名字，因此说道，"既然是这样，那就另当别论了，我相信让你们稍等片刻工夫王后也不会原谅我的。请跟我来。"

他在前面领路，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跟在他后面。

走到王后的房间门口，他做了个手势，请他们两人等在外面，他推开了门，禀报说：

"夫人，我恳求陛下能原谅我违背您的命令，但是您将知道我来向您通报来的客人是拉费尔伯爵先生和埃尔布莱骑士先生。"

王后听到这两个名字，高兴地叫了一声，这两个贵族站在门外也听到了。

"可怜的王后！"阿多斯低声说。

"啊！请他们进来！请他们进来！"年轻的公主向门口奔去，同时叫道。

可怜的女孩从来不离开她的母亲，对王后百般孝顺，想使王后忘掉还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不在身边。

"先生们，请进来，请进来，"她亲自打开门，说道。

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走进了房间。王后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在她的面前站着他们曾经在郊外的哨所里遇到过的三个贵族中的两个人。

他们是弗拉马朗先生和加斯帕·德·科利尼先生，后者是夏蒂荣公爵，公爵的哥哥七八年前在王家广场上的一次决斗中给杀死了，那次决斗是为了隆格维尔夫人发生的。

听到通报这两个朋友的名字，他们向后退了一步，十分不安地互相低声说了几句话。

"怎么样！先生们？"英国王后一看见阿多斯和阿拉密斯，就

大声说道。“你们终于来了，忠实的朋友，不过国家的信使比你们来得快。在你们刚到巴黎城门口的时候，朝廷已经知道了伦敦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是弗拉马朗先生和夏蒂荣先生，他们是奥地利安娜王后陛下派来的，给我带来了最新消息。”

阿拉密斯和阿多斯互相看了一眼，王后的眼神显得平静，甚至还闪耀着喜悦的光芒，叫他们惊诧得愣住了。

“请继续说下去，”她对弗拉马朗先生和夏蒂荣先生说；“你们刚才说到查理一世陛下，我的尊严的主人，尽管英国大多数百姓反对，仍然被判处死刑，对不对？”

“对，夫人，”夏蒂荣含含糊糊地答道。

阿多斯和阿拉密斯你看我，我看你，更加惊讶了。

“还有，”王后继续说道，“他给带到斩首台后，斩首台！我的天啊！我的国王啊！……给带到斩首台后，他给愤怒的百姓救走了，对吗？”

“对，夫人，”夏蒂荣声音很轻地回答道，这两个贵族极其注意地听，也很难听清楚他说些什么。

王后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合起双手，她的女儿一只手搂住母亲的脖子，吻着母亲噙着喜悦的热泪的眼睛。

“现在，我们只要向陛下表达我们谦恭的敬意了，”夏蒂荣说，对他来说，担任这个角色好像非常吃力，在阿多斯盯住他看的锐利的眼光下面，脸涨得通红。

“先生们，再等一等，”王后做了个手势，要留住他们，同时说。“请再等一等！因为拉费尔和埃尔布莱这两位先生，正像你们已经听到的，刚从伦敦来，也许他们作为见证人，会告诉你们一些你们不知道的详情细节。你们也可以把这些详情细节转禀给王后，我的好姐姐。说吧，先生们，请说吧，我静听着。什么也

不要向我隐瞒，不要有一点儿顾虑。既然国王陛下还活着，王室的荣誉没有受到损害，其余的事我都无所谓了。”

阿多斯脸色发白，一只手按住胸口。

“好哪！”王后说，她看到了他苍白的脸色和那只手的动作，“先生，您说吧，我请求您。”

“夫人，请原谅。”阿多斯说；“但是，如果这两位先生不先承认他们可能是说错了，我是不愿意对他们说的事情做任何补充的。”

“说错了！”王后叫道，她几乎说不出话来；“说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主！”

“先生，”弗拉马朗先生对阿多斯说，“如果我们说错了，这个错误的消息是从王后那儿来的，我料想您也不会企图更正它，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是说王后在造谣了。”

“从王后那儿来的吗，先生？”阿多斯用平静而又响亮的声音说。

“是的，”弗拉马朗低下眼睛，低声说。

阿多斯忧郁地叹了口气。

“这个错误的消息恐怕是从和你们在一起的那个人那儿来的吧？我们在鲁耳的关卡的哨所里看见过他和你们，”阿拉密斯用很有礼貌又带讥刺的语气说。“因为，如果我们，拉费尔伯爵和我，没有弄错的话，你们进巴黎的时候是三个人。”

夏蒂荣和弗拉马朗不禁全身哆嗦了一下。

“伯爵，请您说说清楚！”王后大声说，她越来越焦急了；“我在您的前额上看到了绝望，您欲言又止，是要告诉我什么可怕的消息，您的两只手在发抖……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究竟发生什么事啦？”

"主啊！"年轻的公主跪倒在她母亲身边，叫道，"对我们发发慈悲吧！"

"先生，"夏蒂荣说，"如果您带来了一个可悲的消息，您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后，那您就是一个心肠太狠的人了。"

阿拉密斯走到夏蒂荣跟前，几乎要碰到他的身子。

"先生，"他抿紧嘴唇，两眼发光，对夏蒂荣说，"我料想您总不至于想知道拉费尔伯爵先生和我要在这儿说些什么吧？"

在他们这样争论的时候，阿多斯走到了王后前面，那只手依旧放在胸前，低下头，用激动的声音说道：

"夫人，为人君主的都天生高于其他的人，他们从上天得到一颗心能够经受得住比平民百姓的不幸重大得多的不幸；因为他们的心是同样的优越。我认为，对待一位像陛下这样的伟大的王后和对待一个像我们这种身份的女人，不应该采取同样的方式。王后是天生有忍受人间的一切痛苦的力量的。这儿是您赐予我们荣幸命令我们进行的任务的结果。"

阿多斯在全身冰凉、颤抖的王后跟前跪下，从他的胸前掏出一只小盒子，里面放着他去英国前王后交给温特勋爵的钻石勋章和查理临终前交给阿拉密斯的那枚结婚戒指。自从阿多斯得到这两件东西以后，他一直放在身上。

他打开盒子，怀着巨大的悲痛，默默地将这两件东西交给王后。

王后伸出手接过戒指，两手不住地颤动，把它放到嘴唇上。她不能发出一声叹息，也不能哭出声来，脸色苍白，伸直双臂，倒在她的女儿和侍女们的怀里，失去了知觉。

阿多斯亲了一下这位可怜的寡妇的裙边，然后庄严地站了起来，他的这种态度给了在场的人一个深刻的印象。

“我，拉费尔伯爵，”他说，“是一个从来不说谎话的贵族，我首先对天主起誓，再对这位可怜的王后起誓，为了拯救国王能够做的事，我们在英国的土地上都做过了。现在，骑士，”他转过身来对埃尔布莱说，“我们走吧，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还没有完成，”阿拉密斯说；“我们还有一句话要对这两位先生说。”

他转身对夏蒂荣说道：

“先生，是不是能请您出去一下，只不过是几分钟工夫，听听我要对您说的话？这些话我不能当着王后的面说。”

夏蒂荣没有回答，但是鞠了一躬表示同意。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走在前面，夏蒂荣和弗拉马朗跟在他们后面。他们都一言不发，穿过了门厅，但是走到有一扇窗子的平台的时候，阿拉密斯一个人向外面走去，到窗口他站住了，回过身来对夏蒂荣公爵说：

“先生，我认为您刚才非常放肆地对我们无礼。无论如何，这是不妥当的，何况你们是向王后报告了一个说谎者捏造的假消息。”

“先生！”夏蒂荣喊了一声。

“你们把布吕先生弄到哪儿去啦？”阿拉密斯讽刺地问。“他会不会变换他的面容去了？他可太像马萨林先生了。谁都知道在王宫里有许多备用的意大利面具，从阿勒甘① 的面具到庞塔隆② 的面具。”

“我想，您是在向我们挑衅！”弗拉马朗说。

“啊！先生们，你们只是这样认为吗？”

---

① 阿勒甘，是意大利喜剧中的人物。

② 庞塔隆，是意大利喜剧中的人物。

“骑士！骑士！”阿多斯想劝阻阿拉密斯。

“哎，您不用管我，”阿拉密斯不高兴地说，“您知道我做任何事不喜欢不了了之的。”

“那就请您做完它，先生，”夏蒂荣说，他态度傲慢，丝毫不亚于阿拉密斯。

阿拉密斯鞠了一个躬。

“先生们，”他说，“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而不是我或者拉费尔伯爵，就会叫人逮捕你们，因为我们在巴黎有一些朋友；不过我们向你们提供一个安安静静离开的方法。请拿着剑到这个没人光顾的平台上和我们谈五分钟。”

“很愿意，”夏蒂荣说。

“等一等，先生们，”弗拉马朗说。“我知道这个建议很吸引人，可是目前不可能接受。”

“为什么？”阿拉密斯带着嘲笑的口气问；“是不是和马萨林的亲密关系使你们这样谨慎？”

“弗拉马朗，您要明白，”夏蒂荣说，“要是不答应，那就成了我的名字和我的名誉上的一个污点。”

“我也是这个看法，”阿拉密斯说。

“您不要答应，我肯定这两位先生马上就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阿拉密斯非常傲慢地摇摇头。

夏蒂荣看见他这个动作，就把剑拿到手上。

“公爵，”弗拉马朗说，“您忘记了明天您要指挥一次无比重要的军事行动，这是大亲王先生指定，得到王后同意的，在明天晚上以前，您不能自己行动。”

“好吧，那就后天早上，”阿拉密斯说。

“后天早上，”夏蒂荣说，“先生们，时间太长了。”

“决定这个时间的并不是我，”阿拉密斯说，“我提出延期，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可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相见。”

“是的，先生，您说得很对，”夏蒂荣说，“如果您肯枉驾到夏朗东门来的话，那我太高兴了。”

“当然可以，先生！为了能得到和您交手的荣幸，哪怕天涯海角我也会去的，何况只走一两法里路。”

“那好！明天见，先生。”

“我一准来。你们就要去见你们的红衣主教了。不过请你们事先用名誉保证，你们不告诉他说我们回来了。”

“是条件吗？”

“为什么不能提？”

“因为只有胜利者才能提条件，而你们并不是胜利者，先生们。”

“那么，我们就拔剑吧。这对我们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不指挥明天的军事行动。”

夏蒂荣和弗拉马朗对看了一眼，在阿拉密斯说的话和动作里充满讽刺的味道，夏蒂荣特别无法按捺住心头的怒气。但是听了弗拉马朗的一句话，他克制住了自己。

“好吧！”他说，“我们的同伴，不管他是什么人，绝对不会知道发生的事情。不过，先生，您答应我明天到夏朗东门来找您，对吗？”

“当然，”阿拉密斯说，“请放心，先生们。”

四位贵族相互行礼告别，只是这一次是夏蒂荣和弗拉马朗先走出卢佛宫，阿多斯和阿拉密斯跟在后面。

“阿拉密斯，是什么使您发这么大的火？”阿多斯问道。

“还用多问，就是我打交道的这两个人惹起的。”

“他们对您怎样啦?”

“他们对我……难道您没有看见吗?”

“没有。”

“当我们保证我们在英国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在一旁冷笑。他们也许相信我们说的话，也许不相信；如果他们相信，那么他们冷笑就是为了侮辱我们，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还是侮辱我们，所以要刻不容缓地向他们证明我们并不是好欺侮的。尽管如此，他们把事情拖到明天，我可不觉得遗憾，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有比斗剑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们要做什么?”

“还用多说！我们要设法捉住马萨林。”

阿多斯轻蔑地伸长了嘴唇。

“您知道，阿拉密斯，这样的行动我可干不来。”

“为什么?”

“因为它们像偷袭。”

“阿多斯，您的确像一位卓越的将军，您只在白天进行战斗；您还事先通知您的对手您什么时候进攻他们，您避免在夜里打他们，生怕他们指责您是利用天黑占了便宜。”

阿多斯笑了，说：

“您知道人是无法改变本性的，您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捉住马萨林是否会利大于弊，胜利会压倒引起的麻烦?”

“直说吧，阿多斯，说您不赞成我的建议。”

“不，不，相反，我认为您的建议是光明磊落的，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我认为您本来不应该叫那两位先生保证对马萨林什么都

不说的，因为，您叫他们做这样的保证的时候，您就几乎等于许下了诺言，说什么事也不会做出来。”

“我可以对您肯定地说，我并没有许下任何诺言；我认为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走吧，走吧，阿多斯！我们走吧！”

“去哪儿？”

“去博福尔先生那儿或者布荣先生那儿；我们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们。”

“好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首先去看助理主教。他是一位神父，他对良心上的问题是十分了解的。我们向他谈谈我们良心上的问题。”

“啊！”阿拉密斯说，“他会把什么都弄糟的，他会把什么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我们不从他开始，最后一个去看他。”

阿多斯微微笑了笑，看得出来他在心里有他的想法，不过他不说出来。

“那也好，”他说；“我们先去拜访哪一位？”

“如果您愿意，先去拜访布荣先生；因为他在我们经过的路上离我们最近。”

“现在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我想去查理大帝旅店拥抱一下拉乌尔。”

“怎么不可以！我和您去，我们一起拥抱他。”

两个人又上了原来坐的小船，小船把他们送到了中央菜市场。他们在那儿看到了格力磨和布莱索阿，两个仆人牵着他们的马，四个人向盖内戈街走去。

可是拉乌尔不在查理大帝旅店。在这天白天他接到了大亲王先生的一封信，一看到信后他就和奥利万马上动身了。

第三十五章

三位副统帅

按照两个人约定好的次序，阿多斯和阿拉宓斯走出查理大帝旅店，就向布荣公爵先生府邸走去。

天很黑，虽然夜深人静的时刻快到了，但是仍旧有许许多多的声音继续响个不停，使这个被围困的城市难以入睡。每走一步，都会遇到街垒，在每条街转弯地方都拉着铁链，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岗哨；巡逻队迎面相遇的时候，交换着口令；由各种各样的头头派出来的信使在大大小小广场上你来我去，没有间断过；站在窗口的爱好和平的居民和在街上奔跑的显得好斗的同胞在热烈地交谈着，街上的这些人肩上都扛着长矛，要不就手上拿着火枪。

阿多斯和阿拉宓斯还没有走上一百步远，就给街垒上的哨兵挡住了。哨兵问他们口令，他们回答说他们要去见布荣先生，向他报告一件重要消息，于是就派给他们一名领路的，借口是陪他们走，好一路顺利通过，其实是在监视他们。领路的走在前面，嘴里唱着：

“正直的先生好布荣，
浑身上下关节痛。”

这原来是当时新出现的一首八行诗。我也不知道编成歌曲后有多少段，每段都有这么两句。

他们快走到布荣的府邸的时候，遇到三个骑马的人。这一小队人知道各种口令，因为他们没有领路的，也没有护送的，每到一处街垒，只要和看守的人交谈几句，别人就会恭恭敬敬地让他们过去，这种恭敬的态度无疑是这三个人的身分造成的。阿多斯和阿拉宓斯一见到他们，就站住了。

“啊！”阿拉宓斯说，“您看见了没有，伯爵？”

“看见了，”阿多斯说。

“您看这三个骑马的人像什么人？”

“您看呢，阿拉宓斯？”

“是我们打过交道的人。”

“您没有看错，我清清楚楚地认出了弗拉马朗先生。”

“我呢，我认出了夏蒂荣先生。”

“那个穿棕色披风的人呢？”

“那是红衣主教。”

“是他本人。”

“真见鬼，他怎么这样胆大，居然跑到布荣的府邸旁边来啦？”阿拉宓斯问。

阿多斯微微笑了笑，没有回答。五分钟以后，他们来敲亲王府邸的门。

大门口有一个哨兵守卫着，这是那些级别高的军人的习惯。在院子里甚至还有一小队卫队，随时都在准备听从孔蒂亲王先生的副手的指挥。

布荣公爵先生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患了痛风病，躺在床

上，但是，尽管这种严重的疾病使他一个月来，也就是巴黎被围困的时候起，一直不能骑马，但是他仍然叫人传话说他准备接待拉费尔伯爵先生和埃尔布莱骑士先生。

两个朋友给领到布荣公爵先生身边。病人睡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但是四周完全是军人使用的武器。在墙上到处挂着剑，手枪，护胸甲，还有火枪，很容易看出来，布荣先生的痛风病好了以后，就会叫最高法院的敌人不会有好日子过。眼前呢，他说，非常遗憾，他不得不待在床上。

“啊！先生们，”他看到两个客人，就叫起来，他想从床上坐起来，使了一下劲，疼得他脸上变成了怪样子，“你们，你们太幸运了，你们可以骑马来来去去，为百姓的事业作战。可是我，你们看得很清楚，我给钉死在我的床上。啊！该死的痛风病！”他脸上又做了一个怪相，说。“该死的痛风病！”

“大人，”阿多斯说，“我们从英国来，我们一到巴黎最关心的事就是前来了解您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太谢谢你们了，先生们，太谢谢你们了！”公爵说。“我的健康状况，就像你们看到的，很不好……该死的痛风病！怎么，你们从英国来吗？查理国王是不是像我刚才听到的，身体很好吗？”

“他死了，大人，”阿拉密斯说。

“是吗？”公爵大吃一惊，说。

“死在斩首台上，是国会判决的。”

“这不可能！”

“我们亲眼看见执行的。”

“弗拉马朗先生难道对我说的不是真话？”

“弗拉马朗先生？”阿拉密斯问道。

“对，他刚从这儿出去。”

阿多斯笑了。

“还有两个同伴？”他说。

“是的，还有两个同伴，”公爵说；接着他有些不安地又问了一句：“你们碰到了他们吗？”

“对，我好像是在街上碰到的，”阿多斯说。

他带着微笑望望阿拉宓斯，阿拉宓斯露出有点吃惊的神情朝着他望。

“该死的痛风病！”布荣先生嚷道，他很明显地觉得身上很不舒服。

“大人，”阿多斯说，“确实，您对巴黎人的事业如此忠诚，才不顾这样大的痛苦留在城里，统率军队，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使我们，埃尔布莱先生和我，万分钦佩。”

“我有什么办法呢，先生们！应该如此，你们才是这方面的榜样，你们勇敢过人，忠心耿耿，我亲爱的同僚博福尔公爵全仗着你们才得到自由，也许他的生命也是多亏你们才得以保全的。人人都应该为公众的事情牺牲自己。所以，你们都看到了，我在作出牺牲；不过，我承认，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的心脏很好，我的头脑也很好，就是这个该死的痛风病要了我的命。我坦白地说，如果朝廷能满足我的要求，我的完全正当的要求，我就立刻回到我的领地上，让朝廷和最高法院像他们所企望的那样相互和解。我的要求只是给我一笔赔偿，那是从前的红衣主教在我的色当的封地被夺走以后亲口答应会付给我的。是的，我坦白地说，如果他们给我一块同样价值的土地，把我的产业给夺走后，也就是八年来我受到的损失赔给我，如果给我的家庭授予亲王的称号，让我的兄弟蒂雷纳恢复他的指挥权，我就立刻离开这

儿。"

"您说得很有道理，大人，"阿多斯说。

"这真是您的意见吗，拉费尔伯爵先生？"

"一点儿不错。"

"您也是这样看法，埃尔布莱骑士先生？"

"完全一样。"

"很好，先生们，"公爵说，"我对你们肯定地说，十之八九这就是我选择的态度。朝廷现在对我提出了建议，只看我是否接受。直到此刻我一直都没有答应，可是，既然像你们这样两位都说我做得不对，尤其是这种该死的痛风病害得我不可能为巴黎人的事业再效一分力，说心里话，我非常想遵照你们的意见，接受夏蒂荣先生刚才对我提出的建议。"

"接受吧，亲王，"阿拉宓斯说，"就接受吧。"

"是呀，今天晚上，我甚至很后悔，因为几乎又拒绝了……不过好在明天还要会谈，到时候再说吧。"

两个朋友向公爵行礼告辞。

"请回去吧，先生们，"公爵对他们说，"请回去吧，你们一路辛苦，一定很累了。可怜的查理国王！可是，在这件事里他也有极小极小的过错，我们值得自慰的就是法国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丝毫需要谴责自己的地方，为了搭救查理国王，法国已经尽了一切力量。"

"啊！说到这一点，"阿拉宓斯说，"我们都是证人，尤其是马萨林先生……"

"好呀！你们瞧，我很高兴你们为他作证，红衣主教实际上是位好人，如果他不是外国人的话……是呀，大家会对他做出正确的评价的。哎哟，这该死的痛风病！"

阿多斯和阿拉宓斯走了出去，不过一直走到候见室，布荣先生的喊声始终伴随着他们。很明显，可怜的亲王准是疼得受不住了。

他们走到临街的大门口。

“怎么样，”阿拉宓斯问阿多斯，“您有什么想法？”

“对谁呀？”

“当然是布荣先生！”

“我的朋友，”阿多斯说，“我的想法和我们那个领路的唱的歌里一样：

正直的先生好布荣，
浑身上下关节痛。”

“所以，”阿拉宓斯说，“您看到，我对我们去找他的目的一字也没有提。”

“您这样做是很慎重的，否则您很可能加重他的病。我们去博福尔先生那儿吧。”

两个朋友向旺多姆的府邸走去。

他们到达那儿的时候，正响十点钟。

旺多姆的府邸和布荣的府邸一样，也有哨兵守卫，从外表看，同样是一副准备打仗的样子。在院子里有哨兵卫队，武器全架着，马都装好了鞍子。阿多斯和阿拉宓斯正要进去，从门里出来了两个骑马的人，这两个人只好勒马后退一步，让阿多斯他们过去。

“哈哈！先生们，”阿拉宓斯说，“黑夜里确实容易碰到人，我不得不说，我们今天晚上遇到过这么多次以后，假如明天彼此不

能再见到面，那我们真是太不幸了。”

“先生，关于这一点，”夏蒂荣回答说，从博福尔公爵的府邸里出来的正是他和弗拉马朗，“你们可以放心；如果我们在黑夜里能不期而遇，那么在白天里彼此寻找，自然就更加容易碰到了。”

“先生，但愿如此，”阿拉密斯说。

“我呢，我完全相信会这样，”公爵说。

弗拉马朗先生和夏蒂荣先生继续往前走，阿多斯和阿拉密斯下了马。

他们刚刚把缰绳交到他们的仆人手上，脱下披风，就有一个人走到他们身边，借着挂在院子当中的一盏灯的朦胧的灯光，对他们看了一会儿，发出一声惊讶的叫声，然后紧紧拥抱他们。

“拉费尔伯爵！”这个人喊道，“埃尔布莱骑士！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会在巴黎？”

“罗什福尔！”两个朋友一起叫起来。

“对呀，是我。正像你们所知道的，我们是四五天以前从旺多姆来的。我们准备给马萨林找点麻烦事干干。我想，你们还是我们一边的人吧？”

“比过去更加是了。公爵呢？”

“他恨红衣主教恨得快发疯了。你们知道我们的亲爱的公爵得到怎样的成就！他是巴黎的真正的国王；他一出门就会被人群挤得透不过气来。”

“太好了，”阿拉密斯说；“不过请告诉我，刚才从这儿出去的是不是弗拉马朗先生和夏蒂荣先生？”

“是的，他们刚刚受到公爵的接见，他们肯定是马萨林派来的，不过他们一定碰到了比他们强的对手，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太好了！"阿多斯说。"我们能有这个荣幸见到殿下吗？"

"怎么不能！就在现在。你们知道，对你们，他是随时都愿意接见的。跟我来，我要求有这个荣幸领你们去见亲王。"

罗什福尔走在头里。在他的前面和两个朋友的前面，所有的门全都大开。他们最后看见博福尔先生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晚上有许许多多事情要他处理，所以到这时候他还没有吃饭。他一听到罗什福尔向他通报这两个人的名字，虽然当时正忙着要用餐，他仍然立刻从他正在移向桌子的椅子上站起来，赶快向两个朋友迎上去。

"啊！"他说，"真心欢迎你们，先生们。你们是来和我一起吃晚饭的吧，对不对？布瓦约里，去通知努瓦尔蒙，说我有两个客人来了。你们认识努瓦尔蒙的，是吗，先生们？他是我的膳食总管，马多老爹的继任人，你们知道，他做的馅饼味道好极了。布瓦约里，去叫他送一只他做的馅饼来，不过不是他给拉拉梅做的那一种。谢天谢地，我们不再需要绳梯、匕首和塞口器了①。"

"大人，"阿多斯说，"不要为了我们麻烦您的杰出的膳食总管，我们知道他本事高明，多才多艺。今天晚上，请殿下原谅，我们只是想有这种荣幸向殿下请安，并且听候您的命令。"

"我的身体，先生们，你们看，好得很。一个人的身体能够在夏维尼的陪伴下熬过了五年的万森城堡的生活，那么就什么都经受得起了。至于我的命令，说真心话，要给你们命令我感到十二万分为难，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在发布自己的命令，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我最后什么命令也不发布了。"

"真的如此吗？"阿多斯说，"我原来以为最高法院依靠的是

---

① 见本书上册第二十五章。

你们的团结一致。"

"对呀，我们的团结一致！太妙了！和布荣公爵，还勉强谈得上，他生了痛风病，一天到晚躺在床上，所以有可能彼此意见一致；可是跟埃尔贝夫先生和他那几个大象一样的儿子……先生们，你们听见过一首关于埃尔伯夫公爵的八行歌词的歌吗？"

"没有，大人。"

"真的没有！"

公爵就唱了起来：

"埃尔贝夫先生父与子，
王家广场充好汉，
埃尔贝夫先生父与子，
双脚跺地震天响，
一朝要他们去战场，
军人气派全丢光，
父子四人好本领，
只会王家广场充好汉。"

"可是，"阿多斯说，"我相信，跟助理主教不至于这样吧？"

"哼，跟助理主教，还要糟糕。但愿不要和这些糊涂的教士打交道，尤其是他们在长袍下面穿着护胸甲的时候！他本来应该安安静静地待在他的主教府里，为了我们没有取得的胜利或者我们打败对方获得的胜利唱感恩赞美诗，可是他却不是这样，你们知道他在干什么？"

"不知道。"

"他在招兵买马，成立了一个团，用了他取的名字，叫哥林

多① 团。他就像法国元帅一样任命中尉和上尉，像国王一样任命上校。”

“是的，”阿拉宓斯说，“不过要打仗的时候，我想他总该留在他的总主教府里了吧？”

“唔！完全不是这样，您在这一点上弄错了，亲爱的埃尔布莱！应该打仗的时候，他去打仗，所以他叔叔的去世使他在最高法院里得到了一个席位，现在大家都觉得他老是妨碍别人，在最高法院，在会议上，在战场，都是这样。孔蒂亲王是一位傀儡将领，怎么样的傀儡啊！一个驼背亲王！前途很不妙呀，先生们，前途很不妙！”

“大人，因此殿下您很不高兴吧？”阿多斯和阿拉宓斯交换看了一眼，说。

“不高兴，伯爵！还不如说我简直气疯了。我只对你们说说，对别人我是绝对不会说的，就是如果王后能对我认错，召回我的被放逐的母亲，让我继承先父的海军元帅头衔，那是先父临终的时候许诺给我的，那么，我就甚至可以训练一些狗，教它们四处去叫，说在法国还有一些比马萨林先生更大的贼。”

阿多斯和阿拉宓斯听到他这样说，不仅互相望了一眼，而且还向对方露出了微笑；即使他们没有碰到夏蒂荣和弗拉马朗两位先生，他们也猜得出来这两个人曾经来过这儿。因此，他们一字不提马萨林先生进入巴黎的事。

“大人，”阿多斯说，“我们已经感到十分满意。我们在这个时候前来谒见殿下，只是为了向殿下表达我们的忠诚，并且禀告殿下，我们作为您的最忠实的仆人，随时听候您的差遣。”

---

① 哥林多，一译科林斯，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

“我的最忠实的朋友，先生们，我的最忠实的朋友！你们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和朝廷和解，我希望我能向你们证明我依旧是你们的朋友，是那两位先生的朋友，见鬼，你们是怎么叫他们来着，是不是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

“是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

“对，对，是这样。所以，拉费尔伯爵，您明白，埃尔布莱骑士，您明白，我会永远一心一意为你们效劳。”

阿多斯和阿拉宓斯躬身行礼，然后走了出去。

“我亲爱的阿多斯，”阿拉宓斯说，“天主原谅我，我相信您同意陪伴我，只是为了开导一下我吧？”

“再等一等，亲爱的，”阿多斯说，“到我们走出助理主教的住宅的时候，您就全理解了。”

“那么我们就去总主教府，”阿拉宓斯说。

两个人向斯德岛走去。

他们走近这个巴黎的摇篮①，发现街上全淹了水，只好再乘船。

已经过十一点了，不过谁都知道上助理主教那儿是不用管时间的。只要有需要，他的惊人的精力会使黑夜变成白天，会使白天变成黑夜。

总主教府立在水中央，在它四周停泊着许许多多小船，竟让人认为他们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威尼斯②。一只只小船，来来去去，在四面八方交错而过，划入斯德岛的迷宫似的街道里，或者朝兵工厂的方向，要不朝圣维克多码头方向远远划去，就像在湖上面行驶一样。这些小船，有的是悄然无声，行动诡秘，有的是

① 斯德岛为巴黎最早的部分，所以有这个称呼。

② 威尼斯为意大利著名水城，运河密布，来往依靠小船。

灯火通明，声音嘈杂。两个朋友的船在这些挤在一起的船中间溜进去，最后靠了岸。

总主教府的底层都淹在水里，但是在墙上搭了各种各样的梯子。大水带来的变化就是大家不是从大门进出，而是改从窗子进出。

阿多斯和阿拉宓斯也是从窗子进入助理主教的候见厅的。在这间候见厅里全是仆人，因为有十二三位爵爷挤在客厅里。

"我的天主！"阿拉宓斯说，"阿多斯，您瞧呀！这位自命不凡的助理主教会不会故意让我们在这儿久等？"

阿多斯笑了笑，对他说：

"亲爱的朋友，一个人有了地位就会有一些感到不方便的地方，应该这样看待他们。助理主教目前是统治着巴黎的七八名国王中的一名，他有一个自己的朝廷。"

"不错，"阿拉宓斯说；"可是我们，我们可不是他的臣子。"

"那么我们就叫人去通报我们的名字吧，如果他听到我们的名字不给一个合适的答复，那好，我们就让他去办理法国的大事，去做他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现在只要叫一个仆人过来，给他手上放半个皮斯托尔就行了。"

"说得对！"阿拉宓斯说，"我没有看错……是……不对……就是，巴汕；走过来，您这个家伙！"

巴汕挺神气地穿着一身教会服装，这时候正从候见厅当中走过去，听见有人叫他，他皱起双眉回过头去，想看看是谁如此放肆竟敢用这种口气直呼他的名字。可是他一看到是阿拉宓斯，猛虎就变成了绵羊，连忙走到这两位贵族跟前，说：

"怎么，是您，骑士先生！是您，伯爵先生！我们正在为你们两位担心，你们就来了，太巧啦！我又看见了你们可真高兴！"

"好啦，好啦，巴汕师傅，"阿拉密斯说；"别再说客套话啦。我们是来找助理主教先生的，不过我们很忙，我们非得就在此刻见到他不可。"

"当然行！"巴汕说，"当然就在此刻；像你们这样的爵爷是不会在候见厅里久候的。只是这一会儿他正在和一位布吕先生秘密商谈。"

"布吕！"阿多斯和阿拉密斯同声叫出了这个名字。

"是的！是我通报他的到来的，所以我把他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先生，您认识他吗？"巴汕转过身来问阿拉密斯。

"我相信我认识他。"

"我却不能这样说，"巴汕说，"因为他用披风把自己包得紧紧的，我拼命朝他看，也无法看见他一点点面孔。不过我这就进去通报，这一次也许我运气会好一些，能看到他的长相。"

"不必通报了，"阿拉密斯说，"我们不打算今天晚上见到助理主教先生了，阿多斯，您说是不是？"

"听从您的意见，"伯爵说。

"是呀，他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和这位布吕先生谈。"

"我要不要告诉他你们两位先生来过总主教府？"

"不，不用费事了，"阿拉密斯说；"走吧，阿多斯。"

两个朋友从仆人堆里挤出一条路，走出了总主教府，巴汕跟在他们后面，不停地向他们点头哈腰，表明他们是两位重要人物。

"怎么样？"阿多斯和阿拉密斯上了小船以后，阿多斯问道，"我的朋友，您该相信了吧，如果我们抓住马萨林，就等于捉弄了这些人，对不对？"

"您真是智慧的化身，阿多斯，"阿拉密斯回答说。

两个朋友特别感到震惊的，是在英国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

件在法国朝廷中并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他们原来认为这些事件理应受到全欧洲的注意。

事实却是，只有一位可怜的寡妇和一位王室的孤女在卢佛宫一个角落里哭泣，此外就似乎没有人知道世界上有过查理一世国王这一个人，而且这位国王不久前死在斩首台上。

两个朋友约好明天上午十点钟见面，因为，虽然他们走到旅店门口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阿拉密斯声称他还要做几处重要的拜访，让阿多斯独自走进旅店。

第二天十点正，他们聚到了一起。一清早六点钟，阿多斯已经出去过一趟。

"怎么样，您有什么新闻吗？"阿多斯问。

"没有；到处都没有人见到过达尔大尼央，波尔朵斯也没有露过面。您那儿有吗？"

"一点儿没有。"

"真见鬼了！"阿拉密斯说。

"的确，"阿多斯说，"他们迟到是不正常的事。他们走的是最近的一条路，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比我们先到。"

"况且，"阿拉密斯说，"我们都清楚，达尔大尼央一向行动迅速，他是一小时也不会浪费的人，他知道我们在等他……"

"如果您记得的话，他打算五日到这儿的。"

"可是现在是九日了。到今天晚上期限就满了。"

"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还没有他们的消息，"阿多斯问，"您打算怎么办？"

"还用多说，我们去找他。"

"很好，"阿多斯说。

"可是拉乌尔呢？"阿拉密斯问。

伯爵的前额上露出了淡淡的阴影。

“拉乌尔真叫我太不放心了，”他说，“他昨天收到孔代亲王的一封信，到圣克卢去找亲王，到现在没有回来。”

“您没有见到石弗莱丝夫人吗？”

“她不在家。您，阿拉密斯，我想，您大概去过隆格维尔夫人那儿吧。”

“我确实去过了。”

“情况怎么样？”

“她也不在家，不过她至少留下她的新居的地址。”

“她住在哪儿？”

“您猜猜，我让您猜一千遍您也猜不到。”

“我料想到您离开我以后就上她那儿去了，可是您怎么能指望我猜得到她半夜里在什么地方呢，您怎么能指望我猜得到这位最漂亮、最活跃的女投石党人半夜里在什么地方呢？”

“亲爱的，她在市政厅。”

“怎么，在市政厅！难道她被任命为巴黎市长了吗？”

“不，可是她成了巴黎的代理王后，她因为不敢一开始就住进王宫或者杜伊勒利宫，就只好先待在市政厅，在那儿她就要给那位亲爱的公爵生一个男继承人或者女继承人。”

“您可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阿拉密斯，”阿多斯说。

“哈，确实如此！是我给忘了，原谅我。”

“现在，”阿多斯问，“我们在天黑以前做些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没有一点儿事好做。”

“我的朋友，您忘记了我们有一件需要去做的事情。”

“地点在哪儿？”

“见鬼，是在夏朗东那边！我希望按照他约定的，能够在那儿

遇到某一个我恨了很久的夏蒂荣先生。"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是某一个科利尼先生的兄弟。"

"啊!不错,我倒忘了……这个人曾经自称很荣幸地是您的敌人。亲爱的,他因为这种放肆受到了无情的惩罚,的确,这应该叫您满意了。"

"事实是这样,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觉得满意。我是个会记仇的人。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进了教会当教士的。既然这样,阿多斯,您知道,您千万不用勉强跟着我去。"

"怎么,"阿多斯说,"您在开玩笑!"

"这样的话,亲爱的,如果您决定陪我去,那么就没有时间可以耽搁了。战鼓已经敲响,我看见大炮都拉走了,又看见市民们在市政厅广场上排成了散兵线;他们肯定朝夏朗东方向去打仗,就像昨天夏蒂荣公爵说的那样。"

"我原来以为,"阿多斯说,"昨天晚上的会谈会稍稍改变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

"当然会改变,可是仗还是要打一下的,这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掩盖那些会谈的真相罢了。"

"可怜的百姓!"阿多斯说,"他们一个个去送命,就是为了让别人把色当还给布荣先生,把海军元帅的头衔送给博福尔先生,让助理主教升为红衣主教!"

"好啦!好啦!亲爱的,"阿拉密斯说,"您应该承认,如果您的拉乌尔不卷在这场冲突里,您也不会发挥这样一番哲理的。"

"您的话也许说得对,阿拉密斯。"

"好啦,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哪儿打仗吧,这是一个有把握能找到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的方法,甚至也许能找到拉乌尔。"

"唉！"阿多斯叹了口气。

"我的好朋友，"阿拉宓斯说，"既然我们人在巴黎，相信我的话，您就应该丢掉这种不停地叹气的习惯。打仗时候，见鬼，就得像打仗时候一样，阿多斯！怎么，您不再是军人了吗？您也成了神职人员了吗？瞧，这些了不起的市民走过去了，该死的，这个场面真吸引人！看这位上尉，那样子倒挺有些军人气派！"

"他们从绵羊街出来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鼓手，他们很像真正的士兵！可是您看那个家伙，他挺胸凸肚，摇摇晃晃，真有趣！"

"哈！"格力磨叫了起来。

"怎么回事？"阿多斯问。

"先生，是布朗舍。"

"昨天是中尉，"阿拉宓斯说，"今天成了上尉，明天肯定会升上校，过了一个星期，这个家伙就会当上法国元帅啦。"

"我们去向他打听一些消息，"阿多斯说。

两个朋友走到布朗舍跟前，布朗舍因为自己正在执行任务，说不出的得意，总算他还讲交情，肯告诉两位贵族，说他接到命令，带领二百个人占领王家广场，组成巴黎军队的后卫部队，一有需要，就开赴夏朗东。

阿多斯和阿拉宓斯要去同一个方向，就陪着布朗舍一直走到他的阵地。

布朗舍非常灵巧地指挥着在广场上的他的士兵的行动，把他们排成一行行梯队，前面是在圣安托万街和郊区的长长的市民队伍。他和他的士兵等待着作战信号。

"今天会狠狠打一仗的，"布朗舍用好战的口气说。

"那当然，"阿拉宓斯说；"不过这儿离敌人远着呢。"

“先生，距离会缩短的，”一个区长回答道。

阿拉宓斯对这个人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对阿多斯说：

“我不想和这些人一起待在王家广场；您愿不愿意我们再朝前走走？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事情。”

“而且夏蒂荣先生也不会到王家广场来找您的，对不对？我们朝前走吧，我的朋友。”

“您不也想对弗拉马朗先生说一两句话吗？”

“朋友，”阿多斯说，“我已经下了决心，除非万不得已，我不再拔剑和人相斗了。”

“您是什么时候下的这个决心？”

“从我拔出匕首的那一天。”

“嗳！又想到了摩尔东特先生！好啦，亲爱的，现在就差您对杀死这个人感到内疚了。”

“嘘！”阿多斯把一个手指放到嘴上，露出了只有他才有的那种忧郁的微笑，“我们别再谈摩尔东特了，这会叫我们倒霉的。”

阿多斯骑马直奔夏朗东，先是顺郊区走，然后走进费康谷地，那儿全是市民的军队，黑压压的一片。

当然，阿拉宓斯紧紧跟在他后面，相隔半个马身远。

第三十六章

夏朗东之战

阿多斯和阿拉宓斯向前赶路的时候，在大路上不断看到排成梯队的各种部队在行进，他们先看到的是一些生锈的武器，接下来看到的是擦得雪亮的护胸甲，最初看到的是五花八门的长矛，后来看到的全是闪闪发光的火枪。

"我相信这儿是真正的战场了，"阿拉宓斯说；"您有没有看见排在大桥前面、手握手枪的骑兵部队？喂，注意，大炮来了。"

"嗳！亲爱的，"阿多斯说，"您把我们领到哪儿来了？我觉得我在我们四周看到的全是王家军队的军官面孔。那不是夏蒂荣先生带着两名将领走过来了吗？"

阿多斯立刻拔出了剑，这时候，阿拉宓斯相信他确实已经越过了巴黎军队营地的界线，也把手放到马鞍旁的手枪套上。

"你们好，先生们，"公爵一面向他们走过来，一面说，"我看你们还一点儿不知道已经发生的情况，不过用一句话就能对你们全说清楚了。我们目前暂告休战。会谈正在进行。大亲王先生，雷兹先生，博福尔先生，以及布荣先生在这个政治上的关键时刻在谈判。两个结果中，一个是事情不会顺利解决，那么，骑士，我们以后会再见面；一个是事情顺利解决，我被解除指挥权，我们还是会再见面的。"

"先生,"阿拉宓斯说,"您说得好极了。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

"提吧,先生。"

"谈判代表在哪儿?"

"就在夏朗东,从巴黎来的方向向里走右边第二座房子里。"

"这次会谈不是预定要举行的?"

"不是的,先生们,看来,它是马萨林先生昨天晚上派人向巴黎人新提出的建议的结果。"

阿多斯和阿拉宓斯笑着相对望了望;他们比谁都清楚,那是一些什么建议,是什么人在活动。

"代表们待的房子是谁的?"阿多斯问。

"是尚娄先生的,他在夏朗东指挥着你们的军队。我说你们的军队,因为我猜想你们两位先生是投石党人。"

"不过……也差不多,"阿拉宓斯说。

"怎么说差不多?"

"先生,自然得这么说,您比任何人都懂得,在眼前这个时候,谁都不会非常明确地说出自己是什么人。"

"我们是拥护国王和各位亲王的,"阿多斯说。

"那我们应该讲和,"夏蒂荣说;"国王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有奥尔良先生和孔代先生做他的大元帅。"

"是的,"阿多斯说,"可是国王的位置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和孔蒂先生,博福尔先生,埃尔贝夫先生,以及布荣先生在一起。"

"也许是这样,"夏蒂荣说,"谁都知道,就我来说,我对马萨林先生并没有多大好感;我个人的财产都在巴黎。我在巴黎正在进行一场重要的诉讼,事关我整个前程,就像你们看见的,我刚刚请教过我的律师……"

“在巴黎？”

“不，在夏朗东……维奥尔先生，你们会听说过这个名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稍稍有点儿固执；可是他待在最高法院不是没有理由的。我本来打算昨天晚上见到他，然而我们的相遇妨碍了我料理我私人的事情。这些事情总是应该做的，所以我就利用了休战的机会，这就是我怎么会到你们这儿来的原因。”

“维奥尔先生难道在露天也处理律师事务吗？”

“是的，先生，甚至骑在马上也这样做。他今天带领着五百名带手枪的骑兵，为了和他相配，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带了两门小炮，所以你们刚才看到我带着炮十分惊讶。我应该承认，一开始，我认不出他来了。他在他的律师礼服上佩了一把长剑，腰带上别了几把手枪，看上去他那副模样真可怕，也会叫你们觉得很有趣，如果你们有幸碰得到他的话。”

“要是他看上去很古怪，那应该费点劲特意去找找看，”阿拉密斯说。

“先生，那你们得快一些，因为会谈时间不可能拖得很长。”

“如果会谈没有产生结果就中断了，”阿多斯说，“您企图占领夏朗东吗？”

“这是我接到的命令；我指挥攻击部队，我要尽我最大可能取得成功。”

“先生，”阿多斯说，“既然您指挥骑兵……”

“请原谅！我统率整个军队。”

“太好了！……您应该认识您手下所有的军官了。我指的是那些杰出的军官。”

“差不多都认识。”

“那么请您能友好地告诉我，在您的麾下有没有一位达尔大

尼央骑士先生，他是火枪队的副队长。”

“没有，先生，他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在六个多星期以前，他离开了巴黎，据说，他到英国执行任务去了。”

“我知道这件事，不过我以为他已经回来了。”

“没有，先生，我不知道有谁见到他回来。火枪手是归我管的，所以我可以这样清楚地回答您这个问题。我还可以告诉你们，目前由康邦先生暂时代理达尔大尼央先生的职务。”

两个朋友对望了一眼。

“您瞧，”阿多斯说。

“这可奇怪了，”阿拉密斯说。

“他们肯定在路上出了事。”

“今天是八日，到今天晚上约定的时间就到期了。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还没有他们的消息，那么我们明天早上就动身。”

阿多斯点了点头，然后又转过身来。

“有一个十五岁的青年，大亲王先生的随从，布拉热洛纳先生，”阿多斯问道，当着爱怀疑的阿拉密斯的面，他流露出这样的慈父般的关怀，觉得有些局促不安，“公爵先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荣幸为您认识？”

“当然认识，”夏蒂荣回答道，“他是今天早上和大亲王先生一起来我们这儿的。一个多么可爱的青年！他是你们的朋友吗，伯爵先生？”

“是的，先生，”阿多斯有点激动地回答说；“所以我甚至希望能见见他。可以做得到吗？”

“完全可以，先生。请和我一起走，我领你们去司令部。”

“喂！”阿拉密斯回过头来说，“我好像听到在我们后面响起了许多声音。”

“不错，一大群骑兵向我们奔来了！”夏蒂荣说。

“我认出了助理主教先生，他戴着投石党人的帽子。”

“我看到那是博福尔先生，他帽子上有白羽毛饰。”

“他们飞奔过来了。大亲王先生和他们在一起。啊！他又离开了他们。”

“集合鼓响了，”夏蒂荣叫起来。“你们听见没有？我们应该去打听一下消息。”

果然，他们看到士兵们拿着武器跑过来了，已经下马的骑兵又上了马，军号齐鸣，战鼓咚咚，博福尔先生拔出了剑。

另一边，大亲王先生做了一个要大家集中的手势，原来暂时同巴黎市民部队混在一起的王家军队的军官都向他跑过来。

“先生们，”夏蒂荣说，“很明显，休战中止了；就要打仗了。你们到夏朗东去吧，因为我马上就要发起进攻了。大亲王先生在对我发信号了。”

果然，一个掌旗官向空中举起了三次大亲王先生的军旗。

“再见，骑士先生！”夏蒂荣大声说道。

他飞驰而去，找他的随从。

阿多斯和阿拉密斯掉转马头，去向助理主教和博福尔先生行礼。布荣先生在会谈快结束的时候，痛风病可怕地发作了，只好用轿子把他送回巴黎去。

艾尔贝夫公爵先生代替了布荣先生的位子，他的四个儿子围在他的四周，像一个参谋部一样。他巡视了巴黎市民组成的军队的行列。

这时候，在夏朗东和王家军队之间出现了一块很长的空地，好像准备用作最后一处停放尸体的地方。

“这个马萨林对法国来说真是一个耻辱，”助理主教说，同时

束紧他穿的总主教长袍上佩剑的皮带，他的这身打扮就像古代的随军教士一样。“这个不学无术的东西想像管理一处田产一样统治法国。所以，只有他离开法国，法国才有希望得到幸福和安宁。”

“看来他们在帽子的颜色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①，”阿拉宓斯说。

就在这时候，博福尔先生举起了他的剑。

“先生们，”他说，“我们的外交谈判没有结果；我们想赶走这个卑劣的马萨林，可是王后迷恋他，非要留他当首相不可，因此，我们只有一个对策，就是恰到好处地和他作战。”

“好呀！”助理主教说，“博福尔先生一向口才出众。”

“幸好，”阿拉宓斯说，“他用他的剑尖改正了他说的法语中的错误②。”

“哼！”助理主教轻蔑地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打起仗来，从头到尾，他都会吓得脸色发白。”

说着，他也拔出了剑，说：

“先生们，敌人向我们冲过来了，我希望我们在半路上就能消灭他们。”

他也不管有没有人跟在他后面，就向前走了。他的叫做哥林多团的，以他的教区为名的团的士兵跟着他行动起来，开始战斗。

博福尔先生命令他手下的骑兵在努瓦尔穆蒂埃先生的带领下向埃当普前进，他们应当在那儿遇到一支运粮队，那是巴黎城

① 帽子指红衣主教的帽子。

② 指博福尔的话里用词不当，如“恰到好处”等。这是博福尔的老毛病，本书上册中曾写到过。助理主教说他口才出众，是挖苦他。

里人日思夜盼的队伍。博福尔先生准备接应这支队伍。

坐镇在镇内的尚娄先生带领他最坚强的部队坚守着，准备抵抗敌人的进攻，甚至打算敌人如果被击退后，发动一次突击。

半小时以后，战斗在各个方面展开了。博福尔先生英勇善战的好名声一向叫助理主教很恼火，现在助理主教直往前冲，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勇敢。谁都知道，他的爱好就是斗剑，每次他有机会能够拔剑出鞘，不管是为了哪个人，也不管是为了什么事，他都感到十分高兴。不过，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他的行动像一名优秀的士兵，那么就完全不能说是一名称职的上校。他带领着七八百个人去冲三千个人，这三千个人一起出动，紧紧逼牢助理主教的士兵，七八百人溃不成军，退到围墙底下。但是尚娄的炮兵的炮火阻止了王家军队的前进，他们一时里也乱了起来，只是时间不长，不一会儿他们就在一堆房子和一个小树林后面重新组成了队伍。

尚娄认为时机到了；他率领两个团的士兵向前猛冲，追击王家军队；可是，我们上面说过，王家军队已经重新组成队伍，现在在夏蒂荣亲自带领下，恢复了攻势。这一次的进攻非常猛烈，指挥又极其高明，尚娄和他的士兵几乎被重重围住。尚娄下令撤兵，队伍开始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很不幸，没有走多远，尚娄就给打死了。

夏蒂荣先生看到尚娄死去，立刻大声宣布了这件事，于是，王家军队的勇气更加受到鼓舞，尚娄用来进行突击的两团人的士气完全瓦解了。人人都急着逃命，拼命向防御工事奔，助理主教尽力想在工事跟前重新集合他的溃散的队伍。

打胜的士兵乱纷纷地跟着逃跑的士兵跑进了工事，突然他们迎面遇到了一支骑兵冲过来，领头的是阿多斯和阿拉宓斯。

阿拉宓斯一手拿剑，一手拿手枪。阿多斯的剑却依旧插在鞘里，手枪也放在皮套里。阿多斯像在阅兵式上一样冷静沉着，只是他看到这么多人自相残杀，尸横沙场，都是王室的固执和亲王们的仇恨两方面造成的，他的善良高贵的目光不禁充满悲伤的神情。阿拉宓斯则相反，他按照他的脾气，又冲又杀，而且越来越有劲。他的有神的眼睛冒出火光，他的轮廓好看的嘴角露出了凄惨的微笑，他的张开的鼻孔吸进的全是血腥的气味。他每剑刺出去，剑剑全刺中，被刺伤的如果还想再站起来，他就用手枪柄的圆头狠狠地一敲，送掉对方的命。

在对面王家军队的队伍里，有两个骑马的人奔在最前面冲过来，一个穿着镀金护胸甲，另一个只穿着一件水牛皮背心，露出蓝色丝绒紧身外衣的袖子。穿镀金护胸甲的那个来攻打阿拉宓斯，猛地一剑刺来，阿拉宓斯一向灵活，迅速闪开了。

"啊！是您，夏蒂荣先生！"阿拉宓斯叫道；"欢迎您，我正在恭候驾临！"

"我希望没有让您等得太久，先生，"公爵说；"总之，我来了。"

"夏蒂荣先生，"阿拉宓斯一面说一面从皮枪套里拔出第二把手枪，那是他准备留给这次交锋用的，"我想，如果您的手枪没有子弹，您就必死无疑了。"

"谢天谢地，"夏蒂荣说，"它有子弹。"

公爵对着阿拉宓斯举起了手枪，瞄准着他开枪了。可是阿拉宓斯一看见公爵扳扳机，就连忙低下头来，子弹从头顶上飞过去，没有碰到他。

"哈哈！您没有打中我，"阿拉宓斯说。"可是我呀，我向天主发誓，我不会打不中您。"

“要看我给不给您时间了！”夏蒂荣大声说道，同时夹紧马刺，高举着剑对阿拉宓斯冲过来。

阿拉宓斯露出在这种场合对他最合适的可怕的微笑，等对方过来。阿多斯看到夏蒂荣先生像闪电一样快地冲向阿拉宓斯，立刻张口大喊：“开枪！快开枪！”在这同时，枪声响了。夏蒂荣先生双臂张开，仰天躺倒在他的马背上。

子弹从护胸甲的缺口穿进去，打中了他的胸膛。

“我要死了！”公爵低声地说了一句。

他从马上跌到地上。

“先生，我对您说过要打死您，现在我这样实现了我说的话，真感到懊丧。我能帮您做点儿什么事吗？”

夏蒂荣做了一个手势，阿拉宓斯正准备下马，突然他的胸旁受到猛烈的一击，是剑刺的，幸好给护胸甲挡住了。

他连忙转过身来，抓住这个新对手的手腕，这时同时响起了两声叫声，一声是他喊出来的，一声是阿多斯喊出来的：

“拉乌尔！”

年轻人认出埃尔布莱骑士的面孔，同时又听出他父亲的声音，他的剑不觉落到了地上。好几个巴黎军队里的骑马的人这时候向拉乌尔冲来，但是阿拉宓斯用剑保护着他。

“是我的俘虏！你们走开吧！”他大声说道。

阿多斯拉着他儿子的马缰绳，把这匹马拉出了混战的战场。

这时候，原来等在第二条战线支援夏蒂荣先生的大亲王先生在混乱的士兵中间出现了，他的锐利的眼睛闪着光芒，从他的一举一动别人立刻认出了是他。

助理主教曾经使尽力气要重新集合起哥林多总主教团的士兵，却毫无结果，他们一看见大亲王先生，就往巴黎军队的队伍

里跑，乱成一团，逃进了夏朗东，又一步不停，穿过整个城镇。助理主教也跟着逃，从阿多斯、阿拉宓斯和拉乌尔三个人身边跑过去。

“哈！哈！”阿拉宓斯连笑了两声，他出于嫉妒的心理，对助理主教遭到的失败感到很高兴，“大人，您作为总主教，应该熟悉《圣经》。”

“《圣经》和我现在遇到的事有什么关系”？助理主教问。

“大亲王先生今天对待您就像圣保罗第一次对待那些哥林多人一样①。”

“好啦！好啦！”阿多斯说，“话说得动听，可是不应该在这儿等着听恭维话。我们向前走，向前走吧，或者不如说是向后退，因为在我看来，投石党人这一仗打败了。”

“这对我来说毫无所谓！”阿拉宓斯说，“我仅仅是为了和夏蒂荣先生见面才上这儿来的。我见到了他，因此心满意足了；和一个叫夏蒂荣的人较量了一番，这真叫人高兴！”

“此外，还抓到一个俘虏，”阿多斯指着拉乌尔说。

三个人骑马继续飞快前进。

年轻人又见到了他的父亲，快活得全身颤抖。父子俩并肩奔驰，阿多斯的右手握住了年轻人的左手。

他们远远离开了战场。

“我的朋友，您在这场混战中跑到这么前面的地方来干什么？”阿多斯问年轻人；“我觉得这儿不是您应该待的位置，而且

---

① 圣保罗，是《圣经》中人物，耶稣升天后向他显现而直接挑选的使徒，为当时教会主要领袖之一。他在哥林多传教时，劝化当地犹太人，犹太人不听，反而毁谤他。保罗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见《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

您没有很好地武装就来打仗。”

“所以我今天并不想打仗，先生。我负有一项使命去见红衣主教，我出发去律埃，路上看到夏蒂荣先生冲锋，一时冲动，就跟在他的左右也直往前冲。就在这时候，他告诉我说巴黎军队里有两个骑马的人在找我，他对我说了拉费尔伯爵的名字。”

“怎么！您已经知道我们在这儿，您还想杀死您的朋友骑士先生？”

“我没有认出骑士先生，因为他全身盔甲，”拉乌尔脸红了，说，“不过从他的灵活和镇定的表现，我本来应该认出来是他的。”

“我的年轻的朋友，谢谢您的夸奖，”阿拉密斯说，“看得出是谁教您学得这样谦恭知礼的。您说您要去律埃？”

“是。”

“去红衣主教那儿。”

“对。我带了一封大亲王先生给红衣主教的信。”

“应该送去，”阿多斯说。

“啊！这件事吗，等一等，伯爵，用不着装做宽宏大量。见鬼！决定我们命运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朋友的命运的，也许就是这封信。”

“可是，不应该让这个年轻人失职呀，”阿多斯说。

“首先，伯爵，您忘记了，这个年轻人是一名俘虏。我们这样做完全是正大光明的。况且，战败的人对待选择什么方法不应该挑剔。拉乌尔，把这封信交出来。”

拉乌尔犹豫不决，朝着阿多斯望，好像要在阿多斯的眼睛里寻找应该怎样办的答案。

“把信交出来吧，拉乌尔，”阿多斯说，“您是埃尔布莱骑士的

俘虏。”

拉乌尔很勉强地照做了，可是阿拉宓斯没有像阿多斯那样顾虑多，他急忙拿过那封信，匆匆看了一遍，然后交给阿多斯，说：

“您是教徒，您读吧，您看吧，同时好好想一想，在这封信里，正像我们知道的，有些天主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

阿多斯皱紧他那好看的双眉，接过了信，但是一想到信里会谈到达尔大尼央，这个念头战胜了他厌恶看信的心理。

信是这样写的：

> “大人，今晚我将派出您所需要的十个人，以加强科曼热先生的卫队。他们都是优秀的士兵，完全能够对付大人那两个顽强的敌人，大人对此两人的机智和坚定一向颇为担心。”

“啊！”阿多斯叫了一声。

“怎么样！”阿拉宓斯问道，“您认为这两个除了科曼热的卫队以外还要十名优秀的士兵看守的敌人是谁呢？这不是完全像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他们吗？”

“我们花一整天工夫去巴黎寻找，”阿多斯说，“如果到今天晚上我们还得不到消息的话，我们就沿去庇卡底的大路向前走，我担保，凭着达尔大尼央那样聪明的头脑，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什么足以消除我们疑虑的迹象的。”

“在全巴黎寻找，尤其是要找布朗舍打听，问他有没有听人说到过他从前的主人。”

“这个可怜的布朗舍！您说得倒很轻巧，阿拉宓斯，他肯定

给打死了。这些好战的市民也许都出了城，全被杀死了。”

这件事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两个朋友从圣殿门进巴黎城的时候，心中一直惴惴不安。他们向王家广场走去，想在那儿听到那些可怜的市民的消息。可是两个朋友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看到那些市民仍旧驻扎在王家广场，士兵们和他们的上尉正在嘻嘻哈哈地喝酒。而他们的家人听到了夏朗东传来的炮声，还以为他们都在火线上，肯定在为他们流泪。

阿多斯和阿拉密斯又一次向布朗舍打听，可是他也完全不知道达尔大尼央的下落。他们要带他一起去找，他对他们说，没有上司的命令他不能离开他的岗位。

到五点钟，这些市民才回自己的家去，并且吹嘘说他们刚打完仗回来，其实他们一直望着路易十三的铜马，哪儿也没去过。

“真该死！”布朗舍一走进他的在伦巴第街的店铺就喊起来，“我们给打得落花流水。我永远会因为今天的惨败而感到难过！”

第三十七章

去庇卡底的大路

阿多斯和阿拉宓斯在巴黎城里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他们清楚，只要跨出巴黎一步，他们就可能遇到极大的危险。不过，谁都知道，对于他们这样的人，危险算不了什么。此外，他们感觉到第二次的惊险的旅行就要结束，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有破釜沉舟了。

再说，巴黎也很不平静；粮食开始短缺。孔蒂亲王先生手下的将领为了想恢复自己的威信，常常一个一个地自己制造一次小小的骚乱又自己平息下去，这样就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对他的同袍显示自己比他们高明。

在这样的一次骚乱当中，博福尔先生叫人抢劫了马萨林先生的府邸和藏书楼，据他说，是想给那些可怜的百姓有点东西啃啃。

在巴黎人在夏朗东吃了败仗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件，阿多斯和阿拉宓斯也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巴黎。

他们将巴黎留在苦难和将临的饥饿之中，巴黎因为忧虑而惶惶不安，因为各个集团独霸一方而变得四分五裂。巴黎人和投石党人预料在敌人军队里也会发生同样的不幸，同样的忧虑，同样的困难。他们路过圣德尼，听说在圣日耳曼那儿的人又是

笑，又是唱，日子过得挺快活，不禁大吃一惊。

这两个贵族专绕弯子，挑偏僻的道路走，首先是怕落到分散在法兰西岛的马萨林手下人的手中，其次是躲开守在诺曼底的投石党人；万一碰到，他们必然会给带去见隆格维尔先生，让隆格维尔先生辨认一下他们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他们一逃过这两种危险，就折回从布洛涅到阿布维尔的大路，沿着这条路一步一步走，留神每个踪迹。

他们有好一阵子觉得无所适从。问过两三家客店老板，没有丝毫迹象能解答他们的疑问，或者引导他们去寻找。后来到了蒙特勒伊，阿多斯在一家旅店里坐下，他的敏感的手指摸到面前的桌子面的时候，觉得有点高低不平。他掀起桌布，看到木头桌面上有几个用小刀刻得很深的字，别人是看不懂的：

波尔……达尔……二月二日

"太好了，"阿多斯指给阿拉密斯看，同时说道："我们本来想在这儿过夜，现在不用了。我们再往前走。"

他们重新骑上了马，直奔阿布维尔。他们在阿布维尔停下来，但是那儿的小旅店有很多家，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找起，总不能每家小旅店都去看一看。那么，怎么猜得到他们要找的人在哪一家小旅店住过呢？

"相信我的话，阿多斯，"阿拉密斯说，"我们不用打算在阿布维尔找到他们了。如果我们看见这么多旅店感到为难，我们的朋友也会感到为难的。如果只有波尔朵斯一个人，波尔朵斯一定会住最上等的旅店，我们叫人指出这家旅店，就肯定找得到他逗留过留下的痕迹。可是达尔大尼央却没有这种爱享受的弱

点。即使波尔朵斯提醒说，他会饿死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达尔大尼央就像命运之神一样无情，根本不睬波尔朵斯的要求，继续赶路，所以我们应该去别的地方找他们。”

他们再往前走，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阿多斯和阿拉宓斯正在做的这件事情确实很费力，尤其是令人感到厌倦，然而，荣誉、友谊和感激之情这三重动力，牢牢嵌在他们内心深处。如果没有这样的动力，我们的这两位旅客早就许许多多次地放弃他们的寻找了，他们不会再在大海里捞针，不会再问一个一个过路的人，不会再研究某些迹象，也不会再仔细观察别人脸上的神情。

他们就这样一直走到佩龙。

阿多斯有些灰心了。这位高尚和可爱的人因为阿拉宓斯和他所处的这种毫无头绪的境地责备自己。他们肯定找得不对路，他们肯定在向人打听时不够耐心，在调查时不够细致。他们准备折回去再找，他们穿过郊区，向城门走去，阿多斯看见一条街的转角上有一道白墙，墙上画着两个骑马狂奔的人，是用黑色石笔画的，像是一个小孩幼稚的习作。两个人中的一个手上拿着一张牌子，上面用西班牙文写着这样几个字：

有人跟踪我们。

“好！”阿多斯说，“这下事情就完全清楚了。尽管他受到了跟踪，达尔大尼央在这儿大概也待了五分钟画这幅画；此外，这还证明了跟踪他们的人离他并不很近；也许他已经逃掉了。”

阿拉宓斯摇摇头说：

“如果他逃掉了，我们早就会见到他，至少，我们会听见别人

说起他。"

"您说得有道理，阿拉宓斯，我们继续向前走吧。"

这两个贵族的焦急不安的心情确实很难描绘。阿多斯充满友爱和情谊的心里深深感到不安。阿拉宓斯的情绪容易激动，无法自制，他更为焦急。这样，他们两人飞驰了三四个小时，就像墙上画的那两个骑马的人一样狂奔。忽然，他们在一条被两旁斜坡夹住的狭谷里，看到道路有一半给一块大石头挡住了。大石头原来在一面的斜坡上，给挖出来后，留下了一个洞，说明它不是自己滚下来的，它那样重，要移动它非得有恩塞拉德①或者布里阿瑞俄斯②那样的巨人的胳臂不可。

阿拉宓斯勒马站住。

"啊！"他看着石头说，"这不是忒拉蒙的埃阿斯③干的就是波尔朵斯干的。伯爵，如果您愿意，我们下马来好好看看这块岩石。"

两个人下了马。这块石头搬来很明显是为了挡住骑马的人的路。它最初是横在路中央的，后来，那些骑马的人看到这个障碍物，就下马移开了。

两个朋友仔细看了阳光照着的石头的前后左右，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特别。他们把布莱索阿和格力磨叫过来。四个人一齐用力，终于把大石头翻了个身。在压在地上的那一面写着这么一些字：

---

① 恩塞拉德，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巨人，曾参加进攻奥林匹斯山，后来被女神雅典娜埋在埃特火山下面。

② 布里阿瑞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巨人，地母的儿子，有五十个头，一百条胳臂，因此又叫做百臂巨人。

③ 忒拉蒙的埃阿斯，希腊神话中有两个叫埃阿斯的英雄。这个埃阿斯是萨拉密斯国王忒拉蒙的儿子，曾参加特洛亚战争。

八个轻骑兵在追赶我们。如果我们能抵达贡比涅，将住在孔雀冠旅店；老板是朋友。

“这可是确实的消息，”阿多斯说，“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会知道怎样对付了。我们这就去孔雀冠旅店。”

“好，”阿拉宓斯说；“不过我们要是想去那儿，先得让我们的马歇一会儿，它们差不多快累死了。”

阿拉宓斯说的是事实。于是他们在路上最先见到的一家小酒店里停了下来，让每匹马吃了双份加了葡萄酒的燕麦，又足足休息了三个小时，然后才上路。他们几个人也都精疲力竭了，但是满腔希望鼓舞着他们前进。

六个小时以后，阿多斯和阿拉宓斯走进了贡比涅，打听孔雀冠旅店在哪儿，别人指给他们看一块画着头上戴着冠的潘① 的像的招牌。

两个朋友下了马，对这个自吹自擂的招牌并不怎样注意，换了别的时候，阿拉宓斯准会狠狠批评它一下的。他们看到旅店老板是一个大腹便便、秃顶的忠厚人，那模样就像一个中国瓷人。他们问他不久以前有没有接待过两个受到轻骑兵追赶的贵族。旅店老板一句话也不回答，跑到一只衣柜那儿，从里面拿出来半截断剑。

“你们认识这样东西吗？”他问。

阿多斯对这半截剑看了一眼，说：

“这是达尔大尼央的剑。”

---

① 潘，是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人身羊足，头上有角。

"他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老板又问。

"矮个子,"阿多斯回答道。

"我看出来你们是那两位先生的朋友了。"

"怎么样?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啦?"

"他们骑着累得要死的马,进了我的院子。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关上大门,追赶他们的八个轻骑兵就跟在后面闯进来了。"

"八个人!"阿拉宓斯说。"像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这样英勇的人会让八个人捉住,这真叫我感到不可思议了。"

"不错,先生,单单这八个人是办不到的,他们从城里找来了二十来个驻守本城的王家意大利团的士兵,因此你们的两位朋友就毕竟寡不敌众了。"

"他们给捉住了?"阿多斯说,"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先生,他们立即给带走了,连和我说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等到他们走掉后,我帮着把两名打死的士兵和五六名打伤的士兵拉到一块儿,这时候,在格斗过的场地上发现了这把断剑。"

"他们呢,"阿拉宓斯问,"他们没有遭到什么不幸吧?"

"没有,先生,我相信没有。"

"好呀,"阿拉宓斯说,"这至少是一种安慰。"

"您知道他们给带到哪儿去了?"阿多斯问。

"朝卢佛方向走的。"

"我们把布莱索阿和格力磨留在这儿,"阿多斯说,"他们明天带着我们今天留下的马回巴黎,我们换骑驿马。"

"好,骑驿马,"阿拉宓斯说。

派人去找驿马的时候,两个朋友急急忙忙地吃了饭。他们指望在卢佛会打听到什么消息,所以要继续向前赶路。

他们赶到了卢佛，那儿只有一家小客店。在这家小客店可以喝到至今还享盛名的甜烧酒，当时这种酒已经在当地酿造了。

"在这儿下马吧，"阿多斯说，"达尔大尼央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不喝一杯甜烧酒的，而且会给我们留下记号。"

他们走进了小客店，在柜台上要了两杯甜烧酒，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想必也是这样做的。顾客通常在那儿喝酒的柜台上盖着一块锡板。在这块锡板上有人用一根大别针的尖刻了几个字："律埃，达。"

"他们在律埃！"阿拉密斯说，他先看到了这几个字。

"我们去律埃，"阿多斯说。

"那是自投罗网，"阿拉密斯说。

"如果我像是达尔大尼央的朋友一样，是约拿的朋友，"阿多斯说，"我会跟着他进入鲸鱼的肚子里①，您也会跟我一样做的，阿拉密斯。"

"那当然，我亲爱的伯爵，不过我认为您对我过奖了，我可并没有这样好。如果我是单独一个人，我就不知道我这样毫无戒备该不该去律埃，可是您去哪儿，我也去哪儿。"

他们骑上了马，动身去律埃。

阿多斯并没有想到，他对阿拉密斯提的建议是能够遵行的最好的建议。最高法院的代表刚刚抵达律埃，来参加一些要开三个星期之久的著名的会议，这些会议的结果是出现了不稳定的和平，最后是大亲王先生遭到逮捕。此时律埃挤满了人，有巴黎人那边派来的：律师，最高法院的院长和参事，以及各种各样

---

① 《旧约圣经》中有《约拿书》。叙述约拿不听上帝要他去尼尼微宣教的召唤，坐海船企图远走，海上起了风暴，他被抛入大海，又被大鱼吞下，在鱼腹中三天，后大鱼将他吐到岸上，于是遵上帝之命去尼尼微宣教。

的法律家，有朝廷派来的：贵族，军官和卫队官兵。在这样乱糟糟的场合，要想藏起来不给人发觉是很容易的。此外，这些会议带来了休战，在这种时候逮捕两位贵族，即使他们是最重要的投石党人，也是侵犯人权的行为。

两个朋友还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样关心这件使他们担忧的事。他们混到人群中去，相信能听见别人提到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的事，可是那些人关心的只是谈判的条文和修正案。阿多斯主张直接去找首相。

"我的朋友，"阿拉密斯反对说，"您说的这些话十分吸引人，可是，您要小心，由于我们默默无闻，我们才很安全。如果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别人认识我们，我们就会马上给送到某个地牢里，和我们的朋友关在一起，魔鬼也无法救出我们来。我们要设法自己努力找到他们，不靠碰巧。他们在贡比涅被捉住以后，给带到了律埃，就像我们在卢佛得到的确切消息说的那样。带到律埃，他们受到了红衣主教的讯问，讯问以后，红衣主教下令严密看管他们，或者把他们送到了圣日耳曼。巴士底狱是不会送的，因为巴士底狱现在是在投石党人手里，布鲁塞尔的儿子在那儿管理。他们不会死，因为达尔大尼央一死，准会闹得满城风雨。至于波尔朵斯，我相信他和天主一样是长存的，尽管他耐心比较差些。我们不要灰心，留在律埃等待，因为我完全相信他们在律埃。可是，啊，您怎么啦？您脸色这样白！"

"因为，"阿多斯声音颤抖地说，"我想起了在律埃的城堡里，黎塞留先生曾经叫人造了一个可怕的地牢……"

"啊！请放心，"阿拉密斯说，"黎塞留先生是一位贵族，从出身来说，我们各方面和他是平等的，从地位来说，他比我们高。他能够像一位国王一样，摸到我们当中最高的人的头，一面摸，一

面把这个人的头在双肩当中摇来摇去。但是，马萨林先生是一个不学无术之徒，他至多像一名小警官一样揪住我们的衣领。您不用担心，朋友，我坚持认为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现在在律埃，活着，完全活着。”

“不管怎样，”阿多斯说，“我们应当找到助理主教，要他准许我们参加会议，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律埃了。”

“跟那些可恶的法律家搞在一起！您是这样想的吗，亲爱的朋友？您认为会上会讨论释放还是监禁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的问题吗？不，我看我们还是想别的办法。”

“对了！”阿多斯说，“我又回到我最初的想法上来了。我知道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我们要毫不犹豫地、正大光明地进行。我去找王后，而不是找马萨林，我要对她说：‘夫人，请把您的两个仆人和我们的两个朋友还给我们。’”

阿拉密斯摇摇头，说：

“这是您可以自由使用的最后一着，阿多斯；可是，相信我的话，不到万不得已，可别这样做。走到那一步以前，我们有的是时间。目前我们抓紧些继续寻找吧。”

他们继续打听，得到许多情况，他们用了无数越来越巧妙的借口和别人交谈，套出对方的话。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轻骑兵，他向他们承认他曾经是把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从贡比涅押送到律埃的队伍中的一个。没有轻骑兵，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给带到了律埃。

阿多斯又想到了去觐见王后的主意。

“要见王后，”阿拉密斯说，“先得见红衣主教，只要一见到红衣主教，您记得我对您说过的吗，阿多斯，我们就会和我们的朋友相会了，但是，完全不是我们指望的那样的方式。而且，我说

实话，这种和他们相会的方式可不大合我的心意。自由自在地行动才能够很快地得到成功。”

“我要去觐见王后，”阿多斯说。

“好吧，我的朋友，如果您决心要去做这件傻事，请您提前一天通知我。”

“为什么？”

“因为我要乘这个机会去巴黎进行一次拜访。”

“拜访谁？”

“天哪！知道是谁！非常可能是隆格维尔夫人。她在巴黎那儿神通广大，会帮助我的。如果您被捕，只要叫人告诉我，我就尽快地赶回来。”

“为什么您不和我在一起冒一下被捕的危险呢，阿拉密斯？”阿多斯说。

“谢谢您，我不愿意。”

“我们四个人都被捉住，关在一起，我相信我们什么危险也不会发生的。二十四个小时以后，我们四个人就都会跑出监狱了。”

“亲爱的朋友，自从我杀死夏蒂荣，那个圣日耳曼的一些贵妇人爱慕的对象以后，我变得十分引人注目，因此更加害怕监狱。在这种情况下，王后很可能听从马萨林的意见，马萨林对她的建议可能是对我进行审判。”

“可是，阿拉密斯，您难道也认为她爱这个意大利人到了大家所说的程度？”

“她以前热爱过一个英国人①。”

---

① 指白金汉公爵。

"嗳！亲爱的，她是女人！"

"不，不，您说错了，阿多斯，她是王后。"

"亲爱的朋友，我要作出牺牲，去求见奥地利安娜。"

"再见吧，阿多斯，我要去征集一支军队。"

"做什么？"

"好来围攻律埃。"

"我们在哪儿见面？"

"在红衣主教的绞刑架脚下。"

两个朋友分手了。阿拉密斯回巴黎，阿多斯去上下活动，好为自己打开通到王后跟前的道路。

第三十八章

奥地利安娜的报答

阿多斯原来预料走到奥地利安娜跟前，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恰恰相反，他刚刚开始活动，道路就铺平了。他希望召见得到了准许，同意就安排在第二天王后起床以后。由于阿多斯的高贵出身，他有权参加王后这时候的接见①。

在圣日耳曼城堡里的各个房间里都挤满了人。无论在卢佛宫还是在王宫，奥地利安娜都没有这么多的朝臣来觐见她。只是在这儿进进出出的全是些第二流的贵族，法国的第一流的贵族现在都在孔蒂先生、博福尔先生和助理主教的跟前。

尽管这样，在这个朝廷里依旧处处充满了快活的气氛。这场战争的特点是，新编的歌曲比炮声多。朝廷编了许多歌谣讽刺巴黎人，巴黎人也编歌谣讽刺朝廷。双方为嘲弄的武器刺伤，虽不会送命，可也十分疼痛。

但是，看来人人都轻松愉快，对什么事都无所谓，其实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一件放不下心的事情。马萨林是否依旧是首相或者宠臣，这个像一片云一样从南欧飘来的马萨林，会不会被当年把他吹来的风吹走呢？大家都这样希望，大家都等待这样一天。所以首相感觉到围绕着他的尊敬和奉承，有的是出于畏惧，有的是出于个人利益，其实那些人心里都憎恨他，而且也掩盖不

住。他深感不安，他不知道能相信谁，也不知道能依靠谁。

大亲王先生虽说为他作战，却一有机会就嘲弄他，或者羞辱他。有两三次，马萨林真想当着这位罗克鲁瓦一战的胜利者显示一下自己的意志，因为这个人看他的时候，那副眼神总是像要他明白，并不是出于信念，也不是出于热情才保卫他的。

因此，红衣主教只能有王后作为他唯一的支持者。可是，他好几次仿佛感觉到身边这个支持者也动摇了。

王后召见的时刻到了，拉费尔伯爵得到通知，王后随时都会召见，不过他得稍稍等待一下，因为王后正在和首相商议要事。

这是事实，巴黎刚刚派了一个新的代表团来，企图使局面能有一点转变。王后和马萨林商量怎样接待这些代表。

在国家的高级人物中间，要关心的事是十分重大的。阿多斯打算谈他的朋友的问题，真是选了再坏也没有的时候，他的朋友只不过是这阵猛烈的旋风刮走的微不足道的灰尘罢了。

但是阿多斯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一下了决心，就不会三心两意，因为这个决定是来自他的良心，是他的责任感造成的。他坚决要求引见，他说，虽然他不是孔蒂先生的代表，也不是博福尔先生的代表，艾尔贝夫先生的代表，助理主教的代表，隆格维尔夫人的代表，布鲁塞尔的代表，最高法院的代表，他是为他自己来的，但是他有同样极其重要的事情要禀告王后陛下。

王后和首相的商谈结束以后，她传令要阿多斯到书房见她。

阿多斯给领进书房，报了自己名字。这个名字在王后耳边曾经响过许多次，在她的心上也颤动过许多次，所以奥地利安娜

---

① 国王、王后起床前后接受觐见，这种礼节叫起床觐见。起床前的接见为小起床觐见，起床梳洗后的接见为大起床觐见，只有亲属和极少数的王公大臣才能享有这样的特权。

非常熟悉，但是她却不动声色，只是凝视着这个贵族，只有做王后的女人，由于她们的美貌或者她们的血统，才会有这样的目光。

“您想为我们效劳吗，伯爵？”奥地利安娜沉默了片刻以后问道。

“是的，夫人，想再一次为您效劳，”阿多斯说，王后好像不认识他，他感到不快。

阿多斯是一个心地高尚的人，因此，也是一个十分拙劣的朝臣。

安娜皱了皱眉头。马萨林坐在一张桌子前面，翻阅着文件，就像一个普通的国务秘书一样。他抬起头来。

“说吧，”王后说。

马萨林又翻动起他的那些文件。

“夫人，”阿多斯说，“我们的两个朋友，陛下的两个最勇敢的仆人，达尔大尼央先生和杜·瓦隆先生，他们被红衣主教先生派去英国执行任务，回到法国一踏上法国土地就突然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下落。”

“怎么样呢？”王后说。

“是这样！”阿多斯说，“我恳请陛下开恩能让我知道这两个贵族遇到了什么事，然后，如果必要的话，请允许我请求陛下主持公道。”

“先生，”奥地利安娜说，她态度十分傲慢，面对某些人，这种傲慢会变成蛮横无礼，“我们眼前有许多重要的事操心，为什么您要来打扰我们？这是一件该由警察管的事！先生，嗨，您十分清楚，或者您应该十分清楚，自从我们离开巴黎以后，我们手下就不再有警察了。”

“我相信，”阿多斯带着一种冷冰冰的尊敬的态度弯腰行礼，说，“陛下不必要向警察了解就能知道达尔大尼央先生和杜·瓦隆先生现在的情况，只要陛下愿意向红衣主教先生问一下这两个贵族的事，红衣主教先生不必多考虑，单凭他自己的记忆就能回答您。”

“可是，天主饶恕我！”奥地利安娜嘴唇轻蔑地动了动，那是她特有的动作，“我想您自己问好了。”

“是的，夫人，我几乎有权这样做，因为事情关系到达尔大尼央先生，达尔大尼央先生，您明白吗，夫人？”他说，他想使王后在女人的回忆的压力下低下头来①。

马萨林知道这时候应该替奥地利安娜解围了。

“伯爵先生，”他说，“我很愿意告诉您一件王后陛下并不知道的事，就是这两位贵族目前的情况。他们不服从命令，被逮捕了。”

“我请求陛下，”阿多斯根本不理睬马萨林，依旧是非常镇定地说，“释放达尔大尼央先生和杜·瓦隆先生。”

“您向我请求的是一件关系纪律的事，这和我无关，先生，”王后回答说。

“达尔大尼央先生当年对于为陛下效劳的事情，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回答，”阿多斯一面庄严地行礼，一面说。

他向后退了两步，想朝门口走去，马萨林叫他别走。

“先生，您也从英国来？”他问道，同时对王后做了一个手势，王后的脸色明显地变得苍白，准备下一个严厉的命令。

“我曾经亲眼目睹查理一世国王最后的时刻，”阿多斯说。

---

① 阿多斯一再提达尔大尼央的名字，想使王后想到当年达尔大尼央帮助她的事。

"可怜的国王！他至多因为软弱无能而应受谴责，他的臣民却严厉地惩罚了他；因为在当今这个时候，国王的宝座都发生了剧烈的摇动，忠心耿耿的人为君主的利益效劳都没有好结果。达尔大尼央是第二次到英国去，第一次是为了拯救一位伟大的王后的荣誉，第二次是为了拯救一位伟大的国王的生命。"

"先生，"奥地利安娜叫了一声马萨林，从她的口气可以听出她平时很会掩盖自己心情的本领现在不能遮住她真实的表情了，"您看看能不能为这几位贵族做些事情。"

"夫人，"马萨林说，"我听从陛下吩咐。"

"请照拉费尔伯爵先生的要求去做。您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先生？"

"我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夫人；我叫阿多斯。"

"夫人，"马萨林说，同时露出微笑，表示他很容易地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您尽管放心，您的愿望会得到满足的。"

"您听见了吧，先生？"王后问道。

"听见了，夫人，我期待着陛下的公正处理。这样，我将再见到我的朋友了，对不对，夫人？陛下想必听懂我的话的意思吧？"

"是的，先生，您就会见到他们。不过，顺便问一下，您是投石党人，对吗？"

"夫人，我为国王效劳。"

"是的，照您的方式效劳。"

"我的方式是所有真正的贵族的方式，我不知道还有另外的方式，"阿多斯傲慢地回答说。

"您好走啦，先生，"王后说着，做了一个要阿多斯离开的手势；"您已经得到了您指望得到的东西，我们也知道了所有我们指望知道的事情。"

接着，当门帘在阿多斯的身后又落下来以后，她对马萨林说：

“红衣主教，在这个无礼的贵族还没有走出院子以前，派人把他抓起来。”

“我也是这样想的，”马萨林说，“我很高兴陛下给我这样的命令，这正是我要向陛下请求的。这些鲁莽的汉子想把另一位君主统治时期的传统带到我们的时代来，太碍我们的事了；既然已经有两个给抓住了，我们就再加上第三个。”

阿多斯完全没有受王后的蒙骗。他在王后说话的声调里听出某种叫他不安的味道，她一方面答应他的要求，一方面又好像在威胁他。不过他不是那种仅仅产生一点儿怀疑就向后退却的人，特别是人家已经明确地告诉他就将再见到他的朋友以后。他在一间在他受到召见的书房隔壁的房间里等待着，等待别人把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送来，或者来找他领他去见那两个朋友。

他在静等的时候，走到窗口，不由自主地向院子里望。他看到巴黎的代表团走进院子，他们是来确定举行会议的地点，同时向王后致敬的。代表团里有最高法院的参事，院长，律师，在他们当中还有几个军人。在铁栅栏门外面一个人数众多的护送队等候着他们。

阿多斯看得非常注意，因为他相信在这群人当中认出了某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有人轻轻地拍他的肩膀。

他转过身来。

“啊！科曼热先生！”他叫了一声。

“是的，伯爵先生，是我，我奉命前来执行一项任务，我请求您原谅我这样做。”

“什么事，先生？”阿多斯问。

“请把您的剑交给我，伯爵。”

阿多斯微微笑了笑，打开窗子，叫道：

"阿拉宓斯！"

一个贵族回过头来，这个人就是阿多斯相信他认出来的人。这个贵族就是阿拉宓斯。他亲切地向伯爵行礼。

"阿拉宓斯，"阿多斯说，"我被捕了。"

"明白了，"阿拉宓斯冷静地回答道。

"先生，"阿多斯转过身来对科曼热说，同时很有礼貌地拿着剑的把手，把剑交给科曼热，"这是我的剑；请代我小心地保管好，等我出狱的那一天好再还给我。我珍爱它，它是弗朗索瓦一世国王赐给我的祖父的。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时代，给贵族武器，而从不拿走贵族的武器。现在您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是这样……先去我的房间，"科曼热说。"以后王后会确定您住在哪儿。"

阿多斯一句话也不多说，跟着科曼热走出去。

第三十九章

马萨林先生的王权

逮捕阿多斯这件事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没有引起任何议论，甚至好像没有人知道。它丝毫也没有阻碍情势的发展，巴黎城里派来的代表团受到正式通知，王后将要会见他们。

王后接见的时候，一言不发，像以往一样威风。她听代表们诉苦和哀求，但是，等他们的话说完，不再有人发言以后，奥地利安娜的脸上依旧是神情冷漠，尽管她什么话全听见了。

马萨林站在一旁，相反，这些代表的要求他听得很清楚，他要用既明确清楚又简洁干脆的话回答他们。

代表们的话说完，王后仍旧不说一句话。

"先生们，"马萨林开口说道，"我要和你们一同请求王后结束她的臣民的痛苦。为了减少百姓们的苦难，我已经尽力而为，但是照你们说的，大家一致认为他们所以受苦，都是我造成的，我，一个可怜的外国人，没有能够得到法国人的欢心。唉！没有人了解我，理由是，我的前任是一位无比卓越的人，他依旧在支持着法国国王的权力。一想到黎塞留先生的功业我就感到自己无比渺小。如果我有野心，我就要和他的崇高威望比个高低，但是我可不是那种人，我要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我声明我失败了。我将听从百姓的要求。谁没有过错呢，先生们？如果巴黎人有过

错，巴黎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流了大量的血，许许多多的灾难折磨着一座失去它的国王和正义的城市。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没有这样大的力量能够将一位王后和她的王国分开。既然你们要求我引退，那好，我就引退。”

“这样的话，”阿拉宓斯对着他身边的一个人的耳朵说，“讲和就成功了，开会也毫无必要了。只要派一支精锐的卫队把马萨林先生护送到最远的国境线，同时监视他不让他穿越任何国境线再回来就行了。”

“等一等，先生，等一等，”阿拉宓斯对他说话的这个法官样的人说。“见鬼，您怎么能这么说！看得出来，您是军人。酬金和赔款的项目还没有讲清楚。”

“大臣先生，”王后转过身来对这位赛基埃，我们的老相识说，“您召开会议吧；地点在律埃。红衣主教先生讲的这些话叫我非常感动。我久久地没有回答你们，就是这个原因。至于他的去留问题，因为我对红衣主教先生满怀感激之情，所以允许他在任何方面都可以自由行动。红衣主教先生高兴怎样就怎样。”

首相的显得精明相的脸上现出微微的苍白色，但是转瞬间就消失了。他怀着不安的心情望着王后。王后的面孔却一直是那样毫无表情，他和其他人一样，捉摸不透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可是，”王后又说下去，“在等待马萨林先生做出决定以前，我请求你们只考虑国王的事。”

代表们向她行礼，然后退了出去。

“怎么回事！”当最后一名代表走出房间以后，王后说道，“您居然对这些法官、律师让步！”

“为了陛下的幸福，夫人，”马萨林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王

后望着，“我准备作出任何牺牲。”

安娜低下头来，像她惯常那样，陷入了沉思。她脑海里浮现出阿多斯的影子。这个贵族果敢的气派，他的既坚定又严肃的语言，他一句话召来的一些故人的身影，使她想起令人陶醉的诗一般的往事：青春，美丽，二十岁的人的爱情的光辉，她的支持者的艰苦战斗，她唯一真心热爱的人白金汉血淋淋的结局，还有她的那几个默默无闻的保卫者的英雄气概，他们曾经拯救了她，使她没有遭到黎塞留和国王双方的憎恨。

马萨林望着她，现在她相信她是独自一个人，不再有一大群敌人在窥伺她。他从她的脸上揣摩她在想些什么，像在清澈的湖水里望着飘过的白云一样，她的思想就是天空的倒影。

“难道，”奥地利安娜低声地说，“应该对风暴屈服，花代价换取和平，耐心地、认真地等待良机到来吗？”

马萨林听了这个建议，苦笑了一下，她的这个建议说明她对首相说的话认真考虑过了。

安娜低着头，没有看到他的苦笑，可是她发觉她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于是她抬起头来。

“怎么！您不回答我的话，红衣主教；您在想什么？”

“夫人，我在想我们叫科曼热逮捕的这个放肆的贵族影射了白金汉先生，是您让他被人杀害的；他又影射了石弗莱丝夫人，是您让她流亡的；他还影射了博福尔先生，是您派人把他关进监狱的。可是，如果他影射了我的话，他却不知道我和您是什么关系。”

奥地利安娜不禁哆嗦了一下，好像她的自尊心突然受到了伤害似的。她脸红起来，用尖尖的指甲刺自己的好看的手，一句话也不回答。

"他是一个能出好主意、重视荣誉、富有才智的人，此外，他又是一个坚定果断的人。您知道他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夫人？我要告诉他，我给他的是一种个人的恩惠，因此他对我是误解了。的确，别人对我提议的，差不多就等于是让位，而让位是值得好好考虑考虑的。"

"让位！"安娜喊了一声；"先生，我以为只有做国王的才能让位。"

"怎么！"马萨林说，"难道我不几乎就是国王，甚至就是法国的国王吗？夫人，我对您肯定地说，晚上我丢在一张王室的床前的首相长袍，就和国王的披风几乎一样。"

这是马萨林经常对她讲的使她深感屈辱的话，这样的侮辱结果总是会使王后低头屈服。只有伊丽莎白和叶卡特琳娜二世对于她们的情人来说，既是情妇，又是王后①。

奥地利安娜心惊胆战地望着红衣主教脸上威胁的表情，在这样的时刻，这种神情还带着一些威严的神气。

"先生，"她说，"我不是说过吗，您不是听到我对那些人说过您高兴怎样就怎样吗？"

"既然这样，"马萨林说，"我认为我大概高兴留下来。这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利益，而且我斗胆说一句，也是为了保护您。"

"留下来吧，先生，我不希望别的，只希望您留下来；不过，不要让我受到凌辱。"

"您是想说那些叛乱分子的要求和他们咄咄逼人的口气吗？请耐心点！他们挑选了会场这样一个较量的场所，在这种战场

① 伊丽莎白，指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英国女王，宠爱埃塞克斯伯爵，因他密谋反对她，被她下令处以斩刑。叶卡特琳娜二世(1729—1796)，俄国女皇，原为彼得三世之后，后废彼得三世自立，私生活颇为浪漫。

上我可是比他们干练得多的将领。我们只要等待到适当时机就能打败他们。他们已经开始挨饿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的情况还要糟。”

“我的主啊！是的，先生，我知道我们结果会是这样的。可是我指的并不只是他们那些人，对我的侮辱最刺人的不是他们。”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想说那三四名贵族总是对人提到那些往事。但是我们已经抓住了他们。他们都罪行确凿，所以我们愿意关他们多少时候就关多少时候。只有一个人我们还对他毫无办法，他在和我们对抗。不过，见鬼！我们一定能够把他送到他的同伴那儿去的。我觉得，比这困难得多的事我们也做过了。首先，为了小心起见，我把那两个最难对付的关在律埃，就是说在我身边，也就是说在我眼皮底下，在我手够得着的地方。就在今天，那第三个人就又要和他们两个人碰头了。”

“只要他们一直关在牢里，那就没有问题了，”奥地利安娜说，“可是他们总有一天会出来的。”

“是的，只要陛下放他们出来。”

“唉！”奥地利安娜自言自语地说，“很遗憾我们是在这儿而不是在巴黎！”

“为什么？”

“那儿有巴士底狱，先生，它是那样牢固，又是那样隐蔽。”

“夫人，开完会，我们就有了和平；有了和平我们就可以回巴黎；有了巴黎，我们就有了巴士底狱！我们的四位自以为了不起的好汉就会一辈子关在巴士底狱里。”

奥地利安娜微微地皱了皱眉头，这时，马萨林亲了亲她的手，向她告辞。

马萨林的这个动作一半是表现谦恭，一半是卖弄殷勤。奥地利安娜望着他离开，随着马萨林越走越远，可以看到在她的嘴唇上渐渐露出轻蔑的微笑。

“我蔑视这样一个红衣主教的爱情，”她喃喃自语地说，“他从来不说‘我将怎么做’，只说‘我已经怎么做’。这个人其实知道有比律埃更安全、比巴士底狱更阴暗更寂静的隐秘的地方。啊！世界上的人越来越不可靠了。”

第四十章

预防措施

马萨林离开奥地利安娜以后，向律埃走去，他住的房子就在律埃。时局动乱，马萨林进出都有许多卫兵保护，甚至常常乔装改扮。我们已经说过，红衣主教穿上军人的服装，是一位非常神气的贵族。

在古老的城堡院子里他坐上四轮马车，沿塞纳河去夏图。大亲王先生曾经给他派了一支五十名轻骑兵组成的护送队，这不仅是保护他，而且是向代表们表示王后的将军们调动他们的军队是很方便的，可以随意安排士兵。

阿多斯剑已经交出来了，在科曼热的严密看管下，骑着马跟在红衣主教后面走，一句话也不说。格力磨当初被他的主人留在城堡的门口，当阿多斯对阿拉宓斯大声说他被捕的时候，格力磨都听到了，伯爵对他做了一个手势，他就一声不吭地跑到阿拉宓斯身旁，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确实，格力磨服侍他的主人二十年来，不知道看到过他的主人经历多少次危险，最后终于顺利脱身，所以他丝毫也不担心。

代表们一等王后的召见结束，便立刻回巴黎去，也就是说他们走在红衣主教前面，大约有五百步的距离。阿多斯向前看，能

够看到阿拉宓斯的背影，阿拉宓斯的镀金腰带和神气的姿态在那一群人当中显得特别突出，他不禁紧紧盯住望着。他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阿拉宓斯身上，凭他的经验，跟阿拉宓斯长期的交往和友谊产生的力量，他深深相信这一点。

相反，阿拉宓斯好像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阿多斯跟在他的后面。他只回过头来看了一次，那是在走到一座城堡的时候。他猜想马萨林也许会把他的新犯人关在这座小城堡里，王后派来的一名上尉管理着它，在桥上设了岗哨。但是结果不是这样，阿多斯跟随着马萨林走过了夏图。

走到从律埃去巴黎的大路的交叉口，阿拉宓斯转过头来。这一次他的预料没有弄错。马萨林向右边走了，阿拉宓斯能够看到那个犯人在树林拐角处消失了踪影。就在这同时，阿多斯出于同样的想法，也朝后面望了望。两个朋友只是互相点了点头，阿拉宓斯用一只手指放到帽檐上，仿佛行礼一样。只有阿多斯懂得，他的同伴是向他暗示：他已经想到一个主意了。

十分钟以后，马萨林走进他的城堡的院子，这座城堡是他的前任红衣主教从前在律埃叫人安排的府邸。

马萨林刚在台阶前下马，科曼热就走到他的跟前。

"大人，"科曼热问道，"您愿意我们把拉费尔先生安顿在什么地方？"

"在橘园的小屋里，就在岗哨的小屋对面。我希望好好照应拉费尔伯爵先生，尽管他是王后陛下的囚犯。"

"大人，"科曼热大着胆子试探地说，"他要求照顾他让他待在达尔大尼央先生身边，达尔大尼央先生，遵照阁下的吩咐，现在关在橘园对面的猎人小屋里。"

马萨林想了一会儿。

科曼热看得出他在迟疑不决。

"那儿的岗哨是非常坚强的，"科曼热补充说；"四十个人都很可靠，全是经过考验的士兵，几乎都是德国人，因此和投石党人没有任何关系，对投石党也毫不关心。"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科曼热先生，"马萨林说，"我们就得增加一倍岗哨，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卫士，我们不能浪费人力。"

科曼热微微笑了笑，马萨林看到他的微笑，懂得他的意思。

"您不知道他们的本事，科曼热先生，可是我，我知道，首先是我亲眼看见过他们的行动，其次是根据传说。我曾经派他们去营救查理国王，他们为了救他，做了许多奇迹般的事。准是由于天意如此，他们才没有成功，否则这位敬爱的查理国王现在一定平安无事地和我们在一起了。"

"他们这样忠诚地为大人效力，为什么大人还要把他们关在监狱里呢？"

"关在监狱里！"马萨林说；"从什么时候起，律埃成了一座监狱啦？"

"从它有了囚犯以后，"科曼热说。

"这些先生不是我的囚犯，科曼热，"马萨林带着他的那种狡诈的微笑说道，"是我的客人，尊贵的客人，所以我在他们住的房间的窗子上加上栅栏，门上插上门闩，因为我担心他们会对和我作伴感到不耐烦。不过，尽管他们一开始好像是囚犯，可是，我仍然十二万分地尊重他们。可以证明这点的就是我希望去拜访拉费尔先生，和他两人面对面地谈谈。因此，为了我们在交谈的时候不会受到打扰，您照我刚才对您说的，把他带到橘园的小屋去；您知道，那是我经常去散步的地方。对呀！我散步的时候，就

上他那儿，和他谈谈。虽然别人都认为他是我的敌人，我对他却很有好感，如果他通情达理，也许我们能够谈妥一些事。”

科曼热躬身行礼，然后回到阿多斯面前。阿多斯在等待科曼热请示的结果，表面上他很镇静，内心里却不安得很。

“怎么样？”他问这个卫队副队长。

“先生，”科曼热回答道，“看起来不大可能了。”

“科曼热先生，”阿多斯说，“我一辈子都是军人，我知道什么叫做命令；不过，和这个命令无关的事，您也许能帮我一个忙。”

“我很乐意这样做，先生，”科曼热回答道，“自从我知道您是谁，您从前怎样为王后效力以后，自从我知道在布鲁塞尔那个老家伙被捕那天英勇地救我的那个年轻人和您关系如何密切以后，我心里就暗暗地想，一定要尽力为您服务，只要不违反命令。”

“谢谢您，先生，除此以外，我没有更多的要求了，我想向您请求一件事，它不会对您有一点儿连累的。”

“就算对我有一点儿连累，先生，”科曼热微笑着说，“您也尽管说好了。我比您更不喜欢马萨林先生；我为王后当差，因此我自然不得不为红衣主教当差，但是，我为王后当差，心甘情愿，为另一个人当差，却是迫不得已。请您说吧，我静候着，我恭听着。”

“既然，”阿多斯说，“让我知道了达尔大尼央先生就在这儿没有什么不方便，我猜想，让他知道我也在这儿，也不会过于不妥当吧？”

“在这方面我没有得到什么命令，先生。”

“那好！请您代我向他表示敬意，对他说我是他的邻居。同

时，请您告诉他您刚才告诉我的话，就是马萨林先生把我放在橘园的小屋里，为的是可以来看望我，您再对他说，我会利用马萨林先生愿意给我的这种荣誉，好稍稍改善一下我们被囚禁的生活条件。”

“谁也不会长期留在这儿，”科曼热又说；“红衣主教先生亲口对我说过，这儿没有监狱。”

“这儿有地牢，”阿多斯微笑着说。

“啊！这是另一回事，”科曼热说。“是的，我知道有一些关于这件事的传说；可是一个像红衣主教这样出身微贱的人，一个到法国来找升官发财机会的意大利人，是不大敢对像你们这样的人采取这一类过分的措施的；因为那会犯大错误。另一位红衣主教① 是一位伟大的爵爷，他那个时代真是美好的时代；可是我们的马萨林！不用提了！地牢是国王用来报复人的，一个像他那样的胆小鬼不会碰它们。人们知道您被捕的事，很快就会知道您的朋友被捕的事，先生，法国所有的贵族都会为您的失踪责问他。不，不，请您放心，律埃的地牢十年来已经变成孩子们传说中的东西。您不用犯愁，安心待在这儿吧。我呢，我会去告诉达尔大尼央先生说您来到了这儿。有谁能知道，半个月后，我不会请您帮我类似的忙！”

“我吗，先生？”

“是呀，当然是您；难道我不会成为助理主教先生的犯人？”

“请您相信，先生，”阿多斯弯弯腰说，“如果发生这种事，我一定尽力使您满意。”

---

① 指黎塞留。

"伯爵先生，您能不能赏脸和我一起吃晚饭?"科曼热问。

"谢谢，先生，我心情不好，会让您晚上过得也不愉快的。谢谢您了。"

科曼热领着伯爵走进橘园后面的小屋底层一间房间里，小屋和橘园在同一平面上。要走到橘园，先得穿过一个挤满士兵和朝臣的院子。这个院子是马蹄铁形，当中是马萨林先生住的房子，房子两侧，一边是达尔大尼央待的猎人的小屋，一边是阿多斯刚刚走进去的橘园的小屋。在这两侧的小屋的尽头后面，是个花园。

阿多斯走进应该他住的房间，从精心加上铁栅栏的窗子望出去，看到了高墙和屋顶。

"那是什么房子?"他问。

"是关着你的朋友的猎人小屋后面部分，"科曼热说。"可惜，朝着这边开的窗子在前一位红衣主教的时候全堵上了，因为这些房子不止一次地当做监狱使用，马萨林先生把你们关在这儿，只是恢复了它们最初的用途罢了。假使那些窗子没有堵上，您就可以称心地和您的两位朋友打手势联系了。"

"科曼热先生，"阿多斯说，"您相信红衣主教会给我面子来看望我?"

"至少他是对我这样肯定地说的，先生。"

阿多斯望着那些铁栅栏遮住的窗子叹气。

"对，真的，"科曼热说，"这儿几乎成了一座监狱，什么都不缺，甚至铁栅栏也不缺。可是，您是贵族中最优秀的人物，您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要在那些突然大批出现的投石党人当中显示您的勇敢和忠诚！的确，伯爵，如果说，我在王家的军队中有什么朋友的话，我认为就是您。而您，拉费尔伯爵，会是投

石党人，和布鲁塞尔，布朗梅尼尔，维奥尔这些人站在一边！怎么说呢！您真叫人以为令堂大人是一位女法官了。您竟会是投石党人！”

“我亲爱的先生，”阿多斯说，“说真心话，不成为马萨林的羽翼，就得是投石党人。好久以来，我就让这两个称呼在我的耳朵旁回响，后来我决定支持投石党人，至少这是一个法国的名称。而且，我是投石党人，并不是跟布鲁塞尔先生、布朗梅尼尔先生和维奥尔先生在一起，而是跟博福尔先生、布荣先生和埃尔贝夫先生在一起，并不是跟那些院长、参事和法官在一起，而是跟各位亲王在一起。况且，看看为红衣主教先生效力的好结果吧！您看那堵没有窗子的墙，科曼热先生，它会告诉您马萨林是怎样忘恩负义的。”

“是的，”科曼热笑着说，“特别是如果这堵墙重复达尔大尼央先生一个星期来对它不断发出的咒骂的时候。”

“可怜的达尔大尼央！”阿多斯带着亲切而又伤感的神情说，这种神情表现了他的性格的一个方面，“他是一个如此英勇、如此善良的人，而在那些和他所爱的人作对的人眼中，他又是如此可怕！科曼热先生，您可有两个难对付的犯人了，如果别人把这两个倔强的人交给您负责看守，我真要同情您了。”

“倔强的人！”科曼热也微微笑了笑，说道，“先生，嗳！您是想吓唬吓唬我。达尔大尼央先生关进来的第一天，向所有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挑衅，无疑地是为了想得到一把剑；这样继续到第二天，甚至继续到第三天，可是，后来他变得像一头小绵羊一样温和宁静。现在，他不断地唱加斯科尼小调，我们听了都笑得要命。”

“杜·瓦隆先生怎么样？”阿多斯问。

“这一位呀，那就不同了。我要坦白地说，这是一位吓人的贵族。第一天，他用肩膀撞，就把所有的门都撞破了。我原来预料会看到他像参孙走出迦萨① 一样走出律埃。可是，他的脾气后来渐渐和达尔大尼央先生变得一样好了。现在，他不但很习惯他的犯人生活，而且还拿这种生活开玩笑呢。”

“太好了，”阿多斯说，“太好了。”

“您对这一点还有别的想法吗？”科曼热问，他将马萨林以前说的关于这两个犯人的事和拉费尔伯爵刚才说的话对照了一下，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了。

阿多斯呢，他想到他的朋友们脾气这样改变，毫无疑问是由于达尔大尼央想出了什么妙计。他不愿意过分地夸奖他们，担心这会反而害了他们。

“他们呀？”他说，“全是容易冲动的人，一个是加斯科尼人，一个是庇卡底人；两个人都一碰就会激动起来，但是平静下来也快得很。您不是亲眼看见了吗，您刚才对我说的，就证明了我此刻对您说的都是事实。”

科曼热也正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很放心地走开了，留下阿多斯一个人待在这间大房间里。依照红衣主教的命令，他在这儿要受到一名贵族应该受到的尊重。

此外，他等候马萨林亲口答应的重要的访问，好对眼前的处境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

① 参孙，是《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之一。据《旧约圣经》的《士师记》，他力大无比，曾将一头狮子撕裂。他到迦萨，迦萨人将他围住，在城门悄悄埋伏，准备天亮杀他。参孙半夜起来，把城门的门扇、门框、门闩一齐拆下，扛在肩上，走出迦萨。

第四十一章

智力和臂力

现在，让我们从橘园来到猎人的小屋看看吧。

在院子的深处，穿过一排爱奥尼亚柱① 组成的柱廊，是一些猎狗窝。那儿立着一座长方形房屋，它像一只胳臂一样伸出去，伸到另一只胳臂，就是橘园的小屋前面，这样便形成一个半圆形，围住了主要的院子。

就在这座小屋的底层关着波尔朵斯和达尔大尼央，他们在囚禁的生活中度日如年，这两个个性倔强的汉子简直无法忍受。

达尔大尼央两眼发呆，像一只老虎一样，沿着一扇开向仆人走的院子的大窗子的铁栅栏走过来走过去，有时候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声。

波尔朵斯一声不响，还在消化刚吃完的一顿精美的晚饭，饭桌已经收拾干净了。

一个仿佛失去了理智，其实他在思考；另一个仿佛在聚精会神地思考，其实他睡着了。不过，他睡得不好，尽做恶梦，从他断断续续的鼾声就能猜得出来。

"瞧，"达尔大尼央说，"天色暗下来了，大概有四点钟了吧。我们在这儿待了快一百八十三个小时了。"

波尔朵斯"嗯"了一声，好像是回答一样。

"您听见了没有，瞌睡大王？"达尔大尼央说，他对这一位在大白天也会呼呼大睡感到很不耐烦，因为他自己即使在夜里也很难合上双眼。

"什么呀？"波尔朵斯说。

"我说的话。"

"您说了些什么？"

"我说，"达尔大尼央说道，"我们在这儿待了快一百八十三个小时了。"

"这是您的过错，"波尔朵斯说。

"怎么！是我的过错？……"

"是的，我向您建议过我们逃掉。"

"拔掉铁栅栏，或者把门撞破？"

"当然。"

"波尔朵斯，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这样简简单单地走掉的。"

"说真话，"波尔朵斯说，"我可以简简单单地走掉的，只是我觉得您很蔑视这样的走法。"

达尔大尼央耸耸肩膀。

"还有，"他说，"出了这间房间并不是万事大吉了。"

"亲爱的朋友，"波尔朵斯说，"我好像觉得，您今天的脾气比昨天要好一些。请对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出了这间房间并不是万事大吉。"

"不是万事大吉，是因为我们既没有武器，又没有通行的口

① 爱奥尼亚，是古希腊工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爱奥尼亚柱的特点是柱头有涡卷形装饰。

令，我们在院子里走不到五十步远就会碰上卫兵。”

“好呀！”波尔朵斯说，“我们打死卫兵，武器也有了。”

“是的，可是，在他没有完全断气以前，这种瑞士卫兵会大喊大叫的，至少，会发出呻吟声，这会惊动卫队里的人出来。我们就会受到围捕，像狐狸一样给逮住，就算我们是两头狮子，我们也要给扔到地牢里，我们连律埃的讨厌的灰蒙蒙的天空都没有福气看得见了。律埃的天空无法和塔布① 的天空相比，就像月亮不能和太阳相比一样。见鬼！如果我们有一个人在外面，他能够向我们提供这座城堡里的士气概况和自然地形，就像有人对我说过的，恺撒所谓的斗志和环境那就好了……咳！二十年来，我不知道做什么好，我想都没有想过要花其中一个小时工夫来研究一下律埃的情况，想到这点，真是懊恼极了。”

“这有什么用处？”波尔朵斯说，“反正我们要出去的。”

“亲爱的，”达尔大尼央说，“您知道吗，为什么糕点师傅从来不亲手干活？”

“不知道，”波尔朵斯说，“不过我很喜欢知道。”

“这是因为当着他的徒弟的面，他担心会把水果馅饼烤焦或者把奶油做酸。”

“那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别人就会嘲笑他，糕点师傅是永远不应该被人嘲笑的。”

“糕点师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作为冒险家，应该永远不会失败，也不遭到人耻笑。最近我们在英国受到了挫折，我们给打败了，这是我们的声

① 塔布，今上比利牛斯省一城市，在法国最南方。

誉上的一个污点。”

“我们是给谁打败的呀？”波尔朵斯问。

“被摩尔东特。”

“是的，不过我们已经把摩尔东特先生淹死了。”

“我当然知道，这多少会在我们的后代的精神上为我们恢复一些声誉，倘使我们的后代偶然还关心我们的话。但是，听我说，波尔朵斯，尽管摩尔东特先生不能轻视，但是马萨林先生在我看来要远远比摩尔东特先生利害。我们无法同样很容易地把他也淹死。我们要留神观察，小心行事；因为，”达尔大尼央叹了一口气，继续说下去，“我们两个人也许能抵得上他们八个人，可是我们两个人不等于我们四个人，您自然清楚。”

“这是真的，”波尔朵斯说，他也叹了一口气，回答达尔大尼央的叹气。

“那好，波尔朵斯，您就学学我的样，在房间里前后左右踱踱方步吧，一直踱到有我们的朋友的消息传来，或者我们想到什么好主意为止；不过千万别再像以前那样老是睡觉了，没有什么比睡觉更会叫人思想迟钝。至于我们的前途如何，也许不像我们最初想的那样严重。我不相信马萨林先生会打算砍我们的脑袋，因为不经诉讼是不能砍我们的脑袋的，而一进行诉讼就会引起轰动，一轰动就会引起我们的朋友的注意，到那时候，他们不会让马萨林先生为所欲为的。”

“您说得真有道理！”波尔朵斯赞叹地说。

“是不坏，”达尔大尼央说。“还有，您知道吗，如果他们不对我们进行诉讼，如果他们不砍我们的脑袋，那准要把我们关在这儿，或者送到别的地方去。”

“对，一定会这样，”波尔朵斯说。

“那样的话，机灵的猎犬阿拉密斯大师和聪明的爵爷阿多斯不可能不会发现我们待的隐秘的所在；于是，解决问题的时间到了。”

“是的，何况待在这儿也不是完全不舒服，除了有件事不习惯。”

“什么事？”

“您注意到了没有，达尔大尼央，他们一连三天都给我们吃炖羊肉。”

“没有，不过，假使他们第四次再送炖羊肉来，我就要抗议，您放心好了。”

“还有，有时候，我真想家，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过我的那几座城堡了。”

“得啦，暂时把您的城堡全忘掉吧，我们以后会重新看到它们的，除非马萨林先生已经把它们夷为平地。”

“您认为他敢做出这种蛮横的事来吗？”波尔朵斯担心地问道。

“不会，换了以前的那位红衣主教，是会下决心这样做的。我们现在的这一位实在太平庸，不会冒这样的险。”

“达尔大尼央，您叫我放下心来了。”

“好啦！您就像我一样脸上装得高高兴兴，一起和看守说说笑话；既然我们无法收买这些士兵，那就设法使他们对我们有好感。波尔朵斯，当他们走到铁栅栏外面的时候，您要尽量奉承他们几句。直到现在，您总是向他们挥拳头，您的拳头越是叫人敬重，就越是没有吸引力。啊，我多么想身边能有五百个金路易也好。”

“我也一样，”波尔朵斯说，他不愿意在慷慨方面比不过达尔

大尼央，"我会给一百个皮斯托尔。"

两个犯人正谈到这儿，科曼热走进来了．走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军士，还有两个人拿着放满盆碟的柳条筐，那是送来的夜宵。

第四十二章

智力和臂力(续)

“好呀!”波尔朵斯说,“又是羊肉!”

“我亲爱的科曼热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您就会知道,如果马萨林先生坚持每顿都给我的朋友杜·瓦隆先生吃这种肉,他决定要采取最极端的行动。”

“我还要声明,”波尔朵斯说,“如果不把羊肉拿走,我别的任何东西也不吃。”

“把羊肉拿走,”科曼热说,“我希望杜·瓦隆先生能愉快地吃夜宵,何况我要向他报告一个消息,我肯定这个消息一定会叫他胃口大开。”

“是马萨林先生去世了?”波尔朵斯问。

“不是,甚至我不得不很遗憾地告诉您他身体好极了。”

“真糟糕,”波尔朵斯说。

“是什么消息?”达尔大尼央问。“在监狱里一件消息就像是一只仙果一样,所以我希望您能原谅我迫不及待的心情,对不对,科曼热先生?而且,您刚才向我们透露这是个好消息。”

“你们是否很高兴知道拉费尔伯爵先生身体很好?”科曼热回答道。

达尔大尼央的小眼睛张得老大老大。

"说我高兴!"他叫起来,"岂止是高兴,我简直快乐极了。"

"是呀,我受他本人的委托向你们表示他全部的问候,并且告诉你们他身体很健康。"

达尔大尼央欢喜得几乎要跳起来。他有意向波尔朵斯迅速地递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说:"如果阿多斯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如果他请人传话给我们,那么他不久就要行动了。"

波尔朵斯原来并没有那么灵巧,能够理解达尔大尼央的眼色,可是这一次,听到阿多斯的名字,他和达尔大尼央的想法完全一样,所以他懂得了达尔大尼央的意思。

"您是说,"这个加斯科尼人还不敢相信似地问道,"拉费尔伯爵先生委托您向杜·瓦隆先生和我表示他全部的问候?"

"是的,先生。"

"您见到他啦?"

"当然。"

"在哪儿?如果这样问不冒昧的话。"

"离这儿很近,"科曼热微笑着说。

"离这儿很近!"达尔大尼央两眼发光,跟着说了一遍。

"非常近,假使那边朝橘园的窗子没有堵死,你们站在这儿就能望得见他。"

达尔大尼央心里想:"阿多斯正在城堡周围转悠。"接着,他高声说道:

"您也许是打猎的时候在猎场遇到他的吧?"

"不不,很近,还要近。瞧,就在这堵墙后面,"科曼热拍拍墙说。

"就在这堵墙后面?在这堵墙后面有什么呀?他们是在夜里把我带到这儿来的,因此鬼才晓得我现在在什么地方。"

"好，"科曼热说，"您假设一下一件事。"

"您要我假设什么我就假设什么。"

"请您假设这堵墙上有一个窗口。"

"怎么样？"

"是这样，从这个窗口您能看到在那边窗口的拉费尔先生。"

"拉费尔先生也住在城堡里？"

"是的。"

"是以什么身分？"

"和您的身分一样。"

"阿多斯是犯人？"

"您知道得很清楚，"科曼热笑着说，"在律埃没有犯人，因为这儿没有监狱。"

"我们不必在字眼上兜圈子，先生；阿多斯给逮捕了？"

"是昨天在圣日耳曼从王后那儿出来的时候给逮捕的。"

达尔大尼央的双臂无力地垂了下来，就像遭到雷击一样。

他褐色的脸顿时变得灰白，仿佛蒙上一层白云，不过立刻便消失了。

"犯人！"他又说了一遍。

"犯人！"波尔朵斯垂头丧气地也跟着说了一遍。

忽然达尔大尼央抬起了头，可以看到他眼睛里发出闪光，可是波尔朵斯却不能觉察到。接着，这道闪光立刻消失了，他又像刚才那样沮丧。

"好啦，好啦，"科曼热说。在布鲁塞尔被捕的那一天，达尔大尼央曾经帮了他大忙，把他从巴黎人手中救了出来，所以他对

达尔大尼央一直怀有一种真挚的知己之情："好啦，您不用发愁，我并没有打算告诉您一个伤心的消息，完全不是这样。由于眼前正在进行的战事，我们全变得婆婆妈妈了。天意使你们的朋友和您、和杜·瓦隆先生离得这么近，您不应当失望，应当高兴才是。"

可是，他这几句劝慰的话对达尔大尼央毫无影响，达尔大尼央仍旧是一副悲伤的脸色。

"他的神情怎么样？"波尔朵斯看到达尔大尼央不想再谈下去，趁机会插进来问了一句。

"他的神情好极了，"科曼热说。"一开始，像你们一样，他显出很失望的样子；可是，后来他知道红衣主教先生就在今天晚上要拜访他……"

"哈！"达尔大尼央说，"红衣主教先生要拜访拉费尔伯爵？"

"是的，他已经叫人通知拉费尔伯爵了，拉费尔伯爵先生知道这件事后，就托我告诉你们，说他将利用红衣主教对他的这次优待，为你们的事和他自己的事辩护。"

"啊！亲爱的伯爵！"达尔大尼央说。

"多美的事情，"波尔朵斯嘀咕说，"多大的面子！还用多说！拉费尔伯爵先生的家族和蒙莫朗希家族①，还有罗昂家族②都有联姻关系，他的身分要比马萨林先生高多了。"

"这无关紧要，"达尔大尼央用非常温和的口气说道，同时想了一想，"我亲爱的杜·瓦隆先生，这对拉费尔伯爵先生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一次拜访，尤其会给人产生许许多多希望。在我看

---

① 蒙莫朗希家族，是法国历史上著名家族，出了不少有名人物，如元帅、陆军统帅等。

② 罗昂家族，是法国历史上著名家族，出了将军等重要人物。

来．这样的荣誉对一个犯人来说过高了，我不禁认为科曼热先生是不是弄错了。”

“怎么！我弄错了！”

“会不会不是马萨林先生去拜访拉费尔伯爵先生，而是拉费尔伯爵先生被马萨林先生传见？”

“不，不，不．”科曼热说，他坚持事情完全是确实的。“我听得清清楚楚红衣主教对我说的话。是他去拜访拉费尔伯爵先生。”

达尔大尼央朝着波尔朵斯望，想从他的眼神里发现这位同伴能不能懂得这次拜访的重要性，但是波尔朵斯连看也不向他看一下。

“红衣主教先生在他的橘园里散步是他的习惯吗？”达尔大尼央问。

“每天傍晚他就把自己关在那儿，”科曼热说，“他好像在橘园里考虑国家大事。”

“这样的话，”达尔大尼央说，“我开始相信拉费尔先生将会受到红衣主教大人的拜访了；此外，红衣主教肯定有人伴随他。”

“是的，有两名士兵。”

“他会当着两个外国人的面谈事情吗？”

“士兵出生于瑞士的小州，只会说德语①。而且，他们十之八九等在门外。”

达尔大尼央把手指甲戳进手心，让他的脸上不会显出其他的神情，只照他想做的那样不动声色。

---

① 瑞士有一部分人说德语。

“那马萨林先生一个人走进拉费尔伯爵先生的房间可得小心，”达尔大尼央说，“因为拉费尔伯爵容易发火。”

科曼热笑了。

“是吗！可是，的确，据说你们几位都好像是吃人肉的生番！拉费尔先生一向彬彬有礼，而且随身又没有武器，红衣主教大人只要一叫喊，那两名伴随他的士兵就会跑过来。”

“两名士兵，”达尔大尼央好像在回想什么，同时说道，“是的，两名士兵；正是这样，我每天傍晚总听到有人叫两个人的名字，有时候我看见他们在我的窗子底下走来走去，要走半个小时。”

“是这样，他们在等候红衣主教，或者不如说，等候贝尔奴安，红衣主教出去的时候，是由他来叫他们的。”

“说真的，都是挺神气的汉子！”达尔大尼央说。

“他们是朗斯那儿的团里的人，大亲王先生把这个团送给了红衣主教，表示对他的尊敬。”

“啊！先生，”达尔大尼央说，好像要把这段长长的谈话概括为一句话似的，“但愿红衣主教大人能宽宏大量，答应拉费尔先生给我们自由。”

“我也完全希望能够如此，”科曼热说。

“那么，如果他忘记做这一次拜访的话，您提醒他一下该不会不方便吧？”

“不不，很方便。”

“啊！这就叫我比较放心了。”

谁要是能够看透这个加斯科尼人内心在想什么的话，就会觉得，这样巧妙的改变话题包含着一个了不起的目的。

“现在，”他继续说，“请您再答应我最后的一个要求，亲爱的

科曼热先生。"

"全心全意为您效劳，先生。"

"您会再见到拉费尔伯爵先生吗？"

"明天早上会见到。"

"您愿不愿意代我们向他问好，并且对他说，请他替我申请和他将得到的同样的恩惠。"

"您希望红衣主教先生上这儿来吗？"

"不；我有自知之明，不会有过分的要求。但愿主教大人能赏光听听我说的话，这就是我一心一意指望的事。"

"哎！"波尔朵斯摇着头低声地说，"我永远也不会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一个人遇到不幸后竟会变得这样气馁！"

"事情会照您的意思办，"科曼热说。

"请您对伯爵说，要他放心，我身体很好，您看到我愁眉苦脸，可是我认命了。"

"先生，您这样说真叫我听了高兴。"

"您说杜·瓦隆先生也是这样。"

"不，我不是这样，"波尔朵斯说。"我，我可完全不听从摆布。"

"可是，我的朋友，您会听从摆布的。"

"永远不会！"

"他会的，科曼热先生。我了解他胜过他对他自己的了解。我知道他有成千成百个了不起的优点，而他自己甚至一无所知。别说话了，亲爱的杜·瓦隆，听从摆布吧。"

"再见，先生们，"科曼热说。"愿你们晚上过得愉快。"

"我们尽力试试看。"

科曼热行过礼后走了出去。达尔大尼央依旧是一副谦恭的

姿态，顺从的神情，目送着他离开。可是，房门一给这位副卫队长关上，达尔大尼央就向波尔朵斯奔过去，把他紧紧抱住，脸上露出清清楚楚的高兴的神情。

“哎呀！”波尔朵斯说，“怎么回事？我可怜的朋友，您是不是发疯了？”

“因为我们有救啦！”达尔大尼央说。

“我可一点儿看不出有希望得救，”波尔朵斯说；“相反，我看到的是我们全都给抓住了，除了阿拉密斯，自从我们当中又有一个人也进了马萨林先生的老鼠笼里以后，我们出去的可能性更加小了。”

“完全不是这样，波尔朵斯，我的朋友，这只老鼠笼仅仅够关两只老鼠，要是关三只，它就显得不牢了。”

“我完全不懂您说的话，”波尔朵斯说。

“不要紧，”达尔大尼央说，“我们坐下来吃东西吧，我们要增添力气，今天晚上我们需要用力气。”

“今天晚上我们要干什么？”波尔朵斯问道，他越来越惊奇了。

“我们或许又要出远门了。”

“但是……”

“我们吃东西吧，亲爱的朋友，我一面吃一面动脑筋想办法。等吃好夜宵后，我的办法就会全部想好了，那时候我再一一告诉您。”

虽然波尔朵斯很想马上知道达尔大尼央的计划，但是他了解达尔大尼央做事的脾气，所以他不再问下去，在桌子前坐下吃东西了。他信任老谋深算的达尔大尼央，所以他吃得津津有味。

第四十三章

臂力和智力

吃夜宵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不过不像以前那样闷闷不乐了。每逢达尔大尼央心情愉快的时候，他就会露出美妙的微笑，现在他的脸上就不时地闪耀着这样的微笑。波尔朵斯每次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朋友每露出一次微笑，他就情不自禁发出一声欢呼，这是向对方表示，虽然自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对他头脑里考虑的主意并非毫不关心。

吃好夜宵以后，达尔大尼央躺到椅子上，叉起双腿，摇晃着身子，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

波尔朵斯双手托着下巴，两肘支着桌子，用信赖的眼光望着达尔大尼央，这样的眼光使得这位巨人的神情显得十分天真可爱。

"怎么样?"过了一会儿，达尔大尼央问了一声。

"怎么样?"波尔朵斯重复说了一遍。

"亲爱的朋友，您刚才说……"

"我吗，我什么也没有说过。"

"不，不，您刚才说过您想离开这儿。"

"啊！是这个，对，我至今还是这样希望。"

"您还说过，要离开这儿，只要弄开门或者撞破墙就行了。"

“不错，我说过，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

“我回答过您，波尔朵斯，说这不是一个好办法，我们走不了一百步远，就会给逮住，并且遭到一顿痛打，除非我们有衣服改装，有武器自卫。”

“的确如此，我们应该有衣服和武器。”

“那好，”达尔大尼央站起身来说，“亲爱的波尔朵斯，这两样我们都有了，甚至有更加好的东西。”

“瞎说！”波尔朵斯向四周望了望说。

“您别找了，这是找不到的，到了适当的时间这一切都会来找我们。昨天我们大概是在几点钟看到那两名瑞士卫兵走来走去的？”

“我想是天黑一小时以后。”

“如果他们今天像昨天一样出来，我们用不到等一刻钟就有幸见到他们了。”

“不错，我们最多只要再等一刻钟。”

“您的胳臂一直是非常有力吧，对不对，波尔朵斯？”

波尔朵斯解开袖口的钮扣，把衬衣袖子撩起来，得意地望着自己两条结实的胳臂，它们像普通人的大腿一样粗。

“当然，”他说，“非常有力。”

“所以您把这把钳子弯成一个箍子，把这把铲子弯成一只开塞钻，不会太费事吧？”

“没有问题，”波尔朵斯说。

“来试试看，”达尔大尼央说。

这位巨人拿起那两样东西，非常便当地弯起来，果然毫不费力地就把它们弯成他的同伴指望的形状。

“瞧！”他说。

"妙极啦！"达尔大尼央说，"您的确是天生的神力，波尔朵斯。"

"我听说过，"波尔朵斯说，"有那么一个克洛托的弥隆①，他能做许多极不平常的事情，如像一根绳子捆住他的额头，他会使绳子断掉，一拳头打死一条牛，再用肩膀扛走，拉住马的两条后腿马就站住不能动，等等，等等。我在皮埃尔丰的时候，就叫人讲给我听他的这些英勇的业绩，我就照着他做过的那些事去做，只有鼓起太阳穴挣断绳子我办不到。"

"那是因为您的力气不在您的头上，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

"是的，我的力气在我的胳臂里和我的肩膀上，"波尔朵斯天真地回答说。

"那很好！我的朋友，您走到窗前，用力弄断一根铁条。等一等，让我先把灯吹灭。"

① 弥隆，是公元前六世纪半传说性的大力士，生于克洛托（古代意大利城名）。

第四十四章

臂力和智力（续）

波尔朵斯走到窗口，双手抓住一根栅栏上的铁条，紧紧拉牢，向身边拉过来，然后把它弯成像一把弓一样，这样，铁条两端就离开了石头槽，水泥把它们砌得牢牢的有三十年了。

"好呀，我的朋友，"达尔大尼央说，"红衣主教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他是一位天才。"

"其他的还要拔掉吗？"波尔朵斯问。

"不用了，一根就够了；现在一个人能够通过。"

波尔朵斯试了试，整个上半身都钻了出去。

"行，"他说。

"果然是一个相当妙的出口。现在把您的胳臂伸出去。"

"从哪儿？"

"从这个出口。"

"为什么要这样做？"

"您待会儿就知道了。伸出去吧。"

波尔朵斯像一名士兵一样顺从，照着做了，把他的胳臂伸到铁栅栏外面。

"好极啦！"达尔大尼央说。

"看来还顺利吗？"

“亲爱的朋友，十分顺利。”

“好的。现在我再要做什么？”

“没有什么要做的了。”

“事情完了吗？”

“还没有。”

“可是我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波尔朵斯说。

“听我说，亲爱的朋友，只消两句话您就全都明白了。正像您看到的，岗哨室的门打开了。”

“是的，我看到了。”

“马萨林先生去橘园要穿过我们的院子，所以要派两名卫兵到我们的院子来保护他。”

“他们出来了。”

“但愿他们关上岗哨室的门。好！他们关上了。”

“然后呢？”

“别出声！他们可能会听见我们说话。”

“我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不，不，因为您做下去就会懂得的。”

“可是，我宁愿……”

“您就会因为大吃一惊感到高兴的。”

“这倒是真的。”

“嘘！”

波尔朵斯不再作声，一动也不动。

果然两名士兵向窗子这边走过来了，一面走一面搓着手，因为我们说过，时当二月，天很冷。

正在这时候，岗哨室的门打开了，有人叫回两名士兵中的一名。那个士兵离开他的同伴，回到岗哨室里。

"事情怎么样?"波尔朵斯问。

"再好也没有了,"达尔大尼央回答说。"现在,您听好。我要叫唤这名士兵,和他说话,就像我昨天和他的一个同伴说话一样,您还记得吗?"

"记得,不过他说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事实是他的发音不大清楚,不过我要对您说的话,您可要一字不漏地听好。波尔朵斯,全靠您动手了。"

"好,要动手的话,我可最拿手了。"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倚仗您。"

"说吧。"

"我要叫唤那名士兵,和他说话。"

"您已经说过了。"

"我将把身子转向左边,这样,当他站到长凳上来的时候,他就在您的右边。"

"可是,如果他不站到长凳上来呢?"

"您放心,他会站上来的。当他站到长凳上来的时候,您就伸直您的粗壮的胳臂,抱住他的脖子。接着,像托比① 抓住鱼鳃拖鱼一样,把他拉起来,拉到我们的房间里,您要注意用力夹住他,不让他叫喊。"

"好的,"波尔朵斯说;"可是万一我夹死了他呢!"

"首先,大不了只少掉一个瑞士人;可是我希望您不要夹死他。您把他轻轻地放在这儿,我们塞住他的嘴巴,将他捆住,捆在哪儿关系不大,只要捆牢。这样一来,我们就先有了一套衣服和一把剑。"

---

① 托比,公元前七世纪犹太人,因虔诚闻名,老年时双目失明,传说其子得天使指点,将他眼睛治好。

“太妙了！”波尔朵斯带着无限佩服的神情望着达尔大尼央叫道。

“怎么样？”加斯科尼人说。

“很好，”波尔朵斯高兴地说；“不过我们是两个人，一套军服和一把剑不够呀。”

“哎！他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

“对，”波尔朵斯说。

“这样，听到我咳嗽，就是时候到了，您伸出胳臂。”

“好！”

两个朋友各自站到讲好的位置。波尔朵斯整个身子藏在窗子旁的角落里。

“伙计，晚上好，”达尔大尼央用最亲热的嗓音和最温和的声调招呼。

“换上好，醒生，”①那个士兵说。

“这样走来走去不会太暖和吧？”达尔大尼央说。

“嫩，嫩得很，”②士兵说。

“我相信喝一杯葡萄酒想必您不会讨厌？”

“一费葡萄够，很欢印。”③

“鱼上钩了！鱼上钩了！”达尔大尼央低声对波尔朵斯说。

“我明白了，”波尔朵斯说。

“我有一瓶呢，”达尔大尼央说。

“一柄！”④

---

① 瑞士兵讲不好法语，所以这样译，下同。这一句应是：“晚上好，先生。”

② 应是：“冷，冷得很。”

③ 应是：“一杯葡萄酒，很欢迎。”

④ 应是：“一瓶！”

“是的。”

“忙忙的一柄？”①

“满满一瓶，如果您愿意为我健康举杯的话。”

“哈！我特宣意了，”②那个士兵走过来说。

“很好，我的朋友，请过来拿，”加斯科尼人说。

“特宣意了。正桥，这儿有一条长吞。”③

“啊！我的天主，就像是特意放在这儿一样。站上来……好，是这样，我的朋友。”

达尔大尼央咳起嗽来。

就在这时候，波尔朵斯的胳臂伸出去；他的钢铁一般硬的手腕像闪电一样快，像钳子一样有力，夹住了那名士兵的脖子，紧紧卡住，把他拉上来，再从那个口子往里拽，也不顾会不会把人擦伤，然后把他放到地板上。达尔大尼央只让他喘出一口气，就用一条披巾塞住了他的嘴，一塞好后，又来脱他的衣服，动作敏捷灵巧，显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的本领。

接着，那个全身捆牢、嘴巴塞住的士兵给塞进壁炉的炉膛里，我们的朋友事前已经把炉火灭掉了。

“这儿好歹有一把剑和一套衣服了，”波尔朵斯说。

“它们归我，”达尔大尼央说。“如果您另外想要一套衣服和一把剑，这样的把戏要再干一次。注意！我正好看到另外一名士兵从岗哨室里出来，向这边走过来了。”

“我以为，”波尔朵斯说，“再这样干一遍是不谨慎的。人们常说，用同样的方法不会成功两次。如果我失败了，一切都完了。这

---

① 应是：“满满的一瓶？”

② 应是：“我太愿意了。”

③ 应是：“正巧，这儿有一条长凳。”

次我自己下去，趁他不提防，把他抓住，塞住他的嘴巴以后交给您。”

“这更加好，”加斯科尼人回答说。

“您做好准备，”波尔朵斯一面钻出窗上的口子，一面说。

事情进行得就像波尔朵斯所说的那样。这个巨人躲在士兵走过来的路上，当这个士兵经过他跟前的时候，波尔朵斯一把卡住了他的脖子，塞住他的嘴巴，像推一具木乃伊一样，把他从变宽了的铁栅栏口子当中推进来，自己跟在后面也爬了进来。

他们像脱掉第一个士兵的衣服那样脱掉了这第二个俘虏的衣服，然后把他放到床上，用皮带绑紧，床是实心橡木做的，皮带绑了两道，所以对他像对第一个人一样尽可以放心。

“瞧，”达尔大尼央说，“这真太妙啦。现在您来试试这个家伙的衣服吧，波尔朵斯，我怕您穿不上，不过如果您穿了嫌太小的话，您不用担心，单单一条肩带也就够了，特别是有这顶带红羽毛的帽子很派用场。”

真巧，那第二名俘虏是个身材魁梧的瑞士人，所以，除了有几个地方的针脚裂开以外，一切都再顺利也没有了。

只听见窸窸窣窣的穿衣服的声音响了好几分钟。波尔朵斯和达尔大尼央急匆匆地换好了衣服。

“好啦，”他们同时说，接着转身对那两名士兵说道：“伙计，你们只要老老实实待着，就不会有什么事；可是，如果你们动一动，你们就没命了。”

两名士兵一声不敢吭。他们尝过波尔朵斯的胳臂的滋味，明白情况相当严重，完全不是什么开玩笑的事。

“现在，”达尔大尼央说，“波尔朵斯，下一步怎么做您不会不乐意知道吧？”

"当然，很乐意。"

"那么，我们到院子里去。"

"行。"

"我们要代替那两个家伙。"

"好。"

"我们要在院子里四处走来走去。"

"这倒不坏，因为天气挺冷。"

"不一会儿，那个随身男仆像昨天和前天一样，要呼唤值班的卫兵。"

"我们答应吗？"

"不，我们不答应。"

"照您的话做。我并不想答应。"

"我们不答应，我们只是把帽子戴得低一些，然后去护送红衣主教大人。"

"去哪儿？"

"去他要去的地方，阿多斯那儿。您以为他见到我们会不高兴吗？"

"哎呀！"波尔朵斯叫起来。"哎呀！我明白啦！"

"等一些时候再叫吧，波尔朵斯；因为，我说实话，您还没有大功告成，"这个加斯科尼人嘲笑地说。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波尔朵斯问。

"跟我来，"达尔大尼央回答道。"不久就会知道的。"

他钻出窗上的口子，轻巧地滑到了院子里。波尔朵斯跟在他后面照着做，不过他比较费劲，没有那样利落。

在外面听得见房间里那两个绑起来的士兵吓得直哆嗦的声音。

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刚踏上地面，那边的一扇门打开了，随身男仆的声音叫起来：

"卫兵！"

同时，岗哨室的门也开了，一个人的声音叫道：

"拉布吕耶尔·杜巴尔托阿，快去！"

"看来我叫拉布吕耶尔，"达尔大尼央说。

"我是杜巴尔托阿，"波尔朵斯说。

"你们在哪儿？"那个随身男仆问道，亮光照得他眼睛发花，肯定无法看到我们的两位在黑暗中的英雄。

"我们在这儿，"达尔大尼央说。

接着，他转过头来对波尔朵斯说：

"您觉得这件事怎么样，杜·瓦隆先生？"

"说良心话，只要这样做下去，我觉得挺有意思！"

两个冒名顶替的士兵一本正经地跟着随身男仆向前走，他给他们打开前厅的一扇门，接着又打开好像是候见厅的门，指着两张凳子对他们说：

"命令很简单，只能让一个人进来，只有一个人，明白了吗？其他任何人也不行。对这一个人你们要绝对服从。回去的时候，为了让你们不会走错路，你们待在这儿等我来叫你们。"

达尔大尼央对这个随身男仆十分熟悉，原来他就是贝尔奴安，七八个月以前，这个人曾经十来次地领他去见红衣主教。所以，他只是低低地咕哝了一声："Ya。"① 尽可能说得像德语而不像加斯科尼方言。

至于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已经要求过他不管发生什么情

① 德文：是。

况都不要开口说话，波尔朵斯答应一定照办。如果他给逼得忍无可忍的时候，允许他说"Der teufel"① 作为回答，这是尽人皆知的、很庄重的一句话。

贝尔奴安走掉了，把门也关上了。

"哎呀！"波尔朵斯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不禁叫了一声，"看来把人关起来是这儿流行的风气。我觉得我们仅仅换了一座监牢，只不过本来是那边的犯人，现在成了橘园里的犯人。我不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否变好了一些。"

"波尔朵斯，我的朋友，"达尔大尼央放低声音说，"不要怀疑天主，让我好好动脑筋想一想。"

"您考虑吧，您想吧，"波尔朵斯看到事情没有像原来估计的那样发展，没好气地说。

"我们走了八十步，"达尔大尼央低声地说，"我们又登了六级台阶，到了这儿，就像我的杰出的朋友杜·瓦隆刚才说的，这儿，是另一座和我们的小屋平行的小屋，人们称它为橘园的小屋。拉费尔伯爵不会离得太远；可惜门都是关着的。"

"这算什么了不起的困难！"波尔朵斯说，"只要用肩膀一顶……"

"看在天主的份上！波尔朵斯，我的朋友，"达尔大尼央说，"爱惜爱惜您的力气吧，否则，到了时候，它们就使不出应有的劲儿来了，您没有听到说有一个人要上这儿来吗？"

"听到了。"

"好呀，那一个人会来替我们开门的。"

"可是，亲爱的，"波尔朵斯说，"如果那一个人认出我们，如

---

① 德文：见鬼。

果那一个人在认出我们的同时叫喊起来，我们就全完了；因为，我猜想，您并不打算要我一拳打死或者掐死这个教士。这种手段只好用来对付英国人和德国人。"

"啊！天主不容许我也不容许您这样做！"达尔大尼央说。"年幼的国王或许会因此多少感谢我们，可是王后却不会原谅我们，对待她应该谨慎；此外，无谓地流血，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有我的计划。让我照计划行事，我们就要大笑一场了。"

"好极了，"波尔朵斯说，"我觉得很需要笑笑呢。"

"嘘！"达尔大尼央说，"那一个人来了。"

他们听见在前面的房间里，也就是说前厅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门上的铰链响了一下，一个穿着骑士服装的人出现了。他裹着一件棕色披风，一顶大毡帽压到眼睛上面，手上提着一盏灯。

波尔朵斯挨着墙向旁边躲，可是他无法让人看不见他，裹着斗篷的人一眼就瞧见了他，把提着的灯递给了他，对他说：

"把天花板上的灯点亮。"

接着，他对达尔大尼央说：

"您知道命令了吗？"

"Ya，"加斯科尼人回答，他打定主意只说这一个德国字，做做样子。

"Tedesco，"① 这个骑士说，"Va bene."②

他说着就向和他进来的门相对的一扇门走去，他打开门，走进去后又把门关上了。

"现在，"波尔朵斯说，"我们该怎么做？"

---

① 意大利文：德国人。

② 意大利文：很好。

“现在，如果这扇门关上了，我们就得用您的肩膀了，亲爱的波尔朵斯。做任何事都要正当其时，谁会等待，谁就能有好结果。可是，我们先得把外面的一扇门用什么好法子堵牢，然后我们再去找那位骑士。”

两个朋友立刻动起手来，把房间里能够找得到的家具全都堆在门口，这样走道无法通行，而且门也无法朝里开。

“行啦，”达尔大尼央说，“我们可以放心，不会有人从后面袭击我们了。好，我们向前走。”

第四十五章

马萨林先生的地牢

他们走到马萨林走进去的那扇门前，门已经关上了，达尔大尼央想推开，可是白费力气。

“现在用得上您的肩膀了，”达尔大尼央说。“亲爱的波尔朵斯，顶吧，不过要轻一些，别弄出声音来；千万别顶破，把两扇门扇分开就行了。”

波尔朵斯用他的结实的肩膀顶住一块门上的木板，木板弯了下去，达尔大尼央把他的剑伸进去，剑尖插在锁舌和锁横头之间。有斜面的锁舌给拨动了，门打了开来。

“我不是对您说过吗，亲爱的波尔朵斯，门和女人一样，只要温柔地对待，就会对您服服帖帖。”

“您的确是一位伟大的伦理学家，”波尔朵斯说。

“我们进去吧，”达尔大尼央说。

他们走进门去，红衣主教的那盏灯已经放在走廊当中，借着这盏灯的光，可以看到在一扇玻璃门后面是律埃城堡的橘树和石榴树，它们排成一长行一长行，中间是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两旁各有一条窄一点儿的林荫道。

“没有红衣主教，”达尔大尼央说，“只有他的一盏灯；他跑到什么鬼地方去啦？”

他向波尔朵斯做了一个手势，要他察看旁边的一条林荫道，他自己仔细检查另外一边的一条小路。忽然他看到在他左面有一只栽培箱离开了它原来的位置，它原来的位置现在是一个大洞。

要移动这只栽培箱十个人都很难做到，可是，用随便什么机械，它就连同它下面的石板一起转到了一旁。

我们刚才说过，达尔大尼央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在洞里有一个螺旋式楼梯。

他招招手，叫波尔朵斯过来，指给他看这个洞和这个楼梯。

两个人神色惊愕地面面相觑。

"如果我们只想得到金银财宝，"达尔大尼央很低声地说，"那么我们就会找到我们所要的东西，富一辈子。"

"是怎么回事？"

"您不明白吗，波尔朵斯，在这个楼梯底下，多半是大家一直在谈论的红衣主教的那个有名的宝库，我们只要走下去，腾出一只箱子，把红衣主教牢牢地关在里面，然后就把金银财宝尽可能地带走，再把这棵橘树放回原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来问我们是怎样发的财，甚至红衣主教本人。"

"对乡巴佬来说，这一手是够漂亮的，"波尔朵斯说，"可是，我觉得对两个贵族不合适。"

"我也是这样想，"达尔大尼央说，"所以我说：'如果我们只想得到金银财宝……'可是，我们想做的是另一件事。"

达尔大尼央对着地下室斜着脑袋静听的时候，忽然有一种生硬刺耳的声音传到他的耳中，就像有人在搬动一袋金币发出的声音。他不禁哆嗦了一下。门立刻又关上了，楼梯上出现了些许亮光。

原来马萨林有意把他的灯放在橘园里，让人以为他是在园里散步。可是他拿了一支蜡烛照亮，来察看他的秘密银箱。

“哎！”他一面上楼梯，一面看着那只鼓得圆圆的装里亚尔①的钱袋，用意大利语嘀咕着说；“哎！用这个可以收买五个最高法院参事和两个巴黎的将军。我呀，我也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只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作战……”

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缩紧身子，分别藏在两旁的小林荫道的一只栽培箱后面，静静地等待着。

马萨林走过来了，走到离达尔大尼央三步远的地方，按了一下一个藏在墙里面的弹簧。石板转动起来，石板上的橘树回到了原处。

接着，红衣主教吹熄了蜡烛，放进口袋里，又拿起了那盏灯，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去看拉费尔先生吧。”

“好呀！这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达尔大尼央想，“我们一起去吧。”

三个人一起往前走。马萨林先生走中间的林荫道，波尔朵斯和达尔大尼央分开走两旁的平行的林荫道。他们俩小心地避开红衣主教手上的灯时时刻刻从一只只栽培箱中间照过来的灯光。

红衣主教走到第二道装了玻璃的门，他没有发觉有人跟踪他。柔软的沙地减轻了他的两个同行的人的脚步声。

接着，他向左边拐，走进一条波尔朵斯和达尔大尼央还没有注意到的走廊，可是，他正要打开门的时候，他站住了，仿佛想起

---

① 里亚尔，是西班牙古银币名。

了什么事情似的。

“啊！见鬼！”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忘记科曼热的叮嘱了。我应该把士兵带来，放在这道门口，免得我受到那个凶神恶煞的摆布。对。”

说着，他显得很不耐烦地转过身来，想往回走。

“别费事了，大人，”达尔大尼央说，他向前跨出一步，毡帽拿在手上，脸上显出和蔼可亲的神情，“我们一步一步地跟在大人后面走，现在我们听候吩咐。”

“是的，我们听候吩咐，”波尔朵斯说。

他也做出彬彬有礼的致敬的姿势。

马萨林惊慌失措地从这一个看到另一个，认出了两个人是谁，吓得低低叫了一声，他的灯一失手掉到地上。

达尔大尼央捡起了灯，幸好它掉下去的时候没有熄灭。

“啊，大人，太冒失了！”达尔大尼央说；“上这样的地方来没有灯可有些危险！大人可能撞到什么箱子上，或者掉进什么洞里去。”

“达尔大尼央先生！”马萨林惊魂未定，低低叫了一声。

“大人，对，是我，我还要荣幸地将我的杰出的朋友杜·瓦隆先生介绍给您，大人过去曾经十分好心地对他表示关怀。”

达尔大尼央用灯照亮了波尔朵斯乐呵呵的、得意的脸。

“您是要去拉费尔先生那儿，”达尔大尼央继续说下去。“大人，但愿我们不会妨碍您。请告诉我们怎么走法，我们跟着您走。”

马萨林渐渐清醒过来了。

“先生们，你们在橘园里已经待了很久了吧？”他声音发颤地问，因为他想到他刚才去看他的宝库的事。

波尔朵斯张口正要回答，达尔大尼央对他做了个手势，波尔朵斯不出声了，渐渐闭上了嘴。

"我们刚刚来，大人，"达尔大尼央说。

马萨林松了一口气，他不再为他的宝库担心，他只为自己担心了。他的嘴唇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好啦，"他说，"先生们，我中了你们的圈套，我承认失败了。你们要向我提出给你们自由，是不是？我给你们自由。"

"啊！大人，"达尔大尼央说，"您真是太仁慈了；可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宁愿向您要求别的事。"

"你们得到自由啦？"马萨林吃惊地问道。

"自然啰，相反，大人，您却已经丧失了自由，现在，大人，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战争的规则，您得用代价赎回它。"

马萨林觉得连心底里都哆嗦起来。他的尖锐的目光盯住这个加斯科尼人嘲弄的神情和波尔朵斯没有表情的面孔望着，可是看不出他们究竟想要什么。这两个人都在暗处，即使库迈的女预言家①在场，也不能猜出他们的心思。

"赎回我的自由！"马萨林跟着说。

"是的，大人。"

"那么要我付多少钱呢，达尔大尼央先生？"

"天哪，大人，我还不知道。我们去问拉费尔伯爵吧，如果大人允许这样做的话。大人请赏脸把他的房间门打开，十分钟以后，价钱就能定下来。"

马萨林全身打颤。

"大人，"达尔大尼央说，"您看见我们是多么有礼貌，不过我

---

① 库迈，意大利康巴尼地区的城名，城市附近有传说中的女预言家住的山洞。

们不得不事先通知您，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大人，请开门吧，同时，希望您牢牢记住，您要是表现出一丝一毫想逃跑的动作，要是叫出哪怕一点点求救的声音，由于我们现在的处境很特殊，所以，假使我们采取什么极端的手段，那不应该怨恨我们。”

“先生们，请你们放心，”马萨林说，“我绝对不会那样做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达尔大尼央对波尔朵斯做了个手势，要他加倍地注意监视，然后转身对马萨林说：

“现在，大人，请带我们一同进去吧。”

第四十六章

会　　谈

马萨林开了一个双层门的门锁，阿多斯事先得到科曼热的通知，这时已经站在门口迎接他的尊贵的客人。

他看见马萨林，便躬身行礼，然后说道：

“大人光临使我深感荣幸，终生难忘，大人可以不必叫人陪送。”

“我亲爱的伯爵，”达尔大尼央说，“所以大人坚决不需要我们，而是杜·瓦隆和我坚持要这样做的，也许这种方式不大礼貌，但是由于我们非常渴望和您见面。”

阿多斯听到这个嗓音，听到这种开玩笑的口气，又看到伴随着这样的说话声音和语气的多么熟悉的手势，不禁惊讶得跳了起来，大声喊道：

“达尔大尼央！波尔朵斯！”

“正是我，亲爱的朋友。”

“正是我，”波尔朵斯跟着说。

“这是怎么回事？”伯爵问。

“这就是说，”马萨林回答道，他像刚才一样竭力做出微笑的神情，一面笑，一面咬着嘴唇，“这就是说，各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现在不是这些先生是我的犯人，而是我成了这些先生的犯

人，因此，您看到我在这儿不但不能发号施令，而且还不得不听从指挥。可是，先生们，我警告你们，除非你们割断我的喉咙，否则你们的胜利时间是不会长久的；我总会有办法的，别人会来……”

“啊，大人，”达尔大尼央说，“不要威胁人；这可是一个坏榜样。我们对待阁下是多么迁就，多么客气！好啦，别发脾气了，让我们抛开一切仇恨，友好地谈谈吧。”

“先生们，我巴不得这样做，”马萨林说；“可是，在讨论我的赎金的时候，我不希望你们把你们的处境估计得怎样有利。你们把我捉进了笼子，同时你们自己也给捉进了笼子。你们怎么从这儿跑出去？看看那些铁栅栏，看看那些道门，看一看，或者不如说猜想一下，有多少岗哨守卫在那些铁栅栏和门后面，有多少士兵布满在大大小小院子里。我们和解吧。瞧，我会向你们证明我是一片诚心的。”

“好呀！”达尔大尼央心里想，“我们好好坚持住，他要向我们要花招了。”

“我向你们提出过给你们自由，”首相继续说，“我现在依旧这样说。你们要怎样呢？不到一个小时，你们就会被发觉，被捉住，你们一定会杀死我，那么这就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像你们这样的光明正大的贵族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他说得有道理，”阿多斯想道。

这个人的头脑里只有高贵的想法，所以他一想到这一点，眼睛里就透露出他的心思。

达尔大尼央想打消阿多斯默认的态度给马萨林带来的希望，立刻说：“所以，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暴力的。”

“如果，相反，”马萨林继续说，“你们让我走，同时接受我给

你们的自由……”

“怎么，”达尔大尼央打断他的话说，“既然你亲口说过，给我们自由以后五分钟，又能夺回我们的自由，您想要我们接受我们的自由吗？”达尔大尼央接着又说：“根据我对您的了解，大人，您是会夺去我们的自由的。”

“不，凭红衣主教的信义……你们不相信我吗？”

“大人，我不相信任何红衣主教，他们不是教士。”

“那好，凭首相的信义！”

“您现在不再是首相了，大人，您是俘虏。”

“那么，凭马萨林的信义！我是马萨林，我希望我永远是马萨林。”

“哼！”达尔大尼央说，“我听说过有一个马萨林，他对他的誓言一向不大遵守，我怕他是大人的一位祖先吧。”

“达尔大尼央先生，”马萨林说，“您的确非常聪明，我真懊悔为什么要和您作对。”

“大人，我们言归于好吧，我正求之不得呢。”

“那好，”马萨林说，“如果我用一种明显的、具体的方式使你们得到安全呢？”

“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波尔朵斯说。

“说吧，”阿多斯说。

“说吧，”达尔大尼央说。

“首先，你们接受不接受？”红衣主教问。

“您要把您的打算对我们说清楚，大人，然后我们再考虑。”

“你们应该注意到你们现在是在监禁中，逃不出去的。”

“大人，您想必很清楚，”达尔大尼央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咱们同归于尽。”

马萨林浑身哆嗦了一下。

“听着，”他说，“在走廊头上有一道门，我有门的钥匙；门外面是花园。你们拿着钥匙走吧。你们机智灵活，身强力壮，又带有武器。走一百步远后，向左拐，你们就到了花园的墙跟前，翻过墙，只消跳三跳，就到了大路上，那时候你们便自由了。现在我对你们相当了解了，所以知道，万一有人来攻打你们，是阻挡不住你们逃跑的。”

“那当然！大人，”达尔大尼央说，“您说得完完全全正确，太好了。您要给我们的钥匙在哪儿？”

“在这儿。”

“啊，大人，”达尔大尼央说，“请您亲自送我们去那道门口。”

“非常乐意，”首相说，“如果必须这样做才能叫你们感到放心的话。”

马萨林没有指望这样轻易地就了结了这件事，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向走廊走去，打开了那道门。

门外果真是花园，黑夜的大风猛烈地吹进走廊，把雪花吹到三个逃跑的人的脸上。

“该死！该死！”达尔大尼央说，“夜真黑得可怕，大人。这个地方我们不熟悉，会找不到路的。既然大人已经到了这儿，麻烦再走几步路吧，大人……请把我们送到墙跟前。”

“好吧，”红衣主教说。

他笔直地快步向墙跟前走去，不一会儿，四个人都走到了。

“先生们，你们满意了吧？”马萨林问。

“我相信很满意！我们也许是很难知足的人！哎呀！多么大

的荣誉！三个穷贵族受到红衣主教的护送！啊！想起来啦，大人，您刚才说我们英勇，灵活，又有武器来着，对不对？”

“对。”

“您说错了；只有杜·瓦隆先生和我有武器，伯爵先生可没有，如果我们给什么巡逻队遇到，我们应该可以自卫。”

“完全应该。”

“可是我们在哪儿能找到一把剑呢？”波尔朵斯问。

“大人，”达尔大尼央说，“把您的剑借给伯爵吧，反正它对您没有什么用处。”

“非常乐意，”红衣主教说；“我甚至请求伯爵先生愿意把它留下来作为对我的纪念。”

“我认为这是高雅的举动，伯爵！”达尔大尼央说。

“所以，”阿多斯回答说，“我向大人保证，永远不让它离开我身边。”

“好，”达尔大尼央说，“以真心换真心，太叫人感动了！波尔朵斯，难道您眼睛里没有泪水吗？”

“有，”波尔朵斯说；“不过，我不知道淌眼泪是由于感动还是因为风吹的。我相信是风。”

“现在上墙吧，阿多斯，”达尔大尼央说，“快一点。”

阿多斯靠波尔朵斯的帮助，上了墙头，波尔朵斯举他就像托一片羽毛一样。

“现在往下跳，阿多斯。”

阿多斯跳了下去，到了墙的那一边，看不见了。

“您到地上了吗？”达尔大尼央问。

“是的。”

“没有出事？”

“平安无事。”

“波尔朵斯，我上墙的时候，您注意好红衣主教先生；不，我不需要您，我自己就能上去。注意好红衣主教先生，就是这些……”

“我会注意，”波尔朵斯说。“怎么样啦？……”

“您说得对，这要比我原来想的困难得多，把您的背送上来，可是，别放掉红衣主教先生。”

“我不会放掉他。”

波尔朵斯把背送过去，达尔大尼央站在他的背上顷刻间就跨到墙头上。

马萨林装出一副笑脸。

“您好了吗？”波尔朵斯问。

“好了，我的朋友，现在……”

“现在怎么样？”

“现在把红衣主教先生交给我，他稍稍喊一下，您就掐死他。”

马萨林想叫，可是波尔朵斯用两只手抱紧了他，举起来送给达尔大尼央，达尔大尼央抓住了他的衣领，把他放到身边坐下，然后用威胁的口气说：

“先生，马上跳下去，跳到拉费尔先生身边，否则我就要您的命，贵族说话是算数的！”

“先生，先生，”马萨林叫起来，“您违背了诺言。”

“我吗！大人，我在什么地方对您做过保证？”

马萨林低低哼了一声，说：

“您是靠了我才得到自由的，先生，您的自由就是我的赎金。”

“这点我同意；可是，埋在地道里的那个巨大的宝库的赎金呢，要下到那儿，只要按一下藏在墙里面的弹簧，一只栽培箱

就会转动，它一转动，就看得见一道楼梯，对于这笔赎金是不是也应该谈一谈呀，大人，您说对吗？"

"耶稣！"马萨林双手合掌，几乎透不过气，叫了一声，"我主耶稣！我全完了。"

可是，达尔大尼央并不管他埋怨，把他夹在腋下，轻轻地交到阿多斯手中，阿多斯始终无动于衷地站在墙脚下。

然后，达尔大尼央转过身来对波尔朵斯说：

"拉住我的手，我在墙顶上待得很牢。"

波尔朵斯使劲爬，墙都动摇起来了，最后他登上了墙头。

"我原来完全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这真有趣。"

"您懂了吗？"达尔大尼央说；"太好了！可是为了有趣到底'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他跳下墙去。

波尔朵斯也跟着跳下去。

"先生们，你们陪着红衣主教先生，"达尔大尼央说，"我走在前面探路。"

这个加斯科尼人拔出了剑，担任先锋。

"大人，"他说，"去大路应该打哪儿拐弯？回答以前好好考虑考虑；因为，如果大人弄错了，那就可能产生严重的麻烦，不仅仅是对我们，而且也是对您。"

"先生，沿着墙走，"马萨林说，"这样您就不会迷路了。"

三个朋友加快了脚步，可是走了没有多久，他们不得不放慢了速度；红衣主教虽然尽可能诚心诚意地跟着他们走，还是无法赶得上。

突然达尔大尼央碰到了一样有些热乎乎的东西，它还动了一下。

“喂，一匹马，”他说，“先生们，我刚刚找到了一匹马！”

“我也碰到了！”阿多斯说。

“我也碰到了！”波尔朵斯说，他忠实地执行命令，一直拉着红衣主教的胳臂。

“这才叫做好运气呢，大人，”达尔大尼央说，“正在大人抱怨走不动的时候……”

可是，他的话没有说完，一支手枪的枪口顶住了他的胸口。他听见有人严肃地说：

“别碰！”

“格力磨！”他喊起来，“格力磨！你在这儿干什么？是上天把你送来的吗？”

“不，先生，”这个正直的仆人说，“是阿拉宓斯先生吩咐我看好这些马的。”

“阿拉宓斯在这儿吗？”

“是的，先生，昨天就来了。”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一直在监视着。”

“怎么！阿拉宓斯在这儿？”阿多斯也问了一句。

“他在城堡的小门口，那是他的岗位。”

“你们人多吗？”

“我们有六十个人。”

“快去通知他。”

“这就去，先生。”

格力磨认为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执行这个任务，立刻飞快地奔去，刚刚聚到一处的三个朋友静静地等待着。

在这一小群人中间，只有马萨林先生一个人垂头丧气。

第四十七章

从此可以相信波尔朵斯将做男爵、达尔大尼央将当队长

十分钟后，阿拉宓斯由格力磨陪着赶来了，还跟着十来个贵族。他喜笑颜开，热烈拥抱他的朋友。

“弟兄们，你们都自由了！没有我的帮助就自由了！我虽然竭尽全力，可是对你们毫无帮助！”

“亲爱的朋友，不必感到抱歉。时间推迟一些并不等于失败。如果说您到现在没有能做什么，马上就有事干了。”

“我采取了许多措施，”阿拉宓斯说。“我从助理主教先生那儿要来了六十个人，二十个人守在花园的墙外面，二十个人守住从律埃到圣日耳曼的大路，二十个人分散在各个树林里。靠着这样的作战安排，我截住了马萨林的两名送信给王后的信使。”

马萨林立刻竖起耳朵仔细听着。

“不过，”达尔大尼央说，“我想，您一定光明正大地把他们送回给红衣主教先生了吧？”

“对呀，”阿拉宓斯说，“我敢夸口说我是那样高尚地对待他的！其中一封信里红衣主教告诉王后说，国库已经空空如也，国王陛下一个钱也没有了；在另一封信里，他说他要把他的犯人转移到默伦去，在他看来，律埃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亲爱的朋友，您

要知道，就是这后一封信给我带来很大的希望。我和我手下的六十个人都分别埋伏好，我包围了城堡，又叫人准备了几匹马，交给机智的格力磨领着，我等着你们出来。我原来估计也许要等到明天早上。我想，要救你们脱险，总得发生一场小小的冲突，没料到你们在今天晚上就得到自由了，不用武力拼一拼就得到自由了，真太好了！你们是怎么样从那个马萨林坏蛋手中逃出来的？你们想必受了许多苦要抱怨吧。”

“还好，”达尔大尼央说。

“真的吗？”

“我甚至还要说，我们应该赞美他。”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确实如此；多亏了他我们才得到自由的。”

“多亏了他？”

“是的，他叫他的随身仆人贝尔奴安先生把我们送到橘园里，然后，我们跟着他从那儿到了拉费尔伯爵待的地方。他向我们提出恢复我们的自由，我们接受了，他非常殷勤，甚至给我们指路，亲自送我们到花园的墙前，我们刚刚十二万分幸运地翻过了墙头，就遇到了格力磨。”

“好呀，”阿拉宓斯说，“这样一来，我便和他讲和了，我多么愿意他现在在这儿，我可以当面对他说，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会做出如此高尚的行动。”

“大人，”达尔大尼央再也忍不下去了，开口说道，“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埃尔布莱骑士先生，正像您刚才能够听到的那样，他希望当面对阁下表示他的敬意。”

他向后退了几步，狼狈不堪的马萨林出现在阿拉宓斯惊愕的眼睛前面。

“哎呀！”阿拉密斯叫起来，“是红衣主教？多么辉煌的战果！喂，朋友们！马，把马拉过来！”

几个人骑马奔过来。

“果然不错，”阿拉密斯说，“我多少会有些用的。大人，恳请您能接受我全部的敬意！我敢打赌，这一手仍旧是这位圣克利斯托弗·德·波尔朵斯① 干的，对不对？对啦，我忘记了……”

他低声地对一个骑马的人吩咐了几句话。

“我想小心点好，我们走吧，”达尔大尼央说。

“说得对，不过我要等一个人……阿多斯的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伯爵说。

“喏，那不是他吗，他骑着马穿过荆棘丛奔来了。”

“伯爵先生！伯爵先生！”一个年轻人的嗓音喊道，阿多斯听到后不禁全身颤抖起来。

“拉乌尔！拉乌尔！”拉费尔伯爵叫道。

年轻人片刻之间忘记了通常的礼貌，他奔过来紧紧拥抱住他的父亲。

“您看呀，红衣主教先生，我们这几个人如此相亲相爱，要把我们彼此分开岂不是非常叫人遗憾的事！先生们，”阿拉密斯又对那些越聚越多的骑马的人说，“先生们，在主教大人四周围成一圈，来向他表示我们的尊敬，他一定会赐给我们这样的光荣，准许我们和他作伴同行。我希望你们感谢他。波尔朵斯，好好照看好大人。”

阿拉密斯走到正在商量什么事的达尔大尼央和阿多斯的身

---

① 圣克利斯托弗，基督教圣徒，活动时期约在3世纪。据传他身材高大，信奉基督教后，专门背人过河。因波尔朵斯长得高大，阿拉密斯这样称呼他。

边，和他们一起商量起来。

"好啦，"经过五分钟的讨论以后，达尔大尼央说，"上路吧！"

"我们去哪儿？"波尔朵斯问。

"去您那儿，亲爱的朋友，去皮埃尔丰，您的漂亮的城堡能够提供最好的条件接待红衣主教大人。此外，它地点非常适中，离巴黎不太近也不太远；从那儿可以很方便地和京城建立起联系。走吧，大人，您在那儿会像一位亲王一样受到款待，和您原来的身分相配。"

"一位失去了一切的亲王，"马萨林显出一副可怜相说。

"打仗总有输有赢，大人，"阿多斯回答道，"可是，请您放心，我们不会因为胜利而滥用我们的优势的。"

"不会滥用，可是会利用，"达尔大尼央说。

在这一夜后来的时间里，这些劫持者飞快地奔驰，就和从前一样不知疲倦地赶路。马萨林身不由已，夹在这些鬼魂一样的人当中向前飞奔，愁眉苦脸，心事重重。

拂晓时分，一行人马一口气已经跑了十二法里，护送队伍中有一半的人精疲力竭，支持不住了，好几匹马累倒在地上。

"现在的马也比不上从前的马了，"波尔朵斯说，"什么都退化了。"

"我已经打发格力磨到达马尔丹去了，"阿拉密斯说；"他会给我们带来五匹精力充沛的好马，一匹给红衣主教大人，四匹给我们。最要紧的是我们不能离开大人；队伍中其他的人可以以后再赶上我们；只要过了圣德尼①，我们就什么也不用害怕了。"

格力磨果然带来了五匹马；他去请求帮忙的爵爷正是波尔

① 圣德尼，在今塞纳—圣德尼省。

朵斯的朋友，显得十分热心，他没有照别人提出的那样收这儿匹马的钱，而是全部奉送。十分钟以后，护送的队伍在埃姆农维尔停下来休息．那四个朋友重新精神抖擞地护送马萨林先生继续往前走。

中午时分，他们进入波尔朵斯的城堡的林荫路。

末司革东骑马在达尔大尼央身边跑着，一路上他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时候开口说话了："啊！先生，如果您愿意听，请相信我说的是真话，自从我离开皮埃尔丰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能好好地呼吸。"

他催马快奔，去对别的仆人通知杜·瓦隆先生和先生的朋友到来的消息。

"我们是四个人，"达尔大尼央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们轮流看守大人，每个人看三小时。阿多斯去检查一下城堡，要使它遭到围攻后不会攻破，波尔朵斯负责供应粮食武器，阿拉密斯安排人马驻扎的事。这就是说，阿多斯是总工程师，波尔朵斯是军需长，阿拉密斯是要塞司令。"

他们暂且把马萨林安顿在城堡里的一套最豪华的房间里。

当他给领进这套房间里的时候，他说："先生们，我猜想你们不会把我长期地秘密藏在这儿吧？"

"不会的，大人，"达尔大尼央回答说，"相反，我们打算很快地公开宣布您在我们手中。"

"那时候，你们就会受到围攻。"

"我们已经考虑到了。"

"你们预备怎么办？"

"我们要自卫。如果已故的黎塞留红衣主教先生还活着的话，他会讲给您听某一个圣日耳韦棱堡的故事，我们四个人，加

上四个仆人和十二具死尸，抗击了整整一支军队。”

“这样的壮举只会出现一次，先生，不会出现第二次的。”

“所以，今天我们并不需要表现得那样英勇了；明天，巴黎的军队就会得到这儿的消息，后天，他们便赶到这儿了。战斗不会在圣德尼或者夏朗东进行，而是在贡比涅或者维莱科特雷那一带展开。”

“大亲王先生将会打败你们，就像他以前总是把别人打败那样。”

“大人，这是可能的；不过在开仗以前，我们要把大人送到我们的朋友杜·瓦隆的另一座城堡里去，像这样的城堡他有三座。我们不愿意让大人受到战火的威胁。”

“好啦，”马萨林说，“我看只得让步了。”

“在围攻之前吗？”

“是的，也许条件要好谈一些。”

“啊，大人，说到谈条件，您会看到我们都是十分通情达理的。”

“那么，你们有些什么条件呢？”

“您先休息一下，大人，我们要考虑考虑。”

“先生们，我不需要休息，我需要知道我是在朋友的手中还是在敌人的手中。”

“朋友，大人，是朋友！”

“那好，请立刻告诉我你们想得到什么，好让我看看在我们之间是否可能达成协议。说吧，拉费尔伯爵先生。”

“大人，”阿多斯说，“为了我个人，我毫无所求，为了法国，我想提的要求又太多了。所以，我不发表意见，请埃尔布莱骑士说吧。”

阿多斯鞠躬以后，向后退了一步，靠着壁炉站在那儿，就像一个普通的旁观者，看着谈判进行。

“那您说吧，埃尔布莱骑士先生，”红衣主教说。“您有什么要求？不要转弯抹角，也不要含含糊糊。要清楚明确，简单扼要。”

“我吗，大人，我会把牌都摊在桌子上的。”

“那就快摊吧。”

“在我的口袋里，”阿拉宓斯说，“我有一份各项条件的清单，我也参加的那个代表团前天在圣日耳曼已经把这样的清单交给您了。我们首先要尊重从前的权利，写进清单的要求希望接受。”

“那些条件我们几乎都已经谈妥了，”马萨林说，“让我们谈谈您个人的条件吧。”

“您以为我会有个人的条件吗？”阿拉宓斯微笑着说。

“我以为您不会像拉费尔伯爵先生那样大公无私，”马萨林说，同时转过身来对阿多斯点头致意。

“是吗？大人，您说得很对，”阿拉宓斯说，“我很高兴看到您终于对伯爵做出正确的评价。拉费尔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人物，他超然于世俗的愿望和人类的热情之上；这是一位少有的保持古人作风的人。伯爵先生这个人完全与众不同。您说得很对，大人，我们比不上他，我们首先要向您承认这一点。”

“阿拉宓斯，”阿多斯说，“您是在说笑话吧？”

“不，我亲爱的伯爵，不，我说的正是我们所想的，正是所有熟悉您的人所想的。不过，您说得很对，事情跟您无关，只跟大人和他的卑微的仆人埃尔布莱骑士有关。”

“那好！先生，除了那些我们将重新提到的一般条件以外，您要求什么？”

“大人，我要求将诺曼底赐给隆格维尔夫人，完全免予处分，并且送她五千立弗。我要求国王陛下能赏脸做她刚生下的男孩的教父，还有，大人在参加洗礼以后能去罗马向我们的圣父教皇致敬。”

“这就是说，您要我辞去首相的官职，要我离开法国，要我过流亡的生活？”

“我希望一出现教皇空缺期，大人就会当上教皇，到那时候能够允许我申请对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大赦①。”

马萨林做出一副难以形容的尴尬相。

“您呢，先生？”他问达尔大尼央。

“我吗，大人，”这个加斯科尼人说，“我完全同意埃尔布莱骑士的意见，只除了最后一点，在这一点上我和他的想法完全不一致。我不但不愿意大人离开法国，而且愿意大人留在巴黎；我不但不希望大人成为教皇，而且希望大人继续担任首相，因为大人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甚至会尽力帮助大人，让大人早日平定投石党之乱，只要他以后能稍稍记得起国王的几个忠实的仆人，并且将火枪队第一连交给我挑选的人指挥。杜·瓦隆，您有什么要求？”

“对，先生，轮到您啦，”马萨林说，“您说吧。”

“我吗，”波尔朵斯说，“我希望红衣主教先生能给予我的这座给他避过难的府邸荣誉，作为对这次经历的纪念，把我的领地升为男爵的领地，还有，陛下一旦要提升人的时候，请保证我的一位朋友得到勋章。”

“您知道，先生，要得到勋章一定要经受种种考验。”

---

① 指天主教的赦罪。

"这位朋友会做到的。况且，如果非要不可的话，大人也会告诉他如何避开那种官样文章。"

马萨林咬紧了嘴唇，因为这句话切中了要害，他立刻冷冰冰地说道：

"先生们，我觉得意见很难一致；因为，如果我满足了这一位的要求，就势必得罪另一位。如果我留在巴黎，就不能去罗马，如果我成了教皇，就不能再当首相，如果我不是首相，就不能任命达尔大尼央先生为火枪队队长，封杜·瓦隆先生为男爵。"

"这倒是实话，"阿拉密斯说。"由于我是少数，所以我收回我的关于请大人去罗马和辞职的建议。"

"我继续当首相吗？"马萨林说。

"一言为定，您继续当首相，大人，"达尔大尼央说；"法国需要您。"

"我，我撤回我的要求，"阿拉密斯又说道，"大人依旧是首相，甚至依旧是王后陛下的宠臣，只要大人接受我和我的朋友为了法国和为了我们所提出的请求。"

"你们关心自己的事吧，先生们，至于法国，就让它照它的打算来和我和解，"马萨林说。

"不行！不行！"阿拉密斯说，"应该和投石党人订一个协定，大人要当着我们的面拟订和签字，同时保证能得到王后的批准。"

"我只能担保我自己的行动，"马萨林说，"我不能担保王后会怎样做。万一王后陛下拒绝呢？"

"啊！"达尔大尼央说，"大人完全清楚王后陛下绝对不会拒绝您的。"

"喏，大人，"阿拉密斯说，"这就是投石党人的代表们提出来

的协定；请大人过目审查。”

“我知道它写些什么，”马萨林说。

“那就请签字吧。”

“先生们，你们想一想，在我们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签字，很可能被人认为是使用暴力的结果。”

“大人可以对人说是自愿签的。”

“可是，如果我拒绝签呢？”

“那样的话，”达尔大尼央说，“大人就只能对您自己拒绝签字的后果负完全责任。”

“你们竟敢对一位红衣主教动手吗？”

“大人，您早就对国王的火枪手动手了！”

“王后会替我报仇的，先生们！”

“虽然我认为她有这样良好的愿望，可是我相信她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将带着大人同去巴黎，巴黎人会保护我们……”

“目前，在律埃和圣日耳曼，大家该是多么焦急不安啊！”阿拉密斯说；“他们准会奇怪红衣主教上哪儿去了，首相上哪儿去了，王后的宠臣上哪儿去了！他们准会在大大小小角落里寻找大人！准会议论纷纷。如果投石党知道大人失踪的事，他们该会多么得意！”

“太可怕了，”马萨林低声说。

“大人，请在协定上签字吧，”阿拉密斯说。

“可是，如果我签了字，王后不肯批准呢？”

“我负责去觐见王后，”达尔大尼央说，“保证得到她的签字。”

“您要小心，”马萨林说，“在圣日耳曼您不会受到您认为有权受到的接待。”

“没关系！”达尔大尼央说，“我会设法被人欢迎的；我知道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我带一封信给王后陛下，大人在那封信里通知她国库里已经一无所有了。”

“然后呢？”马萨林脸色变得苍白，说道。

“然后，等到我看到王后陛下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就领她到律埃去，我带她走进橘园，指给她看某一个弹簧，它会使一只栽培箱移动。”

“够了，先生，”红衣主教低声地说，“够了！协定在哪儿？”

“在这儿，”阿拉密斯说。

“您看到我们都是很宽厚的，”达尔大尼央说，“因为我们利用这样一个秘密，本来可以做出许许多多事情来。”

“好，请签字吧，”阿拉密斯把羽笔递给红衣主教，说。

马萨林站了起来，来回走了一两分钟，那模样不大像垂头丧气，而是在思索。接着，他忽然站住了说：

“先生们，我签了字以后，有什么能为我保证你们不会反悔？”

“我以名誉保证，先生，”阿多斯说。

马萨林哆嗦了一下，向拉费尔伯爵转过身来，对这张高贵正直的脸看了一会儿，拿起笔来，说道：

“伯爵先生，这对我足够了。”

他签了字。

“现在，达尔大尼央先生，”他又说，“请您做好准备动身去圣日耳曼，替我带一封信给王后。”

第四十八章

笔杆和威胁比利剑和忠诚有用

达尔大尼央有他自己的一套神话。他认为机会只有一绺头发，抓住这绺头发就能抓住机会，他不是那种不抓住那绺头发捉住机会而让它白白过去的人。他计划了一个迅速和安全的旅行方案，他先把驿马送到商底伊，好让他能在五六个小时以内赶到巴黎。可是，在动身前，他又想到，对一个富有经验又机智灵活的人来说，情愿放弃平安的环境走向吉凶难卜的未来，这样的处境可真有些古怪。

"确实，"他骑上马要去完成他的危险的使命的时候，对自己说道，"阿多斯在宽厚大度方面可算得是一位传奇故事中的英雄；波尔朵斯是一个杰出的人，但是很容易受人影响；阿拉密斯脸上的神情总叫人捉摸不透，也就是说很难理解。我不在这儿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三个人会发生什么事呢？……也许会把红衣主教放掉。一放掉红衣主教，我们的希望就全部破灭了。我们的希望是二十年来直到今天的辛苦服务唯一的酬报，即使是赫拉克勒斯完成的功绩和我们的事迹相比，也只能算是小人国的小人干的事情。①"

他去找阿拉密斯。

"您，亲爱的埃尔布莱骑士，"他对他说，"您简直是投石党的

化身。您要小心阿多斯，他对人间的俗事不屑一顾，甚至他自己的事。您特别要小心波尔朵斯，他把伯爵看成世上的天主一样，为了讨好伯爵，会帮助他让马萨林逃走的，只要马萨林懂得哭哭啼啼，装出骑士风度的话。"

阿拉宓斯笑了笑，那是他特有的既狡猾又果断的微笑。

"丝毫不用担心，"他说，"我有我提出的一些条件。我并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为了别人。我的小小的希望只应该为了有权享受成果的人的利益得到实现。"

"好，"达尔大尼央心里想道，"在这方面我可以放心了。"

他握过阿拉宓斯的手，又去找波尔朵斯。

"朋友，"他说，"您和我一起为了寻求我们的功名吃尽千辛万苦，现在到了收获我们的辛劳的果实的时候，如果您让阿拉宓斯左右，那将会莫名其妙地上了当，您知道他为人乖巧，乖巧，我们两人可以在私底下说说，总免不了自私。或者让阿多斯左右，他是高尚无私的人，可是也是对什么都腻烦的人，他为他自己毫无所求，也不知道别人有别人的愿望。如果我们的两个朋友中有一个向您提出要放走马萨林，您怎么说呢？"

"我会说，我们捉到他花了许多气力，不能这样轻易放掉他。"

"好极了！波尔朵斯，您说得有道理，我的朋友；因为一放掉他，您把您已经到手的男爵爵位也放掉了；更不必说，马萨林一旦离开这儿就会叫人吊死您。"

"怎么，您这样认为吗？"

"我完全可以肯定。"

---

①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曾完成十二项英雄功绩，这里达尔大尼央是说不能和他们做的事相比。

"那么我宁愿杀死他，也不让他逃掉。"

"您说得有道理。您要知道，我们以为是在做自己的事的时候，并不是在做投石党人的事，况且，他们像我们这些老兵一样，也不理解什么政治问题。"

"您别怕，亲爱的朋友，"波尔朵斯说；"我从窗口看您骑上马，我一直目送您，直到您人影消失为止，然后我回来待在红衣主教的房门口，那扇上部装了玻璃的房门口，从那儿我可以看见整个房间，有一点点可疑的行动，我就把他干掉。"

"太好了！"达尔大尼央心里想，"在这方面，我相信红衣主教准会给看守得牢牢的。"

他握过皮埃尔丰的领主的手，又去找阿多斯。

"我亲爱的阿多斯，"他说，"我要走了。我只有一件事要对您说：您熟悉奥地利安娜的为人，只有囚禁马萨林先生，才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如果您把他放掉，我就没命了。"

"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我根本不需要多作考虑，早就决定干监狱看守的行当了。我向您保证，您把红衣主教留在哪儿，您以后仍旧会在哪儿再见到他。"

"这句话比任何王家的签字都叫我放心，"达尔大尼央心里想。"现在我得到了阿多斯的保证，可以出发了。"

达尔大尼央终于一个人动身了，身上只带了一把剑和一张马萨林给的普通的通行证，凭这张通行证他可以到达王后身边。

他离开皮埃尔丰以后六小时，到了圣日耳曼。

马萨林失踪的事大家还不知道；只有奥地利安娜一个人清楚，但是她将她的焦急的心情掩盖起来，连对她的最亲信的人也不暴露。在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的房间里，人们找到了两个被捆起来、嘴巴塞住的士兵，立刻使他们的四肢恢复了自由，取

出塞嘴巴的东西，可是他们只能说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就是他们被捉住、捆牢、剥去衣服的经过，别的就说不出来了。至于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一从士兵进来的那个缺口出去以后干了些什么，他们和城堡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不清楚。

只有贝尔奴安比别的人知道得稍微多一点。贝尔奴安没有看见他的主人回来，听到敲十二点钟了，就决定不顾一切到橘园里去看看。第一道门全被家具堵住，这已经使他产生了一些怀疑，不过他不想把他的怀疑告诉任何人，他耐心地从这些堆在一起的家具中间穿过去。后来，他走到了走廊里，发现那儿所有的门全都开着。阿多斯的房间的门和花园的门也开着。到了花园，他就能够很容易地跟着雪地上的脚印走。他看到这些脚印通到了墙跟前，在墙那边，他发现了同样的脚印，还有马蹄印，还有大队人马向恩根方向① 奔去的痕迹。从这时候起，他就毫不怀疑红衣主教是给那三个犯人劫走了，因为三个犯人和他一起不见了。他急忙赶到圣日耳曼向王后禀报红衣主教失踪的事情。

奥地利安娜叮嘱他不要声张，贝尔奴安自然小心翼翼地遵命。她只是要他去向大亲王先生报告这件事，她对大亲王是什么也不隐瞒的。大亲王先生立刻下令五六百名骑兵出动，在附近地区搜索，发现任何离开律埃不管去哪个方向的可疑的队伍就带回圣日耳曼。

但是达尔大尼央是单身一人，并不是一队人马，他不是离开律埃，而是向圣日耳曼走来，所以没有人注意他，他一路顺利，没有受到留难。

---

① 是朝北方向。

他走进古老的城堡院子里的时候，第一个看到我们的使节的是贝尔奴安先生本人，他正站在门口，等待他失踪的主人的消息。

贝尔奴安一看见达尔大尼央骑马走进正院，揉了揉眼睛，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可是，达尔大尼央向他点了点头，表示一点友好的意思，然后下了马，把缰绳丢给一个路过的仆人接住。他向那个随身男仆走去，嘴角含笑地走到他跟前。

"达尔大尼央先生！"贝尔奴安叫起来，好像一个做恶梦的人闭着眼睛在说话一样；"达尔大尼央先生！"

"就是他，贝尔奴安先生。"

"您上这儿来干什么？"

"带来马萨林先生的消息，最新最新的消息。"

"他怎么样啦？"

"他的身体像您我一样好。"

"他没有发生什么令人遗憾的事吗？"

"绝对没有。他只是觉得需要在法兰西岛上跑一圈，请求我们，拉费尔伯爵先生、杜·瓦隆先生和我陪伴他。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所以不能拒绝这样的要求。我们在昨天晚上出发了，就是这样。"

"是这样。"

"大人有些话要我禀告王后，是些秘密的、私下的话；这样一个任务只能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完成，因此他派我来圣日耳曼。所以，我亲爱的贝尔奴安先生，如果您愿意做些会讨您主人喜欢的事，那就请您禀报王后，说我到了这儿，有事面告。"

不管达尔大尼央说的是真话，还是仅仅说说笑话，事情很明显，在目前这样情况，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消除奥地利安娜不安的

人，于是贝尔奴安不再多问什么，马上去把这个古怪的使节的事禀报王后，正像他事先料到的，王后听说后，下令立刻领达尔大尼央先生去见她。

达尔大尼央带着最恭敬的态度向王后陛下走去。

他走到离她三步远的地方，跪下一条腿，把信呈上。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一封简单的信，一半是介绍信，一半是委托书。王后看了信，认出这确确实实是红衣主教的笔迹，尽管有点抖动；但是这封信丝毫没有提到发生了什么事，她就询问详细的经过。

达尔大尼央一一禀告，他的态度十分天真纯朴，他知道在某些场合应该表现这样的态度。

王后听着他说，越来越惊奇地望着他。她不明白一个人竟敢想到做这样的事，更不用说他居然如此大胆地对一个有利害关系、甚至有责任惩办他的人说这些详情。

"怎么，先生！"达尔大尼央说完以后，王后气得满脸通红，叫道，"您竟胆敢向我承认您犯的罪行！对我说您的背叛行为！"

"请原谅，夫人，可是我觉得，或许是我说得不清楚，或许是陛下没有很好地听明白我的话；这件事里面既没有什么罪行，也没有什么背叛。马萨林先生把我们，杜·瓦隆先生和我关进监牢，因为我们不相信他派我们去英国是为了不声不响地观看您的丈夫先王的妹夫，您的妹妹和客人昂利埃特夫人的丈夫查理一世国王被人斩首，我们曾经尽了我们全部力量来拯救受难的国王的生命。我们，我的朋友和我，终于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什么错误，我们是这种错误的牺牲品，在我们和红衣主教大人之间把问题说说清楚是很必要的。为了让这样的谈话产生效果，应该让它安安静静地进行，远远离开一些不相干的人的纠缠，所

以我们把红衣主教先生带到我的朋友的城堡里，在那儿我们交换了意见。是呀！夫人，我们预料的事证实了，其中是有差错。马萨林先生原来想的不是要我们为查理国王效劳，而是为克伦威尔将军效劳。这真是一种耻辱，这不只是我们的耻辱，也影响到红衣主教大人，又从红衣主教大人影响到陛下。一种可耻的行为可能玷污您的卓越的儿子的继承的王权。我们向他提供反面的证据，这个证据我们准备向陛下本人呈上，使陛下能想到那位住在陛下慷慨地让她居住的卢佛宫里的尊贵的未亡人。这个证据使他十分满意，所以，就像陛下所见到的，他因为满意才派我来求见，和陛下商谈一些自然有关向这几位被不公正对待、受到不应有的迫害的贵族道歉的事。"

"我听您陈说，并且对您表示佩服，先生，"奥地利安娜说。"说真话，我几乎没有看到过如此大胆无礼的行为。"

"是呀，"达尔大尼央说，"瞧陛下也和马萨林先生当初那样，误解我们的意图了。"

"先生，您弄错了，"王后说，"我并没有怎样误解，所以十分钟以后您将被逮捕，一小时以后，我亲自率领我的军队去救我的首相。"

"我肯定陛下不会干出这样轻率的事情，"达尔大尼央说，"首先是因为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只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红衣主教在还没有被救出以前，他就会死去。他完全相信我对他说的会发生的事实，所以相反，他请求我在看到陛下心情激动的时候，尽一切可能让陛下改变计划。"

"那好！我只叫人逮捕您。"

"夫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要逮捕我的事和救红衣主教的事都已经预料到了。如果到了明天预定的时间我没有回

去，后天早上红衣主教就会被送往巴黎。”

“先生，很明显，因为您的处境，您对许多人和许多事情太不了解了；不然的话，您准会知道红衣主教先生已经回过巴黎五六次，都是我们离开那儿以后的事。他在巴黎会见了博福尔先生，布荣先生，助理主教先生，埃尔贝夫先生，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逮捕他。”

“对不起，夫人，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的朋友们不会把红衣主教先生带到博福尔先生或者布荣先生那儿，也不会把他带到助理主教先生或者埃尔贝夫先生那儿，因为这几位先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打仗的，红衣主教先生只要稍花一点儿代价就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可是我的朋友们会把红衣主教交给最高法院，当然那里面个别的人可能会被收买，可是马萨林先生本人没有那么多的钱把最高法院整个儿都收买下来。”

奥地利安娜盯住达尔大尼央看。在一个普通女人身上，这种目光表示蔑视，而在一位王后身上，这种目光就变得十分可怕。她说：

“我认为您是在威胁您的国王的母亲。”

“夫人，”达尔大尼央说，“如果说我威胁，那也是别人逼得我这样做的。我因为必须应付一些事件和一些人物，所以也变得成熟了。可是，请您相信一件事，夫人，它就跟我的胸膛里有一颗为您跳动的心一样真实，请您相信，您是我们终生崇拜的永恒的偶像，您清楚地知道，我的天主啊，我们曾经无数次地为陛下出生入死。陛下的仆人二十年来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从来没有在一声叹息里泄漏出那些庄严神圣的秘密，当年他们有幸和陛下共同保守这些秘密，今天难道您就对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吗？夫人，请看着我，看着在对您说话的我，您刚才指责我抬高嗓门，

话里有威胁的口气。而我是怎样的人呢？一个没有财产和靠山的穷军官，如果王后的眼睛不稍稍对我望一望的话，我永远也不会有好前程。我一直在寻求王后这样的眼光。请您看看拉费尔伯爵先生，他是一位标准的贵族，骑士中的典范，他反对他的王后，不，更确切地说，他反对的是他的首相，我相信他是没有什么要求的。请您再看看杜·瓦隆先生，这个忠诚的好人，胳臂像钢铁一样的汉子，二十年来，他就等着从王后嘴里说出一句话，使他得到纹章，其实从感情和才能来看，他早该得到了。最后请看看您的百姓吧，对一位王后来说，他们应该受到重视，您的百姓，他们爱您，然而他们在受苦，您爱他们，然而他们在挨饿，他们一心希望为王后祝福，然而您……不，我错了；您的百姓从来没有抱怨过您，夫人。是呀！只要说一句话，一切就都会结束，和平将取代战争，欢乐将取代眼泪，幸福将取代灾难。”

奥地利安娜有些吃惊地望着达尔大尼央的威武的面孔，在这张面孔上又能看到一种奇特的温柔的神情。

“为什么您不在行动之前把这些事都告诉我呢？”她说。

“夫人，因为，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向陛下表明一件您一向怀疑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这些人依旧有一些本领，应该略微重视一下我们。”

“照我所看到的，这些本领对什么都不会让步，是吗？”奥地利安娜说。

“在过去，它们对什么都不让步，”达尔大尼央说，“为什么在将来，它们会作一些让步呢？”

“在受到拒绝，因此而发生对抗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运用你们的本领把我从宫廷中劫持走，交给投石党人，就像你们想把我的首相交给他们那样？”

“夫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这样做，”达尔大尼央带着那种加斯科尼人的夸张的口气说，不过这种口气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显得很天真；“但是，如果我们四个人下决心要做的话，我们肯定会做成功的。”

“我早就应该知道，”奥地利安娜低声地说，“你们都是硬汉子。”

“天哪！夫人，”达尔大尼央说，“这说明了只是今天陛下才对我们有一种公正的看法。”

“是的，”安娜说，“可是，如果我终于有了这个想法……”

“那么，陛下将会正确地对待我们。只要对待我们公正，陛下就不会再把我们看成是普普通通的人。您会看到我是一个配得上负有重大使命的使节，我有许多重大的利害问题要和您商讨。”

“协定在哪儿？”

“就在这儿。”

第四十九章

笔杆和威胁比利剑和忠诚有用(续)

奥地利安娜对达尔大尼央呈递给她的那份协定看了一下，说道：

“我只看到一些一般性的条件。孔蒂先生，博福尔先生，布荣先生，埃尔贝夫先生，以及助理主教先生的条件都列上了。可是你们的呢？”

“夫人，我们衡量了自己的地位，所以有自知之明。我们认为我们的名字不配放在这些高贵的名字旁边。”

“可是您，我猜想，您不会不再想当面对我谈谈您的要求吧？”

“我相信您是一位伟大的、有权势的王后，夫人，可是您如果不恰如其分地奖赏将把红衣主教大人带回圣日耳曼的好汉，那是和您的伟大和权势不相配的。”

“这正是我的想法，”王后说；“好，您说吧。”

“处理这件事情的人——请原谅我从我开始，可是我不得不占第一位，这不是我自己要这样做，是别人的意思。——处理赎回红衣主教先生事情的人，我觉得，应该得到与陛下的地位相称的奖赏，他应该成为卫队的队长，如像火枪队的队长。”

“您向我要的是特莱韦勒先生的位子！”

"这个位子现在空着，夫人，一年前特莱韦勒先生就离职了，还没有人接替。"

"可是这是国王卫队中一个最高的军职呀！"

"夫人，特莱韦勒先生和我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加斯科尼的投军学武的贵族子弟，他担任这个职务有二十年之久。"

"您真会应付各种问话，先生，"奥地利安娜说。

她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授职敕书，填写好后，签上了她的名字。

"夫人，"达尔大尼央拿过这张敕书，鞠了一个躬，说，"这是一笔丰厚高贵的奖赏；可是世间的事情变化无常，一个人如果失去陛下的宠爱，明天就会失去这个位子。"

"那么，您要我怎么样呢？"王后说，她因为这个人的头脑和她同样机敏，识破了她的心思，不禁脸上发红。

"在他的服务不再使陛下称心的那一天，付给这位可怜的火枪队队长十万立弗。"

安娜犹豫不决起来。

"想想吧，"达尔大尼央又说下去，"巴黎人有一天曾经按照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出过，谁将红衣主教交给他们，不论死活，赏金是六十万立弗，活的处以绞刑，死的拖往垃圾场。"

"好的，"奥地利安娜说，"这很合理，因为您向一位王后要求的只是最高法院提出的六分之一。"

她签了一张十万立弗的付款字据。

"还有吗？"她问。

"夫人，我的朋友杜·瓦隆很富有，因此他在金钱等方面没有什么要求，可是我相信我还记得他和马萨林先生之间谈到过将他的领地升格为男爵领地的事。就我记得起的，这件事同样

已经得到了允许。"

"一个乡巴佬!"奥地利安娜说。"大家会笑话的。"

"让大家笑话吧!"达尔大尼央说。"可是有一件事我完全可以肯定，就是那些当着他面取笑他的人，是不可能取笑他第二次的。"

"那就升为男爵领地，"奥地利安娜说，同时签了字。

"现在，只剩下埃尔布莱骑士或者埃尔布莱神父，陛下怎么叫他都可以。"

"他想做主教吗?"

"不是，夫人，他要求的一件事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什么事?"

"就是希望国王能赏脸做隆格维尔夫人的儿子的教父。"

王后露出了微笑。

"隆格维尔先生出身王族，夫人，"达尔大尼央说。

"是的，"王后说;"可是他的儿子呢?"

"他的儿子，夫人……也应该是王族，既然他的母亲的丈夫是王族。"

"您的朋友没有其他什么要为隆格维尔夫人要求的了?"

"没有了，夫人;因为他猜想国王陛下肯赏脸做她的孩子的教父，就不可能送给做母亲的少于五十万的立弗做为安产感谢礼① 的礼金，不用说，同时会替做父亲的保留诺曼底的管辖权。"

"关于诺曼底的管辖权的事，我相信我可以答应办到，"王后说;"可是说到五十万立弗，红衣主教先生一直不停地对我说国

① 天主教中产妇产后进教堂接受祝福的仪式。

库没有钱了。”

“如果陛下准许的话，我们一起来找找，我们会找到的。”

“还有吗？”

“夫人，您问还有吗？”

“对。”

“全说完了。”

“您不是还有一个伙伴吗？”

“是的，夫人；是拉费尔伯爵先生。”

“他有什么要求？”

“他没有任何要求。”

“什么都不要？”

“是的。”

“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他能够提出要求，却什么要求也不提？”

“就有这样一位拉费尔伯爵先生，夫人；拉费尔伯爵先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是什么呢？”

“拉费尔伯爵先生是半神半人。”

“他没有一个儿子，一个年轻人，一个亲属，一个侄子吗？科曼热对我提起过，说那是一位勇敢的孩子，和夏蒂荣先生一起把朗斯一战的旗帜带到巴黎来的。”

“陛下说的很对，他有一个受他监护的孤儿，叫布拉热洛纳子爵。”

“如果把一个团交给这位年轻人指挥，他的监护人会怎么说呢？”

“也许他会同意的。”

“也许！”

“是的，如果陛下亲自要求他同意的话。”

“您说得不错，先生，这的确是一位古怪的人。好吧，我们考虑考虑，也许我们会要求他同意。您满意了吧，先生？”

“是的，陛下。不过有一件东西王后还没有签字。”

“什么东西？”

“这件东西是最重要的。”

“是要同意这份协定吗？”

“是的。”

“那有什么要紧？协定我明天签。”

“有一件事我相信可以对陛下肯定地说，”达尔大尼央说，“就是，如果今天陛下不签字同意，以后就不会有时间再签了。我请求您，正如您见到的那样，在这份确实由马萨林亲手写的协定下面写上：

‘我同意批准巴黎人提出的协定。’”

安娜完全失去主动权，无法拖延，只得签了字。可是她一签好字，她的自尊心就像暴风雨一样突然出现，她哭起来了。

达尔大尼央看到她的眼泪，不禁全身颤抖。从这时起，王后哭得就像普通的妇人一样。

加斯科尼人摇了摇头。王后流的眼泪好像火一样烧着他的心。

“夫人，”他跪了下来，说，“请您看看跪在您脚下的不幸的贵族，他请求您相信，只要陛下做一个手势，他什么事情都能为您去做。他信任他自己，他信任他的朋友们，他也愿意信任他的王

后，可做证明的就是他无所畏惧，他也绝不投机取巧，他将毫无条件地把马萨林先生带回来交给陛下。夫人，这儿是陛下签过字的神圣的字据，请拿去吧。如果您认为应该给我，到那时候再给我。可是，从此刻起，您就丝毫不受它们的约束了。”

达尔大尼央一直跪着不起，他的眼睛里闪着骄傲和无畏的光芒。他把他费了好大的劲一张一张得到手的字据叠在一起交还给了奥地利安娜。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一切都好也不是一切都坏，有些时候，一种慷慨的感情，受到极端激动流出的眼泪的浇灌，在最冷酷无情的心里也会发芽生长。如果没有别的一种感情在它萌生时代替它，只有自私和骄傲才会把它压下去。安娜现在就处在这样的时刻。达尔大尼央屈服于他自己的激情，和王后的激动情绪一致，因此他的巧妙的外交手腕得到了成功。依照对他的才能或者他的指使他行动的清醒的头脑的评价，他的机智和他的公正立刻就得到了报偿。

“您说得对，先生，”安娜说。“我以前对您不够重视。这些签过字的字据，我自愿地还给您；尽快地去把红衣主教给我带回来吧。”

“夫人，”达尔大尼央说，“我一直怀着美好的回忆，记着二十年前的那件事，在市政厅大厦的帷幔后面，我荣幸地亲过这双美丽的手中的一只①。”

“这儿是另一只手，”王后说，“为了使左手和右手一样慷慨，把这只戒指拿去，保存好，作为对我的纪念。”

---

① 见《三个火枪手》上册第二十二章。达尔大尼央为王后去伦敦白金汉处取回金刚钻坠子，为王后立一大功，王后从帷幔后面伸出一只手给他吻，并赠他一只戒指。

说着，她从手指上脱下一只和前次差不多的钻石戒指。

“夫人，”达尔大尼央一面站起来，一面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下一次您吩咐我做什么，我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他站直以后，走了出去，他显出的那种气派是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

“我以前看轻了这几个人，”奥地利安娜望着离开的达尔大尼央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我要使用他们已经太迟了，一年以后国王就成年了。”

十五小时以后，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把马萨林送到王后面前，一个得到了委任为火枪队队长的敕书，另一个得到了男爵的封书。

“怎么样，你们满意了吗？”奥地利安娜问。

达尔大尼央躬身行礼。波尔朵斯捏着他的那张封书在手上转来转去，同时望着马萨林。

“还有什么事？”首相问。

“大人，是关于许诺给一级骑士勋章的事。”

“可是，”马萨林说，“男爵先生，您知道，没有杰出的表现是不能得到骑士勋章的。”

“啊！”波尔朵斯说，“大人，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请求蓝色绶带。”

“那么是为了谁呢？”马萨林问。

“为了我的朋友拉费尔伯爵先生。”

“啊，是他，”王后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的杰出的表现足够了。”

“他以后会得到吗？”

“他现在就会得到。”

就在当天，巴黎协定签了字。到处都说红衣主教三天来闭门不出，专心致志地起草这份文件。

以下是每个人从这份协定中得到的好处：

孔蒂先生得到了当维利埃这块领地，由于他像一位将军那样经受了各种考验，所以他依旧做一名军人，没有成为红衣主教。此外，有些人还传出他要和马萨林的一个侄女结婚的消息，亲王听到这样的传闻心里暗暗高兴，别人要他娶谁做妻子，这无关紧要，只要结婚就行。

博福尔公爵先生回到宫廷里，从前他受到的种种侮辱，如今全都得到补偿，并且又有了按照他的身分应该享受的所有荣誉。曾经帮助他逃出监狱的人都得到全部彻底的赦免。他还继承了他的父亲旺多姆公爵的海军元帅的军衔。他的被布列塔尼的高等法院毁坏的房屋和城堡也全得到了赔偿。

布荣公爵得到了一些和他在色当的封地价值相等的一些产业，他八年里由于不能享用这处封地受到的损失也得到了赔偿。他和他的家族被授予亲王的封号。

隆格维尔公爵先生当上蓬德拉什的总督，他的妻子获得五十万立弗，他还得到由年轻的国王和英国的年轻的昂利埃特将他的儿子放进洗礼盆里的荣誉。

阿拉宓斯提议巴汕来主持这次隆重的仪式，布朗舍供应所需的糖果。

埃尔贝夫公爵得到几笔应该付给他的妻子的款项，他的长子得到十万立弗，其他三个儿子每人各得二万五千立弗。

只有助理主教，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别人一口答应他为他的帽子① 的事情和教皇商谈，可是他知道从王后和马萨林嘴

① 指做红衣主教。

里说出的这类保证是无法信赖的。和孔蒂先生相反，他没有能成为红衣主教，只好依旧当一名军人。

因此，当全巴黎由于国王决定后天回返京城人人欢天喜地的时候，只有贡迪一个人，在这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情绪恶劣，他派人立刻去找那两个他平时心情不好就想见到的人。

这两个人，一个是罗什福尔伯爵，另一个是圣厄斯塔什教堂门前的乞丐。

他们像往常一样准时到来，助理主教和他们在一起待到半夜。

第五十章

有时候国王回京城比出京城难

当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送红衣主教去圣日耳曼的时候，阿多斯和阿拉宓斯在圣德尼跟他们分手，回到了巴黎。

他们都要分别去拜访一些人。

阿拉宓斯一脱下长靴，就跑到市政厅去见住在那儿的隆格维尔夫人。漂亮的公爵夫人一听见讲和的消息就大声表示不满。打仗①使她成了王后，一讲和她就要失去现在的地位。她宣称她永远不会在协定上签字，她希望的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

但是，阿拉宓斯把这次讲和的内情告诉了她，就是说——说明了带来的全部好处；他又对她指出，作为交换，她失去巴黎的临时性的、受到争议的统治地位，可是给她蓬德拉什的总督的职位，也就是说能管辖整个诺曼底地区；他又告诉她红衣主教答应给她五十万立弗，这就像是对着她的耳朵摇动这些钱币似的；接着，她听说国王将做她的孩子的教父，这样的荣誉使她的眼睛都发亮了。这时候，隆格维尔夫人不再提出异议了，只是像一些漂亮的女人习惯的那样咕噜了几句，心里已经毫不抗拒，暗暗屈服了。

阿拉宓斯假装相信她的反对是真的，而且他也不愿意放弃面对面地说服她的这份功劳。

"夫人，"他对她说，"您曾经希望一次就能击败您的兄弟大亲王先生，也就是当代最伟大的统帅。非凡的女人有这样的希望，总是会成功的。您成功了，大亲王先生给击败了，因为他不再能打仗了。现在，把他拉到我们的党这边来。让他慢慢地离开他并不喜欢的王后和他轻视的马萨林先生。投石党运动这一出戏，我们只不过演了第一幕。我们等着看结局时的马萨林先生会如何吧，也就是说是在大亲王先生由于您的关系转身反对宫廷的那一天。"

隆格维尔夫人给说服了。这位公爵夫人，女投石党人，对自己美丽的双眼的魅力很有信心，相信它们能起很大作用，甚至对孔代先生也会这样。根据当时流传的有关的丑闻，她的估计并没有过分。②

阿多斯在王家广场离开阿拉密斯以后，就去石弗莱丝夫人那儿。这又是一位要设法说服的女投石党人，不过她比她的年轻的女对手更难说服。协定上没有订出一条优待她的条款。石弗莱丝先生没有被任命为任何一个省的总督。如果说王后同意做教母的话，那也只能是她的孙子或者孙女的教母了。

所以，一说到讲和的事，石弗莱丝夫人就皱起了双眉，尽管阿多斯有条有理地对她解释，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可是她却坚持战争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可爱的朋友，"阿多斯说，"请允许我对您说，所有的人对打仗都厌倦了；也许除了您和助理主教先生外，所有的人都渴望和平。您将会像先王路易十三在位的时候那样遭到放逐。相信我吧，我们已经越过了用阴谋取得成功的时代，您的美丽的双眼何

---

① 指投石党之乱。

② 指两人关系不正常。

必为巴黎流泪而失去它们迷人的光芒，只要您待在巴黎，这儿永远有两位王后。”

“啊！”公爵夫人说，“我不能一个人独自作战，可是我能向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后和这个野心勃勃的宠臣报仇，是……公爵夫人的誓言！我一定要报仇。”

“夫人，”阿多斯说，“我恳求您，不要害了布拉热洛纳先生的前程。他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大亲王先生对他很照顾，他年轻，让他成为一位年轻的国王吧！哎！原谅我的软弱，夫人，有时候，一个人在他的孩子身上会重新获得生命和青春。”

公爵夫人微微一笑，一半显得很温柔，一半又带有嘲弄的意味。

“伯爵，”她说，“我非常担心，您已经给宫廷拉过去了。您口袋里有没有什么蓝色绶带？”

“有，夫人，”阿多斯说，“我有一根嘉德勋章的蓝色绶带，是查理一世国王在他去世的前几天赠给我的。”

伯爵说的是事实。他并不知道波尔朵斯提出的那个请求，也不知道他除了这一根外另外又有了一　。

“好啦！不得不变成老太婆了，”公爵夫人感慨地说。

阿多斯拿起她的一只手，吻了一下。她望着他，叹了一口气。

“伯爵，”她说，“布拉热洛纳应该是一处可爱的住所。您是高雅的人；您那儿一定有花木和小河。”

她又叹了口气，她的手雅致地弯起，托着她那漂亮的脑袋。她肤色始终是如此洁白，外貌依旧是如此娇媚。

“夫人，您刚才说的什么呀？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您这样年轻，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您这样美丽。”

公爵夫人摇了摇头。

"布拉热洛纳先生留在巴黎吗？"她问。

"您有什么想法？"阿多斯反问道。

"把他留给我吧，"公爵夫人说。

"不行，夫人，如果您忘记了俄狄浦斯的故事①，我却记得。"

"说真心话，您很可爱。伯爵，我多么喜欢在布拉热洛纳住上一个月。"

"您就不怕给我引来许多嫉妒我的人吗，公爵夫人？"阿多斯讨好地说。

"不会，我会隐姓埋名地去的，伯爵，我会化名为玛丽·密松。"

"夫人，您真叫人又敬又爱。"

"可是拉乌尔，不要把他留在您的身边。"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爱上人了。"

"他，一个孩子！"

"所以他爱的也是一个孩子。"

阿多斯思索起来。

"公爵夫人，您说得对，这种对一个七岁女孩的古怪的爱情可能有一天会使他十分不幸；马上大家就要去弗朗德勒打仗了，他也要去。"

"等他回来以后，您把他送回我的身边，我会给他穿上一副抵御爱情的铁甲。"

"天哪！夫人，"阿多斯说，"今天，爱情和战争一样，铁甲对它

---

① 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的儿子，神曾预言他将杀父娶母，以后果成为事实。

们已经变得毫无用处了。”

这时候，拉乌尔走了进来。他来是告诉伯爵和公爵夫人说他的朋友吉什伯爵来通知他明天国王、王后和首相将隆重地回到京城。

第二天，天刚刚亮，宫廷就做好一切离开圣日耳曼的准备。

王后在昨天晚上召见了达尔大尼央。

“先生，”她对他说，“别人对我肯定地说，巴黎还不太平。我替国王担心。您守在国王马车右面车门旁边。”

“请陛下放心，”达尔大尼央说；“我负责保卫国王。”

他向王后行了礼，走了出去。

达尔大尼央从王后那儿出来的时候，贝尔奴安过来对他说，红衣主教等他商量要紧的事。

他立刻去见红衣主教。

“先生，”红衣主教对他说，“据说巴黎正在闹事。我坐在国王左边，我会首先受到威胁，请您守在马车左面车门旁边。”

“请大人不用担心，”达尔大尼央说，“没有人会碰您一根头发的。”

“见鬼！”他一走到候见厅里就对自己说，“我该怎么办呀？我总不能又在马车的左边又在马车的右边。有啦！我保护国王，波尔朵斯保护红衣主教。”

这样的安排大家都很满意，这倒是难得的事情。王后信任她了解的达尔大尼央的勇敢，红衣主教信任他领教过的波尔朵斯的力气。

回巴黎的队伍上路了，先后次序事先已经确定好。吉托和科曼热在卫队最前面，带领卫队先走；接着是国王的马车，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各自守卫着两旁的车门；再后面是火枪手，他

们都是达尔大尼央二十二年的老朋友，他做了他们二十年的副队长①，从昨天起成了他们的队长。

到了京城城门的时候，许多人欢呼："国王万岁！""王后万岁！"向马车致敬，人声中也有几声叫喊："马萨林万岁！"但是没有人响应。

队伍先去圣母院，要在那儿唱感恩赞美诗②。

全巴黎的人都涌到了街头。御前瑞士卫兵分派到沿路站岗。可是，这条路太长，隔七八步远才能站上一个人。这排防线完全不能起到作用，人群像海浪一样不时地冲破这道堤坝，它要再连接起来可是难上加难。

巴黎人是怀着热烈的心情这样一次次冲击的，因为他们渴望再见到已经失去一年的国王和王后，奥地利安娜显得很不安地望着达尔大尼央，达尔大尼央用微笑来使她安心。

马萨林花了一千个路易雇人喊"马萨林万岁！"他认为他听到的这些叫声连二十个皮斯托尔也不值，他也焦急不安地望着波尔朵斯，可是这位巨人般的卫士用好听的低音回答他的眼光，说："请放心，大人。"马萨林听了后，果然渐渐安下心来。

到了王宫那儿，人更加多了，他们都是从相连的街道涌到这个广场上来的。这些百姓就像一条波浪翻腾的大河，奔流到国王的马车跟前，迎接它的到来。在圣奥诺雷街人群前挤后拥，一片嘈杂的声音。

国王的队伍抵达广场的时候，四处响起响亮的欢呼声："国王和王后万岁！"马萨林把头伸到车门外面看了看，这时叫起了

① 见《三个火枪手》下册《结局》，当时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委任达尔大尼央为火枪队副队长。

② 天主教在感恩时赞美天主的歌。

两三声“红衣主教万岁！”对他的露面表示敬意。可是，几乎立刻就响起了一阵阵嘘声和嘲笑声不客气地把这两三声喊声盖下去了。马萨林脸色发白，连忙缩回到车厢里。

“这帮恶棍！”波尔朵斯低声骂了一句。

达尔大尼央什么也不说，只是用一种他特有的动作卷着他的胡子，这表示他的加斯科尼人的好脾气也忍耐不住，他要发火了。

奥地利安娜低下头对着年轻的国王的耳朵低声地说：

“我的儿子，做出亲切的姿势，对达尔大尼央先生说几句话。”

年轻的国王将头伸到车门外面。

“达尔大尼央先生，我还没有向您问过好呢，”他说，“不过我早就认出来是您了。那天夜里，巴黎人想看我是不是在睡觉，当时您藏在我的床幔后面。”

“如果陛下准许，”达尔大尼央说，“只要发生危险，我总会待在您的身边。”

“先生，”马萨林对波尔朵斯说，“假使这些人全都向我们冲过来，您打算怎么办？”

“大人，我会来多少就杀多少，”波尔朵斯说。

“嗯！”马萨林说，“尽管您力大无比，英勇过人，也无法把他们全都杀死。”

“这倒是事实，”波尔朵斯踏着马镫站起来，好看得更清楚些，只见四周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说道，“这倒是事实，人真不少。”

“我相信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人，”马萨林说。

他向座位背上一靠，藏在马车最里面。

王后和他的首相感到不安是有道理的，至少首相是有道理

的。人群在表面上对国王和摄政王后表示尊重，甚至敬爱，可是现在也开始乱纷纷地动荡起来了。响起一阵阵低沉的嘈杂声。这样的声音掠过海浪，暴风雨就即将来临；这样的声音传遍人群，骚乱便准会发生。

达尔大尼央朝火枪手的队伍转过身去，眨了眨眼睛，做了一个百姓无法觉察的手势，可是那些勇敢优秀的卫士人人都懂得他的意思。

马队渐渐靠拢，人群中出现轻微的骚动。

到了军士门，队伍不得不暂时停下来。科曼热原来走在最前面，这时来到王后的马车跟前。王后朝达尔大尼央望，用眼光征求他的意见，达尔大尼央也用眼光回答她。

“向前进，”王后说。

科曼热回到他的位置上。队伍费了一番力气，百姓组成的活动栅栏给猛烈地冲破了。

人群中发出一些表示不满的低语声，这一次不仅是针对首相，同时也针对着国王。

“前进！”达尔大尼央大声喊道。

“前进！”波尔朵斯也叫了一声。

可是，人群仿佛就等待着这样的表态，一听见这样叫喊，原来压在心头的敌视的感情全都一起迸发出来。四面八方响起了叫喊声：“打倒马萨林！”“打死红衣主教！”

同时，从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街和公鸡街又各自涌出来两股人流，突破了御前瑞士卫兵组成的薄弱的人墙，像旋风似地再向前冲，一直冲到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骑的马跟前。

这一次冲击比前几次更危险，因为这些人全都拿着武器，甚至武器都很精良，这是在这种情况下少见的。看得出来这次行动

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一些心怀不满的百姓因为目的相同临时聚到了一起，而是共同的敌对情绪组织了这样的进攻。

两群人都有一个领头的，一个不像是百姓，而像是可敬的乞丐行会里的一员，另一个虽然装做百姓的模样，可是一看就看出来是一个贵族。

两支队伍很明显都受到同样动机的推动。

国王的马车里也感到了强烈的震动。接着，响起无数的叫喊声，汇合在一起，震耳欲聋，当中又夹杂着两三声枪声。

“火枪手过来！”达尔大尼央叫道。

护送队分成了两行，一行在国王的马车右面，一行在马车左面，一边是来帮助达尔大尼央，一边是来帮助波尔朵斯。

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因为它没有目的，所以就更加可怕，因为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又为了谁打，所以这场厮杀就更加可悲。

第五十一章

有时候国王回京城比出京城难（续）

这一次人流的冲击就像所有的百姓的骚乱一样可怕。火枪手的人数太少，队形又排得不好，在这么多人当中，马也无法行动，于是阵势开始混乱了。

达尔大央尼想叫人放下马车窗帘，可是年幼的国王伸出胳臂，说：

"不，达尔大央尼先生，我要看看。"

"如果陛下想看，"达尔大尼央说，"好吧，请您看吧！"

达尔大尼央愤怒地转过身来，他的神情可怕，向那个闹事群众的头头冲过去，那个人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长剑，想开出一条路冲到马车门跟前，两个火枪手挡住他，不让他靠近。

"让开，该死的！"达尔大尼央叫道，"让开！"

拿手枪和长剑的人听到这个声音，立刻抬起头来；可是已经太迟了，达尔大尼央一剑刺中了他，长剑穿透了他的胸膛。

"啊！见鬼！"达尔大尼央想收回剑却来不及了，他叫道，"伯爵，是什么魔鬼把您带到这儿来的？"

"在劫难逃，"罗什福尔倒下去，跪着一只膝盖，说道。"您曾经刺过我三次剑，我都能站起来，可是第四次我站不起来了。①"

"伯爵，"达尔大尼央有些激动地说，"我刺的时候不知道是

您。如果您没有救，您会怀着对我的怨恨死去，我感到真难过。"

罗什福尔对达尔大尼央伸过手来，达尔大尼央握住了它。伯爵想说话，但是一口鲜血涌上来，把他的话压下去。他最后抽搐了一下，全身挺直，断了气。

"向后退，恶棍！"达尔大尼央喊道。"你们的首领已经死了，你们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罗什福尔伯爵是攻打国王的马车的领头人，所有的人都跟着他走，听从他的指挥，现在看见他倒下了，立刻纷纷逃跑。达尔大尼央带领二十来个火枪手向前猛冲，一直冲进公鸡街，这儿的骚乱已经平息，就像一阵烟一样消失了，那些闹事的人从圣日耳曼一奥塞尔广场四散奔逃，直奔沿河马路。

达尔大尼央回过身来看波尔朵斯是不是需要帮助，可是波尔朵斯在那边和达尔大尼央同样认真地完成了他的任务。马车的左面和右面一样打退了来犯的人。马萨林不像国王那样爱看战斗场面，叫人放下车门的窗帘，现在它又拉了上来。

波尔朵斯显出一副十分忧郁的样子。

"波尔朵斯，见鬼，您怎么这样愁眉苦脸？一个打赢了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古怪的神情！"

"可是您呢，"波尔朵斯说，"我看您也很激动不安！"

"该死的，这是有道理的！我刚刚杀死了一位老朋友。"

"会这样？"波尔朵斯说。"他是谁？"

"那个可怜的罗什福尔伯爵！……"

---

① 见《三个火枪手》，在该书中罗什福尔和达尔大尼央是对头，在该书《尾声》里写两人比了三次剑，达尔大尼央刺伤罗什福尔三次。达尔大尼央说："到第四次，我大概会刺死您。"这里果然成为事实，所以罗什福尔说"在劫难逃"。

“哎呀！这和我一样，我刚才也杀了一个面孔并不陌生的人。糟糕的是我一刺中他的脑袋，他的脸上顿时鲜血直流。”

“他倒下去的时候什么话也没有说吗？”

“不，他喊了一声……喔唷！”

“我明白了，”达尔大尼央禁不住笑出声来，“如果他没有说别的话，那么您就不可能知道更多的事情。”

“怎么样啦，先生？”王后问。

“夫人，”达尔大尼央说，“道路已经完全畅通，陛下可以继续前进。”

果然，全部队伍一路平安无事地到了圣母院，在教堂的正门口，助理主教率领全体教士恭候国王、王后和首相，为了庆祝王室回到京城，教堂里将歌唱感恩赞美诗。

仪式将近结束的时候，一个男孩慌慌张张地走进教堂，奔到圣器室，匆忙地穿好侍童服装，靠着这身他刚穿上的受人尊敬的服装，他从塞满教堂的人群中挤了过去。他走到巴汕跟前，巴汕穿的是他那件蓝色道袍，手上拿着一根包银的小棍，一本正经地站在祭坛入口的教堂侍卫对面。

巴汕觉得有人拉他的袖子，低下原来怡然自得仰望的眼睛，他认出了是弗里凯。

“哎呀！小家伙，出了什么事，您竟敢在我执行职责的时候来打扰我？”这位教堂执事问道。

“先生，”弗里凯说，“您知道的，那个马亚尔先生，就是圣厄斯塔什教堂的那个给圣水的人。”

“知道，他怎么啦？……”

“唉！他在打架的时候头上挨了一剑；就是那个高大的汉子刺的，您看，他就在那儿，衣服上到处绣了花。”

"是吗？这么说，"巴汕说，"他一定伤得很厉害。"

"很厉害，就快死了，他希望在临死前向助理主教先生忏悔，据说助理主教先生有权赦免一切大罪。"

"他以为助理主教先生会丢下这儿的事上他身边去吗？"

"是的，他当然相信，因为似乎助理主教先生曾经答应过他。"

"谁对你说的。"

"是马亚尔先生本人。"

"你见到他啦？"

"自然，他倒下去的时候，我就在那儿。"

"你在那儿干什么？"

"哈！我大声叫喊：'打倒马萨林！打死红衣主教！绞死这个意大利人！'这不是您叫我这样喊的吗？"

"你闭上嘴好不好，小家伙！"巴汕不安地向四周望了望，说。

"所以，这位可怜的马亚尔先生对我说：'去找助理主教先生，弗里凯，如果你能领他到我这儿来，我就让你做我的继承人。'巴汕老爹，您看呀，马亚尔先生的继承人，圣厄斯塔什教堂给圣水的人！嗯！我就什么事也不用做了！不管怎样，我要替他办好这件事，您说怎么样？"

"我就去报告助理主教先生，"巴汕说。

他必恭必敬地、慢慢地走到助理主教身边，对着他耳朵低声说了几句话。助理主教点了点头来回答他，然后，他用和走过去的时候一样缓慢的步子走回来。

"你去告诉那个快死的人，叫他耐心等着，过一个小时大人会到他那儿去的。"

"好呀，"弗里凯说，"我的饭碗没问题了。"

“对啦，”巴汕说，“他现在给放在什么地方？”

“在圣雅各—拉布舍里塔楼。”

弗里凯因为完成了他的使命，十分高兴，他连侍童的衣服也没有脱掉，就出了大教堂，况且，这套衣服使他能方便地穿过人群。他拼命地向圣雅各—拉布舍里塔楼奔去。

果然，歌唱感恩赞美诗的仪式一结束，助理主教先生就像他答应过的，向那座他非常熟悉的古老的塔楼走去，甚至连圣袍都没有脱下。

他到得正是时候。虽然受伤的人越来越不行了，但是还没有断气。

有人给他打开了临终的乞丐躺着的房间的门。

不一会儿，弗里凯走出了房间，手上拿着一个大皮袋，他一走到门外，立刻打开来看，里面全是金币，他大吃一惊。

这个乞丐没有对他失信，让他做了继承人。

“啊！娜内特大妈，娜内特大妈！”弗里凯喊道，他激动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了。

他再不能说得更多了，但是他虽然说不出什么话来，行动还是能够的。他发狂似地向街上跑，就像手拿月桂树的那个马拉松的希腊人跑到雅典的广场就倒下了一样①，弗里凯跑到布鲁塞尔参事的家门口，一到门口他就摔倒了，从口袋里撒出一地的金路易。

娜内特大妈先拾金路易，然后再扶起弗里凯。

在这时候，国王的队伍回到了王宫。

“母亲，这位达尔大尼央先生真是一位盖世无双的好汉，”年

---

① 公元前 490 年希腊人在马拉松大败波斯侵略军，士兵斐迪辟从马拉松平原不停顿地跑到雅典报捷后即死亡。

轻的国王说。

"是的，我的儿子，他曾经替您的父亲做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您要好好对待他，这对您的将来是非常有用的。"

"队长先生，"年幼的国王走下马车的时候对达尔大尼央说，"母后要我邀请你们，您和您的朋友杜·瓦隆男爵今天和我们一同吃晚饭。"

这对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波尔朵斯不禁欣喜若狂。可是在吃饭的时候，这位可敬的贵族好像一直心事重重。

"男爵，您怎么啦？"达尔大尼央走下王宫的楼梯的时候，问波尔朵斯；"吃饭的时候您始终愁眉苦脸。"

"我在竭力想过去在哪儿见过那个乞丐，我也许已经把他杀死了。"

"您没有想起来吗？"

"没有。"

"那就再想吧，我的朋友，再好好想吧；什么时候想起来了，您就告诉我，好不好？"

"那还用说！"波尔朵斯说。

结　局

两个朋友回到旅店以后，看到了阿多斯的一封信，约他们第二天早上在查理大帝旅店见面。

两个人早早地上床了，可是谁也睡不着。一个人朝思暮想的事情全都如愿以偿以后，成功的心情会驱散睡意，至少第一夜是这样。

第二天，在指定的时间，他们两个人到了阿多斯那儿。他们看到伯爵和阿拉宓斯都穿上了出门的衣服。

“好呀！”波尔朵斯说，“难道我们都要走了？我在今天早上也把行装准备好了。”

“我的主啊，”阿拉宓斯说，“正是这样，在巴黎，既然没有投石党运动了，也就无事可做了。隆格维尔夫人请我去诺曼底住几天，在别人为她的儿子行洗礼的时候，又托我到卢昂去替她准备住处。我就要去执行这个使命了；以后，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发生，我就回到我的诺阿西—勒—塞克的修道院去，闭门不出了。”

“我呢，”阿多斯说，“我要回布拉热洛纳。您知道，我亲爱的达尔大尼央，我只不过是一个老实正派的乡下人。拉乌尔除了我的财产以外没有别的财产，可怜的孩子！我应该关心这份财产，因为我可以说只是一个代管人。”

“拉乌尔呢，您怎样安置他？”

“我把他留给您，我的朋友。就要在弗朗德勒打仗了，您带他去吧。我担心待在布卢瓦对他年轻的头脑很不利。请把他带去，并且培养他成为像您一样勇敢忠诚的人。”

“我，”达尔大尼央说，“我以后不能再和您在一起，阿多斯，可是，总算有这个金黄头发的可爱的人在我身边，虽然他还是个孩子，然而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您的全部心灵，亲爱的阿多斯，我会始终认为您就在我的身旁，陪伴着我，支持着我。”

四个朋友热泪盈眶，互相拥抱。

然后，他们分手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以后能不能再见面。

达尔大尼央和波尔朵斯回到蒂克通街。波尔朵斯一直是心事满怀，在想他杀死的那个人是谁。他们走到小山羊旅店门前的时候，看到男爵的行装马匹都准备好了，末司革东已经骑上了马。

“喂，达尔大尼央，”波尔朵斯说，“丢开您的剑，和我一起去皮埃尔丰，去布拉西安，或者去瓦隆吧；让我们在一块儿谈论我们的伙伴，来消磨光阴吧。”

“不行呀！”达尔大尼央说。“该死的！马上就要开战了，我想去打仗；我希望再好好得到一些东西！”

“您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法国元帅，这还用多说！”

“啊！啊！”波尔朵斯望着达尔大尼央说，达尔大尼央的那种加斯科尼人的夸口本领，他是永远也捉摸不透的。

“跟我走吧，波尔朵斯，”达尔大尼央说，“我会使您成为公爵。”

“不，”波尔朵斯说，“末司东不愿意再打仗了。此外，家里人准备隆重地欢迎我回去，我的邻居们看了都会气死的。”

“关于这一点，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的，”达尔大尼央说，他是深深了解这位新封的男爵的虚荣心的。“那么，再见了，我的朋友。”

“再见了，我的队长，”波尔朵斯说。“您知道，不论什么时候您想来看我，在我的男爵领地上您总会受到欢迎的。”

“好，”达尔大尼央说，“等我从战场上回来以后，会去看您。”

“男爵先生的随从等待动身，”末司革东说。

两个朋友紧紧握过手后，就分手了。达尔大尼央站在门口，他忧伤的目光望着波尔朵斯渐渐远去。

可是波尔朵斯走了二十步远，忽然停了下来，拍了拍前额，又转身回来。

“我想起来了，”他说。

“想起了什么？”达尔大尼央问。

“那个我杀死的乞丐是谁。”

“啊！是吗？他是谁？”

“他就是那个恶棍波那雪①。”

波尔朵斯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去追末司革东，然后他们在街角消失了踪影。

达尔大尼央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像在想着什么事．接着，他回过头来，看到了漂亮的马德莱娜，她因为达尔大尼央最近的高升感到十分不安，正站在门口等他。

“马德莱娜，”这个加斯科尼人说，“您把二楼的套间给我住，

---

① 见«三个火枪手»，波那雪是达尔大尼央的房东，他的妻子是达尔大尼央热爱的对象。此人是黎塞留的小爪牙，干了不少坏事。

现在我当了火枪队的队长，不得不讲究讲究排场。不过，六层楼上的那间房间要给我一直留着；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年后　下册
作者＝（法）大仲马著傅辛译
页数＝５４８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５８０
出版日期＝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１版